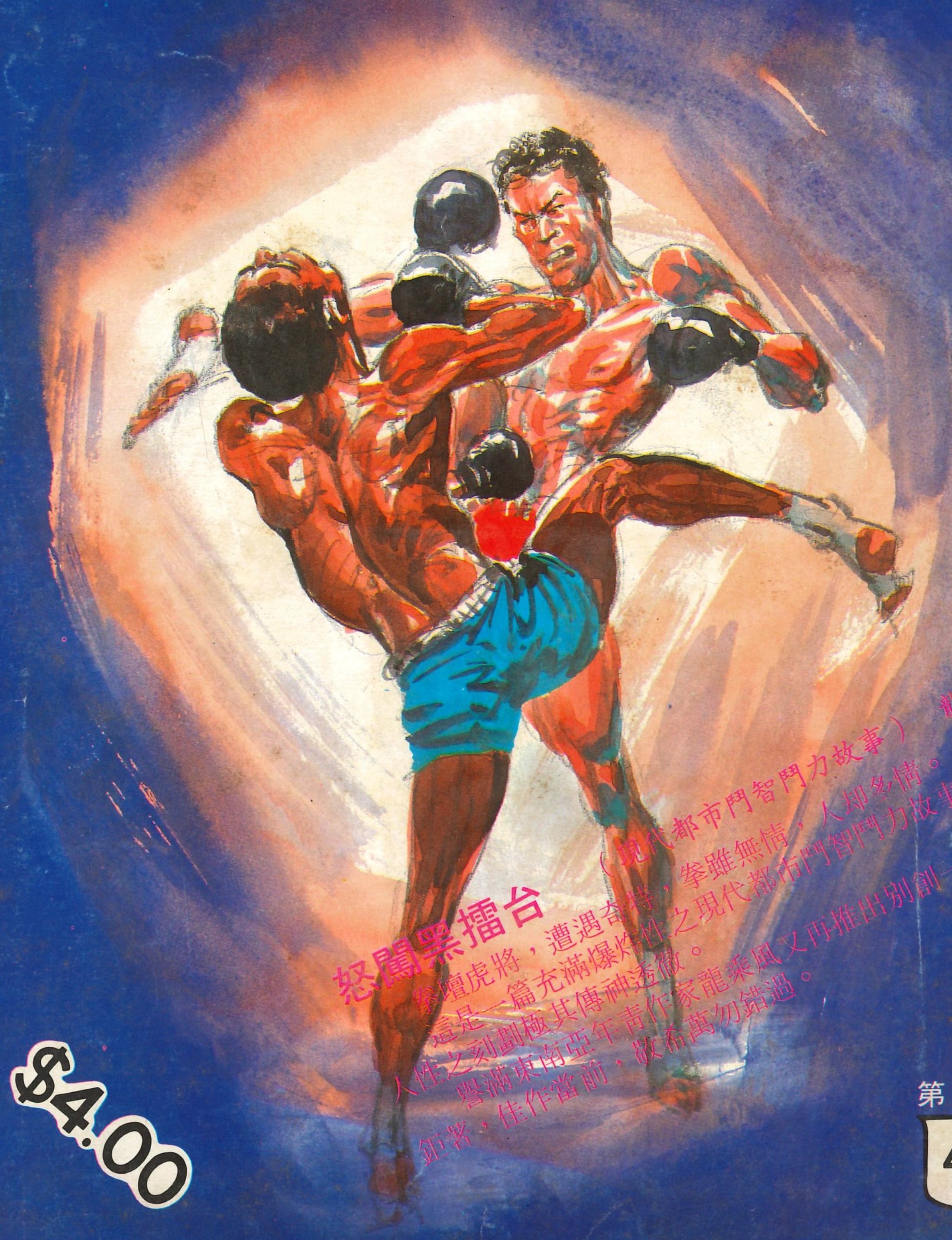
武俠世界



怒鬭黑擂台（現代都市鬥智鬥力故事） 龍乘風・著

拳壇虎將，遭遇奇特，拳雖無情，人却多情。

這是一篇充滿爆炸性之現代都市鬥智鬥力故事，對人性之刻劃極其傳神透徹。

譽滿東南亞年青作家龍乘風又再推出別創一格超級鉅著，佳作當前，敬希萬勿錯過。

$4.00

第26年

49

編者話

龍乘風君今期撰寫一部現代都市鬥智小說，同時是以擂台拳擊爲背景，內容別創一格，題材清新刺激，場面熱鬧，由頭到尾充滿爆炸性氣氛，把一位拳壇虎將之奇特遭遇描寫得令你無可想像的結局，過程曲折迂迴，把人性之刻劃入微傳神透徹處揭露無遺，閱讀之下，感人肺腑，保証滿意，請參閱今期本刊第3頁。

* * *

長篇故事﹂鬼魅江湖﹂今期完結刋出，魅魎魍魎，不同收場，妖氣盡清，江湖寧謐。請勿錯過。作者武陵客51期開始另一長篇﹂珠緣佛劫龍鳳配﹂即將刋出，敬希垂注。下期起有一部長篇連載﹂鬼谷天魔﹂隆重推出，屆時敬請購閱。

* * *

青年作家陳劍飛下期撰寫巨型歷史故事﹂鐵獄飛龍﹂，是一部描寫江湖俠士反金扶宋英雄事蹟，氣勢磅礴，激昂慷慨，故事動人，可歌可泣。文中一段劫獄感人事蹟，佈局新奇，從所未睹，精采之處，難以描述。是作者陳君貢獻給各位在新春假期之作，敬希下期購閱，多多捧場。

督印人：羅威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德輔道西四四四號
香港工業大厦十八樓D座
H八一六一七一六
營業部：香港皇后大道西五九〇號
H八一六一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444 DES VOEUX RD. W.
18TH FL. FLAT 'D'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 $114.00
一年港幣 $228.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 $135.00
一年港幣 $270.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182.00
一年港幣 $364.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400半年26期NT.$710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德輔道西四四四號
香港工業大厦十七樓
電話：H八一六〇二六一

武俠世界

第26年
第49期
（總號1337）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四元・
H.K.$4.00

Printed in Hong Kong

現代都市鬥智鬥力故事

文·龍乘風
圖·可飛

怒闖黑擂台

鑽石帶武王大賽

由三間規模龐大公司聯合主辦之「鑽石帶武王大賽」，已進入準決賽階段。

能夠進入準決賽的拳手，自非泛泛之輩，他們全是自由搏擊比賽的一流高手。

在準決賽之前，每位拳手都在加緊鍛鍊，務求再勝一仗。

這一項「武王大賽」雖然只是第一屆舉辦，但由於宣傳勁度十足，而且獎金獎品俱十分豐富，所以參賽者異常踴躍。

不要說是準決賽及總決賽，就以初賽以及幾次複賽的情況來說，都是相當激烈的。

不但參賽者拚搏得十分激烈，連沒有上擂台參賽的人，也看得如痴如醉，甚至還有人在擂台下大聲爭辯，以致發生衝突，繼而動武。

雖然這些情況都不算嚴重，但也由此可見，不論台上台下，對於這次比賽的勝負，都是看得十分重要的。

準決賽已編定在十二月十日舉行。

這一天，是十二月五日，距離比賽的日子還有五天。

進入準決賽的拳手，都不斷地在埋頭苦練，但卻有一個例外。

這人就是拳壇新秀，但卻出乎衆人意料之外進入了準決賽的王洛奇。

× × ×

王洛奇身材並不特別健碩，但卻有一股竄勁，就像是從森林裏竄出來的一條豹子。

他的眼睛烏黑明亮，頭髮不長不短，平時總是喜歡穿輕便涼快的運動衣，無論在夏天或者是嚴冬，都是穿着貼身的牛仔褲。

十二月的天氣，當然已經很冷了，但他絕少穿笨重的厚衣服。

他既不怕熱，也不怕冷，整個人就像是一塊堅實的鋼鐵。

但鋼鐵絕對沒有王洛奇那麼好看。

他是瀟洒挺拔的，談吐起來更是幽默風趣，惹人好感。

像他這樣的一個男孩，身邊的女朋友自然不會少了，但自始至終，能夠和他親親熱熱一起出現的女孩，卻還沒見一個。

雖然，他早已成爲許多女孩心目中的白馬王子，但卻沒有人知道他心目中的公主應該是怎樣的。

這一點，不但別人不知道，就連王洛奇自己也不知道。

他有一個弟弟叫王世勁，人也長得蠻好看的，就是爲人輕浮一點，往往會開罪了別人，自己還完全不知道。

就算他知道了，他也從不會向別人道歉。

他自負，也驕傲，而且對王洛奇這個哥哥沒有甚麼好感。

「他有甚麼了不起？老頭子叫他去讀法律系，他卻去修音樂，但修不到一年，不知如何卻會跑上擂台打拳去了。」這是王世勁有一次喝得醉醺醺的時候說的。

當時王洛奇不在，但不到十二小時，這些說話全都傳進他耳朵裏。

他沒有生氣。

他並不是那種器量狹小的人，更何況他知道，世勁這樣說，最少有一大半是由於酒精作祟。

但他卻有點爲世勁担心。

王洛奇喜歡開快車，但卻從不參加非法的賽車活動。

他不去參加這些賽車，並不是因爲危險。

他不怕危險，而且越危險越刺激的玩意，他越是喜歡。

他從不參加這些賽車，主要的原因就在「非法」這兩個字上面！

不合法的事，他不想做，絕不想做。

所以，一直以來，雖然有不少曾經參加過這種賽車的朋友都鼓勵他去一試身手，但他全都拒絕了，而且還反過來勸喩他們不要繼續下去。

有人聽他的勸告，但是也有人置若罔聞。

王世勁就是屬於後者，他也有開快車的本領，據王洛奇所知，他甚至是那些賽車的第一流好手。

但這種活動畢竟是非法的，王洛奇已屢次勸告他不要知法犯法。

但王世勁却只是唯唯喏喏，一點也沒有重視這兄長的勸告。

王洛奇除了嘆氣之外，實在想不出妥善的辦法可以阻止世勁。

世勁已不是小孩子了，即使是在十年前，這孩子的脾氣已倔强得很。

× × ×

上午十點，王洛奇在師父何北斗的武館裏練拳。

但他只是練了半小時左右，就披上外衣說要走了。

「唏，王師兄！」他還沒有出門，就已給杜可敬叫了回來。

杜可敬才十五歲，正在唸中四，今天本來是要上課的，但由於學校擧行校運會，所以他就不回學校去了。

他既不回學校，也不去運動場，卻一早就溜到武館來了。

王洛奇瞪着他，忍不住問：「你不是說過，今天是校運會的日子嗎？」

杜可敬點點頭，說：「是的。」

王洛奇道：「既然是校運會的大日子，你怎麼還在這裏？」

杜可敬用手直抓頭，笑道：「對別的同學來說，這的確是個大日子，但我可不是這樣想。」

王洛奇道：「爲甚麼？」

杜可敬道：「我心目中的大日子，是你跟古烈陽決戰的那一天。」

王洛奇笑着說：「你想得太早了，現在準決賽還未打哩！」

杜可敬道：「雖然如此，但形勢却已很明朗，古烈陽本來就是個熱門人物，在下星期的準決賽裏，他的對手只不過是小黑狗阮萬斯。」

「胡說！」王洛奇笑了笑，道：「甚麼小黑狗？阮萬斯的綽號是黑獅王！」

杜可敬道：「阮萬斯的對手若是別人，他自然會像獅子般威風，但這一次他的對手是古烈陽，滅絕人性的古烈陽！」

王洛奇蹙起了眉，道：「古烈陽的確是個很可怕的對手。」

杜可敬道：「連師兄也說他可怕，阮萬斯就算馬上變成一個三頭六臂的怪物，到了準決賽那一天，只怕還是不免要給人抬出去。」

王洛奇在他的鼻子上捏了一下，道：「你說話當心一點。」

「當心甚麼？」杜可敬眨了眨眼。

王洛奇「哼」的一聲，說道：「你這些話，若是給阮萬斯這頭獅子聽見了，嘿嘿！」

「我才不怕他！」

「小伙子，你受得起他三拳嗎？」

「一拳都受不起！」杜可敬坦然道：「但我還是不怕他，因爲我的師兄是洛奇，王洛奇！」

王洛奇苦笑了一下，道：「你今天怎麼了，好像非要把我拖進泥沼裏打滾不可似的？」

杜可敬道：「我不要你在泥沼裏打滾，只要你順順利利進入總決賽。」

王洛奇道：「我會全力而爲的。」

杜可敬眨了眨眼，笑着說道：「我知道你一定可以成功的，你若能夠跟古烈陽一決高下，那將會是哄動整個武術界的盛事。」

王洛奇拍了拍他的肩膊，笑道：「夠了夠了，我有點事，明天再見！」

杜可敬叫道：「但你今天只練了三十分鐘！」

但王洛奇已跑得老遠。

杜可敬嘆了口氣，索性坐了下來，翻閱着一本剛買回來的彩色連環圖故事。

才看了兩頁，忽然一隻粗糙的手掌抄了過來，一抄就把連環圖故事書抄上半空中。

杜可敬立刻怒叫：「誰在搗亂——」

但他才叫出了這一句，舌頭便已直伸了出來。

「師父，早晨！」

站在他面前的，原來就是何北斗。

× × ×

何北斗並不高大，但却身形穩重，兩眼更是精芒閃爍，有着一種懾人的威儀。

「可敬，今天怎麼一早就來了？」

「因爲今天不用上課！」

「不用上課？」何北斗翻了翻牆上的日曆，冷冷道：「今天是甚麼日子？是公衆假期？是颱風侵襲？還是學校要重新改建了？」

杜可敬吞了一下口水，吶吶道：「今天……今天是校運會。」

「校運會？」何北斗臉色一沉，「甚麼時候舉行？是不是像舞會一樣，要到晚上八九點才正式開始？」

「不是的……」杜可敬爲之結舌了，半晌才能接着說道：「我想在馬上就趕過去。」

何北斗却一伸手，冷冷地道：「不必了！」

杜可敬一怔：「爲甚麼？」

何北斗道：「你反正已來了，現在就毋須再管他甚麼校運會。」

杜可敬又是一楞：「那麼我現在做甚麼？」

「當然不是看公仔書，」何北斗道：「你馬上撥個電話，找你師兄回來。」

「師兄？是不是找袁師兄？」

「找袁官鴻有甚麼屁用？他又沒資格參加這一次的武王大賽。」

「但……但……」

「但甚麼？快說！不要老是吞吞吐吐，好像吸白粉不夠癮似的！」

杜可敬吸了口氣，才道：「但袁師兄說，是你不肯讓他報名參加的。」

何北斗眉頭一蹙：「是又怎樣？難道憑他那幾手貓爪的功夫，就可以上擂台把鑽石帶揹回來嗎？」

杜可敬道：「奪取鑽石帶，也許是不大容易的，但他最少可以進入複賽罷？」

「複賽？」何北斗「呸」一聲，「你這種想法眞是幼稚得噴飯，你以爲初賽的拳手，全是飯桶中的飯桶嗎？」

杜可敬道：「總不會一出場就遇上古烈陽罷？」

何北斗冷笑道：「你太看得起袁官鴻了，他若遇上古烈陽，固然是黃腫脚不消提，即使遇上了其他對手，也同樣是嘔電多放屁少。」

杜可敬道：「但袁師兄却不是這麼想的。」

何北斗怒道：「不要再提他，快撥電話叫王洛奇回來。」

「師父，你要找王師兄？」

「是不是你連他的電話號碼都已忘掉了？」

「當然不是，只不過他現時大概不會待在家裏。」杜可敬說道：「因爲他剛走了。」

「甚麼？他已來過這裏？」何北斗一楞，「怎麼這樣快便跑掉了？」

杜可敬說：「他有點事。」

何北斗道：「有甚麼事？」

杜可敬搖搖頭：「他沒有說。」

何北斗道：「他在這裏練拳？練了多久？」

杜可敬回答道：「大概是三十分鐘左右。」

「三十分鐘就夠了？」何北斗兩眼一瞪，哼道：「他以爲亞洲犀牛郭超勇是一塊豆腐？」

杜可敬望着師父，聲音有點不安：「郭超勇當然不是一塊豆腐，他的拳頭已練得比石還硬。」

何北斗冷冷道：「這條不要命的犀牛不但拳頭夠硬，出拳更是又快又狠，尤其是他的踢腿，隨時都可能一脚就把對方踢進醫院裏！」

杜可敬道：「但王師兄的功夫也不差，對付郭超勇大概不成問題的。」

「你懂個屁！」何北斗氣吁吁的說：「不要再怪我，你自己去練習罷。」

杜可敬看見師父這副樣子，再也不敢說些甚麼，匆匆溜到一旁玩啞鈴去了。

× × ×

當杜可敬不斷在玩啞鈴的時候，王洛奇已駕駛車子來到了一間大酒店的門前。

他把車子停泊好，然後踏着輕快的脚步，來到了這酒店附設的餐廳裏。

這餐廳氣派豪華，一切都很講究，但王洛奇從不會因此而刻意爲自己作出特殊的裝扮。

他仍然是那麼隨便，和進入一間快餐店的時候沒有甚麼分別。

這時候，餐廳並不熱鬧，他很快就找到了沈星宇。

沈星宇是他唸小學三年級時的舊同學，他直到現在還記得很清楚，那一年班裏總共有四十五個同學。

但到了現在，唯一與王洛奇還有聯絡的，就只有這個沈星宇。

沈星宇個子普通，但眼睛却很大，笑起來的時候就像銀幕上的積林蒙。

積林蒙曾扮演過不少有神經質的角色，但沈星宇不必扮演，本身就已經是一個很有神經質的人。

神經病是很可怕的，若不是可怕，那麼就是可憐。

但有神經質的人却很可愛，或者是既可愛復可笑。

沈星宇的父親很有錢。

這間大酒店的董事長叫沈康齊，也正是沈星宇的父親。

沈康齊不但擁有這間酒店的大部份股權，而且也是一間航運公司的董事長。

這位沈董事長手段高明，長袖善舞，那是不必說的了，但他唯一的兒子沈星宇，却一點也不像他的父親。

也正因爲他不像父親，所以直到現在仍然是王洛奇的朋友。

沈星宇一看見他，立刻就揮手叫道：「洛奇，我在這裏。」

王洛奇在他的對面坐下，皺眉道：「未來的科學家，你又有甚麼新發現了？」

沈星宇道：「吃飽了再說好不好？」

王洛奇道：「我現在不怎麼餓。」

沈星宇道：「既然不餓，那就不要吃得太多，嗨，李部長——！」

侍應部長匆匆迎了上來，沈星宇立即說：「給我們每人一份小小的衛星餐。」

王洛奇一怔：「甚麼叫衛星餐？」

沈星宇微微一笑，道：「你等一會就知道了，何必心急？」

王洛奇道：「吃衛星餐，我是一點也不着急的，你有甚麼事，非要找我面對面詳談不可？」

沈星宇道：「這一次，我想跟你談談利茲加陀星。」

「利茲加陀星？」王洛奇道：「它在甚麼地方？」

沈星宇道：「肉眼看不見的地方。」

「連肉眼都看不見，莫不是一種細菌的名字？」

「唉！我已說明是一顆星，是一顆名叫利茲加陀的星星。」

「既是一顆星星，爲甚麼肉眼會看不見？」

「它距離地球太遠太遠了，所以看不見。」

「連看都看不見的星球，又怎樣去研究？」

「用望遠鏡。」

「看跑馬的那種望遠鏡？」

「不！是超級天文望遠鏡，單是一塊鏡片就有幾十張桌子那麼巨大。」

「你家裏已裝置了這種望遠鏡？」

「當然沒有！」沈星宇忽然生氣地瞪着王洛奇：「我知道你並不是眞的這麼愚蠢，也不是個完全沒有天文學識的人，你今天是不是很討厭和我談話，所以每句話都在裝傻扮懵？」

「絕無此意！」王洛奇連忙一本正經地說：「剛才諸多冒犯，沈兄切切不要認眞。」

「你放心，我不會那麼小器！」沈星宇哈哈一笑，「其實，我也有這個打算，在自己的臥室裏裝設一具高倍數的天文望遠鏡，但價錢很不便宜，最少也要好幾百萬！」

「幾百萬！」王洛奇咳嗽一聲，「那眞是不怎麼便宜了。」

沈星宇道：「但我遲早會裝置的，但決不會用老頭子的鈔票！」

王洛奇嘆了口氣，道：「不要再說望遠鏡了，那顆甚麼利茲加陀星到底是怎樣的？」

沈星宇道：「我懷疑，在這顆星球上，有極高級的生物存在。」

王洛奇道：「何以見得？」

沈星宇道：「這顆星球的起源，大概比地球早一點點。」

「一點點？實在是早了多少？」

「二十億至三十億年左右。」

「噢，那的確只是比地球早了一點點。」王洛奇聳肩一笑。

沈星宇道：「它的體積，和地球差不多，而且也有一個太陽，但像月球那樣的衛星却有三個。」

王洛奇道：「那又怎樣？」說着，從口袋裏掏出了一包香烟。

沈星宇一怔：「你甚麼時候開始學抽烟的？」

王洛奇道：「昨天中午開始。」

沈星宇吐出口氣：「上癮了沒有？」

王洛奇緩緩地抽出了一根香烟，道：「現在還不知道。」

沈星宇神情嚴肅地說：「不管你上了癮沒有，我要你馬上戒了它！」

王洛奇眉頭一皺，說道：「你何不繼續說那顆利茲加陀星的高級生物到底是怎樣的？」

「不說了！」沈星宇盯着他手裏的香烟，「外太空生物就算再兇霸，只怕也比不上這種東西。」

王洛奇苦笑了一下，把香烟拋開一旁，道：「我馬上戒烟好了。」

沈星宇這才神色稍緩，道：「這才是眞正拿得起，放得下的大丈夫！」

王洛奇望着他，半晌才道：「你眞的不打算跟我研究利茲加陀星了？」

沈星宇道：「不必了。」

「爲甚麼不必？」王洛奇微微一笑，「是不是認爲這等於對牛彈琴？」

沈星宇道：「你倒有自知之明。」

王洛奇說道：「你明知我是太空科學領域裏的笨牛，爲甚麼又要約我在這裏見面？」

沈星宇嘆了口氣，道：「那是因爲我的情緒很不好，心裏煩得要命。」

王洛奇目光一閃，恍然道：「莫不是與莫小姐鬧翻了？」

「不要提起她！」沈星宇臉上倏地現出了一絲怒意：「我不喜歡跳霹靂舞，但她却一定要我練，眞是蠻不講理，還有，我帶她去看粵劇，但不到十五分鐘就溜出來了，哼！」

他說「不要提起她」，但自己却接着說了一大堆有關於她的說話。

王洛奇心中暗暗失笑，但面上却裝做很同情的樣子：「難怪你情緒這麼惡劣了，要不要我幫忙？」

「帮忙？你能帮得了我甚麼？」沈星宇悻悻然道：「我現在只想問清楚你一件事。」

王洛奇道：「甚麼事？」

沈星宇道：「你要到甚麼時候才肯退出拳壇？」

王洛奇呆住。

過了很久，他才皺着眉，道：「我爲甚麼要退出拳壇？」

沈星宇道：「是爲了你的健康和生命着想！」

王洛奇笑了笑，道：「我現在的健康很好，生命力也是極强極堅靱！」

沈星宇冷笑道：「但你可知道，你每打一次拳賽，腦部和身體都會受到極大的震蕩？」

王洛奇沉吟着，道：「那是每一個拳手都在所難免的事。」

「你知道就好了！」沈星宇冷冷地說道：「這種危險的比賽，你爲甚麼還要去參加？」

王洛奇道：「你何不問問每一個吸烟的人，明知吸烟有害，爲甚麼還不戒了它呢？」

沈星宇說道：「你剛才不是已經戒了嗎？」

王洛奇道：「我本來就不是一個眞正的烟民！」

沈星宇道：「別扯到香烟身上去，我現在只想知道，你願不願意接受我的勸告？難道拳王阿里患上柏金遜症的事，你居然會懵然不知嗎？」

「我怎會不知道？」王洛奇笑了笑，「不但我知道，全世界人都知道。」

沈星宇道：「他患上這種疾病，以致行動遲鈍，連說話都不清不楚！」

王洛奇道：「我不是阿里，他患上柏金遜症是因爲比賽太多，而且對手是世界一流人馬。」

沈星宇道：「你以爲自己會比阿里更强？還是以爲自己會比阿里幸運？」

王洛奇道：「小沈，你今天見我，其實不是想談外星人，而是想勸我不要再參加擂台比賽？」

沈星宇眉毛一挑，終於承應了：「是的。」

王洛奇道：「好，我答應考慮考慮便是。」

沈星宇也說了一個「好」字，然後又說：「我給你一天時間好好考慮。」

王洛奇道：「一天太少，要多一點點時間才行。」

沈星宇一怔。

「多一點點時間？那到底是多久？」

「二十億年左右就夠了。」王洛奇望着他嘻嘻一笑。

沈星宇呆住，半晌才道：「你以爲自己是個星球人？」

這時候，一輛金光閃閃的手推餐車，已來到了他們的面前，侍應部長親自出馬，把兩份「衞星餐」送上。

沈星宇形容這是小小的衞星餐，其實份量一點也不少，其中包括兩塊牛排、蜜汁火腿煎蛋、咖喱乳鴿、會三文魚柳和沙律蝦球。

王洛奇淡淡一笑，對沈星宇說道：「我記得你父親有一句說話，是連你也十分贊同的。」

沈星宇一怔：「哦，是一句怎樣的說話？」

王洛奇道：「令尊常說：『用膳時候，公事免談。』」

沈星宇又是爲之怔住，他很想駁斥，說現在談的根本不是甚麼公事，但到最後却還是嘆了口氣，把這句話吞進肚子裏。

× × ×

小小的衞星餐，把王洛奇的肚子塡得很飽很飽。

沈星宇更是只吃了一半，就再也嚥不下去。

王洛奇放下刀叉後，忍不住說：「不嫌太浪費嗎？」

沈星宇道：「偶然一次，希望上帝原諒。」

王洛奇說道：「就算上帝肯原諒，我也決不原諒，暴殄天物，是最要不得的行爲。」

沈星宇苦着臉，忽然又目光一閃的道：「好，我吃掉它也可以，但你必須退出比賽！」

王洛奇道：「你眞的可以把這份衞星餐連碟子都一併吃掉？」

「碟子？」沈星宇陡地一呆：「碟子怎可以吃？」

王洛奇道：「碟子若不可以吃，那麼已報了名而且已打入準决賽的拳手，又怎能說走便走？」

沈星宇拿着刀叉，差點給王洛奇氣得昏倒過去。

王洛奇淡然一笑，又說：「對不起，我還有點很重要的事情要等着去辦，失陪了。」

「喂，等一等……」沈星宇急叫，但王洛奇却已走了，走得頭也不回。

王洛奇闊步踏出餐廳大門，忽然聽見外面傳來一陣吵鬧之聲。

他初時也不以爲意，但是走出幾步，却給一個金髮洋漢攔住了去路。

王洛奇瞪視着這洋人，用英語道：「你幹甚麼？」

這洋人粗聲粗氣推了他一下：「你們

這些黃種人，全都蠻不講理，我要買下整座酒店，也要買下那個女孩子，你們要多少錢？儘管開口好了！」

王洛奇暗嘆一口氣，這洋漢滿身酒臭，顯然是喝醉了。

他只好說：「你有多少錢？」

這洋人道：「三億六千萬美金。」

王洛奇道：「三億六千萬美金的確足夠收購這間酒店有餘了，但也得要經過酒店的董事局開會通過，才能接受閣下的提議。」

洋人道：「這個也可以，但那中國女孩呢？」

王洛奇道：「甚麼女孩？」

洋人向後面一指，手指險些刺進一個人的眼睛裏：「就是她？」

王洛奇不禁有點好笑，因爲在洋人後面的並不是個甚麼中國女孩，而是一個酒店的護衞員。

這洋人醉酒鬧事，已驚動了護衞員前來制止。

等到洋人發覺背後有兩個護衞員的時候，新的衝突又再展開了。

這三個人幾乎立刻就扭作一團，洋人以一對二跟護衞員厮打起來。

王洛奇一看之下，就已知道這兩個護衞員一定不是洋人的對手，正要上前帮助兩人一臂之力，却給一隻手把他拉住。

王洛奇一楞，回頭望了一眼，一看之下更是怔怔的呆住。

因爲把他拉住的，居然是一個皮膚光潤，眉目清秀的女郎。

她還很年輕，大概二十歲左右，雖然臉上略有一點點化妝，但一對烏亮湛黑的眸子，却使她整個人看來十分清純自然。

她的衣着不算太時髦，但却能把她的身段襯托得美好而柔和，假若她靜立不動的話，一定會像是一件高貴，但却充滿時代氣質的藝術品。

王洛奇瞪大了眼睛，直直的注視着這女郎，驚奇得差點連站都站不穩。

但他還是不能不說了一句：「小姐，你爲甚麼拉住我？」

那女郎黛眉緊蹙，又深深地吸了一口氣，才說道：「這洋人叫米高，他喝醉酒了。」

王洛奇怔忡地看着她的臉，好像有點看得出神，但那洋人跟護衞員糾纏的聲音却使他驚醒了。

他輕哼了一聲，說：「不管他是米高還是麥矮，總之，在公衆地方胡亂鬧事是犯法的。」

那女郎又深抽了一口氣，說：「請原諒他，他現在的頭腦並不清醒。」

王洛奇道：「是不有喝醉了酒就可以胡作非爲了？」

「當然不可以。」那女郎語聲平靜地說：「但我們的護衞員一定可以把他制服的——」

誰知話猶未了，洋人米高已掙脫開其中一個護衞員的拑制，另一個護衞員立刻撲前，却給米高一拳打在面頰上。

這一拳打得很重，那護衞員立時給打得天旋地轉，昏倒過去。

王洛奇臉色一沉，望着那女郎說道：「妳看見了沒有？這個洋人是練過西洋拳的。」

這時候，米高已完全擺脫了護衞員的糾纏，而且還向女郎這邊衝了過來。

「中國女孩，妳令我痴狂，妳使我亢奮，我要和妳造——」他越說越下流，冷不防一隻拳頭已閃電般向他重擊過來。

那是王洛奇的拳頭。

米高的拳力已很重，但王洛奇的拳力更重，只聽見一陣可怕的骨裂聲响，這酗酒的洋人已下顎中拳，登時暈倒在地上。

那女郎的臉色一陣蒼白，但却還是表現得很鎮定。

「你也好像練過拳擊。」她注視着王洛奇。

「我是個拳師。」

「拳師？」那女郎「噢」地一聲，「那眞是幸會得很。」

她的聲音很冷淡，臉上的表情也漸漸變得很冰冷。

王洛奇吸了口氣，忍不住問：「你是不是憎厭拳師？」

「不，有時候我也是個拳擊迷。」她揚眉，一副不甘示弱的神態，「但我只欣賞擂台上的拳師，而你給我的第一個印象，却像個流氓。」

王洛奇忽然生氣了，他揮動着手，大聲說：「很感謝妳的提點，否則，我還會以爲自己剛才的表現像個大英雄。」

那女郎怔怔的望着他，半晌才說道：「很對不起，我現在很忙碌，閣下若還有甚麼話要說，請於下午五點在酒店門外等我。」

王洛奇冷笑：「小姐，妳以爲自己是誰？」

那女郎乾笑了一下，說：「我是這酒店的公關經理。」

王洛奇有點怔住，但接着又冷笑着說：「我還以爲妳是亞洲影后，或者是環球小姐選美冠軍哩！」

那女郎不再理睬他，只是忙着處理這件酗酒打鬥事件。

王洛奇是不慣給人奚落的，一氣之下自然轉身走了。

× × ×

王洛奇的步履很闊大，但却不輕盈。

有時候，他的火氣會冒升得很快，但平熄下來的速度更快。

「我只欣賞擂台上的拳師……」那女郎說的這一句話，不知如何總是在他的腦海裏盤旋着。

在接着的幾個小時裏，他首先在同一條街道上逛了不知多少轉，然後在一間戲院裏看了半齣不知所謂的電影。

當他從戲院裏獨自走出來的時候，外面原來已在下雨。

雨點越下越大，他在戲院大堂裏，站了十幾分鐘，眼簾裏彷彿全是那女郎的影子。

「這番糟了，準是遇上了狐狸精！」他心裏這樣說。

但不到二十秒鐘，他又立刻自我更正，暗道：「狐狸精不是這樣的，她是個仙女，大都市裏最美麗的仙女。」

到了四點五十分，他已站在那酒店的大門外。

× × ×

大雨一直沒有停止過，王洛奇雖然在街上買了一把雨傘，但還是渾身上下都濕透了。

他不在乎。

擂台上對手所發出的「拳雨」，遠比這些雨點兇悍得多了。

無論是拳雨也好，是大雨也好，他都抵受得住。

但寂寞却是最難抵受的。

他從前好像不知道甚麼叫寂寞，但就在今天下午，他忽然好像懂得了，而且還懂得好深好深。

到了四點五十八分，距離五點鐘就只有一百二十秒。

他忽然再也忍耐不住，向酒店之內直奔進去。

但他只是直奔了幾步，就已看見那女郎撐起了一把杏色的傘子走了出來。

由於他這幾步奔走得很急，以致險些撞在她的身上。

總算他跑得快，停止得更快，但等到他完全停止下來的時候，兩人的距離已不足一尺。

那女郎吃驚地望着他：「是你？」

王洛奇點點頭，訕訕一笑：「外面的雨好兇。」

那女郎說道：「總兇不過拳師的拳頭吧。」

王洛奇聳了聳肩，有點尷尬地說：「我知道剛才——」

「剛才？你是不是說幾個鐘頭之前所發生的事？」

「不錯，那是我魯莽了一點——」

「不要向我道歉，」那女郎搖搖頭，「你走了之後，我已仔細地慢慢想過了，你當時的做法並沒有錯。」

「妳……妳是說眞的！」王洛奇意外地望住了她。

那女郎臉上浮現出美麗而坦然的笑容：「當然是眞的，而且現在我已下班，絕對不必爲了公事而故作虛僞。」

王洛奇微笑看說：「你並不像個虛僞的人。」

那女郎輕哼了一聲，道：「眞正虛僞的人，他的外表也許比石頭還更老實。」

王洛奇凝視着她：「我姓王，叫王洛奇。」

那女郎挑起了眉毛，說：「姓得好，名字也改得好，但脾氣却不怎麼好。」

王洛奇苦笑了一下，說道：「人總是會有缺點的，對於妳的指控，我完全承認便是。」

「你把我當作法庭上的檢控官嗎？」那女郎嫣然一笑，「看你不像個笨人，但是說話却像有點辭不達意，甚至是不倫不類。」

王洛奇又苦笑了一下，說：「我都承認便是。」

那女郎深深的注視着他：「你現在既不像個流氓，也不像個英雄。」

王洛奇道：「那麼我現在是像個甚麼呢？」

她說：「落湯鷄，又或者是一條從池塘裏撈上來的拳師狗。」

王洛奇呆住，半晌才說：「我的樣子眞的這麼差勁？」

「不！你千萬不要認眞，我只是跟你說說笑的，」那女郎忽然又有點不好意思地說道：「你不差勁，差勁的只是天氣而已。」

「對了，下這麼大的雨，妳貴姓？」他的說話又有點亂了，「下大雨」和「妳貴姓？」本來是風馬牛不相及的事情，但却給他心血來潮地忽然拼凑在一起。

但這一次，女郎沒有笑，反而一本正經地告訴他：「我姓歐，叫歐芳怡。」

「原來是歐經理。」

「不要這樣稱呼，現在，我已經下班了。」

「對，歐小姐。」王洛奇忽然用一種很優雅的姿態向她鞠躬：「可以賞臉陪我這個『濕人』共進晚膳嗎？」

「『濕人』不行。」

「但我若在半小時之內變成一個『乾人』呢？」

「還是不行，」歐芳怡悠然一笑，接着說：「半小時太急促了，六十分鐘好不好？」

王洛奇立刻興奮起來，連忙點頭如搗蒜：「好！很好！六十分鐘之後，我們在這裏再見怎樣？」

歐芳怡搖搖頭：「這裏不好，在斜對面停車場大厦地下等好嗎？」

王洛奇怪道：「可以！可以！一小時後不見不散。」

× × ×

六十分鐘時間，平時彷彿一眨眼就已經過去了。

但這六十分鐘，却像是連光速也變成了泥濘上的蝸牛，眞的是慢吞吞得令人發狂。

六點正，歐芳怡終於出現在停車場外，但王洛奇已站立了十八分鐘。

「妳很守時。」他微笑着直視她。

她已換了一襲湖水綠的長裙，臉上的化妝也稍爲濃艷了一點點。

雨已停，她的笑容看來更清新、更甜美。

她站在王洛奇面前，睨視着他，忽然說：「你經常習慣早到？」

王洛奇聳了聳肩：「早一點總比遲一點好。」

歐芳怡揚了揚眉毛，說：「有人說，拳師是很好的護花使者，你呢？」

「我不護花，我只會護人，」王洛奇淡然一笑，「倘若把妳比喻作鮮花，我認爲是把妳降級了。」

「降級？這是甚麼意思？」歐芳怡覺得這句說話很有趣。

「花兒再美，也比不上妳萬分之一。」王洛奇由衷地說：「而且，花是屬於靜態的生命，它不會笑，不會說話，更不會改變自己的裝扮然後才赴約會。」

歐芳怡眨了眨眼：「你說話的時候，一點也不像個拳師。」

王洛奇道：「不像拳師又像甚麼？」

歐芳怡微笑着：「像個司儀，選美會上嘴甜舌滑的司儀。」

王洛奇笑了笑：「妳參加過選美？」

歐芳怡搖搖頭：「沒有，甚至連想也不敢去想。」

「但妳却有資格奪取任何一屆的選美

冠軍寶座，」王洛奇很認眞地說：「就以最近幾屆的冠軍小姐來說，她們都比不上妳。」

歐芳怡吸了一口氣，說：「這些說話，已有許多人在我面前說過了。」

王洛奇道：「正是英雄所見略同，他們是有眼光的，而且都很眼光雪亮。」

歐芳怡低着頭，微喟着說：「但我沒有勇氣去參加選美，我既經不起失敗，也沒法適應一旦成功之後的巨大轉變。」

「妳這樣早就下定了？」

「在這一方面，我是個高瞻遠矚的人，」她輕輕地撥了撥額前的秀髮，「不要老是談我，你呢？你怎會當上拳師的？」

王洛奇笑了笑：「因爲我有一個很喜歡拳擊的師父。」

歐芳怡蹙了蹙眉：「你活着是爲了自己？還是爲了你的師父？」

王洛奇搖搖頭：「都不是，是爲了天上的上帝，和地上的父母。」

「那麼你自己呢？」

「也許是迷途了，也許是失落了，」王洛奇嘆了口氣，「有時候，連我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想幹些甚麼。」

歐芳怡瞧着他：「所以你只有在擂台上去尋找迷途的自己？」

王洛奇深深地吐出一口氣：「我不知道。」

這時候，他們已從停車場緩緩地來到了海濱。

都市的海濱，雖然絕不寧靜，但是在傍晚時候，仍然是那麼絢燦美麗，令人着迷。

× × ×

每年十月以後，就是歐洲傳統狩獵的季節。

中國式的野味宴，王洛奇曾經吃過不少，但歐陸野味餐，他直到今天才第一次品嚐。

他和歐芳怡共同享受的第一次晚膳，地點就在這海濱旁邊一間酒店附設的扒房內。

他們來的時候還很早，只是七點鐘。

扒房裏的氣氛和格調都很高雅，而侍應都穿着歐洲中古時代的傳統服裝，令人產生一種「進入時光隧道」的感覺。

在侍應的推荐下，他們要了鮮汁野菌兔柳，玉蜀黍沙律燒煨野鴿胸，西班牙式烤焗黃麖，還有一個可口之極的清燉野鴨湯。

每一道野味都很別緻，但王洛奇却吃的不多。

歐芳怡忽然問他：「你是不是想表現比我更斯文？」

王洛奇微微一笑：「我從來沒有這樣想過。」

「是不是胃口欠佳？」

「不，我的胃口很正常。」他無奈地聳了聳肩，笑道：「但我不能在比賽之前暴飲暴食，那是師父的忠告，也是師父的命令。」

歐芳怡深深地注視着他：「你有信心可以戰勝對手嗎？」

王洛奇笑了一下，說：「信心是很古怪的，在沒有踏上擂台之前，我實在不敢肯定自己是否有眞正的信心。」

歐芳怡「嗯」地一聲：「你眞的那樣喜歡參加拳賽？」

王洛奇默然半晌，才喃喃地說：「也許是的。」

歐芳怡攤了攤手，道：「我不會左右你的決定，但却願意祝你好運。」

王洛奇擧起了一杯青檸檬汁，笑着說：「祝我們都好運。」

這一天晚上，天氣居然由壞轉好，而且好得出奇。

晚膳之後，兩人去看了一齣電影，在散場之後，王洛奇又給了她另一張票子。

「這張不是戲票，是拳賽的門票。」他的眼睛溫柔而沉深，聲音更是充滿着摯誠，說道：「希望妳願意看我在擂台上的比賽。」

她望着那張門票，看了很久很久才說：「我會來的。」

王洛奇立刻笑了，而且笑得很愉快。

× × ×

十二月十日上午九點零八分，何北斗已在武館裏喝了三杯咖啡。

杜可敬看着師父，覺得有點緊張。

師父緊張，他又緊張。

今天是他師兄王洛奇參加準决賽的日子。

王洛奇的對手叫郭超勇，綽號是「亞洲犀牛」。

只要是犀牛，不管在非洲還是在亞洲，都一定不容易對付。

這時候，武館裏有一個肌肉黑實的小伙子在練拳。

他叫袁官鴻，是王洛奇的師弟，杜可敬的師兄。

他今天練習得很認眞，似乎今晚參加比賽的並不是王洛奇，而是這個心高氣傲的「霹靂金猿」。

他擁有這一個綽號，是因爲他擅長跳霹靂舞，而且跳得又快又勁，堪稱花樣百出。

這時候，他已練得混身大汗，何北斗忽然把他叫了過來，說：「前兩天晚上，你在甚麼地方？」

袁官鴻有點愕然，但最後還是回答說：「我的朋友阿賓生日，我去參加他的生日派對。」

「阿賓阿賓！你怎麼老是不聽我的說話？」何北斗的嗓子倏地提高，怒聲道：「這個阿賓，絕對不是甚麼好人，他是老蛇王的手下！」

袁官鴻眉頭一皺，道：「我知道他認識老蛇王，但那並不等於他就是老蛇王的爪牙！」

何北斗冷冷一笑：「你懂個屁！你可知道老蛇王是個怎樣的人？他的手下又是一些怎樣的手下？」

袁官鴻昂起了臉，道：「老蛇王是個犯罪份子，這一點我很清楚，但他走他的陽關大道，我走我的獨木橋樑，況且我的朋友又不是他，而是阿賓！」

「阿賓這小子，說不定就是明日的另一個老蛇王，甚至會比老蛇王還更加兇狠毒辣！」

袁官鴻心中大不以爲然，但何北斗越說越氣，他不想和師父爭辯下去。

因爲他比誰都更清楚師父的脾氣。

何北斗是個著名的老頑固，無論是誰想駁贏他，都是難比登天的。

何北斗本來還要再敎訓下去，但就在這時，王洛奇來了。

何北斗立刻矛頭一轉，瞪着王洛奇大聲說：「這兩天你跑到哪裏去了？」

王洛奇乾咳了一下，微笑道：「周遊列國，視察視察民生疾苦。」

「今天不要跟我開玩笑了！」何北斗倏地厲聲喝道：「疾苦疾苦，你今晚若不打點精神，犀牛老郭會踢斷你的每條肋骨，那時候你要多疾苦便有多疾苦了。」

王洛奇碰了一鼻子灰，只好訕訕一笑，不再說話。

何北斗罵到這裏，略爲停了一停，然後又說：「犀牛老郭最大的缺點，是面部的防守力不足，也許，他認爲根本就沒有人可以擊中他的臉！」

杜可敬忍不住問道：「眞有這個可能嗎？」

何北斗冷冷道：「那當然是不可能的，他若遇上古烈陽，就算他的臉鑲了鋼板，也會給老古的鐵拳撞碎！」

杜可敬道：「古烈陽可以辦到的事，王師兄也一定可以辦得到。」

「閉嘴！」何北斗怒道：「你現在馬上要辦的事，是洗刷廁所！」

杜可敬只好苦着臉直往廁所那邊走過去。

何北斗又凝視着王洛奇，道：「犀牛老郭雖然有缺點，但優點却更多。」

王洛奇點點頭，「他的腿上功夫，揉合着泰國踢腿和中國北派武術的精華；的確別創一格，令人防不勝防。」

何北斗道：「但你也莫要疏忽了他的拳頭！」

王洛奇道：「這個自不待言。」

何北斗道：「但郭超勇最大的優點，却在於『勤練』二字，你若知道他每天花多少時間來練習功夫，只怕馬上就會慚愧得想去跳樓。」

王洛奇道：「勤有功戲無益的道理，我是永遠都不會忘記的。」

何北斗嘆了口氣，道：「但今天你不必刻意苦練了，倒不如省點氣力，留待到今晚才去對付亞洲犀牛！」

王洛奇緩緩地點了點頭，道：「師父放心，我會小心的。」

就在這時候，電話鈴聲響起，何北斗接聽，不久就擱斷了電話，然後對王洛奇說：「我有點事要出去一會，你喜歡怎樣便怎樣好了。」

何北斗離開武館後，袁官鴻迎了上來，對王洛奇說：「你運氣不錯，今晚的對手應該很容易就把他打發掉。」

王洛奇微笑道：「在擂台上，運氣是最靠不住的。」

袁官鴻乾咳了兩下，道：「不錯，只有又快又準又狠的拳脚功夫，才是打贏對手的最大本錢。」

王洛奇注視着他，忽然皺眉道：「剛才師父爲甚麼向你大發脾氣？」

袁官鴻「哼」一聲：「誰曉得他心裏怎麼想，總之，他一直都認爲你是個奇才，而我却是個飯桶！」

王洛奇陡地一呆，半晌才道：「袁師弟，我看你對師父有點誤會了……」

但袁官鴻已不再睬他，轉身吹着口哨離去。

× × ×

在燈光燦爛的擂台上，綽號「黑獅王」的阮萬斯遇上了畢生以來最强勁最兇悍的對手——「人性滅絕」古烈陽。

阮萬斯在前一場比賽裏，把對手打得面腫如豬，鼻血如漿！

但這一次，他的對手是膚色比他更黝黑，身材比他更結實的古烈陽！

古烈陽初時採取守勢，讓阮萬斯放開手脚來進攻自己。

在第一個回合裏，阮萬斯看來佔了上風，但古烈陽一點也不在乎。

他在休息的時候，用手勢告訴敎練：「下個回合我要他倒下去。」

第二個回合的比賽，很快開始了，阮萬斯繼續發動攻勢。

在這一個回合開始之際，阮萬斯搶攻得更急，古烈陽終於下顎中了一記重拳。

但這一拳並未使他跌倒，反而把這個綽號「人性滅絕」的拳手激狠了。

古烈陽在中了這一記重拳之後，忽然發動凌厲的反擊，在不到十五秒之內，阮萬斯腰間捱了一脚，頭上中了兩拳。

這兩拳兇狠而直接，尤其是第二拳，是重重打在阮萬斯鼻樑上的。

阮萬斯鼻樑上的肌肉立刻爆裂，鮮血不斷湧出，連視綫也開始有點模糊。

但他還是要繼續打下去。

拳證却暫時中止比賽，要檢視一下他的傷勢。

視察結果，拳證認爲阮萬斯仍然可以繼續比賽。

這時候，觀衆已看得如痴如醉，情緒十分激烈。

古烈陽臉上淌着汗水，但神情却充滿了惡狠狠的味道。

阮萬斯要還以顏色，又再搶攻。

但古烈陽已智珠在握，他已開始控制了戰局。

這時候，擂台下的王世勁正摟着一個短頭髮女孩的纖腰，那女孩大概十八九歲，臉圓嘴小，一身衣着，看來旣漂亮又時髦。

她叫雷比絲，是王世勁相識了大半年的女朋友。

雷比絲挨在王世勁的身邊，忽然嘆了口氣，說道：「看來，我的表哥今次要輸了。」

王世勁陡地怔住，兩眼直視着她：「妳說甚麼？黑獅王阮萬斯是妳的表哥？」

雷比絲點了點頭：「是的。」

王世勁皺住眉：「妳爲甚麼直到這時候才說？」

雷比絲眨了眨眼：「爲甚麼一定要早一點說？」

王世勁「唉」的嘆了一聲，然後在她的耳朵邊悄悄說：「妳若早點告訴我，我也許可以令妳表哥贏這一場比賽。」

雷比絲一怔：「你用甚麼辦法？」

王世勁冷冷一笑：「要古烈陽輸一場比賽，並不是甚麼困難的事。」

雷比絲怔怔地瞧着他，忽然若有所悟地說：「你可以收買古烈陽，要他在擂台上輸這場比賽？」

王世勁自負地一笑：「妳說的差不多了。」

雷比絲皺眉說：「但這是犯法的。」

王世勁道：「開快車也同樣犯法，怎麼妳又不怕了？」

雷比絲道：「但這兩件事的性質是完全不同的，况且，在這場比賽想收買古烈陽，只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王世勁道：「爲甚麼？」

雷比絲道：「這是鑽石帶武王大賽，而且冠軍拳師還可以得到一筆數字十分龐大的獎金，古烈陽只要贏了我表哥，他就可以進入總決賽。」

王世勁冷冷一笑：「我若找朋友插手，古烈陽將會寧願放棄這次機會。」

雷比絲「噢」地叫了一聲：「不！那樣太不公平了。」我寧願看見表哥敗在古烈陽的拳下。」

她這句話剛說完，阮萬斯已在觀衆瘋狂的嘶叫聲中倒下。

古烈陽的重拳又再擊中了他！

× × ×

最後一場比賽，就是王洛奇對郭超勇的一戰。

在休息室裏，何北斗已知道古烈陽擊敗了阮萬斯！

他對王洛奇說：「你下一戰的對手，會比今天的郭超勇强蠻得多。」

王洛奇結實的脊肌一陣顫動，淡淡的說：「我不怕古烈陽。」

何北斗沉聲道：「但你要和古烈陽對壘，現在就得首先宰掉老郭這條犀牛。」

王洛奇淡淡一笑，說：「今天對所有的猛獸都不利。」

何北斗一怔：「甚麼意思？」

王洛奇道：「連黑獅都輸了，犀牛又還能有甚麼作爲？」

何北斗拍了拍他的肩膊，道：「你今天好像很有自信，這是很好的，但在擂台上，你絕不可有一點兒的疏忽。」

王洛奇點點頭：「我完全明白。」

何北斗凝注了他一會，忽然問：「你是不是結識了一位很漂亮的女朋友？」

王洛奇似是怔了一怔，接着又再點了點頭：「是的，她已在擂台旁邊等着我的出場。」

何北斗睨視着他：「她對你很好？」

王洛奇聳了聳肩，淡然道：「我們結識了只不過幾天，暫時一切都談不上。」

何北斗忽然冷哼一聲，道：「希望她不會對你這次比賽有所妨碍。」

「當然不會。」王洛奇訝異地望着師父，「你怎會有這種想法的？」

「這不是甚麼想法，而是經驗之談！」何北斗冷冷的說：「我從前有一個老朋友。他就是爲了一個交際花而輸掉了最重要的一場比賽，我不希望看見自己的徒弟也重蹈覆轍。」

「師父！」王洛奇氣忿起來：「歐小姐並不是甚麼交際花，請你老人家對她尊重一點。」

何北斗臉色一寒，冷冷道：「現在不是爭論的時候，無論有甚麼事，請先擊倒犀牛老郭回來再說。」

王洛奇咬了咬牙，道：「我會的，我一定會的。」

× × ×

歐芳怡的座位，距離擂台只有十五公尺左右。

她終於看見王洛奇出場了。

王洛奇也立刻就看見了她。

他笑了，雖然場館內有幾千觀衆，但他只是向歐芳怡一個人微笑。

何北斗的聲音立刻在他背後響起：「你現在還未到發笑的時候，先給我擊敗老郭然後才笑！」

王洛奇只好不笑。

他不但不笑，而且還開始變成一個憤怒的人。

綽號「亞洲犀牛」的郭超勇已在擂台上。

他向王洛奇做出種種挑釁的動作，不少觀衆向他發出噓聲，但也有不少觀衆拍掌叫好。

經過連場激戰，擂台下觀衆的情緒已進入了極狂熱的境界。

歐芳怡看着王洛奇踏上擂台、心跳突然加速。

「芳怡姐姐！」忽然有個嬌滴滴的聲音在背後叫她。

歐芳怡回頭一看，接着「噢」地一聲叫了出來：「比絲，怎麼妳也在這裏？」

叫喚她的人，就是雷比絲。

雷比絲和歐芳怡是同學，但歐芳怡比她高兩年級。

雷比絲抿嘴一笑，向不遠處的一個男孩伸手指了指：「他叫王世勁，是我的朋友。」

歐芳怡訝然道：「王世勁？那豈不是王洛奇的弟弟嗎？」

雷比絲翻了翻眼睛，嚷道：「原來妳眞的認識王洛奇？難怪剛才他好像只是看着妳才懂得發笑了。」

歐芳怡俏臉一紅：「那有這種事？」

雷比絲吃吃一笑：「這種事又不壞，妳害甚麼臊？」

歐芳怡的臉更紅了，只好說：「我們認識才三幾天，妳不要胡說。」

「我不胡說，拳賽開始啦，散場後再找妳好好的談談。」雷比絲就是一個這樣的女孩，她長相甜美，嘴巴却很可惡，是個令人又愛又恨又氣的調皮捉狹鬼。」

這時候，鈴聲一響，王洛奇已開始了比賽。

郭超勇今天的狀態顯然很好，無論出拳或者是起脚，都充滿着野獸般的狠勁。

他的打法和阮萬斯有點相似，但却比阮萬斯更兇悍。

王洛奇在第一個回合裏，完全屈居下風。

何北斗看的不住掩面，一張不再年青的臉龐出現了更多皺紋！

在第一回合結束後，他在王洛奇耳邊嘰嘰呱呱的說了一大堆激勵性的說話。

王洛奇一面聽，一面不住的點頭，但却一言不發。

到了第二個回合開始之際，何北斗對助手說：「洛奇狀態很差，我怕他會不夠氣！」

但郭超勇却是越戰越勇，屢次把王洛奇逼到擂台角裏。

王洛奇中了不少拳，連眼角都巳給打腫。

何北斗看得皺眉苦臉，嘴裏不時喃喃自語，既像在罵人，也好像是在祈禱。

看來王洛奇的點數越輸越遠了，直到這時候，擁護他的拳迷都爲之大感失望！

總算第二回合又完畢了，何北斗氣呼呼的說：「你的拳垂得太低，屁股却翹得比猴子還高，我平時敎你的本領擱到那兒去了。」

王洛奇沒有任何反應，任由師父罵個夠本。

不久，第三回合又開始了。

在這回合開始之前，王洛奇看了歐芳怡一眼。這一眼他看的很深，他看出歐芳怡眼睛裏充滿着鼓勵和關切之意。

這一個回合，他不能再處於下風，他一定要反敗爲勝。

直到這時候，他終於發揮了眞正的潛力！

郭超勇突然驚覺，王洛奇彷彿巳變成了另一個人。

金剛手怒闖黑擂台

沒有人能想像得到，王洛奇會在第三個回合忽然變得判若兩人。

他的反擊有如怒海波濤，又像是出柙猛虎。

郭超勇初時還可以抵擋得住，但王洛奇攻勢太猛烈了，不到一分鐘，他巳連中三拳兩脚。

這三拳兩脚勢沉力猛，就算是一隻眞正的犀牛也未必抵受得住。

郭超勇終於倒下，王洛奇獲得了最後勝利，可以進入總決賽和古烈陽爭奪冠軍寶座。

這是令人振奮的時刻，連許多女拳迷都在鼓掌喝采叫好。

雷比絲更是興奮之極，倒是王世勁，他似乎只是敷衍地拍了幾下手掌，雖然臉上在笑，但實際上却並無眞正的笑意。

雷比絲很快又走到歐芳怡的座位旁邊，興高采烈地說：「他在第三個回合比賽之前，用一種很深邃的眼光注視着妳，妳懂不懂他的意思？」

歐芳怡看見王洛奇打贏了郭超勇，她的情緒本巳在興奮着，再給雷比絲這麼一說，登時連臉都在發着燒了。

雷比絲也不管她心裏正在怎麼想，立刻就把她拉着走。

歐芳怡忙說道：「妳要把我拉到哪裏去？」

雷比絲抿嘴一笑：「當然是去找王洛奇，去向他道賀。」

歐芳怡用力地搖搖頭：「不，現在他一定很疲倦了，而且還有許多記者包圍着他。」

「怕甚麼，」雷比絲又向王世勁招了招手，說：「你還呆在那邊幹嗎？我們現在就去找你哥哥。」

王世勁走了過來，皺了皺眉道：「我不想去。」

「爲甚麼不去？」雷比絲瞪着眼：「你哥哥一定很需要朋友的鼓勵和支持！」

王世勁道：「我不是他的朋友，而是他的弟弟。」

「那就更加重要了！」雷比絲說：「難道你不肯支持自己的兄長？甚至連向他祝賀的說話也要吝嗇起來嗎？」

王世勁臉色一沉：「閉咀！」

雷比絲看見他忽然發脾氣，一張圓圓的臉立刻脹紅起來。

她也好像快要大發脾氣了。

但王世勁的脾氣只是發作了一會，態度立刻又平靜下來，他牽着雷比絲的手，柔聲說：「不要生氣，我們現在去找他好了。」

雷比絲這才怒氣平息，但回頭一看，歐芳怡巳經走了。

× × ×

在休息室門外，杜可敬筆也似的直立着，臉上的神情嚴肅得就像是站崗上的御林軍。

雷比絲拉着王世勁的手，想直往休息室衝過去，杜可敬却伸手一攔，說：「請勿內進！」

王世勁在杜可敬的臉上揑了一把，然後笑着說：「小鬼頭，你又有甚麼鬼主意了？」

杜可敬眨着眼，道：「這不是我的主意。」

王世勁道：「不是你的主意，又是誰的主意？」

杜可敬道：「是我的師父。」

王世勁道：「他在裏面？」

杜可敬道：「是的。」

王世勁道：「我哥哥呢？」

杜可敬道：「也在裏面。」

王世勁道：「我們要見他，敬請讓開一點。」

「不，師父說過任何人都不能進去。」但杜可敬的說話還沒有完，整個人巳給王世勁撞了開去。

王世勁剛打開了門，就巳聽見何北斗憤怒的聲音不斷的在罵：「你這個混蛋！你可知道今天自己很走運？犀牛老郭若稍有經驗，你巳捱不到第三個回合！」

王洛奇站在一角，默然不語。

何北斗忽然一拳擊在牆上，又惡狠狠的說：「現在，你不錯是贏了，但你自己也應該明白，拳賽並不是演戲，並不是每個落在下風的拳手都可以扭轉劣勢的，有時候，有些拳手在最後一兩分鐘之內才表現得特別出色，但那是沒有用處的，只要對手還能支持下去，就算最後一個回合你佔盡上風，但以整場比賽而言，裁判仍然會判決你以點數落敗！」

王洛奇還是一言不發。

何北斗略停了一停，接着又道：「犀牛老郭不錯巳經完了，你在觀衆熱烈喝采聲之中勉强走回來，但你瞧瞧鏡子，你累了！累得簡直不像話，倘若今天你遇着的對手是古烈陽，你不但要輸，而且還得躺在醫院的病床上！」

王洛奇這才說了一句：「我知道自己的狀態不夠好……」

「你知道就好了！」何北斗氣呼呼的說：「在兩個月之前，我曾樂觀地估計，只要你狀態良好的話，應該在兩個回合之內就可以輕易擊倒郭超勇！」

王洛奇道：「我有這份實力嗎？」

「當然有！」何北斗沉聲道：「現在老郭巳經敗了，我大可以說老實話，他不是一條眞正的犀牛，而是一條笨牛！」

王洛奇吸一口氣：「那麼古烈陽又怎樣？」

何北斗冷哼一聲：「黑獅王阮萬斯若跟老郭相比，最少高了兩綫，但現在阮萬斯怎樣了？他給古烈陽打得好慘好慘！」

王洛奇用手抹了抹額上的汗：「你認爲我遇上了古烈陽就非敗不可？」

何北斗冷冷道：「若以今天來衡量你這位拳手，到了總決賽那一天，你只有四成機會！」

「是四六機會，他佔六成，我有四成麼？」

「不錯。」

「這巳很出乎我意料之外，」王洛奇認眞地說：「我以爲自己最多只有兩成甚至是一成的機會！」

何北斗冷笑道：「你對自己的信心太弱了！」

「不！」王洛奇道：「我對自己有信心，但信心和事實是兩回事！」

「好！那麼我現在就告訴你，事實上，你的潛質比古烈陽更好！」何北斗咬牙切齒，額上青筋凸現地說：「但你缺乏的是時間！」

「時間？」王洛奇一怔。「這很重要嗎？」

「當然重要！」何北斗的語氣更加沉重。「沒有任何人一生下來就是技擊高手，而任何高手都必需經過一段時間才能培養出來的！」

王洛奇吸了一口氣，過了片刻才說：「我若要擊敗古烈陽，還欠多少時候？」

何北斗道：「一年！」

「一年？」王洛奇瞪大了眼睛。「這豈不是說在今年之內，我一定打不過古烈陽了？」

何北斗道：「不一定！」

王洛奇道：「爲甚麼？」

何北斗說道：「因爲古烈陽也是一個人。」

「是個人？」王洛奇莫名其妙：「這是甚麼意思？」

何北斗說道：「只要是人，就有了缺點！」

王洛奇眼睛一亮：「師父巳看出了他的缺點？」

何北斗道：「我看不出，就算看得出，也不會就這樣告訴你知道。」

王洛奇聳聳肩，沒話說。

何北斗却接着道：「但你可以自己去看。」

王洛奇一呆：「古烈陽的拳賽巳結束，而他下一次比賽的對手就是我——」

「蠢材！」何北斗忽然怒吼起來：「難道你不知道世間上有一種東西叫錄映帶嗎？你可以從錄映帶裏再三研究他的拳脚功夫，找出他的弱點！」

王洛奇猛然省悟，忙道：「師父，我明白了……」

× × ×

拳賽是一種激烈的運動，它可以使一個精壯如牛的大漢陷入全身疲乏，甚至是有如「半個死人」的境界。

離開了體育館，王洛奇的脚步沉重得有如大象。

他是獨自離開體育館的，連弟弟王世勁和雷比絲邀請他去吃火鍋，都給他一口拒絕了。

雷比絲倒沒怎樣，但王世勁的冷言冷語又來了。

他說道：「我哥哥快要成爲拳王啦，做拳王嘛，本來就是要有拳王架子才像樣的。」

雷比絲却不是這樣想，他爲王洛奇辯護道：「他巳很累，而且心裏記掛着的歐小姐又走了……」

「妳說對了，」王世勁憤憤的說：「他只會記掛着別人，尤其是別的女人！」

雷比絲有點驚愕地望着他。「你不要這樣說自己的哥哥好不好？」

王世勁立刻閉嘴，不再說話。

翌日清晨，王洛奇巳在館裏練拳，杜可敬一直用欽羡的眼光看着他。

王洛奇巳成爲這個少年心目中的英雄，甚至是偶像。

到了九點四十分，王洛奇接到了一份禮物。

但這份禮物，却是絕不吉利的。

那是一個只能送給死人的花圈。

送這個花圈來的，是一個年紀巳很老邁的老人。

這老人說：「是沈星宇先生叫我送來的。」

杜可敬在旁邊看見了，忍不住惱怒地叫喊起來：「他給了你甚麼好處？」

老人的臉上，綻出了一種久歷風霜，而又有點無可奈何的笑容，道：「他給我一千元，要我做這件差事。」

杜可敬怒道：「但你可知道，你這樣做可能會給人痛毆一頓？」

老人緩慢地點着頭。「我知道，但你們不會眞的動手的。」

「爲甚麼敢如此肯定？」

「不爲甚麼，只因爲我太老了，就算沒有人揍我，我也活不了多久。」

王洛奇嘆了口氣，道：「這不關你的事，你走罷。」

老人笑了一笑，說道：「我當然會走，其實，這花圈，應該送給我這副老骨頭才對……」

老人說完之後就走了。

在花圈之上，有一張便條，上面寫着字蹟：「如與滅絕人性決賽，請先收下此物。」

王洛奇聳了聳肩，一笑置之。

× × ×

黃昏，王洛奇終於等到了歐芳怡。

歐芳怡在酒店門外乍然看見了他，不禁有點驚愕：「你在等我？」

王洛奇淡淡一笑：「不可以嗎？」

「當然可以，」歐芳怡聳了聳肩，接着微微一笑：「恭喜你！」

「恭喜我甚麼？」

「打了一塲勝仗。」

王洛奇却苦笑了一下：「妳知道我在比賽之後的遭遇嗎？」

歐芳怡搖搖頭。

「剛回到休息室，便又給師父痛罵了一頓，」王洛奇說：「到了今天，又有人

送來一個花圈，意思是說我若和古烈陽比賽，必敗無疑。」

歐芳怡一怔：「就算必敗，也不該送給你一個花圈呀。」

王洛奇苦笑了一下，說：「因爲這個送花圈的人認爲，我若跟古烈陽比賽，那就不單是必敗，而且是必死！」

歐芳怡掩着嘴，眨眼道：「不是這麼可怕罷？」

王洛奇道：「我當然不認爲如此，但他却眞的是這麼想。」

歐芳怡吸了一口氣，道：「這人是誰？是不是有神經病？」

王洛奇輕哼了一聲：「他並不是有神經病，而是有神經質。」

歐芳怡深深地注視着他：「你還沒有說他是誰？」

王洛奇道：「這個人妳是應該認識的，他叫沈星宇。」

「沈星宇？」歐芳怡吃了一驚：「他不是沈董事長的兒子嗎？」

王洛奇微微一笑，道：「不錯，他的父親就是沈康齊，妳的大老闆。」

歐芳怡忽然笑了。

「妳笑甚麼？」王洛奇一怔。

「對不起，」歐芳怡揚了揚眉毛。「我只是覺得他這個人很有趣。」

王洛奇「噢」一聲：「妳認爲他的樣子很滑稽？就像個卡通人物？」

歐芳怡想了想，才說：「我不知道應該怎樣去形容他，但有時候，他眞的是個很特別的人。」

王洛奇道：「妳認爲他有甚麼特別之處？」

歐芳怡道：「有一次，他把酒店裏所有屬於天蝎座的員工召集在一起，然後每人贈送了一本厚厚的科幻小說。」

王洛奇一楞：「爲甚麼只送給屬於天蝎座的人？」

歐芳怡抿嘴一笑：「他的解釋是：只有天蝎座的人才最聰明，才能領略到這一本科幻小說的眞正涵義。」

王洛奇聳了聳肩：「難怪他沒有送給我。」

「你屬於甚麼星座？」

「巨蟹座。」王洛奇盯着她，問道：「妳呢？」

「雙魚座。」

「這麼說，妳也沒有得到那本厚厚的科幻小說了？」

「不，我有。」

「爲甚麼？」

歐芳怡淡然一笑：「獲贈科幻小說的人總共有三十九個，但其中有五六個是潔淨女工，而且有三個還是文盲。」

「所以你也有一本了？」

「不是一本，是八本。」

王洛奇一怔：「怎麼會有八本那麼多呢？」

歐芳怡道：「除了這三個潔淨女工不要之外，還有五個人根本沒興趣閱讀科幻小說，又或者是忙碌得連吃飯時間也要捧着馬經來研究，他們又怎會去看這本厚達五百五十八頁的科幻小說？」

王洛奇淡淡一笑：「就算他們不要，也可以轉贈給別人呀，怎麼人人都不約而同，把科幻小說送到妳的手裏？」

歐芳怡道：「也許因爲我是公關經理罷？」

王洛奇吐出一口氣，說：「沈星宇雖然有點神經兮兮，但却是一個很好的人，無論是誰交着他這種朋友，都是很大的福氣。」

歐芳怡看着他：「所以縱使他送給你一個花圈，你也沒有眞的生氣？」

王洛奇笑道：「最好他送一副棺木過來，那就更好。」

歐芳怡詫異地望着他，半晌才說：「這又是甚麼道理？」

「這道理很簡單，花圈不值錢，但是棺木却不同了，」王洛奇臉上做了一個古怪的表情：「最好他送一副銅棺過來，我立刻就可以半價平沽出去，狠狠的賺它一筆！」

她忍不住笑了，而且笑得連腰也彎下來。

她笑的時候，無論淺笑或者是大笑，都同樣美麗，同樣好看。

王洛奇愉快地望住她。

他倆忽然同時發覺，彼此間的距離彷佛又拉近了一步。

就在這時候，忽然有人氣急敗壞地從後面趕了上來。

「王師兄！洛奇哥哥！」

王洛奇立刻回頭，馬上就看見了杜可敬。

在杜可敬的後面，還有一個趕得更急，但却跑得不快的女郞。

「比絲！」歐芳怡怔住，「發生了甚麼事？」

杜可敬首先趕了上來，氣呼呼地說：「雷小姐的估計很準確，我們果然可以在這附近找到師兄。」

王洛奇皺了皺眉：「找得這麼急，有甚麼事？」

杜可敬沒有開口，只是望着喘氣不休的雷比絲。

雷比絲過了好一會，才能開口說：「袁官鴻……他……他要參加拳賽！」

王洛奇一怔，道：「最近又有拳賽舉辦嗎？」

「不！」雷比絲深深吸了口氣，「他要參加的是黑市非法拳賽！」

王洛奇臉色倏變：「甚麼？他想去送死嗎？」

雷比絲的臉也在發白，她囁嚅着，說：「我已極力反對，但……但……」

王洛奇急道：「不要再吞吞吐吐，快說下去！」

雷比絲又遲疑了片刻，才說：「但世勁把我趕走，還叫我不要多管閒事。」

「這是世勁的主意？」王洛奇氣憤憤的說。

雷比絲點點頭，道：「是的，他雖然把我趕走，但我越想越是担心，不知道應該如何是好，所以才去拳館那邊找你。」

杜可敬道：「雷小姐在拳館找不到你，立刻就帶着我往這裏來了。」

「豈有此理！」王洛奇憤怒地說：「世勁太不像話了，妳可知道黑市非法拳賽，是十分危險的？」

「我知道，」雷比絲臉上現出了驚悸

的神情，「世勁曾經帶我去看過一次，其中一場拳賽，打得擂台上到處是血，敗陣下來的拳手簡直有如死人一樣！」

歐芳怡掩着臉驚呼：「不要再說下去，快把你們的朋友救回來！」

王洛奇望着雷比絲：「妳知道黑市非法拳賽的地點嗎？」

雷比絲點點頭，說：「我記得，但却不知道袁官鴻是否也在那裏？」

王洛奇道：「管不得這麼多了，我們先趕到那裏再說。」

歐芳怡忙道：「事不宜遲，我們馬上前去！」

王洛奇想了一想，忽然又用力地搖頭：「你們不能去，那種地方對你們都不適合。」

杜可敬立時點頭贊同，道：「對，女孩子不該到那種地方，就讓我和師兄趕去好了。」

「你也不能去！」王洛奇在他的鼻子上揑了一下。

「抗議，抗議！嚴重抗議！」杜可敬大聲道：「爲甚麼連我也不能去？」

王洛奇淡淡道：「因爲你明天還要上課！」

×　　×　　×

王洛奇用最快的速度，趕到雷比絲曾經到過的黑市拳擊場所。

雷比絲的地址寫得很清楚，但等到王洛奇趕到這裏的時候，他看不見擂台，也看不見喧鬧的人羣。

他只看見八張桌球枱，和十幾個正在玩桌球的青少年。

王洛奇傻住了。

他要找的並不是桌球室，但這裏除了桌球之外，他再也沒有別的發現。

是不是雷比絲記錯了？

王洛奇不知道，但他却知道，袁官鴻若眞的參加黑市非法拳賽，將會是一件極危險的事情。

他必須阻止袁官鴻。

但他現在顯然是找錯了地方。

這裏也許曾經舉行過非法拳賽，但那是以前的事了。

今晚袁官鴻會在甚麼地方參加非法拳賽？

這是一件極爲重要的事，王洛奇絕不希望自己的師弟給別的拳手折磨得不似人形。

他在桌球室裏逗留了五六分鐘，正想離去的時候，忽然看見一個大漢從厠所裏走了出來。

這大漢的臉上，長滿着青滲滲的鬍碴子，走路的時候一跛一拐，樣子看來似乎相當潦倒。

王洛奇本來也不以爲意，但當他踏出桌球室大門後，却又忽然覺得這大漢好像有點面熟。

「這人是誰？」王洛奇心裏不斷在思索，但想了很久，還是記不起這大漢到底是甚麼人來着。

忽然間，有一隻粗大的手掌在他面前晃了一晃。

看見這一隻粗大的手掌，王洛奇終於想起這大漢的名字了：「『大手鬼王！』司徒電！」

大漢笑了，站在王洛奇的面前不斷的笑。

但他笑得一點也不愉快，反而有着無限酸苦的滋味。

他說：「眞妙！眞是很妙很妙！想不到直到現在，居然還有人記得我的名字和綽號！」

王洛奇怔怔地瞧着他：「你是擂台上的不倒英雄，我在很小的時候就已經很喜歡看你比賽。」

司徒電道：「那時候我是怎樣的？」

王洛奇道：「那時候，你最喜歡在擂台上扮鬼臉。」

司徒電哈哈一笑，道：「你的記憶力很好，那是我的習慣，到現在還是改變不了。」說着，居然眞的向王洛奇扮了一個鬼臉。

但王洛奇却看得出，他現在扮的鬼面和從前扮的鬼面大不相同。

司徒電已不再是昔年縱橫拳壇，不可一世的「大手鬼王」，他現在所擁有的，只是一層已褪色的軀殼。

王洛奇盯着他，忍不住嘆了口氣。

但司徒電却還在笑！

雖然他已消失了當年那種精悍銳厲之氣，但他的身形還是那麼高大，連王洛奇都比他矮了一點點。

「你師父呢？」司徒電忽然問。

「他很好。」王洛奇回答。

「他是一個很了不起的傢伙，就是說話硬繃繃了一點，脾氣也是出奇的壞，」司徒電兩眼不停眨動着說：「我第一次認識他的時候，對他的印象就已經是十分惡劣。」

「後來呢？」

「後來我佩服他更多於佩服自己！」司徒電怪笑着說：「你拜他爲師是很聰明的，不但你聰明，你師父也同樣聰明。」

王洛奇盯着他的臉，忽然問：「你懂桌球嗎？」

司徒電搖搖頭，道：「不懂。」

王洛奇眉毛一蹙：「旣不懂桌球，何以會在桌球室裏出現？」

司徒電訕訕一笑，說道：「我是來求借的。」

王洛奇一怔，半晌才說：「你認識這裏的老闆？」

司徒電道：「不認識。」

王洛奇又是爲之一呆，道：「那麼你向誰求借？」

司徒電道：「誰也不必問，我又不是來借錢。」

「不是借錢？」王洛奇眨了眨眼，「不是借錢又是借甚麼？」

司徒電怪笑了一下，說：「我是來借厠所一用的。」

王洛奇不由啞然失笑：「原來如此，但附近有公厠，你怎麼偏偏要跑到這裏來呢？」

司徒電沉默了很久，才嘆了口氣，說：「其實，我需要的並不是厠所，而是回憶。」

「回憶？」王洛奇更加莫名其妙了，「甚麼地方不好回憶，何必要鎖進厠所裏才思前想後？」

司徒電凄然一笑：「因爲那是一個很

特別的廁所。」

「特別的廁所？」

「不錯。」

「它有甚麼特別之處？」

「對於別人來說，它是一點也不特別的，」司徒電緩緩地說：「但對於我，這廁所却具有極特殊的意義。」

王洛奇靜靜地看着他，讓他慢慢地繼續說下去。

司徒電略為停頓了一會，才繼續說：「你談過戀愛沒有？」

王洛奇一呆，隔了片刻才回答說：「曾經有過一次似是而非的經驗。」

司徒電揮了揮手，淡然道：「似是而非也好，似非而是也好，你老實回答我，那是怎樣的一種滋味？」

王洛奇咳嗽一聲，道：「談戀愛和廁所有關係嗎？」

司徒電道：「沒關係，但我還未曾再問下去。」

王洛奇儘量忍耐着，點頭道：「你可以再問。」

司徒電道：「那一次，該算是你的初戀了，對不？」

王洛奇想了想，道：「是的。」

司徒電道：「你還記得怎樣和她分手的嗎？」

王洛奇又想了片刻，道：「我記得，而且一輩子也不會忘記。」

司徒電盯着他：「你繼續說。」

王洛奇的嘴角露出了一絲蒼涼的笑意：「其實，連我自己也不敢確定，那一次我是不是正在跟她談戀愛，但不管怎樣，我們好似曾經共同擁有過一段快樂的日子，雖然，最後我們還是分開了……」

他聳了聳肩，又說：「我和她最後一次見面的地方，是在山頂一間餐廳門外，那一天很冷，而且還下着雨，我沒有挽留她，因為我知道我們這段快樂的日子已結束了，再拖延下去，也不會得到眞正的快樂，只有加深彼此間的痛苦……」

「餐廳門外，」司徒電怪異地笑了一下，「那總比在廁所裏分手的好。」

王洛奇皺着眉：「你實在想說些甚麼呢？」

司徒電看了他一眼，然後又嘆了口氣：「你和她分手之後，有沒有再到舊地重遊，緬懷一番？」

王洛奇默然半晌，才道：「有，而且不只一次。」

司徒電開始緊盯着他：「你對她還是一直念念不忘？」

「曾經有一段時期是的，但近來好像已經淡了。」

「但我却沉不下來，」司徒電突然握緊雙拳，嘶聲叫道：「你可知道我唯一的戀人是誰？」

王洛奇抽了一口涼氣，搖頭說：「我不知道。」

司徒電哈哈一笑，聲音沙啞地說：「你當然不知道，但你的師父一定知道，世間上最瞭解我的人總共有三個，但只有你師父仍然活着！」

王洛奇道：「我師父是個好人，人人都希望他可以多活幾十年。」

司徒電道：「你師父曾經對我這樣說：『阿電，你雖然結了婚，但却從來沒有戀愛過。』我不否認，因為他說的本來就是事實。」

他嘆息一聲，接道：「你師父又對我說：『你眞正的戀人，其實不是人，而是拳擊，也只有在擂台之上，你才會感覺到自己的存在！』」

王洛奇盯着司徒電：「你認為我師父的說法對不對？」

「完全對！」司徒電苦笑了一下，「他甚至比我還更瞭解司徒電這一個人。」

王洛奇吸一口氣，說：「我師父的確是個很有眼光的人。」

「不錯，」司徒電說：「最少，他已說對了一件事！我的戀人並不是人，而是拳擊。」

王洛奇笑了笑：「但我還是不明白，這和廁所又有甚麼關係？」

司徒電的臉上露出了憂傷的表情，緩緩地說：「這桌球室的廁所，對我來說，就等於你心目中山頂餐廳的門外。」

王洛奇蹙着眉：「你的意思是說：你在這廁所裏跟拳擊比賽告別？」

司徒電哈哈一笑：「你總算是弄明白了！」

他的笑聲很快又停頓下來，其實，他臉上一直都無笑意。

過了片刻，他又接着說道：「我這一輩子，第一次咯血的地方，就是在這廁所裏！」

「咯血？為甚麼你會咯血？」王洛奇吃了一驚。

「原因很簡單！」司徒電道：「那是因為我受到了重擊！」說到這裏，他全身都已抽緊，眼睛裏露出了沉重的悲哀！

「就在這桌球室裏？」王洛奇瞪着眼問。

司徒電點點頭：「嗯！不錯，就在這裏。」

王洛奇臉色一變：「你是和甚麼人結怨？」

司徒電搖頭道：「不是有人狙擊我，而是我曾經在這裏參加過非法拳擊！」

「非法拳賽！」王洛奇深深地吸了口氣，然後呆了很久才道：「這裏不是桌球室？」

司徒電道：「現在當然是了。」

「從前呢？」

「從前？」司徒電苦笑了一下，「這裏曾經是一間裁剪學校，其後轉業變成了水族館，再後來搖身一變，又變成了一間貿易公司，但這間貿易公司是掛羊頭賣狗肉的，它根本就沒有眞眞正正地經營着貿易生意。」

王洛奇目光閃動：「我已明白了，這貿易公司，實際上是主持着黑市非法拳賽的。」

司徒電點了點頭道：「對了，正是這樣。」

王洛奇道：「你在這裏參加過多少次非法拳賽？」

司徒電道：「六次。」

王洛奇道：「戰情怎樣？」

司徒電道：「只敗過一次，那是第六次，也是最後一次。」

「對手很厲害？」王洛奇問。

司徒電嘆了口氣，道：「我不知道他厲害不厲害，只知道他是個美意混血兒，體重二百一十二磅。」

「二百一十二磅？」王洛奇吃了一驚，「這已經是重量級拳手的身材了。」

司徒電道：「這傢伙雖然有這份體重，但全身上下似乎沒有一寸多餘的脂肪，整個人就像是擂台上的一塊鋼鐵！」

「擂台上的鋼鐵！」王洛奇的臉色又變了，「既是鋼鐵，就算他只是站在擂台上不動，打他的人也會打得拳頭發腫。」

司徒電道：「而且，這塊鋼鐵不但堅硬無比，而且還會用最兇悍最快速的重拳揍人。」

王洛奇皺眉不已，道：「這麼强的對手，而且又是一塲兇險的非法拳賽，你為甚麼還要冒這個險？」

司徒電臉上的肌肉漸漸扭曲，瞳孔也已收縮得有如一綫：「那是為了奬金。」

「奬金的數字很誘人？」

「在當時來說，那數字的確是誘人極了，」司徒電道：「只要我能夠擊敗那混血兒，我就可以像你師父一樣，開設一間屬於自己的武館。」

王洛奇道：「但你失敗了！」

「不錯，」司徒電慘笑了一下，道：「而且還敗得很慘很慘。」

王洛奇道：「怎樣慘法？」

司徒電道：「我在擂台上不見了兩枚大牙，眼角肌肉腫得有如一隻烤豬。」

王洛奇嘆息一聲，道：「你雖然已有一百七十多磅，但跟那混血兒相比，還是相差得太遠了。」

「他比我高大，那並不是勝負的主要關鍵。」司徒電用力搖頭，說：「最重要的，還是他本身的確是一位高手。」

王洛奇皺了皺眉，道：「像你們那樣的高手，為甚麼還會介入非法拳賽的擂台上呢？」

「都是為了錢！」司徒電道：「也有人是為了刺激，在黑市非法拳賽裏，幾乎是完全不用遵守規則的。」

王洛奇深深地抽了口氣，道：「那簡直是在玩命！」

「既是玩命，也是賭命！」

「就是那一塲比賽，令你陷入萬刧不復之境？」

「不錯，」司徒電哀傷地說：「我敗陣了，我勉强在人羣的噓聲下爬起，天旋地轉進入了廁所。」

王洛奇嘆道：「那時候，你應該進入的地方並不是廁所，而是醫院。」

司徒電道：「你也許說得很對，但我却把自己關在廁所裏，想痛痛快快的大哭一塲。」

王洛奇又嘆了一口氣，道：「失敗並不是恥辱，但在那種場合裏倒下，却是愚蠢。」

司徒電道：「最後，我哭不出來，但却在咯血！」

王洛奇盯着他：「情況很嚴重？」

司徒電凄然一笑，說道：「當時我居然還認為不算嚴重，只要休息一下就會沒事了。」

王洛奇道：「但結果怎樣？」

司徒電道：「結果我在廁所裏暈倒，醒過來的時候身邊已有三個醫生，五個護士。」

王洛奇「噢」地一聲，道：「好大的陣伏！」

司徒電笑了一下，道：「當時我也給嚇了一大跳，等到我可以離開醫院的時候，我彷彿已變成了另一個人。」

「另一個怎樣的人？」

「一個又老又廢的人。」

「你受傷很重？」

「遠比想像中嚴重得多，」司徒電全身肌肉繃緊，沙啞着聲音說：「我在醫院裏動了手術，以後再也不能做任何劇烈的運動，我完了，一切都完了。」

他的聲音充滿了絕望，心情難過得就像個已被判處死刑的犯人。

看見他這副樣子，王洛奇也是極其難過，他甚至彷彿有如看見了一面可怕的鏡子。

——今天的司徒電，會不會是將來的自己？

王洛奇不知道，也不敢繼續去想。

「袁官鴻，」他忽然叫了一聲。

「袁官鴻。」司徒電眉頭一皺：「這名字好熟，噢，我想起來了，他也是你師父的一個徒弟，對不？」

王洛奇點點頭；憂形於色地說：「他今天晚上，會參加黑市非法比賽！」

「甚麼？」司徒電也為之大吃一驚，「他的功夫很了得嗎？」

「他自己認為很了得？」王洛奇苦笑着說。

「自以為是的傢伙，一定會碰釘撞壁！」司徒電冷冷一笑：「尤其是在擂台上，那是世界上最現實最殘酷的地方，更何況是非法拳賽，哼哼！」

王洛奇更急了：「小袁雖然狂妄一些，但終究是我師父辛辛苦苦教出來的弟子，我不能見死不救。」

「死是不一定會死的，」司徒電冷冷笑了一下，「但若給人打得半死不活，却是一點也不稀奇。」

王洛奇深深地吸了一口氣才道：「這裏從前是黑市非法拳賽的地方，但現在又該到那裏去找袁官鴻？」

司徒電道：「你一定要找到他？」

王洛奇道：「當然非要找到不可。」

司徒電沉吟了一會，才道：「好，你跟我來！」

× × ×

司徒電走的並不快，但王洛奇看得出，他已用盡了全力。

昔年戰績彪炳威震拳壇的「大手鬼王」，竟然會落得如此下塲，王洛奇感到悲哀！

他只希望還來得及阻止袁官鴻！

幾分鐘後，司徒電已帶着王洛奇來到了一間工廠門外。

工廠門外有兩個男人，一望而知絕非善類。

司徒電在王洛奇的耳朶邊悄悄地說：「這工廠早已倒閉，到了晚上就會舉行非法拳賽。」

王洛哥正要進去，司徒電却說：「你要等一等，先待我跟兩個守門大將軍說幾句才行！」

王洛奇只好等一等。

司徒電立即一跛一拐的上前，對廠門外的兩個漢子說了一大堆說話。

那兩個人向王洛奇打量了片刻，其中一個終於點了點頭，示意可以讓王洛奇進去。

× × ×

這工廠面積廣闊，而且隔音設備十分良好，在門外的人，根本完全聽不見裏面所發出的聲音。

但等到進入工廠之後，王洛奇就彷彿立刻置身於另一個世界！

那是一個喧鬧得驚人的瘋狂世界。

王洛奇終於見到非法拳賽的擂台了，在這擂台四週，正擠滿着無數瘋狂的拳迷，不斷地吶喊，爲擂台上正在拚命的人打氣。

與其說這一羣人是拳迷，倒不如說他們是一羣賭徒更爲貼切不過。

擂台就是他們的賭桌，而他們的賭博工具就是拳手。

每一場拳賽都是賭局，而且賭的方式五花八門，從一對一賭誰勝誰負以至賭時間，看看這場比賽會在多少分鐘之內結束都可以。

司徒電對王洛奇說：「這是新近開張的黑擂台。」

「黑擂台？」王洛奇吸了一口氣，是不是黑市非法拳賽擂台的意思？」

司徒電哈哈一笑：「你分析準確有如電腦，眞是了不起！」

這時候，擂台四周擠滿了人，比賽正在進行得相當激烈。

王洛奇勉强擠進一點，想看看擂台上的情形，而就在這時，他看見了自己的弟弟世勁！

王世勁沒有看見他，只是全神貫注地凝視着擂台。

王洛奇很不高興，他絕不喜歡自己的弟弟會在這種場合裏出現。

但他暫時沒有發作，他到這裏來最大的目的，是要阻止袁官鴻參加這種黑市非法拳賽。

「官仔，振作點呀！」王洛奇忽然聽見王世勁在大聲呼叫。

王洛奇怔住了，因爲「官仔」也就是袁官鴻的乳名！

王世勁這樣叫喊，莫不是袁官鴻已在擂台之上了？

× × ×

擂台上的拳手，其中一個身材粗壯，另一個膚色黝黑而略嫌瘦削。

論身型，當然是以前者較爲好看。

可是，現在給人打得天旋天轉，眼看必敗無疑的却居然是身材粗壯的一個。

他的對手雖然瘦削一點，但出拳極快極狠！脚上的功夫更是尤爲到家。

而那個身材粗壯的拳手，根本就只能陷入捱打的局面。

他已滿臉鮮血，連眼神也全無半點光采。

王洛奇忽然全身發熱，彷彿置身於洪爐之中。

袁官鴻？

這個給對手打得血肉橫飛的拳手果然就是袁官鴻！

王洛奇憤怒極了，他怒喊着衝上黑擂台：「停止！停止。這簡直是謀殺！」

他很激動，整個人有如出柙猛虎！

但他還沒有衝上擂台，已有兩個彪形大漢把他攔住：其中一個臉有刀疤，而且比王洛奇還要高大。

這刀疤大漢一手把王洛奇推開，喝道：「你想找死？」

王洛奇雖然給他推開兩步，但立即閃電般回敬過去。

他也是用同樣的手法，在這刀疤大漢的胸口上推了一下。

他這一推的力度更大，刀疤大漢登時踉跟地向後倒退開最少六七步，才勉强站穩下來。

另一個穿黑背心，全身毛茸茸的大漢見狀，再也不客氣，一拳就向王洛奇的腹部猛撞過去。

但王洛奇只是輕輕一沉左腕，就已把這大漢的拳頭壓了下去。

然後，王洛奇就像是猛虎般跳上了擂台，把袁官鴻從拳脚交加之下拖開一旁。

擂台下的賭徒不禁爲之嘩然，但竟然也有人拍掌叫好。

這時候，袁官鴻已全身癱軟，就算王洛奇不衝上擂台，這場賽事也已是到了立即結束的階段。

司徒電站在擂台下，忍不住嘆了口氣，喃喃地說：「夠勇氣！夠胆色！眞不愧是何北斗的得意弟子！」

「是你把他帶到這裏來的？」王世勁忽然在他身邊出現，咬牙切齒地質問。

司徒電望了他一眼，冷冷道：「你是誰？」

「王世勁！」

「王洛奇的弟弟？」

「好說！」

司徒電哈哈一笑，說：「我老了！不中用了，你知道嗎？」

王世勁哼一聲：「你老不老，中用不中用，跟我有甚麼關係？」

「怎會沒關係？」司徒電哈哈一笑，「我越老越不中用，你挨拳的痛苦也就越少！」

王世勁臉色倏變，心知不妙。

但司徒電已出拳，「砰」然一聲已重重打在他的肚子上！

王世勁立刻痛苦地蹲下了身子，臉色蒼白如雪。

司徒電却嘆了口氣，道：「這一拳，只及得上我當年兩成的勁度，眞是人老了不中用啦！」

他這麼說，顯然是嘲諷王世勁更不中用。

這時候，擂台上也已劍拔弩張，形勢十分兇險。

最少有七八個大漢，已把擂台重重圍住，其中有一個頭頂光秃秃，但却身型魁梧的中年漢子冷冷地喝道：「你就是王洛奇？」

王洛奇沉聲道：「正是！」

秃頂大漢冷冷道：「這是甚麼地方，你可知道？」

王洛奇道：「略知一二！」

秃頂大漢道：「你是不是想打碎我們兄弟的飯碗？」

王洛奇搖頭道：「沒有這個意思，我只是爲了救人而來！」

「救人？」秃頂大漢冷笑道：「你是救傷部隊？還是個男護士？」

「不！我的身份，你是應該知道的，」王洛奇沉聲道：「我是一個拳師！」

「我當然知道你是個拳師，而且還打得很出色，」那秃頂大漢冷哼一下，「今天正好向你領敎領敎！」

王洛奇大聲叫道：「我不是要來打架的！」

秃頂大漢厲聲大喝：「你不打，我們打！」

他不說「我打」，而是說「我們打」。他顯然是在發號施令，叫其他的人一起動手對付王洛奇了。

當他說完這六個字之後，已有三個大漢溜了過去，兇狠狠地向着王洛奇展開襲擊。

王洛奇只好招架。

他不但招架，而且還擊。

他出手並不重，但却快捷無比，無論揮拳或者是踢脚，速度都快得令人連看也看不清楚。

他不想傷害任何人，但這時候他已別無選擇餘地。

但他還是採取「輕拳快打」的方法來對付這些打手，他知道，無論是誰，倘若給自己全力一擊打中，都會是一件可怕的事情。

因爲現在的拳頭上，是沒有戴上拳套的。

那三個大漢，本來也是已可算是打架能手了，而且又是六拳齊發，六脚齊飛，照理是應該大佔上風的。

但是王洛奇這一霎眼間的表現，却令他們大開眼界。

不到二十秒，這三個强壯如牛的大漢已相繼仆跌在地上，其中一個雖然還可以勉强站立，但已再無力量可以一戰。

司徒電却在擂台下大聲笑道：「好一套『大金剛直劈手』，果然不愧是何北斗的得意高足！」

那秃頂大漢臉色鐵青，忽然用力吹了一聲口哨。

立刻又有四個打手躍上擂台，而且每個人的手裏都握着一支結實的木棍！

「給我重重的打！」秃頂大漢憤怒地發下命令。

司徒電立刻大叫道：「這不公平！」

王洛奇怒闖黑擂台，血戰護台手。

但他的話，是完全不能夠產生任何作用的。

在這一刻間，最少已有兩支木棍惡狠狠地向王洛奇迎頭砸了下來。

王洛奇不敢稍有半點大意，當其中一支木棍已直逼下來之際，他迅速蹲低了身子，以地堂腿向對方直掃。

他是練過腿功的，而且還是苦練。

那打手登時給他掃跌，整個人有如元寶一般仰天跌倒！

但另一支木棍已同時砸下，王洛奇只好以左臂擋住。

他的臂肌固然已練得相當結實，但和這木棍硬碰，自然還是相當吃虧的。

但他不怕吃虧，想爭取反擊的機會。

所以，雖然他的左臂一陣奇痛，但右拳却已從反方向打出。

這一拳的姿勢極其怪異，所謂怪異，也可以說是相當笨拙。

像這樣的招式，根本就是全然不顧自己背後的安危，倘若對方乘虛而進，背心部位就等於不設防的城市。

但說是這麼說，倘若對手眞的想乘虛而進，也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這原因也很簡單，因爲王洛奇的動作實在很快很快。

所以，儘管對手能夠看見那個破綻，若要及時攻進去，却也是一件難乎其難的事。

除非他的動作能夠比王洛奇更快。

但這種高手世間上絕不會多，擂台上的打手全部沒有這份能耐。

所以王洛奇這一招「險着」成功了，

在他背後的打手連他怎樣發拳都沒有看見，右脇之下已中了一拳。

這一拳是情急而發，力度實在不輕。

那打手立刻給打得雙膝跪地，再也站不起來。

但也就在這時，又有兩支木棍向王洛奇攔腰疾掃而至。

王洛奇急閃，但這兩個打手似乎久經訓練，而且兩人具有相當默契，以王洛奇那樣身手的人物！居然還是立刻被逼得手忙腳亂，終於左腰之上中了一棍。

這一棍打得極兇，王洛奇立時疼得冷汗直淌，面無血色。

但這一棍也同時把他的狠勁逼出來了，只見他眉毛一揚，嘴裏疾喝一聲，右腿突然筆直般蹬出！

在他腰上打了一棍的打手，以為一擊即中，大可勝券穩握，萬萬想不到王洛奇的鬥志如此頑强，出脚之快更是有如電閃，登時胸口中了一脚，「哇」一聲大叫當場倒下。

但這時候，圍着王洛奇的打手却更多了，其中有兩個，手裏握着的並不是木棍，而是鋒利無比的東洋刀！

鐵拳手初遇老蛇王

連東洋刀也拉了出來，這就絕不是一件開玩笑的事情了。

那禿頂大漢獰笑着，怪聲道：「你還是乖乖的給我們跪下來，免得變成刀下寃鬼！」

王洛奇冷冷一笑：「這是法治之區，而且在塲又有無數目擊者，倘若在這黑擂台上弄出了人命，只怕各位以後連睡覺都會瞌不着眼！」

那禿頂大漢「呸」一聲，喝道：「簡直放屁！」

這時候，兩個手握着東洋刀的殺手已躍上擂台，他們的眼神都是那麼冷厲，看來充滿着逼人的殺氣。

司徒電的臉色變了，大聲叫道：「小心，這兩個傢伙是冷血魔鬼，殺人絕不眨眼！」

不必他提點，王洛奇已看出這兩個人已確是這樣的。

東洋刀刀鋒在燈光下閃爍着刺目的光芒，原本喧鬧不堪的賭徒忽然都屏息了呼吸，沒有人敢再說話。

甚至沒有人敢馬上離開這裏！

× × ×

刀鋒的光芒固然可怕，但袁官鴻的臉色似乎更加可怕。

他的臉龐已有一半染滿了鮮血。

鮮血是從他臉上和鼻孔裏流出來的。

但在沒有血漿沾染的部份，早已完全沒有半點血色，連瞳孔看來也是有如死魚眼睛一樣。

王洛奇很担心。

他担心的並不是自己，而是這個不自量力，簡直是跑到黑擂台上去送死的袁師弟。

但他現在却已變成了泥菩薩渡江，自身難保。

就算他的拳脚功夫再厲害，但在這樣的情況下，只怕後果仍然是十分可慮的。

司徒電當然也看出眼前局勢極其兇險，但他却帮不了王洛奇。

他知道就算自己爬上擂台，也是完全無濟於事的。

他很明白這一點，比誰更明白。

然而，他終於還是上了擂台。

他是很吃力地才能爬上去的。

× × ×

擂台上的燈光，永遠都是那麼令人目炫。

自從當年一敗之後，司徒電已沒有再在任何擂台上站立過。

他甚至不敢正視擂台，甚至連想也不敢去想它。

但現在，他為了王洛奇的事，却又再站在擂台上了，而這種感覺可說是十分特別的。

他彷彿又復活了，彷彿又再燃亮了他在拳壇上的生命。

但他在擂台上只是站立了十五秒，一支木棍已從他背後重重擊下。

他已聽見木棍擊下來的聲音，這種聲音很可怕，但他不怕。

他猛然回頭，彎低身子一拳打出。

想在背後暗襲司徒電的傢伙做夢也想不到這個跛子居然就是「大手鬼王」，更想不到今時今日的司徒電仍然具有如此身手。

不但他想不到，連司徒電自己也想不到。

司徒電對自己早已失去了信心，完全失去了信心。

他以為自己再也不能跟任何人爭一日之長短了。

但這時候，他一回頭一揮拳，就已連消帶打，把那可惡的傢伙一拳打得當塲吐血，仰天倒下。

已驚呆住的賭徒忽然又再爆出了一陣喝采之聲。

司徒電却反而呆住了，而就在這時，一把鋒利的東洋刀已捲起奪目寒芒，毫不留情地向他迎頭罩下。

衆賭徒不禁齊齊發出了驚呼之聲。

但也在這剎那間，一個人尖銳的聲音突然響起，雖然擂台下驚呼聲四起，這的聲音還是那麼清晰可聞。

「住手！」這人尖銳地叫道。

那個揮動東洋刀的殺手本已全力出擊，但一聽見這人的聲音，刀勢立刻就硬生生地收了回去。

只見擂台下出現了一個五十來歲，臉色紅潤的中年人。

這中年人目注着司徒電，忽然嘆了口氣，道：「有甚麼事，為甚麼不直接找我談談？」

司徒電笑了笑，笑得很奇怪：「我們之間有甚麼好談的？」

中年人微笑着：「站在擂台上，當然是沒有甚麼好談的，但若換一個地方，那就不同了。」

「換一個地方？你說的是甚麼地方？」司徒電冷冷的說。

「例如我的辦公室。」中年人說。

「有這個必要嗎？」

「現在也許沒有，但是將來却很難說了。」

「將來的事，將來再算。」司徒電沉聲說道：「我只想知道你現在想怎樣？」

那中年人淡淡道：「我現在甚麼却不想，只想你們早一點離開這裏。」

司徒電道：「你肯讓我們走？」

中年人道：「為甚麼不肯？你以為我們眞的是殺人王？」

司徒電吸了口氣，神色愼重地望着王洛奇：「你說怎樣？」

王洛奇扶着袁官鴻，道：「只要沒有人擋住去路，我們當然馬上就走！」

中年人道：「但你們必須答應一個條件。」

王洛奇道：「是甚麼條件？」

中年人道：「今晚的事，你們絕不可向任何人提起，尤其是這個地點，更加要絕對保密！」

王洛奇道：「你放心，我們不會向警方舉報，但却難保不會有別人這樣做。」

中年人微微一笑，道：「只要你們不舉報，這裏就一定可以平安無事。」

王洛奇點點頭，道：「我們本來就是河水不犯井水，只要今天你放我們走，我們是絕不會反咬一口的。」

「很好，」中年人悠然一笑，道：「我就是喜歡聽見你這種說話。」

王洛奇不再說話，揹起了袁官鴻向外便走。

司徒電在後面緊緊跟隨，但王世勁却避開一旁，彷彿這件事情與他根本無關。

× × ×

袁官鴻沒有死，但却已斷了兩條肋骨，鼻樑也給打碎了。

何北斗為他療傷的時候，一直都沒說過半句話。

等到治療工作完畢之後，他才對王洛奇說：「你餓不餓？」

王洛奇搖搖頭，說：「不餓。」

何北斗盯着他，冷冷的說：「我知道你一定會說不餓，但我却知道，你其實已經餓得好像一隻連屎都想吃的狗。」

王洛奇只好苦笑。

司徒電在旁邊聽得為之眉頭大皺，終於忍不住地說道：「老何，你這是幹甚麼的？」

何北斗哼一聲，道：「我在教訓自己的徒兒！」

司徒電道：「但他沒有錯呀，錯的只是袁官鴻！」

何北斗道：「他沒有錯，但他的弟弟却錯了，若不是王世勁這小子左穿右插，兜前接後搭通門路，官仔又怎會跑上黑擂台去送死？」

司徒電道：「那麼你該去教訓王世勁才對！」

何北斗冷笑道：「王世勁又不是我的徒兒，我憑甚麼資格去教訓別人？」

司徒電道：「所以你就把事情的責任推在洛奇身上了？」

何北斗道：「難道你認為做哥哥的可以對弟弟所做的事情完全不負責任？」

司徒電道：「當然不必負責！」

何北斗道：「但我的想法却不一樣，倘若他好好教導世勁，這件事情也許就不會發生！」

「放屁！」司徒電怪叫起來，「千錯萬錯，只錯在王世勁和袁官鴻這兩個小子的身上，洛奇不但沒有錯，而且還把官仔從死亡邊緣挽救回來！」

何北斗冷冷一笑：「這麼說，倒像是我這個做師父的駡錯人了？」

司徒電眉毛一挑，說：「就算不是駡錯，最少也是駡得十分糊塗！」

何北斗呆了一呆，半晌之後却笑着說：「你眞的大動肝火了？」

司徒電瞪着他：「大動肝火的不是我，是你！」

「算了算了，」何北斗搭着司徒電的肩膊，道：「我們是許多許多年的老朋友了，是不是？」

司徒電乾咳一聲，道：「你說是就是，你說不是就不是！」

「別為了小伙子的事大傷和氣，」何北斗皺眉道：「我知道你的肚子也很餓了，我們一起去吃一頓豐富的怎樣？」

司徒電這才露齒一笑，說：「我不反對。」

何北斗目光一轉，盯在王洛奇的臉上：「你呢？」

王洛奇笑了笑，道：「在一分鐘之前，我的確是一點也不餓的。」

何北斗咳嗽兩下，又道：「現在又怎樣？」

王洛奇吞了一下口水，才說：「我現在忽然餓了起來，餓得就像是一個連紅燒魚翅也肯吃的億萬大富豪。」

× × ×

紅燒魚翅又香又滑，清蒸黃脚鱲的火候也是恰到好處，但司徒電最欣賞的，却是一碟看來平平無奇，普通之極的菜遠牛肉。

「菜好，牛肉好，連碟子也好。」這就是司徒電對這一道小菜的評價。

何北斗摸了摸鼻子，微笑着接道：「師父好，徒兒好，連多管閒事的老傢伙也一樣的好！」

王洛奇看得出，他們都已有了酒意，尤其是司徒電，他本來就已曾經喝了不少酒。

何北斗忽然抓住王洛奇的手，說：「你想不想擊敗古烈陽？」

王洛奇默然立刻，才說：「古烈陽也同樣想擊敗我奪取冠軍寶座。」

「我問的是你，並不是那個飯桶古烈陽！」何北斗沉着臉說。

王洛奇吸了一口氣，道：「古烈陽是一個很可怕的對手，絕不是個飯桶！」

何北斗冷冷一笑，道：「你錯了，我以前只不過是故意嚇唬你，目的是要你提高警惕切莫輕敵！」

王洛奇道：「但……」

「不要再嚕嗦，」何北斗截然說：「你若然擊敗古烈陽，首先就得覷準他的弱點。」

王洛奇道：「他的弱點在那裏？」

何北斗道：「你回家慢慢的看。」

「看甚麼？」王洛奇想了想，恍然道：「是不是看錄映帶？」

何北斗點點頭，道：「不錯，你父親已把古烈陽在擂台上比賽的錄影片段搜集妥當，你趕快回去看個清清楚楚！」

王洛奇眉頭一皺：「這……」

「這甚麼？」何北斗冷冷一笑，道：「你是不是認爲這種做法，對古烈陽是不公平的？」

王洛奇點了點頭：「我的確是這麼想的。」

「蠢材！」何北斗罵了一聲：「你若不看清楚古烈陽在擂台上的表現，這才是大大的不公平！」

王洛奇一怔：「對誰不公平？」

「當然是你！」

「爲甚麼？」

「古烈陽最少看過你八場比賽的錄映片段，而且每一塲都翻來覆去看了不下千百次！」

「是眞的？」王洛奇吃了一驚。

「你怕甚麼？他要看就讓他看個飽好了。」何北斗哼一聲：「你比賽的時候又不是沒穿褲子！」

王洛奇訕訕一笑，說：「我不是害怕，只是覺得詫異。」

「這又有甚麼値得詫異的？」何北斗冷冷的說：「知己知彼，百戰百勝，這是人人都明白的道理，就算古烈陽本身是個天下第一號大蠢材，但他的師父却是條老狐狸，當然會想盡辦法來協助徒弟登上武王大賽冠軍寶座！」

王洛奇想了想，點頭道：「師父說得對。」

「你現在才知道師父說得對嗎？」何北斗乜斜着眼瞧着他：「你師父永遠都是對的，就算有錯，也是你以爲師父錯了而已。」

王洛奇微微一笑，說：「那麼我先回去，這一頓飯多謝師父了。」

「不必客氣。」何北斗淡淡一笑：「等你贏取了獎金之後，我們自會大吃大喝一頓，連本帶利都一起呑進肚子裏。」

× × ×

王洛奇離開後，司徒電有點憂心忡忡地說：「古烈陽的拳脚功夫，我是見識過的。」

何北斗呷了一口拔蘭地：「你覺得這個大塊頭怎樣？」

司徒電默然半晌，才慢慢地說：「他絕不是個飯桶！」

何北斗道：「你認爲洛奇不是他的對手？」

司徒電聳了聳肩，回答道：「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古烈陽比我年青時還要强壯！」

何北斗淡淡地說道：「强壯的拳師，並不一定是出色的拳師，許多給對手打得七葷八素的傢伙，都是精壯得有如非洲野牛的。」

司徒電道：「你剛才的說話，不怕會產生惡劣的後果嗎？」

何北斗蹙了蹙眉，道：「何謂之惡劣的後果，你是否是害怕王洛奇會輕敵？」

司徒電點了點頭：「正是這樣。」

「你對他的認識太膚淺了，他和官仔，是截然不同的兩個人。」

「你認爲有甚麼不同？」

何北斗慢慢地說：「官仔向來自負，是個還沒有眞正磨練過的盛氣少年。」

「王洛奇又怎樣？」

「他雖然還沒有完全成熟，但却已經歷過不少實踐和風浪，他比誰都更明白，甚麼叫天外有天，人外有人。」

「所以，你認爲他决不會犯上輕敵的毛病？」

「以前也許還會有這個毛病。」何北斗淡然道：「但自從給郭超勇打得狼狽萬分的那一戰之後，他已經變得謹愼而且謙虛。」

司徒電道：「但作爲拳師，過份謹愼也是一個缺點，因爲這樣可能會使他變得缺乏自信。」

何北斗翻了翻眼睛，說：「你說得一點也不錯，不愧是行內人的說話。」

「不，」司徒電懊惱地說：「我早巳是行外人了。」

「混帳！」何北斗醉眼乜斜地搖頭不迭：「我是拳壇上的老行尊，你也是拳壇上的老行尊，千萬不要這樣說。」

司徒電道：「你認爲洛奇可以擊敗古烈陽嗎？」

何北斗淡淡道：「只要不輸，就一定可以贏了。」

司徒電不禁爲之呆住。

× × ×

翌日清晨，王世勁才懶洋洋地回家。

雖然才只不過六點五十八分，但他的父親王萬貴巳捧着鳥籠出門晨運去了。

王世勁帶着滿身酒氣，來到了浴室，淋了一個冷水浴。

淋完冷水浴之後，他感到舒暢多了，但却還是驅不散濃濃的睡意。

他昨晚沒有睡過覺。

他整晚都在賭錢，賭的是牌九。

正當他準備睡覺的時候，王洛奇忽然在他的面前出現。

王世勁沒精打采地叫了一聲：「大哥，早晨。」

王洛奇直視着他，冷冷的說：「你的眼睛很紅，周圍都佈滿了血絲。」

王世勁懶洋洋地說：「我昨晚沒有睡好。」

「你不是睡的不好。」王洛奇用手指指着他的鼻子：「而你是根本就沒有睡過覺！」

王世勁一挺胸膛，說：「我有沒有睡覺，那是我的事。」

王洛奇咬了咬牙：「但官鴻的事，你可脫不了關係罷？」

王世勁默然半晌，才說道：「他怎樣了？」

「很僥倖，總算還沒有給當場打死！」王洛奇憤憤的說。

王世勁漫不經心地「唔」了一聲，聳聳肩道：「他身子壯，應當會沒事的。」

王洛奇光火了，他忍不住揪着王世勁的衣襟，怒聲罵道：「畜牲，他斷了兩條肋骨，連鼻子都給打歪了！」

王世勁的臉色本來就巳很青白，這時候更加變得全無血色：「是他技不如人，關我甚麼事？」

「不關你事？」王洛奇更憤怒了：「若不是你攪鬼，他怎會和黑市拳賽勾搭上關係？」

王世勁叫道：「是他求我搭綫的！」

「他求你搭綫，你就答應了他？」

「這又有何不可？」

王洛奇怒道：「他若求你帮助他上吊自殺，你是否也同樣答應？」

王世勁叫道：「這根本就是完全兩回事，你別無理取鬧好不好？」

王洛奇冷笑道：「原來居然是我無理取鬧了？嘿嘿，你眞是越學越聰明。」

王世勁道：「你也不笨，泡女孩子的手段越練越高明。」

「不必扯開話題來說。」王洛奇道：「昨晚把我和袁官鴻放走的人是誰？」

王世勁一怔：「那個老跛子沒有對你說嗎？」

「甚麼老跛子？」王洛奇怒道：「他就是鼎鼎大名的『大手鬼王』司徒電！」

王世勁咧嘴一笑：「管他是司徒電還是司徒雷，總之，他昨晚可算是拾回一條老命了！」

王洛奇沉聲道：「你還沒有回答，那人到底是誰？」

王世勁道：「他就是老蛇王！」

「老蛇王！」王洛奇哼一聲，道：「果然是這個人類中的渣滓！」

王世勁道：「你知道甚麼？」

王洛奇「哦」一聲：「莫非連老蛇王也是個好人了？」

王世勁道：「老蛇王是不是好人，那是另一回事，但他是成功人物的典型，却是不容否認的事實！」

「成功人物的典型？」王洛奇怒道：「他是一個犯罪份子！」

「犯罪份子？」王世勁昂着臉，道：「那麼請問一句，我們的老頭子又怎樣了！他以前不是……」

「住嘴！」王洛奇倏地大喝一聲：「你再胡說，看我揍不揍你？」

王世勁冷冷一笑：「你要打贏我，那是易如反掌的事，但這算是英雄嗎？若是眞英雄，就該留着點氣力去對付『滅絕人性』古烈陽，爲何北斗師父爭一口氣！」

王洛奇怔怔的瞪着他，眞的想在他臉龐揍上幾拳。

但最後，他還是忍住這一股怒氣，怒冲冲的出門去了。

× × ×

上午八點五十五分，王洛奇在街上遊蕩了超過九十分鐘。

遊遊蕩蕩的最終目的地，仍然是回到何北斗的拳館。

但他還沒有踏上樓梯，巳有人攔住了他的去路。

攔住他去路的，是一對臉孔闊大，鼻孔更闊大的孿生兄弟。

孿生兄弟是最容易讓人一眼就看得出來的。

王洛奇瞧着他們，他們也同時瞧着王洛奇在微笑。

「王先生，我叫AA。」左邊的一個說。

另一個吃吃一笑：「我叫WW。」

王洛奇眉頭一皺：「我好像從來沒有見過兩位。」

AA悠然一笑：「但我們看你在擂台上比賽巳有六次之多了。」

WW接着說：「我們都很崇拜閣下，你是我們心目中的偶像。」

王洛奇聳肩一笑：「兩位不是想找我簽名罷？」

WW說：「不，我們現在是奉命而來的。」

「奉命而來？」王洛奇瞳孔收縮，「奉誰的命而來？」

「老蛇王！」AA和WW同時說。

王洛奇冷冷一笑：「果然是老蛇王，他在那裏？」

AA說：「他就在街角的一間快餐店裏。」

王洛奇「哦」了一聲：「你們的老闆也吃快餐嗎？」

WW道：「他甚麼都吃，只有一樣例外。」

AA接道：「他不吃朋友，從來都不吃。」

王洛奇眨了眨眼，說道：「可惜我不是。」

WW道：「現在的確不是，但世界上的事情，絕不會永遠都是一成不變的。」

王洛奇道：「老蛇王想見我嗎？」

AA道：「是的。」

王洛奇道：「我知道他遲早會找我，就請兩位帶路好了。」

× × ×

老蛇王正在快餐店裏喝着咖啡，看報紙。

他站在最角落的一個位置裏，背部緊緊靠着牆壁。

他這種姿勢有一個好處，就是不怕背後給人暗算。

是不是他曾經背後暗算過人，所以才會有這種經驗？

× × ×

老蛇王雖然站着，但王洛奇却老實不客氣地在他身邊坐了下來。

老蛇王放下報紙，目光如刀地盯着王洛奇。

王洛奇要了一杯橙汁，而且一口氣就把它喝掉。

老蛇王等他喝完，才說：「你欠下我一個人情，你知道不知道？」

王洛奇眨眨眼，道：「我知道，昨晚是你放了我們一馬。」

老蛇王道：「你可知道，昨晚給你們一鬧之下，我們的損失是無可估計的。」

王洛奇道：「請恕我不懂得算這一筆數。」

老蛇王道：「我也不是要你賠償，只是想和你合作合作。」

「合作？」

「不錯，我保證，這一次合作，不但對我有利，對你也同樣大大的有利。」

王洛奇道：「閣下所指的有利，是指金錢上的利益？」

老蛇王點點頭：「你說對了。」

王洛奇冷冷一笑：「希望你並不是想要我在拳賽中舞弊。」

老蛇王道：「很對不起，我正是這個意思。」

王洛奇臉色一沉：「我也要說一聲很對不起，在擂台上，我永不騙人，也永遠不騙自己！」

老蛇王冷冷道：「王兄弟，你以爲自己可以擊敗古烈陽嗎？」

王洛奇道：「勝負是另一回事，但我

絕不會答應和你這樣合作。」

老蛇王道：「這一場搏擊比賽，你已佔了八成輸面，却又何苦自討苦吃？」

王洛奇哂然一笑：「若怕吃苦，我也不會成爲一個拳師。」

老蛇王道：「你在拳壇上，的確是個幸運兒，但世間上沒有永遠不敗的拳師，再說，輸給古烈陽那樣的對手，也絕不算是丟臉的事情。」

王洛奇道：「輸給古烈陽當然不算丟臉，但舞弊却足使三代蒙羞！」

老蛇王援說道：「這不算是舞弊，反正這一場拳賽，你本來就是沒有多大希望的。」

王洛奇冷冷道：「既然你已認定我必敗無疑——」

「不！我從來不會說某一個拳師必會敗陣，」老蛇王道：「我只是認爲古烈陽的贏面比你大得多而已。」

王洛奇說道：「這都是差不多的，所以，你根本毋須收買我這個已佔下風的拳師。」

老蛇王搖搖頭，道：「你大概還不明白我的爲人。」

王洛奇冷笑道：「我的確不明白。」

老蛇王道：「我是一個很謹慎的人，除非逼不得已，否則我一定會採取最安全的辦法。」

王洛奇道：「所以，你找我合作，實際上只是爲了要保險？」

「對了，」老蛇王點點頭道：「世間之事，不怕一萬，只怕萬一，而事實上，你答應和我合作，對你來說是絕不會吃虧的。」

王洛奇道：「我若拒絕呢？」

老蛇王悠然一笑，道：「你是個聰明人，所以你一定不會拒絕。」

王洛奇搖搖頭，道：「不，我比你想像中愚蠢得多，你這個建議，請恕我無法接受。」

「別忙！別忙！」老蛇王緩緩道：「現在時候還早，我給你二十四小時，讓你好好考慮清楚。」

「不必了，」王洛奇認眞地說：「我現在就可以很清楚的告訴你，我絕不會答應，永遠不會答應。」

老蛇王乾笑一聲，不再說話。

王洛奇也不再理睬他，闊步離開這間快餐店。

× × ×

下午五點正，王洛奇又在酒店門外等候着歐芳怡下班。

但歐芳怡還沒有出現，AA和WW已雙雙出現在他的眼前。

「嗨！未來拳王！」其中一人怪笑着靠近過來，「想找歐小姐嗎？」

王洛奇望着他，說：「是的，AA先生。」

那人一怔：「你怎麼知道我一定是AA？」

王洛奇道：「今早你不是自我介紹過嗎？」

那人道：「雖然這樣，但我和WW的樣子都是一模一樣的。」

王洛奇道：「你們的臉孔雖然一樣，但手指却有點分別。」

那人一怔：「有甚麼分別？」

王洛奇淡淡道：「AA的皮膚較粗糙，指骨上還結了厚繭，由此可見，你一定是練過空手道之類的功夫！」

那人哈哈一笑，道：「想不到你居然是個心細如髮的人，佩服！佩服！」

王洛奇却臉色一寒：「AA先生，你和令弟怎會在這裏？」

AA回答道：「我們是誠意恭候閣下的。」

王洛奇冷冷道：「對不起，我現在沒空。」

WW道：「你想等歐小姐嗎？我看不必了。」

王洛奇臉色倏變：「喂！這是甚麼意思？」

WW桀桀一笑，說道：「她到醫院去了。」

王洛奇立刻又驚愕又憤怒：「你們好卑鄙，竟然去對付一個弱質女流！」

AA搖頭道：「你誤會了，歐小姐沒事，她只是去探望一個親戚而已。」

王洛奇怒道：「她在那一間醫院？」

WW道：「不知道，但你可以問問酒店裏的職員，相信他們必定可以給你一個很清楚的答案。」

王洛奇咬了咬牙，狠狠的說：「她若出了事，你們也絕不會好過的！」

× × ×

五點三十二分，王洛奇終於在一間市立醫院裏找到了歐芳怡。

歐芳怡的臉很蒼白，而當她看見王洛奇的時候，更是忍不住「嚶嚀」的哭泣了起來。

王洛奇吃了一驚，急忙輕抱着她：「不要害怕，發生了甚麼事？」

歐芳怡伏在他的懷裏泣啜了片刻，才勉強定一定神，說：「我的舅父……他……他……」

「他到底怎麼了？」

「他給一羣人毆打，而且打得很兇，傷得很重……」

「給一羣人毆打？」王洛奇更加吃驚了，「是一羣怎樣的人？」

「不知道，」歐芳怡搖了搖頭，「我不知道，舅父也不知道。」

王洛奇的心一直在下沉。

歐芳怡不知道，他的舅父也不知道！

但王洛奇却已知道了。

他眞的很想立刻就把眞相對歐芳怡說，但應該怎樣開口呢？

只聽見歐芳怡接着又說：「我只有一個舅父，而且他是最疼我的，我在唸中二的時候，曾經害過一場大病，在醫院裏足足休養了兩個月，以致後來功課完全脫了節，幸而舅父馬上給我補習，連女朋友的約會也得押後讓路……他對我太好了……不，他本來就是一個很好很好的好好先生，從來都不會開罪任何人……但這一次，不知道是甚麼緣故，居然會有一羣亡命之徒襲擊他……洛奇，我很害怕，眞的……很害怕……」

「放心！放心！好人有好報！」王洛奇只好安慰着說：「妳舅父一定會吉人天相，平安無事出院的。」

歐芳怡伏在他的胸懷裏，哭聲雖停，但雙手和身子都還在顫抖不已。

× × ×

下午八點零九分，王洛奇把歐芳怡送回家裏。好幾次，他想把事情的眞相說出，但始終提不起這個勇氣。

他絕不是個胆小的人，但這一次，他眞的不知道應該怎樣說才行。

把歐芳怡送回家之後，他長長的吐一口氣，然後又用手敲打自己的腦袋！

老蛇王！

這個老混蛋！

老蛇王！老混蛋！老混王！老蛇蛋！

老蛇王老混蛋！老蛇蛋老混王！

王洛奇在心裏把老蛇王罵了千百遍，不經不覺又已回到了何北斗的拳館。

這時候，何北斗仍然在拳館之中，敎導杜可敬練拳。

王洛奇剛回到拳館，杜可敬便笑嘻嘻的對他說：「有小姐找你。」

「別開玩笑！」王洛奇情緒不對，連說話也有點粗聲粗氣。

何北斗却一聲不响地走了過來。

他手裏拈着一張卡紙，紙上寫着一個人的名字，還有個電話號碼。

王洛奇接過這張卡紙一看，不禁爲之呆住了。

「是孫普娜小姐找你，」杜可敬俏皮的臉上露出了古怪的笑容，「現在你該知道我不是跟你開玩笑吧！」

王洛奇在他的臉上摸了一下，抱歉地說：「對不起，是我的火氣太大了。」

「不，你近來的火氣越大越好。」

「爲甚麼？」

「你若火氣十足，決賽的時候古烈陽就得叫苦連天啦！」

「胡說！」何北斗忍不住罵道：「你的袁師兄就是因爲火氣太猛，所以才會給人打得不似人形！」

杜可敬吃吃一笑，也不敢再說甚麼，又繼續練拳去了。

王洛奇凝視着這張卡紙，過了很久才拿起了電話聽筒。

他撥了一個電話，很快就找到了孫普娜。

孫普娜的嗓子聽來有點低沉，她的歌聲也是這樣的。

她是一個略有名氣，但却總是無法大紅大紫的歌星。

「普娜，妳找我有甚麼事？」

「當然有事。」

「很重要嗎？」

「不錯，很重要很重要！」

「請說。」

「電話裏談不怎麼方便。」孫普娜說：「我在保齡球場裏面等你好嗎？」

「碧碧保齡球場？」

「當然是在碧碧，」孫普娜有點感慨地說：「那是我們的老地方。」

王洛奇默然半响，終於說：「好，我會在十五分鐘之內趕到。」

一個最有辦法的人

碧碧保齡球場就像個久歷風塵的女郎，不斷隨着時間消逝而一天比一天褪色。

但孫普娜却還是和五年前一般美麗，她的舉止和笑容還是那麼動人。

她的年紀比王洛奇大一點點。只比他大三個月。

但這年歲若倒轉過來，孫普娜一定不會在五年前就放棄追求王洛奇。

男孩子既然可以追求女孩子，女孩子又爲甚麼不可以採取主動？

孫普娜一直都主動地追求王洛奇，當她愛得最狂熱的時候，她甚至可以爲了王洛奇而死！

但等到有一天，她忽然發現自己的年紀比王洛奇還大三個月之後，她的心就立刻冷透。

她的故鄉，是在一個很遙遠很遙遠的山坡下，那是一個古老的村莊。

這古老村莊有十條禁例，而其中一條就是絕對禁止老妻少夫的婚姻。

八十歲的老婆婆嫁給十八歲的小伙子固然不可以，就算是女方比男方的年紀只大一天，也是萬萬不能。

孫普娜比王洛奇大三個月。

所以，她只好認命。

而且，她也知道，王洛奇一直都沒有愛上過自己。

× ×

雖然在保齡球場裏會面，但他們完全沒有接觸過保齡球。

他們只是在場邊的酒吧喝啤酒，吃花生和薯仔片。

在五年前，他們也是經常這樣子聚在一起的。

「普娜，」王洛奇喝了一杯啤酒，才問：「發生了甚麼事？」

孫普娜抬起了頭，眼睛怔怔地瞅着他道：「你惹了很大的麻煩？」

王洛奇陡地一呆：「請恕我不明白妳在說甚麼？」

孫普娜嘆了口氣，說：「你開罪了老蛇王，是不是有這回事？」

王洛奇更感意外：「妳知道老蛇王這個人？」

孫普娜點點頭，說：「當然知道，否則也不會叫你出來。」

王洛奇聳了聳肩，道：「這也沒有甚麼不大了的，他總不會把我吞進肚子裏。」他的神態看來很輕鬆。

但孫普娜的臉色却沉了下去：「老蛇王若不吃人，他也就不是老蛇王了。」

王洛奇咳嗽一聲，說：「我會小心應付，妳用不着担心。」

孫普娜忽然冷冷一笑：「你現在的確很好，但可憐任維現在還躺在醫院裏。」

「任維？誰是任維？」王洛奇又是一怔。

孫普娜立刻瞪大了眼睛：「你是眞的不知道還是在跟我開玩笑？」

王洛奇不禁有點氣忿：「我現在還有心情來開玩笑嗎？」

孫普娜皺了皺眉，又瞪着王洛奇看了半天才說：「任維就是歐芳怡的舅父！」

王洛奇又呆住了。

「妳怎會知道得這麼詳細？甚至比我還知道得更清楚？」

孫普娜說道：「你不要太輕視了一個人。」

王洛奇道：「妳在說誰？」

孫普娜道：「司徒電！」

王洛奇又是一陣詫異：「妳怎會知道司徒電這個人？」

孫普娜道：「因爲他是我的表哥。」

「甚麼？表哥？」王洛奇傻住了，「妳有一個這樣的表哥？妳怎麼不早一點對我說？」

「我這個表哥怎樣了？」孫普娜望住他，「是不是他這個人一無是處？」

王洛奇搖搖頭，忙道：「妳會錯意了，他是我少年時候心目中的英雄偶像。」

孫普娜一楞，輕吁着說道：「是眞的嗎？」

王洛奇認眞地說：「當然是眞的，難道妳以爲我會騙妳嗎？」

「不，我不是這個意思，」孫普娜幽幽地嘆了口氣，「司徒表哥已老了，而且又老又殘。」

王洛奇臉色倏變：「不！妳不能這樣說他！」

孫普娜淡然一笑：「我也不想這樣說，但無奈這是事實，他已不再是昔年的司徒電了。」

王洛奇道：「老蛇王的事，是他告訴妳知道的？」

孫普娜點了點頭：「是的。」

王洛奇道：「這件事，和他本來是完全沒有任何關係的。」

孫普娜說道：「但現在，他把這件事情弄得很緊張，彷彿受到傷害的就是他自己。」

王洛奇吸了一口氣，沉默了很久才說：「妳也好像和他一樣。」

孫普娜凝視着他，緩緩地說：「我們現在是不是朋友？」

王洛奇一楞，接着說道：「當然是朋友！」

孫普娜的眼睛怔怔地瞅着他：「既然我們現在仍然是朋友，你就得讓我爲你分憂。」

王洛奇沉思着，孫普娜接着又說：「我知道你是個很開明的人，也該知道我做事向來都頗有分寸；除非你懷疑我的誠意，那麼我就沒話可說了。」

王洛奇搖了搖頭，道：「不，我相信你。」

孫普娜睨視着他，半晌才說：「只是相信我，那還不足夠。」

王洛奇一呆，道：「妳認爲我還要怎樣？」

孫普娜說：「讓我站在你這邊。」

王洛奇道：「我不懂妳這句話的眞正意思。」

孫普娜道：「我的意思，是要你接受一個人的帮助。」

「這人是誰？」

「我的男人。」

「妳的男人？」王洛奇楞了楞：「妳是說妳的丈夫嗎？」

「不是丈夫。」孫普娜咬了咬嘴唇，「我們一直都沒有正式結婚。」

王洛奇眉頭一皺：「是他不肯？」

「不是他，是我不肯。」孫普娜冷冷的說：「我和他居住在一起之前，曾經訂下了三個條件。」

王洛奇向來不喜歡理會別人的私事，尤其是夫婦間的一切糾葛。

但孫普娜還沒有正式結婚，她只承認「他」是自己的「男人」，却不是自己的丈夫。

所以，他還是漫聲地應了一句：「是三個怎樣的條件？」

孫普娜說：「第一個條件，就是毋須正式註册結婚。」

「妳不怕吃虧？」

「我只怕正式結婚，會比現在更加吃虧得多。」她淡淡地一笑，「而第二個條件，是絕不生育孩子。」

王洛奇道：「妳還年輕，再遲幾年才做母親也沒問題。」

「這不關乎遲早，」孫普娜微微側着頭，亮晶晶的眼睛不住地眨動着，「我是不想做母親，不想生孩子，因爲我知道自己的性格，永遠不會是一個賢妻良母。」

王洛奇嘆了口氣道：「妳太缺乏自信了。」

孫普娜說：「在這一方面，我的確是完全沒有半點信心的，既然沒有信心，又何苦勉强自己把不幸的孩子生育下來？」

王洛奇凝視着她，半晌才接着說道：「希望妳這種思想，以後會慢慢地改變過來。」

孫普娜聳了聳肩：「將來的事，就等到將來再算好了。」

王洛奇眨了眨眼：「第三個條件又是怎樣的？」

孫普娜咬着嘴唇，說：「我的朋友有事，他一定要全力帮忙到底！」

王洛奇怔住。

「這也算是條件之一？」

「爲甚麼不算？」

「他答應了沒有？」

「當然也答應了，」孫普娜輕哼一聲，「他若不答應，我寧願去陪一條野豬睡覺。」

王洛奇呆楞楞地望住她，過了很久很久才說：「妳眞是一個很特別很特別的女人。」

孫普娜淡淡的說：「馮亞蘇也是這麼說，他喜歡我也全然是因爲我最特別。」

王洛奇「哦」了一聲：「和妳在一起的男人叫馮亞蘇？」

「你聽過他的名字？」

「不錯，聽說他的確是一個很有辦法的人，」王洛奇沉吟着說：「却沒想到原來妳和他在一起。」

孫普娜望着王洛奇：「你是不是認爲我很隨便？」

王洛奇立刻眉頭緊皺：「我幾時這樣說過？」

孫普娜「噢」一聲，輕輕地揮了揮手。「對不起，是我自己太敏感了。」

王洛奇眼睛裏閃着光：「不要對我說對不起，因爲我們是朋友，從前是，現在是，將來以至永遠都是朋友。」

「謝謝你，」孫普娜感激地望住他：「你現在有了很大的麻煩，希望你不要拒絕馮亞蘇的帮助。」

王洛奇長長的吸着氣，道：「妳要馮亞蘇怎樣帮助我？」

孫普娜說：「讓他做你的代表，讓他親自出手去對付老蛇王！」

王洛奇道：「這樣做，對他有甚麼好處？」

孫普娜道：「沒有。」

王洛奇道：「既然沒有半點好處，爲甚麼他要爲我出頭？」

孫普娜道：「不爲甚麼，只因爲他曾經答應過：『我的朋友有事，他一定要全力帮忙到底！』」

王洛奇搖搖頭：「但對我來說，這是荒謬的。」

「荒謬？」孫普娜的臉龐一陣發白，「難道你認爲我這樣做，是故意令你感到難堪嗎？」

王洛奇怔了一會，才嘆息着說：「我知道妳絕不是這個意思，但我更知道，我應該怎樣處理老蛇王這件事情。」

孫普娜的聲音忽然有點激動：「你是鬥不過老蛇王的！」

王洛奇道：「我不是要和他們鬥，我只是要他知道，想令我屈服下來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孫普娜吸了一口氣：「你變了。」

「變了？」

「你變得比驢子還更固執。」

「驢子固執的性格是與生俱來的，並不像孫悟空要戲法般可以變來變去。」王洛奇故作輕鬆地笑着說。

但孫普娜却笑不出來。

她鼓起了腮，接着又大口大口的猛喝啤酒。

等到酒杯空了之後，她再問王洛奇：「你去見一見馮亞蘇好不好？」

「我爲甚麼要去見他？」

「只要你去見他，只要你肯在他面前說出眞相，他就會全力去對付老蛇王，」孫普娜用哀求的聲音說：「請你相信我好嗎？」

王洛奇搖搖頭：「不行！我自己的事，我一定要自己解决！」

孫普娜楞住了。

她不再游說他，只是輕輕地捧着了額頭，說：「這裏的空氣不大好！」

王洛奇望住她的臉：「妳不舒服？」

孫普娜撥了撥頭髮，說：「我沒事，只想到外面走走。」

「我也這麼想，」王洛奇說：「外面的風雖然冷一點，但却可以使人變得更加清醒。」

孫普娜嫣然一笑，拖着他的手一起離開了保齡球場。

× × ×

凌晨兩點十八分，孫普娜拖着頗有倦意的軀體，回到了她的寓所。

她的寓所，也就是馮亞蘇的寓所。

那是一座純白色的花園房子。

花園裏有泳池、小凉亭、巨大的金魚缸、建築得雅緻可愛的狗房，還有一棵枝葉茂盛的老榕樹。

這樣的居住環境，當然是相當不俗的了。

但她還是得不到眞正的快樂。

理由何在？

她不知道，就像是有些天天吃肥肉的瘦子，直至蒙主寵召時還不知道自己爲甚麼總是胖不起來的情形一模一樣。

她把車子停泊好之後，小銀尾就已經汪汪亂叫地走了前來。

小銀尾是一隻很有趣的貴婦狗，牠現在才九個月大，但是走路的姿勢已和她的母親沒有甚麼分別。

小銀尾的母親曾經在狗展裏得過獎，可算是犬隻中的貴族。

孫普娜雖然已頗有倦意，但當她看見小銀尾之際，還是立刻彎低了腰把牠抱了起來。

她把小銀尾抱回房子裏。

房子裏本來是一片漆黑的，但她才打開了門，燈光就亮着了。

她立刻看見馮亞蘇全身赤裸裸地坐在一張柔軟的沙發上。

孫普娜的身子倏地一震，臉色蒼白地說：「你這是幹甚麼的？」

馮亞蘇沒有開口，臉上的表情就像是吸血殭屍。

× × ×

馮亞蘇比孫普娜大十一歲，看來是個冷酷而深沉的男人。

他不算漂亮，但却也不算難看，而且是個很有勢力的商人。

他是個工業家，經營兩間工廠，還有一間規模絕不算細小的玩具公司。

但孫普娜知道，他同時經營着某些不合法的生意，而且曾經販毒。

但馮亞蘇販毒，已是十幾年前的事情了，那一次他賺了一筆大錢，從此就不再沾手毒品這一種偏門生意。

令他不再販毒的人，是他的母親。

他母親並不反對兒子暗中經營淫業，因爲她從前也是個鴇母。

但對於毒品，馮老媽子却是極端痛恨的。

因爲馮亞蘇的父親，就是因爲吸毒而死的。

馮亞蘇的確人如其貌，是個冷酷而深沉的人，但他却最孝順母親。

自從他在馮老媽子面前立誓永不販毒之後，他就眞的再也沒有沾染過任何毒品生意。

而孫普娜則從不理會他的「公事」，無論是合法的「公事」或是不合法的「公事」，她都一概不理。

她知道，在許多人的眼裏，馮亞蘇是一個很可怕的男人。

但她不怕。

她怕的只是寂寞。

馮亞蘇絕不是她心目中理想的男人，但她却還是和他在一起。

爲甚麼？

答案只有一個：「馮亞蘇的確是全心全意愛上她的。」

而且，馮亞蘇雖然並不是她心目中理想的男人，但是却也從未令她感到可憎可厭。

在她的眼裏，她甚至覺得馮亞蘇是個可憐的男人。

因爲他有個秘密，一個可憐的秘密。

——他不能生育孩子，甚至不能令異性有任何程度上的滿足。

但孫普娜却和這樣的一個男人同居，而且還在事前協議——絕不生養孩子！

當晚她想到這一點的時候，她就會有啼笑皆非的感覺。

而她自己也有個秘密。

這秘密也許不能算是可憐，但却肯定可笑。

和一個男人同居了兩年的她，現在仍然是個處女！

這種事若說出來，一萬人之中最少有九千九百十九個不相信。

而唯一會相信的人，也許就是王洛奇一個。

他一向都很相信孫普娜的話，因爲她從來都沒有騙過他一次。

× × ×

孫普娜看着馮亞蘇赤裸的身體，忽然有着一種噁心的感覺。

馮亞蘇緊繃着臉，過了很久很久才披上一襲絲質睡袍，說：「我這個人是不是很難看？」

孫普娜搖搖頭，小銀尾同時在她脖子上輕輕舐了一下。

馮亞蘇忽然衝向前，把小銀尾摔在地上。

小銀尾摔痛了，汪汪的吠了幾下，孫普娜立時又驚又怒：「你瘋了嗎？」

馮亞蘇乾笑着，說：「我沒有瘋，只是功能欠佳，不能做一個眞正的男人！」

孫普娜脹紅着臉：「這些事，我們早已說過永不再提的！」

馮亞蘇揮了揮手，說道：「我也不想提，但是今天却非要跟你談個清清楚楚不可。」

孫普娜深深地吸了口氣：「你想說甚麼？」

馮亞蘇直視着她：「妳變了。」

「變了？」孫普娜忍不住笑了出來，「我有甚麼地方變了？是不是我施了手術，變成了一個男人？」

「妳好惡毒！」馮亞蘇痛苦地叫道：「妳竟用這種說話來挖苦我！」

孫普娜楞了楞，接着眼光中充滿了抱歉和不安：「亞蘇，請原諒我，我不是有意的！」

馮亞蘇望住她半晌，神色漸漸緩和下來，然後喃喃地說：「我知道你不是有意的，但……但妳可曾想過，我們是永遠不可能有眞正的幸福的？」

孫普娜俯近着他，眼睛裏閃動着一種奇怪的光芒：「你認爲我們現在並不幸福嗎？」

馮亞蘇困惱地翻了翻眼睛：「我們本來就沒有眞正幸福地渡過一天！」

孫普娜說：「你過度敏感了。」

「敏感？」馮亞蘇呻吟地叫道：「我若可以敏感就好了！可是，我根本就沒有任何感覺，我甚至連一個人妖也不如！」

「不要再說了！」孫普娜尖叫起來，「你今天做甚麼了，老是說着這些晦氣的話。」

馮亞蘇望住她，突然把她緊緊抱着。「普娜，不要離開我，我要和妳一起活下去！」

孫普娜撫摸着他的背：「我沒有說過要離開你，也沒有這麼想過！」

「但王洛奇呢？妳不是說過要我帮助這個拳師嗎？」馮亞蘇困惑地說。

孫普娜立刻把他推開，瞪着眼說：「原來你在吃王洛奇的醋？」

馮亞蘇說：「我知道自己根本沒有資格吃醋，我和那拳師相比，實在是相差得太遠了。」

孫暗娜吸了一口氣。「他是他，你是你，爲甚麼要作出這樣的比較？」

馮亞蘇握着她的手：「妳是不是要和他私奔？」

「私奔？」她吃驚地縮開了手，不可置信地說：「你怎會這樣想？」

馮亞蘇苦笑一下：「你們不是很登對嗎？」

孫普娜怔了怔，也苦笑起來：「我們若眞的很登對，也不會變成這樣子了。」

馮亞蘇說：「妳眞的不會離開我？」

孫普娜幽幽的嘆了口氣：「最少現在不會。」

馮亞蘇目露痛苦之色，說：「但我寧願妳眞的離開我，去尋找妳眞正的幸福的生活。」

孫普娜昂起了臉：「我現在活得很好，而且也不想過於苛求。」

馮亞蘇盯着她的眼睛，說道：「難道妳不覺得，我們之間的相處，根本就是一個可惡的笑話？」

「不……這不是笑話，而是上天的安排。」

「上天的安排，未必就是一個最好的安排。」

「但我們却也毋須逃避。」孫普娜由衷地說。

「普娜，」馮亞蘇又握緊着她的手，「我答應妳帮助王洛奇去對付老蛇王。」

「眞的？」孫普娜又驚又喜。

「我怎會騙妳？」馮亞蘇摯誠地說：「其實，就算今天我不去對付老蛇王，老蛇王遲早也會踩到我這裏來的。」

孫普娜目光深深地盯着馮亞蘇的臉，突然在他的臉上用力的吻了一下。

× × ×

距離決賽的日子越來越近了。

王洛奇一直在勤力操練，他不能讓師父和關心自己的人失望。

他知道，古烈陽也同樣地進行着艱苦的鍛鍊。

對於他們兩人來說，這一戰都是許勝不許敗的。

但王洛奇除了必須要在擂台上擊敗古烈陽之外，還得面對老蛇王的種種干擾。

老蛇王的手段，可說是極其陰險，他並不直接對付王洛奇，而是向王洛奇所關心的人下手。

老蛇王知道，對付王洛奇身邊的人，遠比直接對付王洛奇更爲有效。

但老蛇王顯然沒有想到，馮亞蘇居然也會介入這一件事情裏。

× × ×

馮亞蘇絕不是善男信女，所以當老蛇王知道他要插手的時候，馬上就提高了警惕！

馮亞蘇首先派兩個手下，把一封寫得很古怪的信交給老蛇王。

這封信並不長，但却最少有十幾行字句是一般人完全無法明瞭的。

那是黑社會的暗語。

一般人不懂，但老蛇王一看就已明白那是甚麼意思。

他把這封信遞給AA和WW兩兄弟看。

這對攣生兄弟一看之後，立刻就大發雷霆，怒罵着說：「姓馮的太放肆了！」

老蛇王却搖了搖頭，對AA和WW說道：「馮老大已對我很客氣，我要請他喝酒。」

× × ×

古有名訓，曰：「宴無好宴。」

老蛇王請馮亞蘇「喝酒」，自然也是不懷好意的。

馮亞蘇並不是初出道的雛兒，他已知道這條老蛇想咬人了。

但馮亞蘇不甘示弱，終於帶着五個親信手下赴約。

老蛇王與馮亞蘇會面的地點，是在鬧市中的一間飯店裏。

馮亞蘇知道老蛇王絕不敢在飯店裏大開殺戒。

他猜想得一點也沒錯，鬧市中的飯店，的確不是殺人的好地方。

所以，馮亞蘇還沒有來到飯店，他乘坐着的汽車就已發生爆炸了。

爆炸很猛烈，馮亞蘇和他的手下全都喪生，至於炸彈到底是誰放下去的，却沒有人知道。

當老蛇王接到這一個消息後，他臉上露出了很沉痛的神情。

他對飯店的經理說：「馮老大是我的好友，只可惜他的仇家比朋友爲多。」

× × ×

黃昏，王洛奇披着一件短褸從拳館裏走出來。

孫普娜已在街上等待着他。

而當他看見孫普娜的時候，不禁大爲詫異：「妳在這裏多久了？」

孫普娜豎起了兩根手指。

王洛奇「哦」一聲，說道：「是兩分鐘？」

孫普娜輕輕地搖着頭：「不是兩分鐘，是兩小時，整整兩小時。」

王洛奇呆住了，半晌才說道：「是眞的？」

「當然是眞的，」孫普娜沉重地嘆了口氣：「難道你認爲我現在還會跟你開玩笑？」

王洛奇道：「發生了甚麼事？」

孫普娜沉默了一會，才注視着王洛奇說：「馮亞蘇已變成了黑炭。」

「黑炭？」王洛奇一呆，「這是甚麼意思？」

孫普娜又嘆了口氣，道：「他給炸彈炸成黑炭一般，當場喪命。」

王洛奇跳了起來，道：「是老蛇王幹的。」

孫普娜點點頭：「相信一定是。」

王洛奇倒抽了一口冷氣：「是爲了我的事？」

孫普娜緩緩道：「你遇害絕不是因爲你的事。」

王洛奇呆住。

孫普娜忽然望住他，眼睛裏充滿了憂慮：「對不起，我們失敗了，我們不能給你眞正的帮忙。」

王洛奇却笑了，笑得很蒼凉，很澀苦：「怎會弄到這個地步的？怎會？」

孫普娜道：「這是報應。」

「報應？」

「不錯，」孫普娜乾笑了一下，道：「馮亞蘇並不是個好人。」

王洛奇道：「他是不是好人，那是另一回事，但他這一次的確是爲了我的事情而喪失了性命！」

孫普娜道：「每個人都會死，你用不着難過？」

「老蛇王！」王洛奇握緊了拳頭：「這個老蛇王可惡了，我要去找他算帳！」

孫普娜立刻用身子擋住他道：「你不能送羊入虎口。」

「羊？」王洛奇面上的肌肉剎那間扭曲：「連妳也認爲我只是一隻羊？」

「我不是這個意思，」孫普娜忙道：「但君子不吃眼前虧，你雖然勇猛如虎，但敵人却是一個可怕的犯罪集團！」

王洛奇冷冷一笑：「妳認爲我應該屈服？」

「不是屈服，是妥協！」

「妥協就是屈服，」王洛奇氣憤憤地說：「我可以向任何人屈服，只要對方有道理就可以了，但這蛇王從來不講道理，所以我也絕不會向他屈服！」

「不屈服也可以，」孫普娜說：「但你最少應該冷靜下來，絕不可以衝動！」

王洛奇呆了半晌，忽然長長地吐出口氣，說道：「在原始人時代，已經是一個弱肉强食的世界，現在也是一樣，將來亦然。」

孫普娜道：「不要太悲觀，老蛇王遲早會得到報應。」

「報應！報應！」王洛奇的聲音又憤怒起來：「他在很久很久以前就已爲非作歹，但直到現在，他還是過着逍遙自在的生活，倒是許多無辜的人，無緣無故就遭遇到上天的懲罰！」

孫普娜怔怔的望住他：「你從前並不是這樣偏激的。」

王洛奇冷笑一下，道：「那是因爲我從前還不懂事！」

「你錯了，」孫普娜搖搖頭：「越是不懂事的人，才會越是偏激。」

王洛奇沉默一下，不再答腔。

他們邊談邊走，不經不覺已來到了海濱。

海濱有風，但王洛奇的血仍然在沸騰着。

× × ×

夜更深，王洛奇已回到家裏。

他獨自坐在客廳一隅，手裏捧着一杯鮮牛奶。

鮮牛奶從冰箱裏拿[illegible]的時候，冰冷得就像是雪。

但王洛奇並不覺得它冰冷，因爲他的心裏正燃燒着憤怒的火燄。

也不知過了多少時候，他身邊的電話忽然鈴聲大作。

等到這電話鈴聲響了幾下之後，他才慢慢地把聽筒抓起。

「找誰？」他的嗓子比平時低了兩三倍。

「一個必敗的拳手！」聽筒裏傳來一個人冷酷的聲音。

王洛奇的目光立刻變得有如刺針般尖

銳：「老蛇王？」

那聲音格格一笑，道：「你的耳朵遠比拳頭中用得多。」

王洛奇瞳孔收縮，一口氣把杯裏的鮮奶喝完，才說道：「你這個兇手，你不是人！」

老蛇王又怪笑着，說：「是不是人！那是一點也不重要的，古往今來，做一隻成功的狗，就遠比做一個悽慘的人幸福得多。」

王洛奇冷冷道：「不管你是人是狗還是別的禽獸，你現在又有甚麼鬼主意？」

老蛇王乾笑了一下，道：「還是那句老話，想跟你合作合作。」

「做夢！」王洛奇斷然拒絕。

老蛇王嘆了口氣：「這眞是安東尼的不幸。」

「你說甚麼？」王洛奇臉色驟變。

但老蛇王沒有再說話，聽筒裏却傳出了一個人淒厲的叫聲。

「喂！喂！」王洛奇憤怒地叫。

過了一會，那淒厲的慘叫聲才停止下來，老蛇王這才慢慢地說：「你認得出這是誰的聲音嗎？」

王洛奇怒道：「是我的弟弟世勁！」

「對了！是王世勁！」老蛇王得意地說。

王世勁的英文名字就是安東尼。

「你把他怎樣了？」王洛奇怒聲質問道。

老蛇王淡淡道：「安東尼是你的弟弟，我們怎敢過份難爲他？剛才只不過是W在他的肚子上踢了幾腳而已！」

王洛奇沉聲怒道：「你好卑鄙！」

「唉，這是逼不得已，」老蛇王嘆了口氣，「若有別的辦法可以選擇，我又怎會走這一着卑鄙的棋子？」

王洛奇道：「世勁在甚麼地方？」

老蛇王淡淡道：「你打算報警？這也是個好辦法，最少，憑警方的力量，最少可以在水塘底把他的屍體撈回來！」

王洛奇倒抽了一口氣，他知道自己已完全屈居於下風。

老蛇王悠然地一笑，接着又說：「現在距離決賽的日子已不多了，我想儘早得到閣下令人滿意的答覆。」

王洛奇說道：「你先把世勁放了再說吧。」

老蛇王說道：「這樣不行，我怎可以把弟兄們辛辛苦苦獵獲回來的小鹿放掉？除非……」

「除非怎樣？」

「除非你這條老虎答應跟我合作。」

王洛奇吸了一口氣，說：「我需要時間考慮。」

老蛇王道：「明天正午之前，你一定要給我一個明確的答覆！」

說完之後，老蛇王就掛斷了電話。

王洛奇却還是呆呆地抓緊聽筒，臉上的表情難看之極。

就在這時候，客廳裏响了一個混濁的咳嗽聲。

那是他的父親王萬貴從臥室裏走了出來。

王洛奇立刻放下了電話，然後進入廁所裏。

五分鐘後，他從廁所裏出來，接着回到自己的房子裏。

但當他把燈光亮着之後，就不禁爲之楞住了。

原來王萬貴已坐在他的睡床上。

「爸爸！」王洛奇臉上的神情有點異樣，看來很不自然。

在這一刻間，他腦海裏盤旋着一個問題：「是不是應該將這件事情，向父親稟告？」

由於事態已變得相當嚴重，他是應該向父親說明一切的，他也正由於事情變得如此惡劣，他實在不想父親因此而担憂。

正當王洛奇不知應該怎樣的時候，王萬貴已首先開口：「剛才是誰的電話？」

王洛奇遲疑片刻，才說：「是我的一個朋友！」

王萬貴「哦」地一聲，淡淡道：「是新結識的還是老朋友？」

王洛奇道：「是老朋友。」

「老朋友！」王萬貴乾笑着，道：「你這個老朋友，的確很老了，他叫老蛇王，對不？」

王洛奇大吃一驚，道：「你怎麼會知道？」

王萬貴悠然一笑道：「我若是甚麼都糊裏糊塗，甚麼都懵然不知，只怕你還沒有出世之前，就已死在槍林彈雨之下。」

王洛奇皺着眉，半晌才道：「老蛇王這個人，你也認識嗎？」

王萬貴淡淡道：「在二十年前，他還只不過是外圍馬集團的一個小脚色，但在那時候，我已看得出，他遲早會標升冒竄起來的。」

王洛奇吸了一口氣，道：「他爲人很精明？」

王萬貴道：「比他更精明的人，在這個圈子裏還多的是，但他却能夠把許多比自己更精明的對手一一擊敗，你可知道是甚麼緣故？」

王洛奇輕哼一聲：「是不是他的運氣特別好？」

王萬貴搖搖頭：「運氣是永遠都靠不住的，他靠的只是四個字。」

王洛奇目光一閃，忽然若有所思地說：「是不是心狠手辣？」

「對了，」王萬貴輕輕哼了口氣，「所以，他接二連三採取激烈的血腥行動，是一點也不爲奇的。」

王洛奇又是吃了一驚：「你甚麼都知道了？」

王萬貴道：「你和世勁都是我的親骨肉，難道你以爲我這個做老頭子，根本就完全沒有關心過你們兩兄弟嗎？」

「不，」王洛奇搖頭道：「我從來都沒有這樣想過。」

王萬貴嘆了口氣：「我知道你不會，但世勁却不一樣。」

王洛奇道：「他年紀還輕，他將來一定會明白的。」

王萬貴道：「世勁在很細小的時候，我就已看出他是個闖禍者，他不但頑皮，而且心胸狹隘，就像是他的母親。」

王洛奇聽到這裏，不敢答腔。

王萬貴接着又說：「世勁落在老蛇王的手裏，可能會受到一點折磨，但那是不

要緊的，相反來說，這件事對他可能會是一個很好的教訓。」

王洛奇詫異地望着父親：「你怎會知道世勁已落在老蛇王的手裏？」

王萬貴眨了眨眼，道：「我以前是甚麼人，你是知道的。」

王洛奇道：「我知道，你是道上的老叔父，連西區十三太保和南郊八龍堂的領袖人物，都只不過是你的後輩。」

王萬貴微微一笑：「你所知道的還是太少了。」

王洛奇皺了皺眉：「我也不想知道得太多。」

王萬貴道：「你知道多或少，那是並不重要的，況且我在道上行走，已經是很久很久以前的往事。」

王洛奇默然。

王萬貴乾咳一聲，接着說：「但無論如何，有四個字你是必須緊記的，就是盜亦有道。」

王洛奇點點頭道：「我明白，完全明白。」

王萬貴道：「我在道上混了二十六年才收手，雖然做了不少違背法律的生意，但我和我的合夥兄弟都認爲，我們雖然犯法，但却絕不違反我們做人的原則，更從來不會忘記甚麼叫道義！」

王洛奇道：「所以，你們那一輩的老叔父，直到現在還是那麼受人尊敬。」

王萬貴慨嘆地說：「直到現在仍然尊敬我們的，只是一小撮人而已。」

王洛奇道：「形勢一天一天的改變，這是誰也沒法阻擋得住的。」

王萬貴道：「但尊敬我們的這一撮人，雖然人數並不多，但却都掌握着極龐大的勢力。」

王洛奇吸了一口氣，似乎已有點明白父親的意思。

「你準備借助這些尊敬你而又擁有巨大勢力的人來對付老蛇王？」

「不是借助，而是無法拒絕！」

「無法拒絕？」王洛奇楞住。

王萬貴慢慢地點了點頭，說：「這就是因果。」

「是怎樣的因果？」

「在很久很久以前，我曾經帮忙過不少有危難的朋友和後輩，而這些人，絕大部份直到現在還沒有忘記我的恩德。」

「所以，只要你有困難，這些人就會主動爲你解決。」

「不錯。」

「但我知道，你並不是那種挾恩自重的人。」

「當然不是，」王萬貴緩緩道：「但這是因果，也是人性的良好和正義的一面，對這些人來說，他們能夠爲我解決困難，不但是一種責任，也是一種光榮。」

王洛奇道：「所以，你準備接受他們的援助？」

王萬貴道：「不是接受，而是無法拒絕，也毋須拒絕。」

王洛奇吸了一口氣，終於點了點頭，道：「我明白了。」

王萬貴這才慢慢地站立起來，輕輕拍了拍他的肩膊，說道：「不必担心世勁，你若一定要担心，倒不如爲老蛇王担心好了。」

王萬貴離開這房子之後，王洛奇揉着眼睛，忽然覺得自己已很疲倦。

於是，他躺在床上，而且很快就已進入夢鄉。

× × ×

翌日上午十一點三十五分，王洛奇在拳館裏練拳。

今天他練得特別起勁，就像是一頭狠勁大發的猛虎。

就在這時候，電話鈴聲响起。

這個電話是司徒電打來的，他說：「世勁已沒事了，你可以放心！」

王洛奇忙道：「他在那裏？」

司徒電遲疑了半晌，才說：「他躺在醫院裏。」

王洛奇陡地吃了一驚，震怒地說：「你怎麼還說他沒事？」

司徒電乾笑了一下：「我是說他性命沒事，不會死掉，但身上却有點傷。」

王洛奇道：「在那一間醫院？我馬上趕來！」

何北斗在旁邊聽見，不禁爲之眉頭大皺。

× × ×

王世勁雖然躺在醫院的病床上，但看來仍然精神良好。

司徒電一直陪伴着他。

當王洛奇趕到的時候，司徒電立刻就搶着說：「他傷的不重，明天就可以出院了。」

王洛奇恨恨地咬了咬牙，道：「傷在那裏？」

司徒電道：「只是給揍了一頓，絕不嚴重。」

王洛奇滿面怒容道：「我要找老蛇王算帳！」

司徒電忙道：「萬萬不可！」

王洛奇冷笑道：「他可以打傷世勁，我爲甚麼不可以找他算帳？」

司徒電道：「難道你想鞭屍嗎？」

「鞭屍？」王洛奇楞住，「這是甚麼意思？」

司徒電忽然怪笑了一下，道：「老蛇王今天一早就吞槍死了。」

「吞槍？」王洛奇更加吃驚，「老蛇王已經自殺斃命？」

司徒電道：「不錯，而且是在街道上進行的，當時，最少有幾十個目擊者看見他怎樣自殺！」

王洛奇訝然地道：「他爲甚麼要自殺呢？」

司徒電道：「這是一命換一命！」

王洛奇一怔：「換誰的命？」

司徒電道：「他的獨生子。」

王洛奇一凜：「有人擄走了他的獨生子？」

司徒電點點頭：「不錯。」

王洛奇道：「那是何方神聖？」

司徒電道：「這一點，也許只有老蛇王才知道。」

王洛奇緊握了拳頭：「爲甚麼人們總是要用流血來作爲解決問題的方法？」

司徒電道：「因爲他們是人。」

「是人？」

「不錯，人類本來就是這樣的。」

× × ×

還有一天，就是決賽的日子。

這一天上午，王洛奇仍然在拳館裏練拳。

但他只是練了二十分鐘，何北斗就已叫他停止下來，不要繼續練拳。

他對王洛奇說：「今天不用太緊張，更不要把自己弄得筋疲力竭。」

王洛奇道：「我會好好休息，養精蓄銳等待着明晚的一戰。」

何北斗在他結實的臂肌上拍了兩下，說：「明晚你最少有五成機會，你一定要好好把握！」

王洛奇點頭不迭，道：「我會的！我會的！我一定會好好把握這個機會。」

這時候，司徒電正在門外等候着他。

王洛奇才走過去，司徒電立刻就說：「有人想見你。」

王洛奇道：「是誰？」

司徒電笑了笑道：「他是拳賽的反對派。」

「沈星宇？」王洛奇目光大亮。

司徒電點點頭：「對了，他自稱沈星宇。」

王洛奇道：「他怎會找你的？你們認識了多久？」

司徒電道：「我們認識了大概三十分鐘，他是從世勁口裏知道我這個人的。」

王洛奇聳了聳肩，道：「這個拳賽反對派對我是挺夠朋友的。」

司徒電道：「但他却不贊成你參加自由搏擊比賽，尤其是對着古烈陽，他更是大力的反對！」

王洛奇道：「他要反對，儘管找我說也就是了，爲甚麼却要找你？」

司徒電苦笑了一下，說：「他認爲我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甚麼例子？」

「他說我是拳賽受害者的最好例子，他希望你不要重蹈覆轍！」

王洛奇眉頭一皺：「你怎麼說？」

司徒電淡淡的回答：「我告訴他：『我弄成這個樣子，是因爲參加黑市非法拳賽，而那種拳賽的唯一的規矩，就是不必遵守任何的規矩！』」

王洛奇道：「他聽了之後怎樣？」

司徒電說道：「他還是要找你再談一談！」

王洛奇道：「他在那裏？」

司徒電道：「就在附近的一間餐廳裏，你見不見他？」

王洛奇道：「當然非見不可。」

司徒電微微一笑，道：「你果然是個很有人情味的拳師。」

× × ×

這時候，餐廳裏的顧客並不多。

王洛奇只是一心一意找尋沈星宇，却沒想到會有個女孩子在背後叫喚自己。

更令他感到驚喜的，就是這個叫喚自己的人，原來就是歐芳怡。

「妳怎麼會在這裏？」

「是沈星宇叫我出來的。」

「沈星宇？」王洛奇東張西望，「他在那裏？」

歐芳怡微微一笑，說：「他走了，是剛剛走的。」

王洛奇一怔，接着雙眉一蹙，道：「他這個人總是神經兮兮的，簡直比花生油裏的泥鰍還更難捉摸。」

歐芳怡「嗤嗤」一笑：「不要把我們的沈少爺形容得這麼怪異好不好？」

王洛奇在她對面坐了下來，嘆道：「他是我的老朋友了，難道我還會故意醜化他的形象嗎？」

歐芳怡「唔」的一聲，點點頭道：「說句眞話，他對你的確是很關心的。」

王洛奇道：「他不是要找我的嗎？怎麼忽然又溜之大吉？」

歐芳怡說道：「那是因爲他改變了主意。」

「改變了主意？」王洛奇道：「他爲甚麼會改變主意？」

歐芳怡道：「人是會隨時改變主意的，但到底爲甚麼會改變主意，這答案也許就只有他自己才知道。」

王洛奇道：「他對你怎麼說？」

歐芳怡道：「他首先給我一個電話，說：『速來！速來！』」

王洛奇道：「所以妳馬上就來了？」

歐芳怡道：「不錯。」

王洛奇道：「妳來到這裏之後，他又怎麼說？」

歐芳怡道：「他一看見我，就問：『妳知道王洛奇明晚和古烈陽決戰嗎？』我說：『知道。』他瞪着我，道：『妳爲甚麼不阻止他？』我奇怪地問：『我爲甚麼要阻止他？』他說：『古烈陽是擂台上的猛獸，他會把洛奇活活撕開！』我微微一笑，說：『你怎麼對王洛奇完全沒有信心？』他說：『這不是勝與負的問題，而是長期參加拳賽，肯定會對他的身體受到損害，尤其是腦部，更加不適宜長期受到猛烈的震蕩。』」

王洛奇苦笑了一下，道：「他總是拿着這一套來澆我的冷水。」

歐芳怡道：「但後來，他又問我：『他明晚就要跑上擂台跟古烈陽決戰了，妳眞的不會加以反對？』」

歐芳怡揚了揚眉：「我說：『我會絕對尊重洛奇的決定。』」

王洛奇凝視着她，由衷地說：「謝謝妳。」

歐芳怡道：「你已不是個小孩子了，你的決定，旁人是毋須過份担心的。」

王洛奇道：「沈星宇後來怎說？」

歐芳怡道：「他沉默了很久，終於說：『我明白了，我也應該尊重他的決定。』然後他就走了。」

王洛奇抓了抓自己的頭髮，思索了一會才慢慢的說：「其實，沈星宇的說話，絕大多數都是很有道理的。」

歐芳怡盯着他的臉：「你不是眞的想放棄參加決賽罷？」

王洛奇笑了笑：「當然不會，但這將會是我最後的一場拳賽。」

歐芳怡詫異地望着他：「是眞的？」

王洛奇道：「絕對是眞的，因爲我不想一輩子都在拳壇上發展。」

歐芳怡目光深深的盯着他：「你不會覺得可惜嗎？」

王洛奇淡然一笑，說：「最偉大的運

動員，也會有退休的時候。」

歐芳怡道：「但你還年輕。」

王洛奇道：「正因爲我還年輕，所以還應該再向別的方面加以發展。」

歐芳怡「噢」的一聲：「你還有別的抱負？」

王洛奇說道：「我打算開設一間養狗場。」

歐芳怡有點驚異地望着他：「你對狗隻很有認識？」

王洛奇道：「不算很有認識，但我喜歡狗。」

歐芳怡道：「所以你就很想開設一間養狗場。」

王洛奇道：「是的。」

歐芳怡嫣然一笑：「那麼一個喜歡黃金的人，是否應該去開掘一座金鑛？」

王洛奇哈哈一笑，道：「這個問題很有趣，虧妳想得出來。」

歐芳怡凝注着他，說：「明晚的拳賽，你有沒有把握？」

王洛奇道：「面對着古烈陽那樣的對手，誰能有眞正的把握？」

歐芳怡道：「但你最少應該有可以一拚的自信。」

王洛奇道：「這一點自信當然有，否則我根本就沒法子走入總決賽。」

歐芳怡凝視着他，過了好一會才說：「無論怎樣，我對你有信心。」

王洛奇也看着她，臉上煥發着奇異的光采。

× × ×

最重要的一刻終於來臨。

萬衆拭目以待的鑽石帶武王大賽總決賽，馬上就要擧行。

王洛奇站在擂台上，臉上掛着淡淡的微笑。

他看來並不緊張，彷彿並不是站在擂台，而是站在等候火車的月台上一樣。

但他最强勁的對手古烈陽，却兇猛得像是憤怒中的黑豹。

還沒有開賽，他的形態就已經令人感到可怕，感到震慄。

擂台下的拳迷，有些擁護王洛奇，也有些擁護古烈陽。

但在雙方上台的時候，台下的反應顯示，王洛奇的「擁躉」是遠比古烈陽爲多的。

比賽終於開始。

賽前一般估計，都認爲古烈陽會用一貫的手法，一開賽就會把對手逼壓得透氣不過來。

但他們都估錯了。

首先發動搶攻的，並不是古烈陽，而是王洛奇。

在比賽開始之後，王洛奇不再微笑，神色也不再那麼輕鬆。

他全神貫注地進行比賽，每一拳每一脚都認眞而勇猛。

古烈陽一直在穩守着。

他本有着一身野獸般的力量，但在第一個回合裏，這個綽號，「滅絕人性」的拳師竟似已變成了另一個人。

王洛奇的攻勢有如排山倒海，古烈陽在這個回合的最後三十秒之內，簡直只有招架，而完全沒有還手。

最後，鐘聲一响，第一個回合結束。

× × ×

在擂台下，有兩個怪冷靜的老者。

在第一個回合結束之後，甲老者對乙老者說：「古烈陽今天狀態不好。」

乙老者道：「何以見得。」

甲老者道：「我曾經看過他十一次比賽，每一次他都贏。」

乙老者道：「今晚呢？」

甲老者道：「我看他會輸，而且會輸得很慘很慘。」

乙老者道：「何以見得。」

甲老者道：「狀態不好，對手又强，輸了有甚麼出奇？」

乙老者道：「但我却說你看錯了。」

甲老者說道：「我活了六十八年，除了弄錯一個人之外，其餘的便未看錯過一次。」

乙老者道：「你曾經看錯了誰？」

甲老者道：「我的老婆。」

乙老者說道：「你的老婆，是不是很好？」

甲老者道：「她當然很好，但我却不好……」

乙老者道：「你討厭她？」

甲老者道：「不要再提這個黃臉婆，總而言之，今晚古烈陽狀態不好，所以在第一個回合就已屈居下風，再打下去，他必敗無疑。」

乙老者搖頭道：「但我却認爲剛好相反。」

甲老者道：「難道你總認爲古烈陽今天的狀態良好？」

乙老者說：「他並不是狀態良好，而是狀態勇銳已達巓峯。」

甲老者道：「我不同意，他如有上佳狀態，決不會這樣打法。」

乙老者道：「你又錯了，正因爲狀態已達巓峯，所以根本不在乎先守一個回合，然後慢慢再收復失地。」

甲老者道：「我說你才是錯了，古烈陽絕不肯這樣忍辱，他就像是一匹短途快馬，但這一次他連開步衝刺也已消失，顯然形勢大大的不好。」

乙老者道：「你以爲古烈陽是一條蠢豬，就算他是蠢豬，他的師父却是一條老狐狸，他會指點古烈陽用甚麼戰術去擊敗王洛奇。」

甲老者道：「但我仍然認爲古烈陽一定會輸掉這場比賽。」

乙老者道：「你敢不敢跟我打賭。」

甲老者說道：「當然敢，你想怎樣賭法？」

乙老者道：「誰輸掉了，就得脫掉上身所有的衣服。」

甲老者「哼」的一聲：「賭便賭！你等着瞧好了。」

× × ×

第二回合又已開始。

王洛奇仍然繼續猛攻，古烈陽還是和上一個回合一樣，一直採取守勢。

擁護王洛奇的拳迷不斷吶喊助威，擂台四周的氣氛熱烈到了極點。

但等到第二回合中段時間之際，古烈陽突然反擊了。

在短短幾秒時間內，古烈陽彷彿完全

變成了另一個人。

其實，剛才的古烈陽，根本就不像是昔日擂台上的古烈陽。

他現在，不過是恢復了「滅絕人性」古烈陽的本來面目。

這一個轉變，其實一點也不值得驚訝，但對於一直陷入如痴如醉境界的拳迷來說，這一陣反擊實在是極富戲劇性的。

古烈陽的反擊，就像是一個重型的大彈簧。

剛才，這個大彈簧一直給王洛奇緊逼着。

但忽然間，這兩給緊緊壓逼着的大彈簧鬆開了。

剛才的壓逼力越大，它現在所發生的反撞力也就越强。

王洛奇頓時陷於劣勢，而且形勢之惡劣，簡直令人難以置信。

在這回合最後十秒鐘內，他右頰上中了一拳，險些整個人跌倒下去。

但他沒有跌倒，他在全力支撑着。

擁護他的拳迷，全都爲之黯然不已。

× × ×

第三個回合轉眼間，已開始。

古烈陽氣勢十分旺盛，一開始繼續全力搶攻。

他似巳智珠在握，但王洛奇的鬥志還是十分堅强。

雙方擁護者齊聲吶喊，擂台上兩人拳來脚往，搏鬥得極是燦爛。

古烈陽巳把全身力量使用出來，而這種力量，就像是石油在燃燒，甚至是核彈正在爆發！

這種力量，又有誰能可以抵擋得住。

王洛奇也不能。

所以，他不能只靠抵擋，必須在這劣勢殺出一條生路。

但古烈陽的攻勢太猛烈了，猛烈得幾乎全遮蓋着所有的弱點。

一個沒有弱點的拳師，自然不會被對手擊倒。

但古烈陽並未能眞的完全把所有弱點遮蓋着。

他巳把自己的弱點減到最低最低程度但却還是戒除不了一個很小很小的習慣。

——他在每次攻擊對手一陣之後，左拳總是略爲垂低幾吋。

這就是他的弱點，也幾乎是他唯一的弱點。

而且，他出現這弱點的時間，只是極短暫的兩三秒！

通常，一般拳手給古烈陽一陣環攻之後，都會被逼得手忙脚亂，甚至還會給他打得視綫模糊，所以根本就沒有人可以把握住這一點點時間，來給予古烈陽致命的還擊。

但王洛奇却早巳看出了他這個弱點，所以也一直在等待這個機會。

這機會終於出現了。

古烈陽的左拳剛垂下，王洛奇就巳用力彎腰俯身，全力發拳。

這時候，距離第三回合結束的時間還有十五秒。

× × ×

古烈陽倒下去的時候，全場觀衆簡直陷入了瘋狂的境界。

大多數拳迷都在喝采叫好，但却也有人驚惶地掩住了臉孔，「哇」的一聲哭了出來。

那是一個臉龐瘦削，但却清秀美麗的女孩子。

倘若她這一下哭聲是在斗室裏發出，必然會相當驚人，但在這喧鬧的環境裏，她的哭聲根本就引不起甚麼人的注意。

但却最少有一個人注意到了。

那是歐芳怡，心地善良而且觀察力十分敏銳的歐芳怡。

她和這個女孩子相隔不遠。

這女孩子大概十八九歲，身材很窈窕，但衣着却很保守，絕不是一個新潮的少女。

她甚至看起來一點也不像個喜歡看拳賽的人。

既然不喜歡看拳賽，她爲甚麼會在這裏？

× × ×

拳賽巳結束。

今晚賽事總共有八塲，該贏的都巳贏了，該輸的也巳輸了。

全場最受人矚目和羨慕的，當然就是王洛奇。

他巳成爲本屆鑽石武王大賽的冠軍，無數人湧前向他祝賀。

王洛奇在接受祝賀的時候，不斷地東張西望。

他很感謝這些向自己祝賀的人，但他最想看見的一張臉孔却沒有出現。

歐芳怡往哪裏去了？

× × ×

當王洛奇給人羣密麻麻地包圍着的時候，歐芳怡只陪伴着一個悲傷的女孩子。

這女孩子叫甘秀秀。

在拳賽結束之前，她們彼此都完全不認識對方。

但在三十分鐘之後，歐芳怡巳完全瞭解甘秀秀的心情。

甘秀秀和古烈陽是一對情侶，他們很想結婚，但却欠缺了最重要的一種東西——那是錢。

甘秀秀絕不是個貪慕虛榮的女孩子，她需要的並不是奢華的生活，而是一個眞眞正正愛上自己的男人。

古烈陽是眞心愛上她的，而她也愛上了古烈陽。

儘管他在擂台上的綽號叫「滅絕人性」，但對甘秀秀這份感情，却是全心全意，絕無半點虛僞的。

但甘秀秀的母親並不喜歡古烈陽，她甚至巳爲女兒找到了一門親事，對象是一個俗不可耐，年紀比甘秀秀大了一倍的暴發戶。

甘秀秀當然絕不甘願嫁給這個滿身銅臭的男人，而古烈陽也立刻找個媒婆，向甘家提出婚事。

甘秀秀的母親倒也沒有一口拒絕，但却提出了一大串條件。

這一大串條件，每一條都需要大量的金錢才能應付，單是女方的酒席費，就巳相當可觀。

這顯然是故意留難古烈陽，好讓他知難而退。

但古烈陽却答應了。

他也有個條件，就是必須要在武王大賽之後才進行籌備婚禮。

理由很簡單，因爲他若能奪取冠軍，就可以得到一筆可觀的獎金。

可是，他却輸了！

他輸掉的，不是一場拳賽，而是甘秀秀！

× × ×

巳是凌晨一點。

在一間人客疏落的酒吧裏，忽然來了一羣口沫橫飛，舉止輕浮的「油脂飛」。

這羣油脂飛總共有五個人，年紀最大的一個還不超過二十歲。

他們都穿着名牌衣服，臉上的鞋子也全是名牌貨。

但這五人身上的錢都不多，其中兩個還乾脆表示：「我的錢巳花光了，要喝酒就得你們付帳！」

「喝啦！」似是這羣油脂飛領袖的一個說：「帳我一定全付，但三日之內你們一定要還！」

「不還又怎樣？」

「打到你嘔電爲止！」

立刻有人大笑，又有人狂吹口哨。

忽然間，一個脚步虛浮的醉漢走了過來，嘿嘿笑着說：「甚麼打到嘔電，你們很會打嗎？」

幾個油脂飛的臉色同時一沉，冷冷地盯着這個醉漢。

「你想做甚麼?其中一個冷笑着上前，又用手推這醉漢一下。

這醉漢立刻給推得踉蹌後退，他好不容易才勉强站直身子，怪聲叫道：「好啊，連一代拳王也敢動了！」

「一代拳王？」一個油脂飛格格怪笑：「大家來瞧，這王八像個拳王嗎？」

其餘油脂飛立刻爲之哄然大笑。

醉漢憤怒地吼叫起來：「你們好大的胆子，有種的大家出門外去一較高下！」

五個油脂飛齊聲道：「好，出去！出去！」

半分鐘後，酒吧門外立刻展開了一塲衆寡懸殊的打鬥。

那醉漢雖然身材魁梧，而且看來十分結實，但他以一敵五，而且又早巳喝得醉態可掬，自然不是這五個油脂飛的敵手。

兩分鐘後，醉漢只有挨打的份兒。

他不但沒有還手之力，甚至全無招架之功。

五個油脂飛打得很起勁，正是越打越是興高采烈。

他們怎樣也想不到，這個給他們打得鼻青臉腫的醉漢，竟然就是綽號「滅絕人性」的古烈陽。

但就在他們打得最起勁的時候，忽然有人怒喝一聲，接着其中一個油脂飛就給人用柔道摔了開去。

用柔道摔跌油脂飛的是「新鮮出爐」的鑽石帶武王——王洛奇！

王洛奇突然出現，和他一起趕到這裏的，還有歐芳怡和甘秀秀。

× × ×

五個油脂飛雖然打傷了古烈陽，但王洛奇却又把他們打得七葷八素，連骨頭也打斷了好幾根。

歐芳怡又用紙巾拾起了兩枚牙齒。

甘秀秀看見古烈陽顯然地坐在地上，不禁哭了起來。

她上前摟住他的脖子，不斷重複着一句說話：「你眞的在這裏！你眞的在這裏，我知道你一定會在這裏……」

古烈陽本來巳給油脂飛打得眼前金星亂墜，但當他乍然聽見甘秀秀的聲音後，一雙又醉又疲倦的眼睛立刻就張了開來。

「是妳！」他癡癡的望着甘秀秀的臉：「對不起，我……我輸了。」

「不，」甘秀秀面有淚痕，神情凄惻地說道：「在我心目中，你永遠都是個勝利者！」

古烈陽搖搖頭，苦笑了一下。

他的下唇剛給油脂飛打得崩裂開來，這一笑之下，鮮血立刻汩汩地從裂口裏流出。

甘秀秀連忙用手帕爲他抹血：「我送你到醫院去！」

「沒有這個必要！」古烈陽攬緊着她的腰，嘆息着說：「我沒事，那幾個小猴兒，又怎能把我眞的打傷了。」

甘秀秀蹙緊了眉，聲音有點顫抖。「我知道，你很堅强，無論甚麼挫折都一定經受得起。」

「妳說得很對，但也不是全對。」古烈陽的臉在扭曲，聲音嘶啞得好像想哭：「我自出娘胎就巳一直在捱窮，甚麼挫折甚麼風浪都經歷過了，但這次我若失去了妳，我一定會支持不住，我會崩潰，會神經，會天天酗酒來痲痺自己！」

「不！我和你是一樣的。」甘秀秀臉上的淚水巳滴濕了他的胸膛，「若要我離開你，我寧願死！」

「不要死，不要死！」古烈陽的眼睛裏突然發出了光：「我們可以私奔！妳願不願意跟我走？」

「跟你走?」甘秀秀吃驚地說。

「這是我們唯一的辦法。」古烈陽認眞地說，眼睛裏滿是祈求的神色。

「我不能辜負了你，但也不能不理我媽！」甘秀秀顯然是個很孝順很孝順的好女兒。」

古烈陽呆住了，臉上又再滿是頹然之色。

他抱緊着她，一雙眼睛緊緊地閉上。

他在流淚。

這時候，又還有誰再忍心提起他的綽號——

「滅絕人性？」

不！古烈陽也是人，他絕對充滿了人性。

沒有人性的人，他的血是冷的，而且永遠不會爲了感情而流淚。

但古烈陽巳在流淚，他的血液也和甘秀秀的血液一樣溫暖。

等到他的眼睛再度睜開的時候，他才看見王洛奇。

× × ×

王洛奇的眼睛，彷彿也有點濕潤，但也在微笑，而且還伸出手掌向古烈陽遞過去。

古烈陽直視着他，臉上的神情充滿十分複雜。

只有內心複雜的人，臉上才會流露出這樣複雜的表情。（以下轉入一〇六頁）

美蘇諜海風雲錄／羅唐納·文

鐵幕刺虎

圖爲東西柏林的分界綫，右邊是東柏林，左邊是西柏林，中間隔開兩處圍牆，另有鐵絲網，不分晝夜放生電，兩處圍牆中間的無人地帶，還有地雷，觸動紅外綫，遭東柏林的槍手密集射擊，必死無疑，企圖潛入鐵幕刺虎，很難闖過這一關。



黑魔王企圖統一全世界，發動攻勢，先行派出最精銳的風雷殺手隊長「高昂」，前往東德，深入鐵幕，把守城將軍逐個刺殺，此行有如九死一生，驚心動魄，幕幕緊張！

潛水尋寶　登岸中伏

地中海的一角，有十多個人聚在海岸上面，沒有火，黑沉沉的一片，隊長高昂對他們說道：「我們這一隊人馬叫做『風雷殺手』，無堅不摧，現時我們的敵人並非携帶步槍以及手榴彈的士兵，而是重達百噸過外的鯊魚，你們必須盡可能的掩護潛入海底，搜索一艘殘舊的船，困難的地方在這裏，你們只能夠設法把鯊魚引渡到別處，切勿發射魚叉，只是逼不得已然後才可這樣做，原因是鯊魚被魚叉刺中之後，勢必流血，只要一條鯊魚有大量的血流出來，就會吸引許多條鯊魚游泳到牠的身邊，想吃牠的肉，十多條大鯊魚聚在一起打鬥，互相殘殺，結果就有更多的血，引致更多的鯊魚，因此之故，一旦射殺鯊魚，我就被逼放棄，不敢再留，這一層道理十分顯淺，希望你們明白當前的環境，只能夠憑着魚餌引開鯊魚，不要把牠看做假想敵。」

要說的話都說完了，隊長「高昂」毅然下海。

十二個人跟他一模一樣，穿了黑色膠衣，還有撥水器和眼罩，各人携帶氧氣筒，魚叉以及魚餌，先後潛入海中。

那時已經是秋季，海水相當冷，不過，所有「風雷殺手」都是體魄特別强壯的，能夠忍受得來。

分別滑入海中，各有各潛泳到原定的位置，盡量保護隊長高昂。

高昂自管自的潛入海底，那一處海底只有四十多尺深，風浪不大，礁石很多，有些礁石從海底伸出來，高二十多呎，其形如劍，另外一些礁石像大斧似的尖銳，他必須避開它。

該處海底稱做「金穴」，所產的鯊魚特別兇，魚鰭有少許金色，叫做「金鯊」，往往聯羣結隊攻擊潛水的蛙人，最高明的辦法就是把牠引開，「高昂」也是採取這個辦法去保護自己。

對蛙人來說，避開波濤衝擊的力量，不會撞到劍石或斧石，也不會變成鯊魚的食糧，已不容易，更加困難的還是搜索目的物。

大海茫茫，希望能够找尋三百年前沉入海底的大船而又沒有指定的地點，當然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即使有勇氣，還要有超人的耐力，「高昂」是風雷殺手的隊長，比一般人厲害得多，他只是依照「魔頭」指示的方向下海搜索，在心理上已經有了準備，可能找了整整一個月，仍是白費氣力，也有可能找十天八天，如願以償，他絕對不存這樣的奢望，第一晚下海就找到那一艘沉舟，因此之故，他潛入海底搜索了一會，不過兩小時多些，發覺前面有一件龐大的物體，看來像鯨魚，樂得心花怒放。

那麼淺的海底怎會出現鯨魚呢？分明是一艘沉舟了，它是否「海龍王」號的沉舟？不得而知，既然發現了沉舟，而又相

當完整，很可能它是他搜索的目標了，無怪他興高采烈。

就在這時，三條鯊魚向他游過來，他十分機警，趕快潛入更深的一處，躲在沉舟之下，俯伏不動，待牠走開，然後繼續搜索。

他躲着的一處正好是沉舟最低的一層，置身於船底之外，他扭亮了手提電筒照射，赫然看見「海龍王」這個名稱，顯然他找到目標了，趕快撥開破爛的船板，潛入船艙之內。

在電筒光氣籠罩之下，他發覺有許多細玻璃瓶，伸手抓起一個瓶，放在掌心裏，估計它的重量，他發覺它比較貯水或貯酒的玻璃瓶沉重得多，認爲它必然是用來貯水銀的，揭開一個瓶子的蓋，又把它倒一些出來，倒在一個盆子，看看它是否凝聚。

它沒有散開，果然是「水銀」！

目的巳達，他順手取去三瓶「水銀」，便即升到海面，跟隊員會合。

十二個隊員全部安全無恙，他們都是很可靠的執行任務，沒有人殺死鯊魚，只是把鯊魚引開。

「高昂」跟他們會合，換過普通的衣裳，在較高的地方有一個營幕，全部佯作露營的健兒，走進營幕之內，痛飲高歌！盡量進食，借此辟除水中的寒氣。

那個地方係意大利的海岸，屬着「榜畢諾城」，該城的位置在意大利名城「佛羅倫斯」以及首都「羅馬」之間，一向是遊客喜愛的風景區，靠近海岸，有許多古蹟，白天印上了遊客的足跡，入黑之後就人跡罕至，不過，天氣還沒有變冷，雖然海水有點冷，岸上是相當暖和的，故此夜間有人紮營露宿，並非奇事，可是，他們正在痛飲盡歡之際，突然有些不愉快的事情發生了，黑暗中傳來了一陣急速的脚步聲，有三個人出現，俱是緊握手提機槍的，作軍人裝束，其中特別強壯的一個大聲斥喝，喝令他們：「舉手！」

那些人認爲鬥不過對方，只好乖乖的舉起一雙手來，只是「雅各」沒有高舉一雙手，不過，他也沒有反抗。

至於隊長「高昂」，在對方踏進帳幕之前，巳經乘着一片混亂，靜悄悄的伏地爬行，逃出敵人的視綫之外。

他當然是隨身携帶三瓶「水銀」的，總之，他巳經達成任務，對於十二個隊友，棄而不顧。

在手提機槍指嚇之下，爲首的一個軍人大聲喝問：「我們是意大利防衞軍，你們佯作紮營露宿，實則潛入水中，爲非作歹，現時你們被捕了，如果你們有話要解釋，請隊長站出來，由他負責開口！」

很久，然後有一個人走出來，說：「我們沒有隊長！」

講話的人就是「雅各」，初時他沒有舉手，打算站出來講話之際，他才把一雙手高高的舉起來，表示他絕對不會反抗。

他兩手空空，腰間也沒有武器。

對方冷然向他打量一眼，說：「這裏輪不到你開口，走到那邊站定，讓我向他們逐個盤問。」

「雅各」退下，站在另外一邊，跟隊友遠遠的隔開。

軍官模樣的人，突然拉長了臉孔，把手提機槍瞄準那一排人，大聲說：「我是軍官馬洛加，有權處置任何一個可疑人物，現時我對你們作出最後的處置了，我連喊三聲，你們必須在這三聲之內大聲說話，指出誰是領導人，如果你們沒有依照我的吩咐去做，立刻發槍射擊！」

他即說即做，目露兇光，大喝一聲，再喝第二聲。

他沒有機會喝第三聲，忽然槍聲一响，他倒了下來，另外兩個人用手提機槍掃射，高昂領導的「風雷殺手」，全部倒在血泊中打滾，不過，少校馬洛加也去死不遠。

「雅各」一聲不响，袖手旁觀。

混亂結束了，他喘着氣說：「我看見後排有一個人拔槍，拚死偷襲，他是第四號殺手，現時巳經中槍垂危了，不必理會他。」

「我仍要替少校馬洛加報仇，在他仍有感覺的時候給他吃幾槍，雅各，你帶我看看他！」

「雅各」雖然不願意，可是，爲勢所迫，他仍是依言行事，把那個軍人帶到一個半死的人身邊。

第四號殺手中了兩槍，仍未氣絕，他把全身氣力集中在一起，睜開一雙眼，很是輕蔑的向雅各盯了一眼，說：「原來你才是奸細，遲早你必然喪命，死在黑魔王之手！」

「第四號，各爲其主，你做了鬼也不必怨恨我！我只能告訴你，我不喜歡任何人廢了國家的界限，統治全世界！」

「雅各」很冷靜的說。

第四號殺手想說甚麼，上下兩瓣唇片不斷的開合，終於沒有力量講出來，因爲他巳氣力全消。

握着手提機槍的軍人很是不耐煩，指頭扳動槍掣，霎時間，槍聲卜卜，四粒子彈射向他的胸部，第四號殺手痛極狂叫一聲，就此喪命。

臥底的人正是「雅各」！

他被人送回意大利海岸的防衞軍總部，上校「何雷」親自接見，說：「雅各，你幹得很好，雖然走了隊長高昇，他不知道你臥底，仍有機會抓他。你做了黑魔王的爪牙巳經有一年過外，相信你對他的一個奇怪組織，有很深的認識，我有許多話要向你查問，稍後，回到機密室細談，到時我們二人一起喝酒，我喝那一種酒，你就喝那一種酒！」

雅各的心情巳經寧靜下來，聽了這番話，他覺得興奮，完全沒有懼怕的感覺。

十分鐘後，上校何雷跟雅各兩人密談，焚燒這一場槍戰的屍體，由另外一些軍人負責，不必細表。

雅各坐下，喝了點酒，他的勇氣完全恢復過來，說：「上校，我懂得不多，因爲風雷殺手的隊長高昂，處處守秘，我們只是依照編號去打招呼，不知道每一個殺手的眞姓名，只是這一點，巳經可以反映出黑魔王幹這種傷天害理的勾當是多麼審愼了，所有殺手都是他自行挑選的，帶着幾分邪氣，包括我在內，因此之故，每逢他派出殺手去幹一些危險的任務，只是隊長一個人知情，其他殺手，茫無所知，不

過依照隊長的吩咐去做。」

上校何雷說道：「雅各，你永遠是站在正義這一邊，値得我們信賴。你說黑魔王幹的事情必然是傷天害理，關於這點，我們巳經略有所聞，你何不把你所知道的眞相說出來，讓我們有所參考，互相印證呢？」

「當然可以，照我所知，黑魔王這個人根本就是行踪詭秘的，他跟我們交談，或者發施命令，必然是高高在上，換句話說，他坐在平台上面，台高六呎，加上一張椅背特別高的靠背椅，他本人披了長長的黑袍，我們從下邊望上去，當然是覺得他高高在上了，沒有這個組織之前，他是意大利邪教當中之稱做黑天堂的教主，故此我們至今，把他稱做教主的，背後改稱魔頭。他認爲一個人活在塵世不過三幾十年，始終化爲白骨，死後能否享福呢？這個問題比較活着能否享福，更加重要，故此他要廢除國界，統治萬邦，叫所有活着的人信奉他的黑魔教，死了固然升上天堂，永遠享福，活着時候也是享福的，他要把一切現時存在的社會制度推翻，不分晝夜的享福。」

「你的意思是否說他奉行的是共產主義呢？」

「不，共產主義只是教人叛變，消滅私有財產，他們仍是要天天工作的，甚至可以說他們的工作得更加勞苦，享受少得可憐，黑魔王認爲他的信徒不必工作也可以享福，原因是消滅國界，沒有戰爭，就可以節約軍費，作爲娛樂性的用途，又因那時科學上的成就日進千里，把核子的能量放在農業以及工業上面，大有收獲，另一方面，利用電力驅使機械人工作，故此到時所有人都可以享福而不必做工，每一個人的生活如同王子那麼優裕。」

「他創造出來的理論倒是有些份量的，可能眞的有人對他奉若神明，甚至把全副家產捐出來。」

「是的，據我所知，眞的有十多個全球的富豪在經濟方面支持他，倘非如此，他就不會幹得那麼有聲有色了，此外，還有些患了變態心理的科學家投靠他，如虎添翼。」

上校何雷點了點頭，說：「雅各，你的工作表現非常好，不負我提拔你，現時請你把今晚的行動簡括地告訴我，先把最扼要的一點說出來，他派出十二個風雷殺手到海底搜索古代沉船海龍王號，只是找尋幾個玻璃瓶，瓶裏有些甚麼？」

「恐怕是藏寶地圖吧？既然是古代沉船，那時沒有核彈發明出來，相信它所貯的東西決非製造核彈的原料。」

「你的想像力相當豐富，這種解釋，合情合理，隊長高昂把它從船裏拿出來之後，有沒有公開宣佈他找到了甚麼？」

「沒有！我說他找到三個玻璃瓶，只是我自己看見，他沒有當衆說過找到甚麼，落海之前，更加沒有透露半句，不過，這個任務是相當重要的，這一點我却可以確定。」

「憑甚麼你說它十分重要呢？」

「因爲黑魔王每一次出動高昂，那個任務必然相當重要，此外，投靠他的特務殺手，也有等級之分，風雷殺手必須行動快得像風，心狠手辣，有如雷電，屬於第一級的殺手，憑着上述兩種原因，我認爲這一項任務相當重要，如果你覺得此事頗有可疑，不妨派遣蛙人下海，潛入沉舟搜索，相信跟高昂取出的玻璃瓶不止一個，如果我們找到另外幾個，那就等於找到謎底。」

「好的，我一定進行這件事，你自行休息三幾天，再聽候我的差遣，此外，我們獎給你一百兩黃金，你可以在意大利境內各處遊玩，盡量揮霍。」

雅各聽了，喜出望外，說：「多謝上校的厚賜！」

前往西德找金色的天堂

風雷殺手的隊長高昂，他念念不忘的只是「完成任務」，殺手死個清光，毫不在乎，他回到「榜畢諾城」，潛入郊區的一座園林別墅，把他找到的三個玻璃瓶獻上，黑魔王很是高興，下令賜酒，還叫人帶他到禁宮去，任意享受。

禁宮裏面有三十六個佳麗，全是每一個國家的精品，黑魔王除了自己享受之外，還把她們當做禮物，惠贈知己以及有功的殺手，不過，他們玩完就算，不准把她們任何人帶走。

即使是「高昂」，他也不懂得黑魔王爲甚麼派人下海搜索沉舟，找尋「水銀」，如果「水銀」眞的是那麼重要，只要有鈔票，便可大批購入，何必下海搜索呢？

這一層道理他可沒法瞭解，只好把它擱在心上。

他只是一名殺手，對於那個組織，有許多事情他是不便查問的，故此他不理會它。

至於黑魔王，那就不同了，他打發了隊長高昂之後，秘密召見最得力的助手「魯齊」，這個五十六歲的中年人，兼有考古家以及化學家的聲譽，「高昂」此行正是他獻計的，他進入密室坐下，展開最高層的密談，座上還有另外一個人，叫做「巴利維」，是個很有名氣的海洋生物學家，鬱鬱不得志，既然黑魔王可以重用，當然他是決心捨命圖報了，這三個人從來沒有在大庭廣衆表露自己的身份，洩漏半句秘密，在總部裏面，却又無所不談。

黑魔王先開口，說：「高昂隊長巳經回來，毀了十二個殺手，不知道他們死在甚麼人的手上，對我們這個組織來說，區區的殺手，死了抑或活着，不必研究，如果對方知道我們的底蘊，今後我們推進各項計劃，那就頗成問題，故此我仍派人展開廣泛的調查，關於這件事情，另行處理，並不列入今晚的議題之內。

「今晚我想邀請兩位研究的焦點就是沉船裏面找到了水銀，共有三萬瓶那麼多，足够我們的運用了，魯齊博士認爲我們只是可以利用沉船之內的水銀，不應該到市場大批購買，現時水銀巳經到手了，我想魯博士發表意見，讓我們知道他打算把它怎樣運用。」

魯齊博士說：「現時製造高級爆炸品，在水中爆炸的一種武器，叫做魚雷，可以把航空母艦炸沉，它的科學名稱是雷汞，汞就是水銀，換句話說，我想把一種跟



風雷殺手的隊長高昂，潛入海底沉舟，找到玻璃瓶，倒出一些水銀，証明沉舟之內確有雷汞貯藏。

魚雷同樣有效却又不易發覺的秘密武器，作爲水中攻擊之用，它叫做雷汞光，顧名思義，你們可以想像得到它是怎樣子的了，一句話說，把製造魚雷的原料，以特殊方法使它變成一種可以在水中爆炸的光，比較激光炮厲害得多，由於水銀的顧客有限，如果有人大批購入，勢必引起國際上的猜疑，多方面打聽，對我們極端不利，故此我想到利用三百年前沉入地中海的一艘巨大商船。隊長高昂能够達到任務，我也覺得高興。」

「巴利維博士」說：「魯博士說的話句句屬實，激光槍或者激光炮，都不能够在海中使用，魚雷太過笨拙，能够把魚雷的製造原料變成了爆炸光，光綫所及之處，立刻爆炸，當然是很理想的一種秘密武器，不知道魯博士是否利用它去征服全世界呢？」

魯齊博士微微一笑，說：「這種爆炸光是能够在海裏揚威耀武，它不能够在空中發揮作用，想在空中稱霸，仍要把它納入特殊的飛行物體之內，這件事情容後再談，現時我想說的是它如果製造成功，應該怎樣運用。

「要解釋這一項計劃，首先要談談近年來美蘇兩大强國在海上怎樣爭霸，美國拚命製造戰鬥力强大的核子潛艇，體型巨大，恍如巨無霸，蘇聯却相反是大量製造潛艇，初步偵悉，由它在世界各處海洋的潛艇基地停泊的潛艇，大大小小，共有二千艘之多，如果它發動攻勢，雖然鬥不過美國的核子潛艇，但却很輕易的包圍美國本土，四方八面，一齊展開攻擊，在這種情况之下，雙方有了均勢，任何一方面都不敢發動戰爭，如果我們暗中使用特製的雷汞潛艇，因爆炸光出擊，分途進攻，令到美國的核子潛艇爆炸，又使蘇聯的潛艇大部份毀滅，勢必引起世界大戰，爲了配合這一場大戰，還要盡快把東西柏林之間的圍牆炸毀，使東西德合而爲一，利用美國以及蘇聯分別裝置的越洲飛彈以及中程飛彈，作爲征服全世界之用，到時我們就可以稱霸，堂堂正正的掛起黑天堂的旗幟，威脅任何一個國家。」

「你不打算進攻莫斯科或紐約嗎？」巴利維博士問。

「當然不會分別進攻這兩個顯著的目標，事實上除非分別投下氫彈，不容易征服它，眞的投下氫彈，死傷的人數太多，並且整個地方十年之內，寸草不生，籠罩一團毒霧，也不是我們救世的作風，因此之故，我們只要使威震萬邦的飛行堡壘升空，把任何的國家在太空的飛行的戰機毀滅，即可稱霸。」

「魯博士，你的計劃如此深遠，佩服之至，我仍想問一問你，你說的太空堡壘，我們現時是否已經動手製造呢？」

魯齊博士說：「我只是負責製造在海中能够發射攻擊力極大的雷汞爆炸光，關於太空堡壘，並非我範圍之內，恕難作答，欲知其詳，你還是問問教主吧。」

巴利維博士一聽就明白，各有各的職責，不問爲妙，他沒向黑魔王查問了，索性閉嘴，讓黑魔王自行講述驚人的計劃。

黑魔王緩緩的說道：「關於水銀的運用方法，已經解釋過了，我打算提早進行刺死東德負責看守圍牆的一個高官莫托卡夫。」

兩個博士聽了，爲之愕然，想問，却又不便開口。

黑魔王說：「較早的時期，我只是透露必須把東西柏林之間的高牆炸毀，沒有透露整個計劃，現時，我們已找到一萬瓶的水銀，足够大量製造雷汞之用，它的爆炸力極爲强大，派人在西柏林那邊掘一條長長的隧道，並非伸展到東德，只是向橫伸展，剛剛在高牆之下，由於地底探索器必須在地面使用，不能够透過幾十呎的高牆，在牆頂使用，故此那條地道從開掘到完成任務爲止，一定不會被東柏林或西柏林的士兵發覺，高高在上的大官，如果沒有接到報告，更加不會發覺，到了裝置雷汞的時期，只是一個人入內做這種工作就够了，這個人不適宜在西柏林那邊進入隧道或地穴，必須在東德那邊進入，故此我屬意一個頗有份量的人，現時他並非那一處圍牆的守官，却是次要的軍官，如果現任的守官莫托卡夫死去，繼任的人同樣的神秘死亡，一個又一個，死了三四個人，那就輪到他了，到時由他負責走入隧道之內放下雷汞的粉末，在一分鐘之內，可以把整座高牆炸毀，即使它不是全部倒坍，只要有幾十個大洞炸出來，東柏林的人紛紛走向西柏林那邊，必然秩序大亂，槍

聲卜卜，他就可以乘機奪取整個東柏林的政權，到時他呼喊的口號，就是德國統一，誰敢阻攔他呢？雖然這種攻勢必須跟美蘇兩邊的潛艇毀滅互相呼應，不宜操之過急，可是，東柏林的長官却是必須先行剷除的，我認爲這件事情一定要趕快進行，此外，還要派出深海的巡邏隊不分朝夕看守叫做海龍王的沉船。」

關於最近必須進行的工作，他已經說了一個梗概，座上的兩個博士，循例向他恭維一番。

三天之後，黑魔王單獨召見風雷殺手的隊長高昂，說：「我任由你跟禁宮裏面的美女做愛，喜歡怎樣玩就怎樣玩，你的體力仍是保持得這樣好，眞是難得，請你吐實，憑甚麼辦法你能够保持金剛不壞之身呢？」

「沒有甚麼秘密，我只是堅守一個原則，每天只是做愛一次，此外，我永不在喝酒之後做愛，更加不會使用催情藥，故此我的體力一直保存下來，分分鐘有力與强敵搏鬥。」

「你如此堅定，再好也沒有了，現時我有一個十分艱難的任務，交到你的手上，希望你完成它，你以前說過越是艱難的任務越有興趣，現時你是否仍有這一份豪氣呢？」

高昂點了點頭，說：「稟告教主，高昂今年只是三十四歲，沒有衰老之前，分分鐘都有這一份豪氣，不知道你今晚說的一種任務究竟是怎樣子的？請你吩咐卑職進行好了，不必理會到它是否困難。」

「好，雷昂，你眞是英勇可敬，我想派你到東德，刺殺一名長官，他叫莫托卡夫，希望他死後由我們的潛伏份子繼任，假如莫斯科當局並非由他升任，改派另外一個人，你就要把新的長官也刺死，或者你需要分別刺死四五個人之多，故此你行兇之後，不能够逃走，必須仍然留在東柏林，單是刺死一個人，已經困難了，在一兩個月之內，你要刺死幾個長官，難之又難，故此我認爲這個任務是有雙重困難的，你對它有甚麼意見呢？」

「我完全沒有意見，它是否成功呢？完全仰賴教主在事前的安排，我只是執行任務而已。」高昂由衷的說。

「好極了，我十分欣賞你這種勇着服務的精神，事成之後，你就不單是區區一個隊長了，必然担任很重要的職務，替黑天堂增光，現時你不要做任何一種活動，隨意歇息，到了大風雨的前夕，我然後叫人陪伴你乘搭民航機到西柏林，跟我們的人聯絡。」

「怎樣展開工作呢？」

「我們有一間百貨公司，叫做金色的天堂，在西柏林頗有名氣，你抵達該地，它的總經理自然替你安排一切，趁着狂風暴雨，從西柏林進入東柏林，到了東柏林，你就跟一個鬚髮俱白的老翁卡布聯絡，聽從他的指揮，他叫你怎樣做，你就怎樣做，還有一點，那是最重要的一點，不管你自己找人聯絡抑或對方把你救醒之後，互相談話，你都要使用隱語反映出你自己人的身份，同時用隱語盤問對方，有問有答，一定要完全說得準確，才是自己人，問的一句是月色如何，答的一句是其黑如墨，另一方面，問的一句是萊茵河的河水是怎樣子？答的一句有萊茵河沒有水，有的是血，這兩句話雖然簡單，如果不是自己人，決不會那麼湊巧，一問一答，沒有錯誤，言盡於此了，希望你一切順利。」

高昂一向忠心耿耿，他立刻把那兩句隱語緊記在心。

五天之後，黑魔王召見他，說：「我派遣嘉麗絲小姐跟你乘搭夜航機，在天亮之前，抵達西柏林，根本上你是意大利人，沒有案底，身份是畫家，有正式的護照，她也有護照，你們二人以戀人的身份從羅馬到柏林旅行，只有少許行李，相信不會弄出甚麼亂子，她只是負責把你送到西柏林，令到你跟金色的天堂百貨公司總經理杜倫先生見面，便即引退，你不必理會她的行踪，明白了沒有？」

「明白了，嘉麗絲只是負責把我帶到西柏林，杜倫先生只是負責把我送到東柏林，眞正指揮我進行謀殺活動的人是老翁卡布，以後我應該百份之百依照他的吩咐去做。」

黑魔王哈哈大笑，說：「高昂，你眞是聰明，祝你一帆風順！」

「高昂」在適當的安排之下，由嘉麗絲引見百貨公司的總經理杜倫，杜倫跟他

初次見面，互相使用隱語證明自己的身份，決不會弄錯，他對高昂說：「我只是負責把你送到東柏林那邊，別的事情，一概不管，可惜得很，你們二人進入西柏林之前，發生過雷雨，這兩天又沒有雷雨的警告了，必須守候到下一次大雷雨之夜，你才能動身，因此之故，我不能夠確定你在那一天出動，這是一萬美元，任由你揮霍，你可以任意揀一間大酒店歇宿，直到你發覺天文台提出雷雨的警告為止，到時你在大雷雨或雷暴降臨之前的大半天打電話給我，用傳呼機聯絡，我就可對你說知你該怎樣做。」

說完，就拿出一萬元的美鈔，送到對方的手上。

高昂循例的向他道謝。

他知道杜倫十分可靠，而且有相當巧妙的安排，使他進入東德，沒有在事前向對方查明如何活動，在那幾天之內，盡量揮霍，只是沒有進入賭場或妓院。

他知道黑魔王幹甚麼事情是極端愼密的，故此完全信賴大胖子杜倫先生。

不知不覺的渡過了一週，高昂果然守候到了天文台在中午發出的「雷暴警告」，他心上一動，趕快打電話到「金色的天堂」。

湊巧杜倫留在店內，兩人通了電話之後，他就依照杜倫的吩咐去做，在黃昏的一段時間，走向一間比較貼近圍牆的大餐廳。

他先到，過了一會，杜倫也到來，兩人大吃一頓，他還喝了一小杯酒。

杜倫向他打量一眼，說：「有人說你非常勇猛，經得起各種打擊，名不虛傳，不過，今晚就快發生在你身上的遭遇，可能是你有生以來最大的一次挑戰，到時你要在狂風暴雨當中凌空而下，大概是五十多呎的高空跌下來，下面是八呎厚的沙，除非你頭部先行落地，折斷了頸骨，否則是不會受重傷的，只要你沒有跌到重傷，那就算是我的一方面完成任務了，你留在沙堆之上，能夠沒有受傷，那是最理想的，萬一受傷，有人醫治，記得這一點，不管你受傷與否，切勿爬起來，直到有人走到沙堆上面跟你打招呼為止，到時你先要用隱語交談，對方沒法回答，你就要下手，把這像伙幹掉，至於你從西柏林越過圍牆，必須倚靠一架拋物機，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我明白了，有一種好像漏斗形的拋物機，是建築工具之一，我坐在它裏面，趁着狂風暴雨的時刻，被拋到東柏林那一邊。」

「是的，確是如此，我們不必急急忙忙的走向建築地盤，直到雷電交加的時候，離開大餐廳，仍未為遲。」

最後，杜倫先生很悠閒的說。

雷雨之夜飛入東德

凡是有胆做殺手的人，都是喜歡找刺激的，身兼特務以及殺手兩職，這種人更加够胆，執行任務的時候，把生死置於度外，實情如此，高昂抱着視死如歸的心理，接受命運安排，跟杜倫先生吃吃喝喝，有說有笑，直到靠近深夜，一聲雷鳴，眼見雨勢加强，杜倫先生然後付賬，帶他走出戶外，乘坐汽車駛向一處建築地盤。

哪個地方前面一片空曠，圍牆屹立，相距三百碼左右，依照「力學」的原理，用拋物機把一個人帶到六十呎以上的高空，拋到圍牆另外一邊，必然是落在距離圍牆三百碼之遙的一處，這種估計如果準確，眞眞正正把他拋到沙堆之上，他是很安全的，反之，拋到沙堆以外，那就有可能跌個半死，故此他要接受命運的安排。

杜倫先生經營的建築公司，大部份是自己人，他吩咐那些人把一個陌生人放在拋物機的座位上面，還叫高昂改穿灰色的衣裳，仗着暴風雨掩護，的確有可能瞞過東西柏林守衛的耳目，當時一切佈置就緒，高昂坐在拋物機的漏斗形座位之內，跟他打個手勢，表示一切順利，杜倫先生下令扭開拋物機的掣，他就由地面升到高處，移近圍牆，再又把他拋出去。

事實上他被拋出的時候，那個座位以及拋物機的長臂已經稍為越過圍牆的上空，伸入東柏林那邊，只是因為暴風雨遮蔽，視綫模糊，他才不會被人發覺，假如這種活動在白天進行，他就不會那麼幸運，

圖為沉入地中海海底的巨舟「海龍王號」，它貯滿了水銀，那是製造魚雷的必須原料，稱做「雷汞」。

，無驚無險的被拋到沙堆上面。

儘管如此，從五十呎高的空中拋下來，仍是有很强的震動力，他雖然沒有受傷，却因此暈倒，不知道過了多少時間，然後覺醒過來。

他嗅到一股辛辣的氣味然後覺醒，後來他才知道那是「嗅鹽」，對付猝然昏倒的人特別有效，當時他有力量爭開眼睛看看，首先接觸眼簾的是一柄黑色的手槍。

另外有些微弱的光綫，從一柄很細的電筒投射下來，由於那些微光投在他的眼睛上面，他然後覺醒，心上一沉，直覺到他已經踏上了生死的界綫。

握着手槍的人，似乎是婦女，壓低了語聲說：「你似乎覺醒了，我不問你為什麼置身在沙堆上面，只是想問問你那一條萊茵河的顏色是怎樣子，希望你把眼中所見的情形說出來。」

只是聽了這一句，他就知道對方是自己人了，喜形於色，笑了笑，說：「你叫我講出眼中所見的萊茵河嗎？它沒有水，有的只是血！」

「是的，你答對了，你有沒有問題提出來？」說話的語聲很嬌。

他毫不思索的說：「小姐，我認為今晚暴風雨發生之前，仍有一輪明月，你可否告訴我眼中所見的月色是怎樣子？」

「月色黑得像墨！」她很冷靜的說。

他不由自主的哈哈大笑。

突然，微光熄滅，有一隻柔滑的玉手掩住他的嘴，耳邊有一股甜甜的語聲，說：「你眞是放肆！這種地方怎可以隨便發笑的？快些跟我走！」

聽了這一句，他才百份之百的恢復正常反應，一聲不響的讓她帶走。

只是離開沙堆，她就把身上所穿的雨衣卸下，交到他的手上，說：「我穿了兩件雨衣，送一件給你，正好！」

雖然這是一個細節，可以反映出她的心思愼密，走動的時候，依賴街燈看看她，那個鵝蛋臉十分嬌美，看來這種女人只是懂得微笑，料不到她竟然是胆識過人的特務小姐，他多看幾眼就有點喜歡她了，走到沒有人的牆邊，放慢了脚步，他低聲說：「你的爸爸是否卡布？」

「是的，不過你只是猜對了一半，他是我的祖父，我叫安妮。」

「安妮小姐，你的確是很可愛的，有你作伴，無論怎麼子的危險，我也願意闖過去。」

「眞的？眼前就有些危險了，你快些抱緊我，佯作很熱情的模樣，如果吻我更妙！」

聽了這一句，他懂得必然有人走近，說不定那個人是東柏林夜間巡邏的警探，趕快依她的指示去做，不單是吻她，還把他的背部朝向外邊，使對方看不清楚他的臉孔。

果然不出所料，有兩個人走近，用德語跟她交談，跟着聽到一些沉重的脚步聲，由近而遠的移動。

他仍然吻她，被她推開了。

她仍用英語交談，說：「你的眞姓名叫甚麼？」

「我叫做高昂，姓高，單名是一個昂字。」

「你懂得德國語言嗎？」

「很少。」他順勢問：「安妮，剛才那些德軍對你說些甚麼？」

她很冷靜的說道：「他們不是德軍，是警探。」跟着她補充一句：「他們發生誤會，以為我們是一對情侶，叫我們早些回家。」

她沒有再說甚麼，搶先一步，很快就把他帶到一條橫巷，從後門走進去。

有一個老翁走出來迎接他們，他跟高昂點頭打個招呼，說：「我的孫女必然用隱語跟你交談過，才把你帶回來，我不再問了，現時我應該自我介紹，我叫做卡布，你可否把自己的姓名和編號說出來？」

「我叫做高昂，我的編號是風雷第一號。」

「對了，決不會弄錯了，聽說你是隊長？」

「是的，我正是風雷殺手的隊長，此行是派遣我一個人單獨行事，故此我出擊的一天，必須十力準確。」

「是的，我已經掌握了出擊的資料，不過，莫托卡夫這個人十分狡猾，他可能找別人做替身，你發槍射擊之前，先要看清楚那個人是否他本人。」

「怎麼分辨呢？」



上圖爲黑魔王潛伏在東德的特務安妮小姐，她所穿的避彈軟甲，刀槍不入，只怕手榴彈。

左圖爲安妮小姐下海戲弄鯊魚，穿了軟甲，鯊魚沒法咬傷她。

「莫托卡夫比較普通人粗壯，並非很高，他的頸上有一顆黑色的痣，你用指甲把它挖一挖，便知他是否替身，僞造出來的痣可以挖出來，眞的黑痣，沒法把它弄到脫落，爲了證實你所攻擊的人是否眞的目標，你一定要貼近他，拔槍指嚇，這樣做十分危險，不過，我有一種軟金屬製成的甲，可以遮住全身，刀槍不入，只是畏懼手榴彈，到時你可以穿了它出擊，詳細情形，慢些再說，你先行住下來，有機會就讓她把你帶到附近的街巷，特別要注意通到萊茵河的大街，因爲行刺之後要從水中逃走。

「還有一點，你留下來居住的時候，隨時要看清楚屋內的壁燈有沒有發亮，它永遠不發亮，只是在德軍或可疑人物走進來，然後發亮，假如它發亮，你就要從後門或側門飛奔出去，闖入瘋狗的屠房，沒有人斗胆走進去，因爲那兩個地方所養的全是瘋狗，全部發狂，見人就咬。

「儘管如此，你仍是不怕牠，因爲你逃出戶外的時候已經穿上了我說過的護身金鐘罩，子彈也不能擊破它，當然狗牙沒法咬破它了，至於出擊的一天，你必須跟安妮密切合作。」

從這一番話看，老翁「卡布」在年前已經做過很週詳的調查，因此高昂很是放心。

此外，他直接感到安妮是一個可愛的雅伴，很樂意留下來。

過了三天，安妮帶他在晚上散步的時候，帶了幾分的倦態，說道：「高昂，你以爲我脫光了上半身的衣裳是否有些誘惑呢？」

難得她這樣說，高昂聽了，爲之愕然，但却有些興奮，笑了笑，說：「安妮，即使你沒有脫下衣裳，仍是非常誘惑。」

「別向我取笑了，我有點胖，不過，莫托卡夫是個好色之徒，只要他看見一個少女上半身裸露，倒在地上打滾，相信他一定會走前救她的，到時你在隱蔽的地方一躍而起，相信你有本領把他控制。」

接着她把怎樣襲擊以及怎樣逃生的計劃說出來，高昂聽了，讚不絕口。

兩人肩並肩的走，低聲密談，彷彿情侶，說得十分起勁，不提防樂極生悲，剛剛轉過一個牆角，就被兩個德軍發現，其中一個拔槍指嚇，喝令他們「擧手」，另外一個，疾走過來。

安妮發覺情形不對，叫高昂急走，她緊隨在後，用嬌軀掩護她。

大概她的意思認爲德軍是想抓住女人淫辱，決不會發槍打死她，故此她想做個擋箭牌。

當時形勢危急，她只是這樣想，高昂却想得更加精湛，他認爲兩人被德軍追逐，不論遲早，一定被對方追上，到時安妮的遭遇不堪設想，他把心一橫，快要走近瘋狗屋的屠場，突然抓了她一把，拚命走到那邊去。

瘋狗屋的屠場有前門和後門，每一扇門都是可以用手扭開就可以走進去的，這樣安排，純然是給那些驅狗入內的人得到特殊的方便，根本上每一隻狗都不會扭開門上的把手，故此不必加鎖，這樣子的措施，高昂早已從老翁卡布的口中獲悉，故此他不必考慮就開門帶了安妮走進去，同時入內立刻把那一扇鐵門的橫門關上，跟外界隔絕。

他這樣做的確把追兵隔開，不會受到任何威脅，可是，瘋狗如果聯羣結隊的襲擊，那是另外一種威脅，他們二人只是被牠咬了一口，那就完了，因此她嚇到脚軟，寸步難移。

高昂把上半身所穿的皮衣解下來，雙手抓住它，當看做鬥牛勇士必然携帶的那塊紅布。

在他的眼中看來，那些瘋狗等於是蠻牛。

他知道每一頭瘋狗準備屠殺，先行個別的關在細小的狗廂之內，如果沒有人去騷擾牠，牠不會撲出來，故此他有堅强的自信心，認爲他跟瘋狗作戰勝過跟德軍作戰。

只要他能够很順利的穿過瘋狗屋之內的通道，他就有可能從前門走出來，可惜她沒法走動，他只好站在她的身邊，讓她休息一會，再行定奪。

突然有一隻瘋狗衝開狗廂上面遮蓋的鐵皮，飛躍而出，向他撲攻。

他不敢怠慢，趕快把一雙手抓住的皮衣向上拋出去，幪住狗的一雙眼，跟住飛脚踢出去。

那一脚踢中牠的下體，牠倒地打滾，高昂趕快走前兩步，補加一脚，牠就完了，這個戰略雖然成功，他却失去那件皮衣，再也沒有別的武器了，第二隻瘋狗突然出現，他逼於抓住死去的狗擋格。

被囚禁在那個地方的狗，早已瘋狂，旣然有兩隻狗突破了狗廂上面的鐵皮，料想有更多的狗進攻，他逼於冒險迎戰，大聲叫喊，催促安妮把橫門拉開，打開鐵門，讓牠衝出去。

安妮只是受驚暫時失去了正常的反應，她畢竟是受過特殊訓練的女人，很快就復元，而且明瞭高昂的想法，走過去拔出門閂。

鐵門剛剛拉開，向高昂撲攻的大狼狗，被他用狗屍擋開，牠失去了攻擊的目標，竟然向門外飛躍，兩個德軍剛剛走近那扇鐵門，研究破敵之計，不提防大狼狗飛躍而出，被牠撞倒，一口咬在咽喉上面，慘呼一聲，倒在血泊裏。

另外一個德軍拔出佩槍，向牠射擊，他只有機會打中一隻大狗，很快就被另外一隻大狗撲噬，死在牠的尖銳牙齒之下。

人的慘叫聲，狗吠聲，槍聲，交纏在一起，深夜到處寂靜，更加刺耳，附近的德軍聞聲趕到該處，碰上了瘋狗，展開另外一場人狗大戰，死傷多人，終於出動軍車搜索，但見路上有狗，立刻射殺，花了二十分鐘，然後使局面穩定下來。

軍車未到之前，高昂已經用狗屍作爲武器，擊退向他或安妮撲攻的大狗，死裏逃生，因此之故，德軍殲滅了幾十隻瘋狗之後，找不到可疑人物，遷怒於看守瘋狗屋的職工，全部槍斃，替死去的同伴報仇，沒有一個人知道被囚禁的瘋狗爲甚麼突然向人類進攻。

高昂跟安妮回到自己的巢穴，得慶更生，熱情頓熾，忍不住進門之後立刻擁吻起來。

那個熱吻拖了很久，仍未終止，忽然有人走出來，向他們查問，他就是老翁卡布。

卡布問清楚兩人當晚發生的驚險遭遇之後，說：「幸虧你們沒有被德軍發覺，不然的話，那就糟透了，因爲我正在打算明天黎明的一段時間出擊。」

高昂連聲道歉。

卡布說：「本來我不打算那麼快出擊，因爲我接獲了一個可靠的情報，知道莫托卡夫最近幾天暫時離開東柏林，返莫斯科述職，他也許一去就是兩三週，甚至一個月，高昂是陌生人，不能够久留，逼於盡快下手，明天早上七點鐘，在韋勒多路接近一公園轉彎之處出擊，不過，高昂必須起床較早，躲在大石像的背後，到時作爲釣魚的香餌就是她。」

高昂說：「這幾天我不分晝夜抓住莫托卡夫的照片看了又看，他的印象已經在我的腦海中生了根，決不會弄錯，我的任務只是槍殺他，隨即駕車向萊茵河駛去，從水裏逃生，出擊的整個計劃，你已經說得十分詳細，最後，我想知道你叫我特別注意甚麼事情？」

「問得好，根本上蘇聯的重要官員經常準備有刺客出現，分別養活一兩個替身，你下手之前，必須看清楚你準備射擊的人在頸上出現的黑痣是否眞的痣，否則。胡亂開槍，殺錯了人，打草驚蛇，今後不容易找到另外一次下手的機會了，此外，你必須另穿那一件金屬軟甲。」

只是說了幾句，三個人就分別歸寢。

佈局刺虎　驚心動魄

老翁卡布探悉了莫托卡夫早上喜歡沿着公園旁邊的路散步，七時左右在陣亡戰士紀念碑大石像前面經過，如果事前派人躲在石像背後，晨光曦微，不易發覺，到得他駕駛一輛汽車，佯作他是色魔，已經在路上擄走了一個美女，却又被她掙扎，打開車廂的門躍出，只要莫托卡夫走近看看她，便即自投羅網，爲了吸引那個色中餓鬼，她只穿少許衣裳，大部份仍是撕破的，上半身裸露，一雙豪乳十分搶眼。

至於他，在轉角彎路上稍爲放慢，使她躍出，自行繼續駕駛它疾馳而去，預測莫托卡夫只是注意裸女，未必理會色魔，決不會駕車追擊，照情形看，這個行刺的計劃大槪成功！故此他的心情不會太緊張

的。

到了翌日黎明，三個人在六時起床，高昂跟她再度擁吻，依依不捨，老翁卡布催促他啓程，他然後開門。

那時他的外貌沒有甚麼變動，跟普通人一般無異，不過，他貼身穿了軟甲，帽子也是用避彈的金屬品織成，還有一把透明的鋼質玻璃臉罩，只要他把它拉下來，沒有人能够發槍打傷他。

一切準備妥當，他也充滿了信心。

他在事前已經到過公園，在大石像前面多次徘徊，充份表現他崇拜戰士的心理，無形中他對那一個看來有如一堆戰士搶先高擧勝利旗幟的石像有了深刻的印象，他只要站在石像當中，一眼看去，好像他也是石像的一部份，這樣安排，必然可以掩人耳目！特別是面對韋勒多路那邊，更加不容易發覺他，因爲他等於躲在前排幾個戰士石像的背後。

高昂站定脚步，看看腕錶，只是六時三刻，他沉住氣守候想像中的獵物，卡布以及安妮怎樣進行？他沒有把他們擺在心上。

七點鐘過一點，逐漸有些人散步，比較顯著的三個人，俱是穿了軍服，中間的一個人，身型特別粗壯，看來很像莫托卡夫，左右兩邊的人，大槪是他的衞兵了！高昂把手槍拔出來，打開安全掣，隨時射擊。

爲甚麼卡布以及他駕駛的汽車還沒有出現，高昂有點焦燥。

莫托卡夫跟另外兩個人在眼前走過，高昂看得更加清楚！眞的想發槍射擊。

他終於設法穩定自己的情緒，因爲他除了行刺莫托卡夫，還要保護她，萬萬不能讓她死在衞兵的槍下。

他的思緒很是凌亂，不過，他的視綫始終集中在莫托卡夫一個人的身上。

突然，他發現卡布的汽車，自遠而近，剛剛駛到轉角，車廂的門打開，半裸的安妮滾出來，一直滾到莫托卡夫的身邊。

兩個衞兵追擊那一輛汽車，高昂認爲時機也到，疾忙跳下來，雙脚還沒有落地，他已經在空中發槍了，雙脚落地他再發一槍，先後兩槍！殺了兩個衞兵，他沉住氣走向莫托卡夫的身邊，槍嘴緊壓對方的右腰。

安妮不再扮演被色魔擄刦的角色了，她仍是半裸，走向馬路的對面，等候卡布把汽車掉頭，一切進行得很順利。

照情形看，德軍沒有發覺到這一次槍擊事件之前，卡布已經把安妮帶走，只是留下他孤軍作戰，他必須盡快解決莫托卡夫。

只要他扳動槍機，即可如願以償，他發覺被他控制的人，的確曾爲他看過的莫托卡夫照片，不過，他開槍之前仍要作出最從決定，伸手向對方頸上的黑痣抓了一把。

黑痣是裝上去的，一抓就脫落，他怒冲冲的說：「你不是莫托卡夫，你是他的替身！」

他是用英語說的，湊巧對方也懂得英語，很快回答：「不錯，我是他的替身，如果你要殺莫托卡夫，我帶你找他！」

作爲一個「替身」，最聰明的就是這樣說了，果然不出所料，高昂即時接受他的建議。

高昂把手槍放在外衣下面，槍嘴並非緊壓對方的腰，始終保持一呎的距離，免得路人看見，發生懷疑，他知道那個人一定把他帶到莫托卡夫的臉前。只有這樣做，然後可以脫身，到時他會遭遇許多個衞兵射擊，那個場面，非常凶險。

他信賴卡布，認爲那一件叫做「金鐘罩」的軟甲，能够保護他，使他變成「鐵甲人」，故此他毫不考慮，押着「替身」闖入龍潭虎穴。

那個「替身」似乎胸有成竹，一口氣把他帶入一座八層高的建築物，而且昂然的乘坐電梯，升到六樓，走出電梯，還跟別人點頭。

他把高昂帶入一個辦公廳，穿過了它，直入內進，足不停步，抵達最後的一個房間，在外邊伸手敲門，門開了，他仍是很輕鬆的走進去，向一個人擧手行禮。

他的臉孔朝向牆壁，靠牆放置的一張寫字枱，有一個人坐着，看見他行禮，立刻還禮，但知沒有站起來，這副模樣顯然是這傢伙比較他高級了，再又因爲此人的臉貌跟「替身」完全相同，故此高昂毫不考慮就有特殊的感覺，認爲這個人，必然是莫托卡夫，立刻拋開「替身」，大踏步走過去。

「替身」相當機警，他一直都是很馴服的，沒有反抗，直到他發覺威脅他的人已經離開，然後閃電般拔槍射擊。

刹那間，那個大房裏面槍聲卜卜，他一口氣連發六槍，起碼有四槍打中對方，奇怪的是高昂脚不停步，沒有半點傷痕。

他微有所悟，趕快對準高昂的頭部射擊，這一槍不折不扣的打中了對方，可是，高昂在對方的子彈沒有射出之前，已經拉開頭上的帽子，有一層金屬的簾子低垂下來，剛剛遮住了他的後腦，子彈反彈出來，打中另一個人，這傢伙慘呼倒下，登時秩序大亂。

高昂絕不理會那一個人發槍射擊他，他只是執行任務，先行把手槍對準坐着的那人，然後，伸出左手，用手指甲向對方頸上的黑痣抓去，證實它沒法抓脫，立刻發槍射擊，看見莫托卡夫倒在血泊裏，然後轉身走開。

他直衝出去，如入無人之境，一來他掌握一柄威力强大的手槍，隨時射擊，二來辦公廳裏面的人，並非個個有槍，再又他們担心打錯自己人，不敢輕擧妄動，故此他可以大踏步走開。

不過，他遠遠的離開他們，走向電梯那邊，立刻有人在背後發槍射擊了，子彈橫飛，他仍是分毫沒有損傷，那時所有人都知道他穿了最新的避彈衣，確是很有效的，從頭到脚，受到保護，想把他毀滅，必須用手榴彈，可是，辦公廳的軍官身上只有佩槍，沒有手榴彈，只好眼定定的讓他安然撤退。

高昂放棄了電梯，率性從石級衝下去，很快他就走完了六層梯級，一陣風似的衝出去。

戶外有一個將軍抵達，他坐在一輛豪華的汽車裏面，只是欠身走出來，還沒有整個人離開車廂，高昂已經殺到，一脚把

他踢入車廂之內，順手拉開另外一個車廂的門，拉動槍機，殺了司機，然後走入汽車，坐在司機的座位，百忙中，他還把半死半活的司機拋出車廂之外。

他做出了連環攻勢的時候，背後有人發槍射擊，隨後有人從六樓衝下來，對衞兵說知，意思是拋手榴彈，那些衞兵負責保護將軍，眼見將軍仍在車廂之內，怎樣肯拋手榴彈炸死他呢？搖頭拒絕。

他們還沒有想出可靠的對策之前，那一輛深藍色的豪華汽車已經疾馳而去，他們充其量駕車啣尾窮追，這一串的動作，快如閃電，坐在車廂之內的將軍，嚇呆了半截，很遲他才想起自己可以發槍射擊，索性在後廂展開攻擊。

可是，槍聲密集射擊，而且是在最近的距離發射，高昂沒有受傷，由於子彈反射出來，他反而受傷，倒在後廂呻吟。

高昂一意孤行，絕不理會他，那一輛汽車駛到岸邊，仍不煞掣，如箭離弦似的衝到萊茵河，沉入水中，然後結束了這一場槍戰。

第四次刺虎功敗垂成

高昂早有準備，汽車沉入河中之前，他立刻拉開車廂的門，縱身躍出，可憐的將軍，已經被自己發射的槍彈所傷，還要困在汽車廂內，沉入河中，過了幾分鐘，才有蛙人跳入水中施救，他已無法再活。

高昂的新型避彈衣不單是把他從頭到脚包裹得緊緊，還有另外一種妙用，入水之後，能够把人體在水中呼吸必需的氧氣供應，他沒有絲毫困難，很快就潛泳到指定的地點，在海底摸索，找到一枚突出兩吋的螺絲釘，雙手按着它，一齊發力，立刻看見身邊有一塊石板移開，他滿心喜悅，趕快潛水海底洞穴之內。

那個洞穴既然在海底築成，當然是充滿海水的了，照理不能够躲在洞內，不過，老翁卡布早已對他說知，只要他潛入洞穴之內，別理會洞穴是否貯滿了水，稍停，自然水退，整個地方變成酒店房間，還有燈光。

他說得如此奇妙，高昂只是半信半疑，即使他已經潛入海底洞穴之內，仍然不會太過樂觀，不過，他留下不久，大槪是十分鐘，洞穴之內突然發生變化，首先發覺洞口的石板自動閉合，跟着聽到潺潺的流水聲，再過一會，眼前一片光亮，他才發覺洞中的海水已經退盡，洞壁有兩條光亮，燈光由該處透出來，他還看見一些用塑膠製造出來的傢俬。

更加奇怪的是那個地方居然有一個細小的冰箱，貯滿了食物，發電機就放在雪櫃底下的一格。

那個地方彷彿是世外桃源。

他打開雪櫃之後，除了看見食物和水菓，還看見酒，正合他的心意，不過，雪櫃之內有一個錄音機，很可能是卡布留下幾句話，吩咐他去做，他有的是時間，扭開了它，聽聽它說甚麼。錄音機利用乾電池轉動，一句又一句的講出來，果然不出所料，它是卡布的口音。

卡布說：「高昂，你有機會聽到我講話，顯然是你已經完戎任務，希望你不會太過疲倦，而且沒有受傷。

「你一定要記得起時間的推移，你的電子腕錶不必上鍊也可以轉動，故此你很容易計算時間，今天是第一天，到了第五天的深夜，大槪是夜間十一點鐘到午夜的一段時間，有一艘遊艇駛過，它在萊茵河靠近法國海岸那邊航行，你只要伸手按動牆上的紅色燈掣，頂上的石板就會自行移動，海水湧進來，到時你可以使用潛水的方式離開，必須快速，因爲石板移開之後只有十分鐘便即復合。

「你應該把那一套叫做金鐘罩的避彈衣穿在身上，因爲它可以繼續供應氧氣，別忘記帽子，我們在遊艇等候你，見面再談。」

那個錄音機講得清清楚楚，說到這裏，它不再轉動，高昂關上了它。

他知道這種「命令式」的錄音帶只是轉動一次，把它恢復原狀，扭開，聽第二次也辦不到，索性把它拋開，不再理會它，只是緊記約定的時間和地點。

他在海底的洞穴住了五天，雖然沉悶，勝在有充份時間休息，很快他就覺得精力充沛。

第五天的晚上，他依照老翁卡布的吩咐去做，離開洞穴，升到海底，向萊茵河那邊潛泳。

那一條萊茵河雖然在海面的中間分界，兩岸都有軍隊佈防，可是，海底沒有界綫，他輕而易擧的潛泳到對岸，然後升起

來。

那邊已經是西柏林的地方。

他稍爲冒出水面一點，看見一艘遊艇，大着胆子游泳到那邊去，扳登艙板，映入眼簾的第一個人正是他的心上人「安妮」，喜出望外，衝口而出的喊了一聲。

他安然抵達，遊艇駛開。

艇上只有老翁卡布，安妮和他，無話不談，非常興奮。

老翁卡布把別後發生的遭遇說出來，讓他懂得這一項計劃只是成功了一半。

不錯的，綽號「冰天雪地之虎」那一個東柏林的守城總管「莫托卡夫」已經遇刺身亡，可惜莫斯科派出來的第二個人，叫做「齊諾夫」，接管守城總帥的位置，仍非黑魔王的潛伏份子，實情如此，他只是成功了一半。

依照原定的計劃，他必須把另外一頭從莫斯科派來的猛虎殺掉，直到蘇聯當局改變了主意，不再派出俄國人管理東柏林的圍牆爲止，在這種情況之下，他可能一而再再而三的幹「刺虎」這個任務，直到蘇聯在東德挑選適合的將領做這個職位爲止。

老翁卡布很鄭重的說：「由俄國人抑或德國人接管守城將軍這個職位，大有分別，一旦戰事爆發，炸毀十多哩長的圍牆，東西德的戰士結集在一起，任何一個東柏林的人都很樂意看見德國復興，不會阻撓，反之，由莫斯科派出來的俄國人做總管，可能發生波折，令到東西德的戰士互相殘殺，故此我們一定要盡量刺死莫斯科派來的官佐，其實守城將軍這個職位只是監視圍牆而已，並非東德的統帥，由東柏林的將領接管，亦無不可，相信蘇聯必然屈服，假如下次或者再下一次派出來管接的軍官正是魔王派去臥底的人，那就更加合理想，這種事情的確有可能發生。」

高昂說：「我已經發誓，永遠效忠於教主，亦即永遠效忠於你，你放心好了，我必然一次又一次的刺殺猛虎，直到你完全滿意爲止。」

老翁卡布十分通情達理，說：「高昂，你不單是一名英勇的戰士，還是理想的孫女婿！」

顯然他已經看出高昂跟安妮情投意合，允許他倆在這個任務結束之後成親，高昂由衷的感謝他。

跟着的十幾天下來，高昂都留在遊艇上面。

遊艇駛入藍色多瑙河，更加安全，老翁卡布容許兩人住在艇上最大的一個艙，讓他們盡量享受快樂時光。

快樂的日子特別容易渡過，旬日後，高昂奉命出動，展開第二次出擊，雖然刺虎的方法不同，逃亡的路綫却是一模一樣，把海底的洞穴看做藏身的根據地，事成之後，躲了一段時間，他就離開它潛泳到對岸的遊艇，跟心上人晤聚。

在兩個月內，刺殺了三個從莫斯科派出來的高官，他們都有這個想法，以爲第四個守城將軍應該由東柏林的軍官升職，填補那個位置，殊不料卡布在一份東柏林報紙刋登的一項任命之後，呆若木鷄。

太過出乎意外，第四任的守城將軍仍是蘇聯將領，叫做「巴捷耶夫」。

這個人十分兇狠，比較以前幾個的守城將軍更加狡猾，深居簡出，不會走出大街散步，也不會坐在遊艇消遣，想把他幹掉，十分困難。

顯然是魔王企圖統一全球，必須扶助東德的軍官升任，做守城將軍，怎樣困難的暗殺任務也要完成，經過幾次深入調查之後，卡布跟高昂單獨晤談，說：「在我的一生中，從來沒有遭遇過比較這個殺虎任務更加困難的了，我們只有一個機會下手，在他每天早上乘坐軍車抵達東柏林大厦的戶外，打開車廂的門走進去的剎那間，攔途截擊，由於兩邊的街道在他乘坐軍車抵步之前，暫時封閉，我們逼於使用望遠鏡以及來福槍，在對面那一排住戶的窗子裏面的射擊，這樣做是很危險的，因爲襲擊的機會只有一次，故此我打算動用十二個殺手一齊射擊，包括你在內。

「不管成敗，對方一定派人包圍附近的房屋搜索，故此各人逃生的方法，截然不同，方向也不同，你已經習慣了在水中找尋秘窟，作爲藏身之地，在你的一方面說，最好是依照過去的計劃去做，我們分作八個小組，各有逃亡，很難說那一組比較安全了，我只能告訴你，我跟孫女安妮結合爲一個暗殺小組，如果你在遁入水中秘窟之前喪命，不必說了，反之，你沒有死，我們却雙雙死去，你一定是很傷心的，你是一個榮譽軍人，兼且是風雷殺手，比較別人更加有勇氣，如果你殺虎之後，逃入海底秘窟，躲了一句，仍然沒有人進入那個洞穴指示你怎樣逃走，那就反映出我們二人必然喪命，你要盡快離開海底，自行在水中潛泳到西柏林那邊登岸，找尋自己人，叫他向黑魔王報告，跟着，你另行想辦法回到意大利看他，跟以前一樣的過活，把我們澈底忘記，我已經到過海底秘窟，放下你的護照以及一萬元美鈔，你到了西柏林，相信你可以很順利的回去，記得這一點，除非逼不得已，不要乘搭民航機。」

卡布從來沒有說得如此詳細而又如此緊張，可見第四次刺虎計劃，一定是很艱苦的了，事情發展到這裏，形勢比人强，高昂沒法可想，只好循例說幾句話來安慰他。

當時他經過這一番談話，已經有些不祥之兆，到了「刺虎」的行動展開之後，他的工作完成，進入海底秘窟，仍是心裏納悶。

他一直守候了十二天，由於單獨留在海底太過沉悶，很想到岸上打聽，又因食物和水都是極度缺乏，他不能不走，於是帶了護照以及美鈔，穿上了避彈衣，離開秘窟，潛水登岸。

他的避彈衣上面所穿的衣裳也是特製的，入水只有少許濕，出了水，很快乾透，故此他在夜街上面行走，也不會惹人注目。

夜色太深了，他只好找一間細小的酒店投宿，渡過那一晚，翌日開始看見陽光他就到處打聽。

他所打聽的是兩件事情，首先，他想知道在十二天之內，東柏林那邊是否發生過槍戰，「齊諾夫」是否喪生，再其次，他要知道以前他到過的「金色的天堂」那

一間百貨公司是否仍然做生意。

經過頗爲深入的打聽之後，他嗒然若喪，「齊諾夫」雖然遇襲身亡，十多個叛黨在槍戰中全都喪生，其中有一個老翁，另外一個是美女。

另外一個消息也是壞透的，百貨公司總經理竟然自殺身亡，那是不可能發生的，竟然發生了，反映出這傢伙一定被對方的特務所殺，故意佈下疑陣，看來就像是他自殺。

高昂雖然身經百戰，「安妮」之死，使他的一顆心傷透了，暫時他沒有任何一種打算，每天躲在小酒店休息，入黑之後，他就單獨在街上行走，好像找尋失落了的珍貴品物，他自己知道，他想找的是安妮，這個願望永遠不能够如願以償。

他答應過安妮在刺虎成功之後，由她帶路，在西柏林那邊逛逛百貨公司和商場，以及夜總會，宵深人靜，仍在街上靜步談心，這個夢境已成過去，他仍是戀戀於她，夜間踽踽獨行，好像想走遍西柏林的街巷。

有時他走到廣場，他會抓住一個人問問當晚的月色，他希望碰上了任何一個人，能够用隱語回答他。

他多次隨意發問，總是沒有結果，最後，他在「自由廣場」好像夜間問路的模樣，向一個人發問，那個人忽然開口：「今晚的月色黑得像墨！」

跟着，那個人反問他：「你覺得萊茵河有甚麼特色呢？」

它是隱語，高昂見心上一喜，立刻回答：「萊茵河變了，它沒有水，有的只是血！」

到了那一瞬，他才找到一個自己人，多麼欣慰呢？可是，那個人的臉色發青，兼且目露兇光，他看了心上一沉，定眼看時，他才醒悟起來，這個人竟然是風雷殺手下海找尋水銀失踪的十二個殺手之一，叫做「雅各」。

他很快就明白過來，說：「雅各，他們都死光了，你沒有死，分明是通敵！」

「對，我是奸細，事後我曾多次派人下海找水銀，希望比老魔頭先行奪到它，料不到下海的人全部有去無返，必然是你佈下的殺着，故此我要找你算賬！」

「你已經找到我了，你敢放槍嗎？」

高昂脚步一緊，走向他的面前，迫他放槍，免得他向高處發射，打中臉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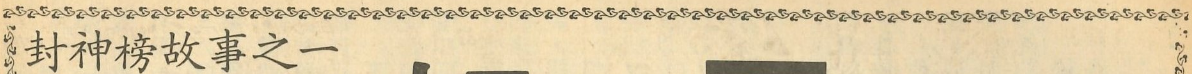
這一招十分有用，雅各連發三槍，沒法打穿對方的避彈衣，高昂却奪槍發射，一槍就殺了他！

殺了雅各，高昂想起了此行的任務，即使失敗，也要回到意大利的小城向教主述職，趕快離開發生兇案的現場。

他回到黑魔王居住的一座小城，才發覺整個局勢發生了劇變，黑魔王手下有些人叛變，從殘夜打到天亮，兩敗俱傷，黑魔王已經死亡，葬在高級的墳場，原有屬於「黑天堂」的地方，大火燒了一晚，已變成瓦礫之地。沒有人承繼教主的寶座，「黑天堂」教澈底消滅，他知道那座小城不可久留，趕快離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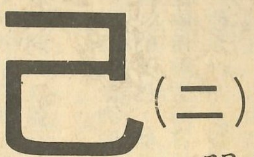
他已經不是一個英雄了，人海茫茫，無所依附，只是一個傷心人吧了，煞是可憐！

（完）



封神榜故事之一

妲己(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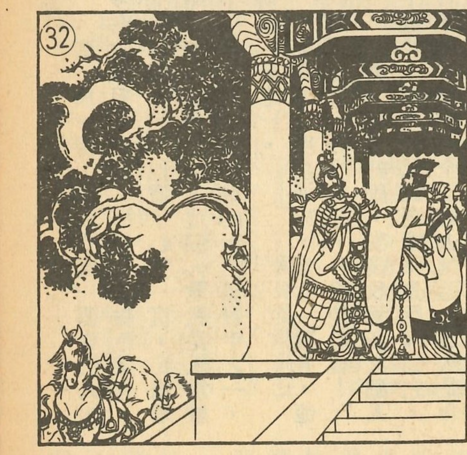


閫趙于．編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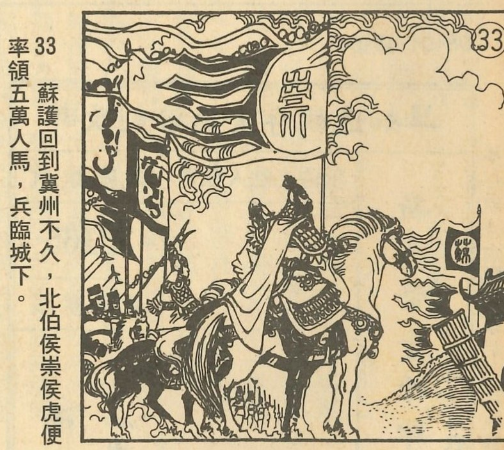
封神榜是中國流傳的一部古典小說，故事以商周年代作背景，描述仁君周武王與替天行道的姜子牙反抗無道昏君紂王的殘害忠良行爲……"妲己"原本是個良臣之後賢淑之女，後周紂王侮辱了女神，指示狐精附體於妲己之身惑亂君心，敗其朝政，以報被辱之恨……



31 崇侯虎提出，再面君詢問無益，因爲八百諸侯都不聽王命，天下就亂了。西伯說：「這話固然對，但師出無名，窮兵黷武，勞民傷財，也不是國家的祥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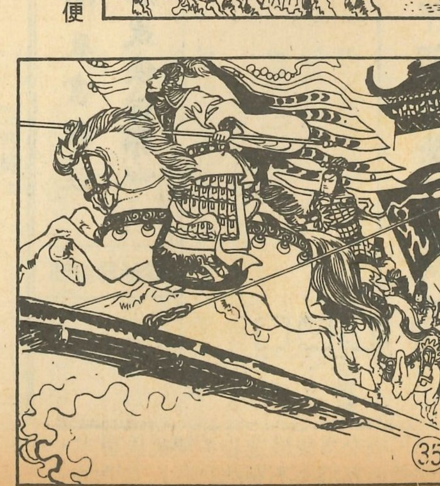
32 二人爭執了半天，最後西伯說：「既然如此，公可領兵先行，我軍隨後便到。」二人遂告辭，各自回去準備。



33 蘇護回到冀州不久，北伯侯崇侯虎便率領五萬人馬，兵臨城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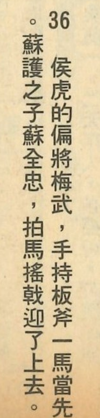


34 蘇護探得崇侯虎到來，不覺大怒道：「若是別鎮諸侯來，事情還可以商量，此人素行不義，斷不能以禮解釋。應大破其軍，爲民除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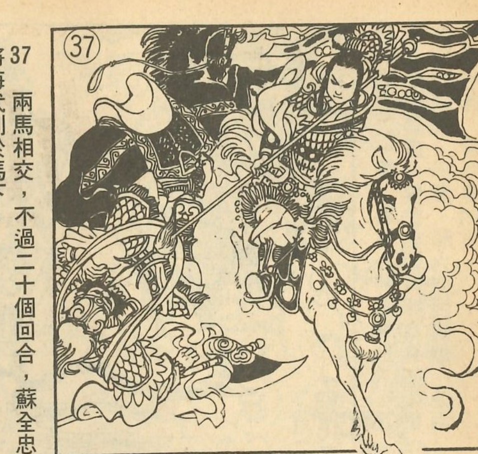


35 只聽一聲砲响，殺聲震天，城門開處，蘇護率兵馬殺將出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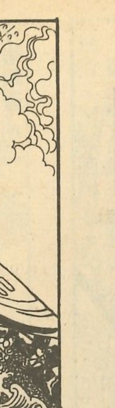
36 侯虎的偏將梅武，手持板斧一馬當先。蘇護之子蘇全忠，拍馬搖戟迎了上去。



37 兩馬相交，不過二十個回合，蘇全忠將梅武刺於馬下。







38 蘇護見兒子得勝，傳令擂鼓，冀州大隊人馬掩殺過來。崇侯虎見勢不可當，率領衆將官且戰且走，敗退了十里。



39 蘇護得勝收兵回城。侯虎在十里外安下營寨。他出師不利，借酒消愁，大將黃元濟勸解道：「勝敗是兵家常事，君侯寬心。」

40 這夜，侯虎令衆將早些歇息，準備天亮迎敵。約初更時分，侯虎營中已一片鼾睡聲。



41 突然一聲炮响，如天崩地塌，冀州三千鐵騎，趁夜前來劫營。



42 侯虎從夢中驚醒，慌忙出帳迎戰，冀州人馬凶如猛虎，人踏馬踐，殺得侯虎兵屍橫遍地，哀哀哭叫。



43 侯虎見不能支持，由長子崇應彪保護，奪路逃走。



44 天亮後，侯虎一看殘存人馬，十成已剩一成。他長嘆一聲道：「我征戰多年，未曾敗過，今誤中奸計，此仇必報。那西伯侯按兵不動，坐觀成敗，眞是可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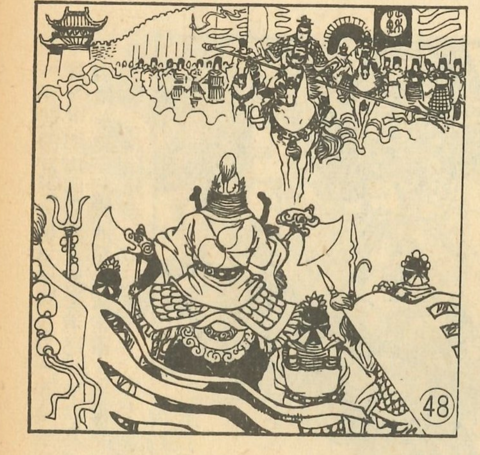
45 侯虎感傷間，前邊突然來了一支人馬。侯虎不知是何處兵馬，嚇得魂不附體，暗暗叫苦。



46 等走近一看，爲首一將不是別人，正是兄弟崇黑虎，侯虎立即轉驚爲喜。這黑虎面如鍋底，赤鬚，騎火眼金睛獸，使兩把湛金斧，官拜曹州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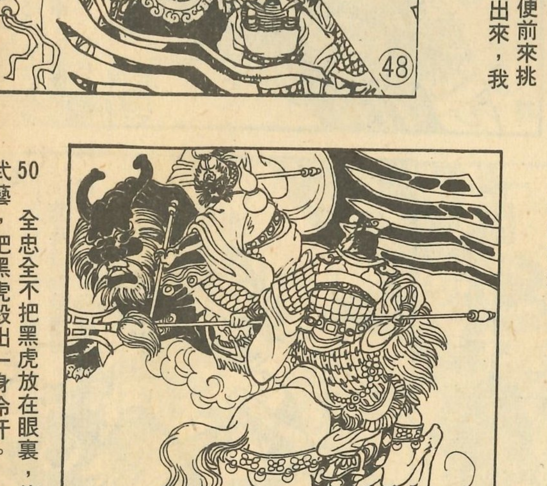
47 黑虎聽到長兄戰敗，叫他與自己合兵一處，再去冀州城。他說：「兄弟我自有辦法。」原來崇黑虎與蘇護有一拜之交，素知蘇護爲人忠義，聽說天子征討冀州，特來調解，以盡朋友之道。



48 崇黑虎剛到冀州城，蘇全忠便前來挑戰。黑虎說：「賢侄，請你父親出來，我自有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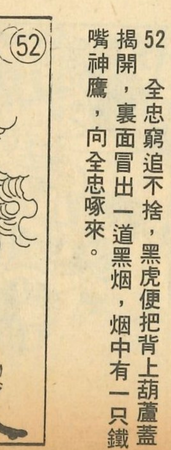
49 不料全忠年幼無知，不知好歹，竟說：「我父與你論什麼交情！快倒戈退軍，饒你性命，不然悔之晚矣！」黑虎大怒：「小畜生焉敢無禮！」舉金斧砍來，全忠忙架戟相迎。



50 全忠全不把黑虎放在眼裏，使出平生武藝，把黑虎殺出一身冷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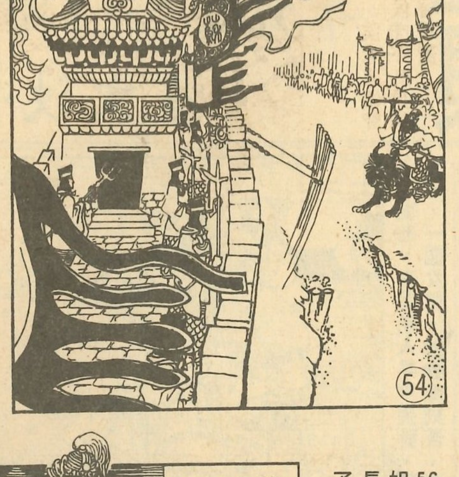
51 黑虎暗暗佩服，把斧一晃，撥獸便走。全忠那裏肯放，拍馬便追。





52 全忠窮追不捨，黑虎便把背上葫蘆蓋揭開，裏面冒出一道黑烟，烟中有一只鐵嘴神鷹，向全忠啄來。

53 全忠連忙使戟護身，不料座下馬早被神鷹啄傷眼睛。馬一驚跳，全忠摔了下來。這黑虎自幼拜截教眞人爲師，學到葫蘆秘術，有無限神通。





54 全忠被俘後，黑虎多次前來叫戰。蘇護緊閉城門，只是不出。黑虎暗想：蘇兄，你出來與我商議，方可退兵，爲何怕了起來！

55 蘇護低頭沉思：長子被擒後，生死不明，冀州諸侯將無人敵得過黑虎的法術，如冀州城一破，滿門遭殃，不如先殺了妻女，然後自刎。想到這裏蘇護提劍進入後堂。





56 可是見到親生女兒，劍哪能舉得起？妲己問：「爹爹，爲何提劍進來？」蘇護長嘆一聲說：「冤家，生了你一人，斷送了我蘇氏一門！」不覺淚如雨下。

57 蘇護從後廳出來，正在愁苦，忽見城卒來報：「啟爺，西伯侯差官來到城下，口稱下書。」蘇護一聽，令開城請差官進來。

58 散宜生進殿行禮後，蘇護問他有何見教。宜生說：「前月君侯怒題反詩，天子即令我主公起兵問罪。我主素知君侯忠義，故按兵不動。今有書上達君侯。」



59 蘇護拆開書信一看，西伯勸他送女進宮，不要爲愛女兒與天子對抗，失掉君臣大義，使冀州失守，軍民遭難，自取滅亡。字句十分懇切。



60 蘇護一向佩服西伯侯，看完書信半晌不語，只是點頭。宜生道：「此乃我主公一番好意，君侯不必猜疑，如應允，寫一書信便可停止征戰。」

（待續）

民間諷刺連環故事

搶枕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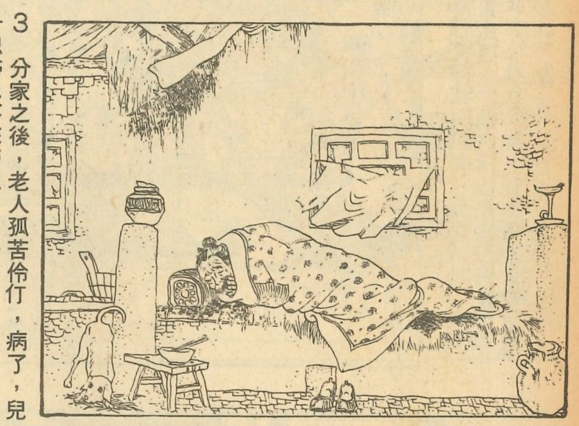
盧文汶·編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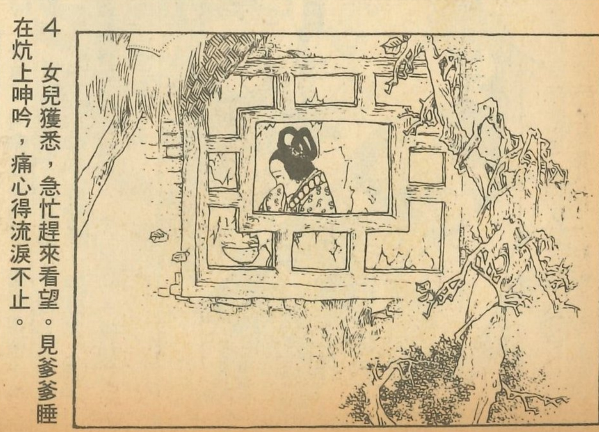

1 從前，有個老人早年喪妻，留下三個兒子，一個女兒。他勤儉刻苦，撫養兒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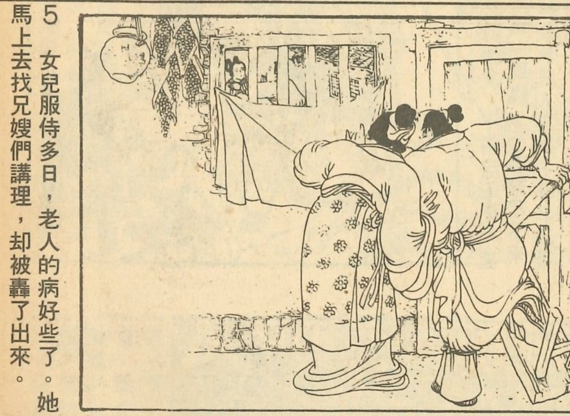
2 後來兒子都成了家，女兒也出嫁了。兒子見父親老了，都吵着要老人分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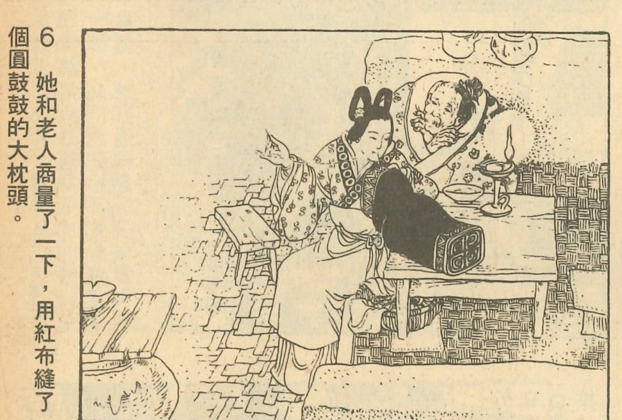
3 分家之後，老人孤苦伶仃，病了，兒子媳婦也不來管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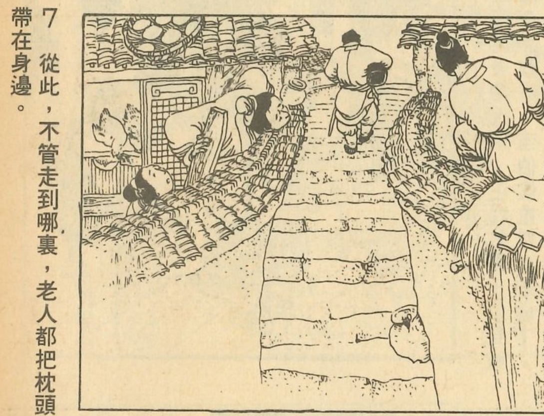
4 女兒獲悉，急忙趕來看望。見爹爹睡在炕上呻吟，痛心得流淚不止。



5 女兒服侍多日，老人的病好些了。她馬上去找兄嫂們講理，却被轟了出來。



6 她和老人商量了一下，用紅布縫了一個圓鼓鼓的大枕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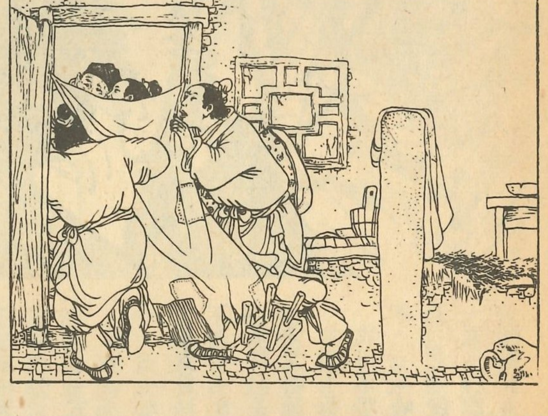



7 從此，不管走到哪裏，老人都把枕頭帶在身邊。



8 三個兒子和媳婦看到這情景，都紛紛猜測枕頭裏裝了什麼值錢東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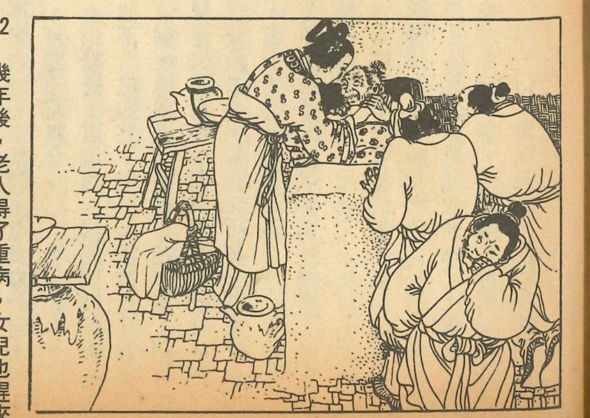
9 他們一起來問父親枕頭裏裝的是什麼？老人說：「全是我早年攢下的金銀。」



10 他們趕緊回去跟媳婦商量，三兄弟都要把老人接到自己家去住，各不相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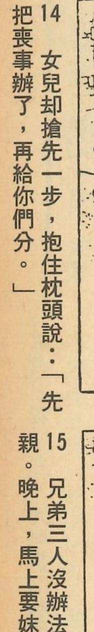


11 最後決定三家輪流供養。從此，老人過上了舒服的日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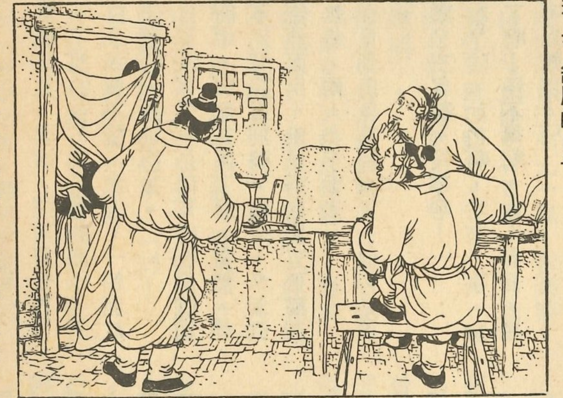



12 幾年後，老人得了重病，女兒也趕來探望。

13 第二天，老人剛閉眼斷氣，三個兒子都要撲上去搶那個紅枕頭。



14 女兒却搶先一步，抱住枕頭說：「先把喪事辦了，再給你們分。」



15 兄弟三人沒辦法，只得趕緊安葬了父親。晚上，馬上要妹妹拿出枕頭來。



16 妹妹很痛快，馬上將枕頭拆開，但倒出來的全是谷糠和小石塊！

兩期完武俠故事

凌波・文
可飛・圖

星火燎原（下）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專門欺壓平民的衙役周八，看上徐才媳婦桃姐，故意佈局，使徐才打輸官司，而弄得家破人亡，周八乘危要逼桃姐改嫁給他，不然就要桃姐清還徐才遺下的五兩錢債，桃姐無法可想，正好爲張文等人知道，張文便向錢文俊借錢替桃姐還了債，而錢文俊一向放高利貸，借十兩銀子，沒多久就變成四十七兩，使張文等人無法清還，最後鬧到西安府的總兵王國興，王國興本來想包庇自己部下，但錢文俊出手三千兩，反使他改變主意，張文等四人，不但挨了打，還要關禁閉，這種不公平的事看得全營軍士不滿，於是，暴亂由此開始……

星星之火　可以燎原

邢大人一聲斷喝，可惜，那些兵丁因爲本兵的命令，他們不得不遵。可是，做夢也想不到，自己一個奉命就縛，連下來，是各打板子卅。列位，這也不知是誰的不幸了，因爲，周八他是決心的要買關、賈、李、張四人的腿。他想不到一打，先打了個滿堂紅。新板子——那個要了人腿的板子，該浸在人糞中，現在，還沒有浸透，再說，打人太多，實在，用不得這副陰毒刑具。哪，這就便宜了這些丘八爺。



不過，看下去，那可是那些爲虎作倀者的不幸了。

一打個滿堂紅，其實，這可算是打了王國興，下了他的台，削了他的面子，王國興可明白？那會不懂，武人，一個面紅，再不求什麼的，拂袖而去。

「看見了沒有？」是田見秀在府院前的一個小衙中，與劉五說了話。當然，他們不會聽不到府院用刑聲，而今，又看到了本兵的悻然而出，田見秀向劉五低聲說了幾句，然後，兩人拱手而別。

高迎祥見到田見秀回來了，他可是眞正的喜歡。

「什麼？玉峯啊，沒事吧！」

「沒事？唉，如岳啊，看來，事，會越攪越大了啊！怪不得啊，古人有言，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你在說什麼？」

「天下，該變了！」田見秀深沉的說道。

「五叔！你說得對！」桂英可接了一口。

「女孩子家，懂得些什麼？」高迎祥斥責着桂英。

「女孩子，女孩子，難道，女孩子出來就該是受苦受難？還有，五叔，以前你又怎樣教我的？說什麼冼夫人，說什麼花木蘭！你啊，祇是說幾句空話，騙騙人？我可不服，女孩子不是人了？」

「哈，女孩子能封侯拜帥嗎！嗯！」

「就算我不能，我也不氣餒。眞，我可是能訓人，練人。我自己不能，不信就沒個女人幹不上……」桂英的說話是眞誠的，別小看她這一番話，將來，她眞得能舉起了闖字大旗，馳騁在沙場上……

如果眞的能翻閱明史，那麼，也眞能看到了當時，那些昏君庸臣的胡作非爲，去了一個魏忠賢，總以爲可以勵精圖治了吧。不，非但不好好的辦些與民有益的實務眞事，反而是你欺我詐的，將老百姓陷於水深火更熱的境地中——朝廷的粉飾太平，地方有地方的你貪我詐。百姓……已到了無路可走之地，不反何待？

一直說，中國的老百姓是最可愛的，中國的老百姓是最容易治理的。中國人祇求四個字：「安居樂業」，如此而已。可恨的是，他們——所謂搏泥而成之輩，祇是一味的搜刮——拚命的享受，驕奢淫侈，到了亡國在即之際，他們寧可死抱住金銀珠寶去死，他們決不肯散於百姓共享——到了清朝，竟然更有甚者，「寧與外寇，不與家賊。」試問，這批自命爲上等人輩，可惡不可惡？

田見秀，這個出入佛儒兩門的有心人，他不希望造反。但是，不造反又該如何？清朝，這個邊寇是越來越强盛。關外的名城，失了又失，而自己的朝廷又如何？魏忠賢是去了，其實又有多少魏忠賢在朝中、宮中。

他看透了，爲了解民於倒懸，祇有一條路，造反。

當朝廷莫明其妙的信了劉懋的建議，裁減驛遞之後，田見秀他比一般人看得更清楚了，天下大亂是該開始了。實在，有太多太多的驛卒，他們糊口無術。與其坐以待斃，何不鋌而走險？而這多的驛卒！他們個個孔武有力。如果將這批人聯絡在一起，這將是股怎大的勢力？百姓，實在是苦不堪言，還要加上那些土豪劣紳的壓榨，還不等於是百上加斤，敲骨吸髓。

吧！

田見秀的造反念頭，該可以看出了，他並不是單爲自己。實在，他是爲了更多的人！田見秀還有一個好愛，就是，他並不希望自己爲首，因此，他要求高迎祥來領導這一支起義軍。因爲，高迎祥在驛卒中，別具威信。

可惜的是：高迎祥其實並不是個眞正的領導者。不過，田見秀却在代他奔東走西，代他策劃着一切。目下，他已將個劉五安排成了一只重要棋子。

劉五，他在營中有他的威信，本來，他要在府台衙中陪自己弟兄一塊，苦樂與共。但是，田見秀比他更有見步，一句話將蠻牛樣的劉五，牽了就走。

「難道陪他們一塊兒死！」

劉五被點醒了。

然後，劉五見到王國興怒沖沖的出衙門，他想到，田見秀的說話應驗了。現在，該由他去說動弟兄，翻牢刦獄了。還有，他希望拖本兵王國興一起下水。

經過劉五一說，營中大亂，誰也不甘心劣紳土豪的欺凌自己的弟兄。劉五說刦獄。他們個個異口同聲一個字：「刦！」然後一隊隊，一行行的準備出營！

劉五却趁此一時機，他去拜見了王國興。

「稟大人，營中兄弟，因邢府處置不公，羣情大爲不滿，他們可能會有越軌行動！」

王國興聽了劉五的說話，他連面孔變了色。兵變是最可怕的事，姑不論變成與否，他本人就是大罪。不能，他決不能担此大罪。因此，他立即傳下急令，要劉五壓住營中弟兄。即使要變，也得等他回來。也就是說，他得與邢大人作最後一次的談判。如果這次的談判破裂，那麼，他是可以卸去極大的罪名。至少，邢大人他本人得担負全部的罪名：「逼使兵變」。

王國興飛馬來到了府台衙門。其時，邢大人正掀髯微笑。吃了一頓極豐盛的午餐。躺在張懶椅上，閉目養神。王國興之來，令他感到十分討厭。但是，說是有急緊的公事回傳，他擺了擺手，懶懶的走出花廳！

「大人，這事態卑職無能——」

「你本來無能，哼哼，此事，下官別有處置！」

言下有意，他可能還有其他的手段對付王國興。但是，王國興目下他根本不理邢備該怎辦，他是祇有一個想法，別想事越攪越大，甚至於一發不可收拾……

「目下兵營譁變——」

「什麼？」邢大人可也有些凜然。

「依卑職之見，此事不宜追逼逾分，希大人赧四人之罪，還有——」

「住口，你縱容家丁譁變，這是造反。這是造反。哼哼，你領軍無方，還敢來要脅本府。須知：下官這白簡無情，爾可回去聽參——」

以文參武，並且，還是事出有據。王國興他所求的就是這一句話。如果邢備上

參，那麼，他非但不必担負兵變之罪責，反而，可借這一參摺，而自辯己之無辜。不過，場面上，他還得唔唔而退。

王國興一出府衙，他苦笑了。到底，他是武人出身，他也知軍丁之脾性，十個八個，他們不至於鬧出什麼大事來，怕就怕成了羣、結了帮。還有，道理在軍卒的手裏。現在，王國興也認爲道理是在軍卒之手裏了。說來論去，三千兩銀子作的怪。更有甚者，王國興他自以爲，這批軍丁，無論如何，總是自己的家軍親丁。事情鬧到最後，依然得自己來了理，除非他們不想吃這兵糧。

王國興他也看錯了，這一次營變，不變則已，一變，那麼，他們是眞的不想吃這一份管頭管脚，諸多限制的兵糧。他們寧可上了山，結了寨，他們要造皇帝的反了。

現在的劉五，他是看清了王國興的面色，想必總戎也無法說服那個貪官，好吧！動手吧！

首先，劉五卒領了手下弟兄，出大營。別看祇四百五十來個，却也兵分兩路，一路去翻牢刦獄，準備救出關、賈、李、張四人。而另一路則由副正劉國能率領，去包圍錢之驥一家。列位：這個劉國能是一員虎將，將來，着實幹出一番驚天動地的事業來。而現在，他祇不過是個卒正而已。於此可見，「人才」兩個字的可憐，可笑。誰也會說：人才難得。其實，有多少人才是硬被活糟蹋了。

誠如韓愈的千里馬說：「執策而臨之曰，天下無馬……」那裏是天下無千里馬，實在，是不知千里馬而已。

言歸正傳，錢之驥是老了，他根本不會太理家宅事，而錢文俊則自以爲事情告一段落。心中毫無準備，他那裏曉得，今夜，將是自己的末日……

劉五，現在已來到了大獄之前，說實話：獄卒等人，他們也有份江湖義氣。他們明白賈、關、李、張四人是借了個寃孽債，讓惡霸出錢押進來的。所以，也沒人送錢打招呼，他們一樣的好食好用招待，更且代他們敷上了獄中的「氣煞官」。什麼叫做氣煞官？是一種監獄中獨有的秘方靈藥。用這種藥，那麼別說是小小棒創，就算是非刑拷打，將人打得不如人樣，甚至無法可以飲食。嘿嘿，祇要一用「氣煞官」，不過十二個時辰，包保還你一個好人……

這種靈藥，沒有幾個人會合、會配、會煉、會製，甚至於會用！一般人要用，還得有機、有緣、有錢、有運才能碰上！否則，別說用，大有可能你看也看不到。

今日，四人却有人代爲敷上了這種藥。還有，來刦獄，那些牢頭禁子，個個側側脯，歪歪咀，有二個還交出了鑰匙，根本沒有費多少事，四個人被帶了出來。

本來四人肚中有着一股吞天含地的怨氣，既然有人來，並且說明了還有一枝人馬守住了錢文俊的家，走！反正棒創敷了藥，那是打在肩背之上，痛也算止住了，脚能走麼，去，上錢家去。

很快的，兩枝人馬會了面，哪，這兒可以看出劉國能的精幹厲害處。

「大劉！」劉國能一直稱呼劉五爲大劉的。「咱們可是怨有頭，債有主，殺，殺那些老虎，甚或帮老虎吃人的奴才，其他，我們可不能亂殺亂斫……」

「對，我們是報仇！我們又不是強盜、土匪！」

「兩位！」哦！又有人來出主意了。誰？田見秀：「我看，兩位這一次率衆而變，不反也是反了！難道，眞的還想吃糧當兵？」

這一問，可將不少人問啞了。他們是營兵，除了當兵，還有什麼個好辦法？

「我可眞怕你們會上當，糊裏糊塗死啊！」田見秀借天際星光，看了那些人一眼：「刦獄，是大犯王法的事，那些做官的能放你們過門？」

大劉五點了點頭。

「何況：爲了報私仇，你們攻打錢家莊。一攻一打。勢必有死有亡，那，又該是個什麼樣的罪名？暫時，他們……那些做官的，不至於，不，該說不敢得罪你們，甚而至於，他們會出告示，安撫你們！然後，你們乖乖的，放下了刀，好！他們已有所防備。發火箭的發火箭，出火牌的出火牌，將附近的軍丁兵將招了來，城門一關，甕中捉鼈。別說大劉五，那怕小劉三也難脫得了身。到時候，官字兩個口，不殺一批，他們又怎樣向皇帝老兒交帳？你們說，是不是？」

田見秀的說話是有力的啊！再說，劉五，劉國興，即使關、賈、李、張等人，他們也何當不是一點就明。事情是逞憑一時之火，幹了就幹了。當兵的，那會有個深思熟慮，圓滿計劃……田見秀一說，他們担了心。眞有此可能的啊！也眞能要了他們的命啊！怎辦？

現在，論到他們面面相覷，說不出個所以然來了。

「反正，仇是非報不可！」田見秀怕他們半途畏縮，而不衝進錢宅，事情弄了個虎頭蛇尾，更不值得。所以，他頂了一句，關、賈、李、張四人首先被挑起了火。對，殺，反正是條死路，何不殺幾個墊了個屍底？四人是一聲喊，向錢宅大門撲去。他們一動，四週圍的人還能不跟進的？殺啊！一片吶喊驚動了四週，一瞬時，犬吠鷄叫的，亂了個不可開交。

錢文俊首先得到了消息，好在，他們僱有護院打手，而且，人數也不在少。所以，一有風吹草動，他老人家可毫不在心上，土匪流賊，怕什麼？

不料，家丁一報，二報的報來：不是土匪，更不是什麼流賊，他們是軍營中的兵丁。錢文俊首先打了個突！說實在，自己事自己知，他怕了！怕那些營兵來報仇來襲。突然，他有所警覺，他開始怨恨周八了。

三千兩，他以爲是王國興教唆手下來顯顏色……不，他不能再死捧住銀子了。他甚至得看事辦事。不巧，還得加碼，五千，六千……他也不在乎。

錢文俊是個敗家子也好，是個土豪也好，但是，他可眞有些狠勁，至少，他不是一般的紈袴子弟，他可懂得，錢，該化則化，不可肉痲。

不過，他無論如何想不到，幾兩銀子的債項，會鬧到如此的田地……你以爲他會後悔！不！不，他不會，反而，他在想，這個按兵之計成功後，如何設法報仇？

× × ×

最後一次的警報傳來了。要他大少爺快走……因爲，門已打開了。

錢文俊這一下子可眞的怔住了。他，活到今天，還沒碰到過錢攪不通的事……至於叫他走，他那能走得動？憑仗兩個心腹家僮的攙扶下，他勉强的走了三步。哦！爲人阻住了。

「是關……關……大哥……」

「誰是你的關大哥？」

「誤……會，關大哥！啊！還有……其實，我不是不拿出這個三千兩……」好了，錢文俊可越說越到了夾縫裏去了……「全是邢大人，不，實在是周八，他在中間挑撥……我……一個小小庠生……我那敢與府台……爭！對吧？王大人在哪？我去見他……別說三千、五千，我認了。當然，皇帝不差餓兵，你們……我也個心意！各位！我再送一千……誤會……」

還在說誤會呢，關榮是突的一聲怒吼：「誤會個屁！小子，你有你的錢，老子有老子的刀——」

可憐，錢文俊發覺不妙，想跪下，想叩頭，「唰」的一刀，血兒迸現中，錢文俊已讓關榮砍去了半邊腦袋。他這裏半聲慘叫，那邊可傳來了一聲狠嗥般的悲鳴。原來，錢之驥剛剛聞訊出來，正好，讓他親眼目睹的，看到了兒子讓人殺了頭……

一殺開，還能有個好事？錢之驥你不來，還有一綫生機，既已自動投到，能饒你？「咔嚓」一聲，鑾方便，又死了一個。這一來，東奔西走，你逃我叫……可憐的那些家奴厮僕，殺啊殺的……反正殺紅了眼，也殺順了手，見人就砍，見人就殺了……內中，有該死的，當然也有罪不至死的。沒辦法，誰叫你們與惡人爲伍？在當前的情形，死了，也是活該！對不對？

然後，殺進了內堂。哪！這就仗田見秀了，他不喜歡濫殺，將來，即使是闖王營中，田見秀依然是軍紀最嚴的隊伍。在失意落魄時，他如此，到了成功時，連闖王自己本身也開始腐化墮落時，他還是如此！田見秀是個不世出的奇才，可惜，他不爲世人所艷傳。當然，有壞也有好，田見秀是唯一的，全身而退的闖營大將。現在，他是阻煞了殺紅眼的軍卒。

他的命令是簡捷的，明白的，所以，阻止了他們去殺女眷。不過，民脂民膏，借契文卷，搶的搶，搬的搬，毀的毀，燒的燒……錢宅中的女眷祇有哭號的份。對了！大概精工製造的人，開始向泥抖而成者觳觫了，哭泣了。而下等人在笑——笑得挺舒暢。

火光中，突然，有一個人，披頭散髮的向他們奔來。走得不算快——啊，是個女人！奇怪；手中還拿了把東西。什麼傢伙！嗯，看清了，一把剪刀！

有人認得，是徐嫂桃姐！她來幹麼？

「我要報仇，我要報仇……」一邊奔，一邊在叫。不，簡直連叫的氣力也沒有了，聲嘶音啞的！人，已處於亢奮過度的情況下。如果不是田見秀，她眞能亂走亂闖，然後，闖入個死地也沒一定。

「我婆母——死了——我丈夫死了——我！爲我——害死了多少人……我，也該死了……不過，我得殺人——對，死，也得拖個……墊屍底……我……」她大哭了，田見秀他是比較明白桃姐的事，他不禁眼中有淚。唉，天何不公？看，一個好好的婦道人家，現在，變得像個什麼？她說得不錯，爲了她，引起了周八的唾涎。打沒來由官司！毀了家，現在，聽她的說話，婆母也自知什麼一來，死了！她，把所有的責任，全往她自己的肩頭上壓……

「還有恩公……李大叔！啊，大爺們——」她莫明其妙的跪下了，叩頭，叩頭——頭碰在砂石的地面。血，開始沁出，開始流入了砂石中……她的面全是血。可是，她不理，一股勁的叩頭：「救救他們！救救他們！四位大叔！也是我害的……」

田見秀他是一個「凌空點」。現在，他算是眞正的露出了自己的身手。劉國能可是個有心人，他這才明白，自己伙伴之能如此輕易殺入錢宅，全仗他在暗中出手帮助，否則，還得化加倍的力……

現在，劉國能對田見秀是奉命唯謹。在他的囑咐下，叫來了錢宅的幾名丫環，由她們看侍着桃姐……然後，再聽田見秀的安排。

關榮、賈奇、李興、張文四人也出來了。他們滿身是血！看來，人是殺了不少……當他們看到滿面鮮血的桃姐時，他們想招呼，想討幾句話，可讓劉五阻止了。

現在，該如何走第二步。

「人，殺了不少，唉，咱們能殺人，不是好漢子，好漢子該能救人……」一開始，就將幾百人鎮住了。

「剛才我說過，他們文武官員打了個串通，現在，我相信，有不少人是聽見了，錢文俊他還以爲是王國興的主意！爲了三千兩銀子！唉，弟兄們，想想看，你們爲主帥拚命，而他如何？出賣了你們，私下收三千，當然，三千銀子沒收到，這就讓人誤會，縱兵行兇了。如果，王國興他知道了這件事，他能放過你們？」

「對，他們全是當兵有年的人啊。主帥的陰私、誰知誰倒霉。眞能讓老田說中了，文武再一合計，誰也討不了好去。

「事情鬧大了！就該豁出去，其實，不豁出去也不成了。咱們可得拋了這份口糧！唉，請問，這份口糧有多少？喝茶嫌淡，喝酒不醉。還有，能避期發？能不尅扣？官，那個官不在剝削！文官刮百姓，武官尅小兵。再不，也不知那個官上個奏本，裁減多少……譬如：驛卒，不是讓個劉大人一奏即准，一准即裁，裁了——好，做官的可以吃餘糧，咱們吃些什麼？」

田見秀越說越明白，越說越在情理中。雖說祇有幾百個家丁，也讓他說得鼓噪起來了！現在，那些人是連娘老子姓個什麼也不想了，祇想以後應怎辦？

「造反！」

千句併一句，反了他個皇帝的！

「先報仇！」桃姐鎮定了。她祇有一個念頭，報仇……

關榮、賈奇、李興、張文可聽見了！四人走近，桃姐……現在，桃姐極冷靜。不過，眼中有着一種光。說不出原由的冷凄、狠厲的光來，她看到了四人，她笑了

，不過笑然挺勉強，祇是說：「我婆婆死了，死得可憐，死得寃……」

「啊，老大媽那會死的？」

「吃了藥……她臨死時說過，報仇！抓住我的衣袖……叫我不可死，她不如我，老了，又多病！兒子死了，她的心也死了，對，婆婆是個好人，她說得對，要我報仇！我答應了，我會報仇……誰給我刀，沒刀，這把剪刀也能殺人……再說，殺不了別人，還不能讓人來殺死我……」

說得斯文淡定，說得堅決沉着，可聽的人，那一個能忍得住心中的淒酸。

代她報仇，走，到那裏去？找那個罪魁禍首周八。

劉國能突然有了個警惕……看，一轟而來，一轟而去，憑什麼？憑一時之勇氣，現在，叫他們赴湯蹈火，全行，但是，如果火性一降，又會變成個什麼樣？造反，說說方便，怕就怕在反沒造成，落一個東分西散，到那時，成了散兵游勇，大家找不到個好死……他，兩條濃眉皺緊了，走是在走，心中可在想着心事。

周八是做夢也想不到，報應來得那麼快，他自以爲一個衙門中的有頭有面人物，說句眞話，他不找人晦氣，已是此君之便宜，誰又敢在太歲頭上來動土。人，不能太自恃，而歷史告訴我們，有多少人是死在「自恃」這兩個字上，又何況你小小衙役？

門外傳來人聲喧嘩。周八他還在打發人去彈壓什麼的？不想，大門爲重物撞破時，他心動了，他怕了，莫非出了什麼事……走，不理有事沒事，先走爲是……對不起，當他走出備衙之時，一疊聲的殺、叫、號、咷……周八他可嚇了個冷汗直標，再聽到有人招呼賈奇，有人大叫李興：……他明白了。寃家對了頭了！分明四面已爲人包圍了！他立即走了個暗弄，也是狗洞……大丈夫，能屈能伸，但求不死，將來，還怕不能翻身報仇？

他鑽啊鑽的，看來該鑽出去了，他噓了一口氣，大難不死，哈哈，必有後福：……啊，那會背後一陣劇痛，哦！抬頭一看，月光下，一張俏麗的面容對準了他！是桃姐！這，桃姐……饒命……背後可又是一痛，啊！啊……桃姐像發了瘋般的，一剪又一剪的，直刺周八的背部。桃姐是祇顧亂刺亂剪，其實，這利剪決不能刺死一個人，因爲，用力不對，用勁不穩，實在，周八他是嚇昏了，驚呆了！否則，周八沒死，桃姐反而會死在他手上。

尙幸，四週火起，尙幸，有幾個兵丁看見了桃姐的瘋狂行動，這一來，周八是死得極慘了。背上，他已受了不知有多少剪，現在，又碰上個刁鑽捉狹的傢伙，將他的雙臂斬斷，家宅在失火！他連個爬路的機會也沒有了……是痛死、是燒死、是燻死、是刺死，誰也說不明白，不過，就是死定了。桃姐，她是報了仇了。

天明時分，城中可起了鬨，甚至於有不少店鋪不開門……爲什麼？怕兵刦！

王國興躲了起來，因爲他不能在此時出面，他明知現在這批軍丁在火頭上，何況，城中祇有這五百兵丁，聽說是全反了！一個或幾個人，能鎭壓得住他們？當然不能，既然不能，又何必去討苦來受。

府台大人到了現在，他算是領略了兵變之厲害了。他找王國興，王國興告了病假，更說明了，他在閉門思過，靜候大人的彈章參奏，試問：現在的邢大人他敢參奏些什麼？錢氏父子滿門……幾乎是滿門被殺，周八更慘，燒了個片瓦無剩，一片白地，本來，周八還可代他作幾分主，現在，怎辦？發告示，安撫爲先！

邢大人，你也太不爭氣了吧！唉，果然不出田見秀所料，出告示安撫軍民了，說什麼一時不愼，誤信刁民之言……等等，等等，那些軍丁那會不明白，現在，因爲錢氏父子死了，周八也遭了報，你將這些事過，全推在他們身上，誠如田見秀所說的，做官的又該如何？殺了個庠生，又是個大富，還有衙役一門，能不了而了之？當然不能，那麼，以後又該如何？還不是發牌召兵，閉門大索，五百人中，起碼得死了個十來廿，徒刑五十到一百……還有，其他的也得按案情的輕重而發配，至不濟，發往邊地効力。

不有人慫恿，他們已是心有不忿，現在，有人在煽動，他們能上這個當？不——但是，劉國能卻與劉五等人在商量着後事——

「誰也不能死，誰也不該去頂那個罪包！」劉五說。

「反了？」劉國能冷冷的說着。

「不反成嗎？」

「反，能成嗎？」

劉五看了劉國能一眼，他有些不明白了。

「大劉五啊，你看，咱們這些人，成得了些什麼？一哄而來，一哄而去，唉，沒個頭，成嗎？唉，你又會說，你大劉五不是個主嗎？好，大劉五，你是主，該出個主意吧，憑良心說，你有什麼主意？」

劉五可眞讓劉國能問住了。

別以爲造反，造反，一反就得，沒個眞主意，還眞成不了事，至少，現在如何，將來怎樣，全得有個好好的安排，沒些主張，還不是將他們引往條死路？

「哦，有了，劉五突然拍了拍桌子：「找個人來，我說，該找個能人來……」

劉國能點了點頭，這話說得有門兒了，他不着急的問：「找誰？」

「田見秀！」

不錯，兩個人的意見可歸了齊啦。

巧，田見秀他來看兩劉，說實話，他是兩面奔走，而且，他更看出來，該到了火候啦！哈，兩劉一見他，就將他按下了，劉國能想跪，可讓田見秀雙手一托，劉國能硬是用勁，也無法下跪：「田先生，您眞好功夫……」

「三脚貓啦！劉兄弟，您稱贊我，簡直是臊我啦！」

「唉，田先生，俺可是個粗人，不說轉彎話，對您，俺是眞心誠意的服啦！」

「俺也是！」劉五湊了一句。

「現在，咱們可商討過啦，眞，沒您啊，咱們遲早是個死，別說反，什麼事也做不成。」

「不想反啦！聽招安啦？」

「招安？那是軟刀子殺人的方法，咱們能信？看……」劉國能推了推桌子上的紙張：「這是邢狗官的招安榜文，可讓咱們撕下來了。還有，他們貼到那兒，咱們可撕到那兒！咱們不能上這個當！」

「那該怎辦？」

「您作個主……田先生，祇有您能作咱們的主……」

「不，誰也能作主，不過，要有個眞正的主子，可不是容易事，劉兄弟，咱們人不多，還有，你們可有人去探聽外縣的動靜。」

這一問，兩個姓劉的全啞了。

「不能這樣在意的啊，這是等人來砍咱們的頸子……」

對，這話教訓的是。

「告訴你，高大叔已派了人，沿江沿驛的打探着，爲了你們，他可是暗中代你們着急，你們祇有五百人，他可有幾千個好弟兄呢！全是驛站上裁下來的，爲了你們，高大叔說，合起來吧！」

好，合起來！

田見秀將個高迎祥順理成章的抬出來，高迎祥他有江湖脾氣，他喜交朋友，還有，這一次的四個闖禍胚，關榮、賈奇、李興、張文與他全有個交情，對，有他，可眞能成個事，劉五，劉國能全滿意了。

有十來個算是軍卒中的頭兒，包括了兩劉，來見高迎祥。他們是江湖子弟，說的是江湖道義，要的是江湖的正理……他們爲了救人而造的反，高迎祥說得淸楚明白：「弟兄們看得起咱家，我就來當起這份家，但是，壞話說在前面，國有國法，家有家規，替天行道不能殘害無辜，該殺的，非殺不可，不可殺的，決不能胡亂濫攪，還有，咱們自己是被逼無奈，出此下策，就不能逼別人有寃無處伸，對吧……」高迎祥的說話可眞有些氣魄了，當然，田見秀是點撥了他不少。

劉國能是句句在耳，字字留心，他認爲高迎祥的說話在理……他欣然從命，第二天，他帶了所有軍卒入到了東山聽令。

高字大旗已豎起來了，今日，高迎祥是全身披掛，一匹烏騅馬，一枝銀槍有人代他牽着拄着，他身後卻有着不少驛卒……數量有那麼七八千……這可令劉五、劉國能更爲興奮，三通鼓歇，高迎祥上了那塊大石，左邊有個瘦長的壯漢，劉國能一看呆了，他不是開淸眞館的老回回，而右邊是田見秀。

「衆位兄弟，咱們是被逼無奈，咱們是不反沒路走。看看，人可有了近萬，好吧，每人每天吃二升米，該多少米，咱們那來的餉，那來的米，還不是該借則借，該搶，也得搶了，對不對？」

當然對啊！不搶，喝西北風？

「眞，我們可能會喝西北風。但是，我們可得記住，一不姦淫，二不燒殺無辜，如有犯律，立斬無赦，各位，這位馬爺，就是執法者，至於那些個惡霸，劣紳，那可不必客氣……我還是那句話，該殺則殺……」

衆人轟然的叫了一聲……

「咱們必需軍行有列！首先，所有人分列爲十營！以後，看情況需要，再行分配……今天，咱們先往城中借糧！注意，咱們是弟兄，咱們同心協力，咱們誰也不能有私財，犯令者斬——」

第一次的行動出發了，西安城說來沒碰見過這種事，他們——那些做官的，有錢的豪紳闊佬們，誰也不會相信，區區的幾兩銀子，引出了喏大的一件災禍來。

至於朝廷，那個自以爲英明神武，勵精圖治的崇禎皇帝，更想不到，自己爲了貪一點小惠，准了一本裁減驛遞的本，會將他的龍廷推倒……

誠如田見秀所說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大軍已進入了城中，別看人多，他們卻秩序井然，有些向東大街，有些向察院場，他們有些走入了米、糧行，有些進入了車騾店，甚至於有些人到了鐵作，磚瓦等店中，城中本來有營軍的啊，因爲文武不睦，王國興是一心看好戲，好，有，也等於無，何況，他實在找不出太多的兵丁來……

邢大人祇有捧了官誥大印跑了，跑到那裏去，誰也不知道……至於來不及走的官吏紳商，可憐，祇有眼睜睜的看那些兇神惡煞，翻箱倒篋！予取予携——

當然，也有不守紀律的人，他們以爲說說而已，因此，調戲婦女的有，順勢強姦也不少，不過，不對，剛有婦女的號叫聲傳出，立即有一隊青衣女子，爲首的一個少女，生得不算美，但是，十分沉着，嚴肅，她手下人不多，大概有廿來人，可是，個個粗悍靈捷，這一隊女丁，正是高迎祥的侄女桂英率領的，她叔父說女人無用，桂英她偏要表示，女的何嘗眞沒用。

極快的，爲高桂英及其手下，將兩個仗勢行兇者扣押出來！這兩個傢伙可不服氣呢！一出門口，剛巧老回回馬守應的執法隊經過，問明情由，也不多說廢話，兩個犯規者，就在大門口就地正了法，兩顆首級自有兩人刺在槍尖上，巡街示衆。

常言道得好，軍無法不成軍，又道是軍令如山，別以爲殺的是兩個人，可將整個軍隊鎭壓住了，即使有心逞兇者，他們明白了，說的是法，行的是律，稍有差錯，那就是以身試法。

劉國能是認得，被殺者是軍營中人，劉五有些不服，劉國能可說得有力：「不如此，能有個主，咱們是救人，可不是來害人的！」

別以爲殺了兩個人，可將那些店行中人也鎭住了，有米的獻米，有糧的獻糧，甚至於有不少工匠，他們本來受了壓搾之苦，現在，他們收拾了傢什，跟了高迎祥一塊兒走了。

據正史記載，就此，高迎祥立起了「闖」字旗，他，自稱爲闖王，至於劉五，號爲過天星，劉國能是闖塌天，其他是老回回馬守應，曹操羅汝才等等！可就不見有田見秀，他始終退居在第二綫。

至於高迎祥的侄女高桂英，她更是從闖王營中鍛鍊成材，成了個傑出的女中英傑。

是不是顚了個倒啦，或者，連女媧娘娘她也會有所驚奇了，難道，她抖錯了山籐，而這些粗製濫造的人，竟然也會殺了高貴的後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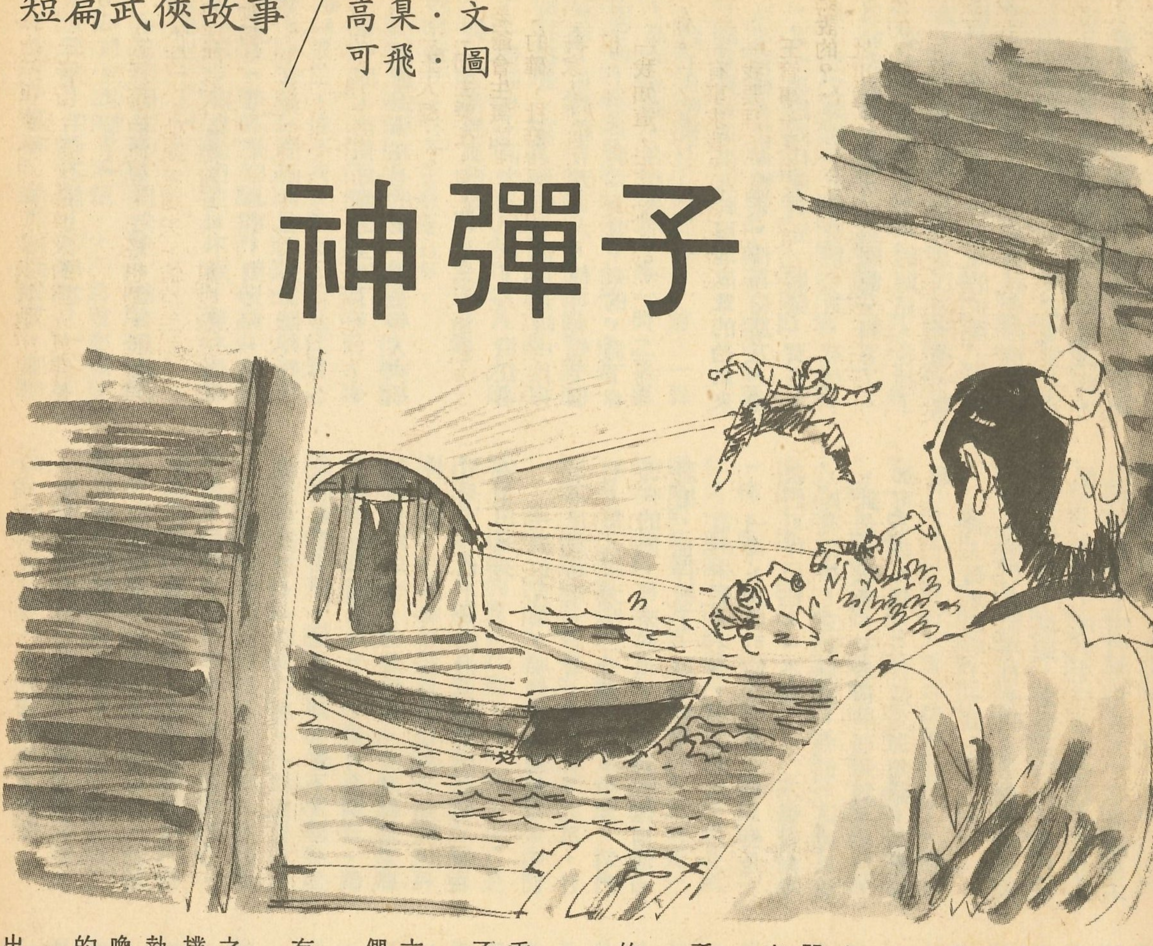
可惜，歷史是告訴了我們，星星之火，是可以燎原，然而，不是燒了，而是全燬了——誰也沒好處，不論是高貴的，還是下賤的！

（全文完）

短篇武俠故事

高臬·文
可飛·圖

神彈子



崑崙劍法

浮雲掩月，天空中只有幾顆聊落的寒星。

江水奔騰着，那一瀉千里的聲勢，簡直令人目眩神搖。

× × ×

這兒是緊靠川江的萬縣，岸邊帆檣林立，停泊着不少上下行的船隻，其中一艘單桅烏篷船，是告老還鄉的御史杜世充的座舟。

也許是舟車勞頓吧，天才二鼓，岸邊所有的船隻，幾乎已全部進入夢鄉了。

只有一個人未曾入睡，他就是杜世充的獨子杜琪，這也難怪，日間睡了一整天，此時叫他如何能夠入睡？

他是一個十五歲的孩子，玩性依然很重，此時雖然不敢驚動他的父母，還是忍不住由窗口眺望江上的夜色。

忽然他發現一艘敞篷輕舟，裏面坐着六七條彪形大漢，輕舟逆流而上，正向他們的座舟駛來。

長江不是私人所有，誰都可以航行，有船駛來並不是什麼稀罕之事。

令他駭然的是，當輕舟距離他們丈許之際，五條人影，急如鷹隼，由輕舟凌空撲來，現在他有點明白了，這般人全都手執長刀，必然會對他的父母不利，他正待喚醒他的父母，眼前又發生一項駭人聽聞的奇蹟。

敢情那五名身在空中的大漢，忽然發出幾聲悶哼，接着像從高樓失足一般，一

威力無比

起栽到江心去了。

這是杜琪見所未見，聞所未聞的奇事，雖然事過境遷，但他還在那兒呆呆的發怔。

另一點使他眩惑的是一聲輕叱「找死」，那五名彪形大漢就是在「找死」二字之後栽到江心去的。

杜琪接觸的人不多，但他對那聲輕叱，却能聽出是他們家裏的王管事所發。

王管事約莫五十出頭，是杜世充在知府任內平反冤獄救出來的，他因爲無家可歸，所以甘心在杜家爲僕。

十多年了，王管事盡心盡力，忠誠不貳，此次杜世充告老還鄉，自然也將他帶來。

現在一切趨於平靜，除了滔滔江聲，可以說萬籟俱寂，但杜琪却在納悶，適才爲甚麼會有這些現象？他畢竟年紀太輕，想不出來也就拋到一邊。

杜家祖籍在四川重慶西南的永川縣城，房屋座落於南門近旁的城根之下，此地鬧中取靜，環境頗爲怡人。

他們回籍約莫半年之後，有一晚杜琪在三更時分感到內急，他起身小解，却又發現一件異事。

一條人影像飛鳥一般由簷前瀉落，一閃之間便已毫無蹤影。

他知道這條人影絕對不會是鬼魅，八成是傳說中的俠隱之流。

俠隱爲甚麼會來到他家？他找不出答

案，卻想起半年前在萬縣江邊親眼所見。

「王管事，適才飛進來的那人莫非是他？」

這是杜琪的直覺，一經想到，他就再也忍不住了，他顛着腳尖，悄悄走到王管事的房門之外，側着耳朵，想聽聽王管事的動靜。

「你這是作甚麼？少爺。」

這是王管事的聲音，但是却來自身後，杜琪心頭一震，一臉尷尬之色的扭過頭來。

「王大叔：我……我……」

「回去睡吧，少爺，要是明早起不來，老爺會生氣的。」

的確，杜府世代書香，勤儉傳家，決不容許家人遲睡晏起。

但……

「我知道，王大叔，我只是……有事求你。」

「有事求我？什麼事？你說。」

「我要拜你爲師，請你教我武功。」

王管事一呆道：「我會武功？少爺聽誰說的？」

杜琪道：「沒有人說，是我自己看出來的。」

王管事微微一笑道：「那是少爺看走眼了，要說我老王是粗人，我承認，如果說我是武人，那就不敢當了。」

杜琪道：「王大叔幹嗎跟我客氣？那天在萬縣江邊，我親眼看到你將幾個賊人打落江心，今晚又瞧見你由簷前飛落，還說你不會武功？」

王管事長長一吁道：「對不起，少爺，就算我會武功，我也不能敎你。」

杜琪道：「這爲甚麼？王大叔。」

王管事道：「少爺是富貴中人，將來投身仕途，必然會青雲得路，那裏用得到武功。」

杜琪說道：「不，王大叔，習武可以强身，與讀書並不相悖，你敎我嘛，王大叔。」

這位杜公子眞能磨人，一磨個多時辰，才好說歹說的將他勸回房去。

此後只要一有機會，他就纏着王管事，日子一長，王管事也招架不住，在無可奈何之中，只得勉勉强强的收下了這個徒弟。

王管事本名大冲，是崑崙派的傑出人才，當年在江湖道上，神彈王大冲可是一個家諭戶曉的大俠客。

他最先傳授給杜琪的只有兩樣，一是打坐，其次是彈銅錢。

別瞧不起這兩樣工夫，打坐是崑崙心法，彈銅錢是他成名絕技「神彈」的築基工夫。

杜琪每晚就寢之前必先打坐，然後睡下以手指彈動由帳頂中央垂下的銅錢。

那是一個有眼的銅錢，用兩尺長的絲綫繫着，絲綫的另一端縫於帳頂，用手指一彈必然會來回擺動。

王管事告訴杜琪，他必須彈動銅錢使它來回兩次都能打平帳頂，如果他沒有這項恒心，往後就不必學了。

杜琪刻苦向學，不負所望，百日之內便已達到此項要求。

往後白天以碎石子打靶，夜間打香頭，一年之後，他終於獲得王大冲的神彈絕技。

三年過去了，杜琪已經獲得崑崙眞傳，王大冲扶持杜家兩代，責任已了，所以就回到崑崙隱居去了。

翌年正逢大比，天下的舉子都必須到京師去應試，只是萑苻遍地，盜匪橫行，這般手無縛鷄之力的書生，如何通過這迢迢長途？

年輕人誰都會有幾個要好的朋友，杜琪自然也不例外，他會武功的事，也就一傳十，十傳百，而盡人皆知了。

永川鄰近各縣，連杜琪在內，共有三名舉人，那兩人是劉文斌，與吳尙義，他們以文論交，具有深厚的感情，如今劉吳二人前來相邀結伴同行，杜琪自是義不容辭。

他們由重慶北上，經萬源至陝南的鎭巴縣，這一路雖然沒有遇到什麼意外，但警訊頻傳，令人有風聲鶴唳的感覺。

翌晨他們到達距離「上司鎭」約莫十餘里之處，已是落日含山的時分了，吳尙義向天色瞥了一眼，道：「杜兄，天色不早了，咱們得緊趕一程。」

「別忙，各位，鬼門關正開着呢，何必這般匆忙？」

說話的自然不是杜琪，而且語意不善，只怕是遇到强人了。

他們三人想法相同，也一起向發聲之處瞧去。

適才答話的只有一個，但由路邊樹叢中冒出來的却有十多口子，瞧他們那惡形惡狀的長像及裝扮，必然是一批攔路剪徑的盜匪。

沒有錯，他們的確是一批殺人越貨的盜匪，只不過那爲首之人長得並不難看，如果換一個地方，多半會以爲他是滿腹詩書的公子哥兒。

不管匪首長得如何斯文，劉吳二人已然嚇得牙根打顫，杜琪雖是不怕，心裏也有幾分發毛，不過既然遇到了橫禍，就必須打起精神想法子解決。

於是他向匪首雙拳一抱道：「朋友，你們這是作甚麼？」

匪首嘿嘿一笑道：「很簡單，向你們打個商量。」

杜琪道：「哦，請說。」

匪首道：「漁人靠水，樵夫靠山，咱們麼，就要靠你們這些貴公子慷慨解囊的帮襯帮襯了。」

杜琪面色一沉道：「樵夫漁子都是自食其力，只有你們這些盜匪殺人越貨，專幹喪盡天良的壞事，別說咱們只是一些十年寒窗的窮士子，就算腰纏萬貫，也不會給你一個銅子。」

匪首哈哈一陣長笑道：「閣下原來是個會家子，趙七幾乎看走了眼，好，咱們廢話少說，還是在手底下分個高低。」

杜琪不再說甚麼，抽出行囊中的長劍，翻身躍下馬背，大步往道中一站，淵停嶽峙，抱元守一，一股豪邁之氣，立即奔放而出。

匪首趙七心頭一懍，他絕未想到這位年紀輕輕的英俊書生，竟是一位劍道中的高人。

不過粉面閻羅趙七，在黑道上可是一

個呼風喚雨的人物，要是被一名年輕書生嚇退，今後他就不必再混江湖了。

何況雙拳難敵四手，論人數，他們也吃定了這幾個書生。

於是他踏前幾步，一招力劈華山，斜刺裏劈了過去。

這是掂掂杜琪的斤兩，却也使出八成眞力，在他的想法，一個二十上下的少年，內力必然不足，只要對方出劍招架，必然可以將他的長劍砸飛，一招分勝負，此後就可予取予求了。

他絕未想到這疾雷撼山似的一刀竟然落空，杜琪藍衫飄飄，早巳斜移三尺。

「好身法，再接這個……」

一片刀光，帶着一條人影像狂飇般捲了過來，這回粉面閻羅趙七不敢再存輕視之心了，刀鋒急如驟雨，展開了他成名的「追魂十九斬」刀法。

杜琪習的是崑崙正宗絕學「大羅天」劍法，以他的成就，應該在三十招內擊敗趙七，但他却左支右絀，險象環生，連鬬五十餘招，幾乎都在被打的情況下勉强渡過。

這不能怪他，一個毫無陷敵經驗的少年，怎可能跟身經百戰的老江湖相比？好在五十招以後，情況才逐漸穩定下來，他不僅有攻有守，而且還取得了主動的優勢。

粉面閻羅趙七大爲震驚，他知道再鬬下去可能會栽在這位少年的手中，於是力貫刀鋒，一招迫退杜琪，同時伸手向後一招道：「上。」

他身後的黨羽一十四名，此時分作三批，分別撲向三名擧子，他們不祇是倚多爲勝，還要向兩名無拳無勇的書生下手。

杜琪面色一寒，明若朗星的雙目，忽然射出兩縷殺機，急伸手向革囊中一抓，取出一把鐵彈子，單掌一撑，彈出如矢，這陽關大道之上，立即現出一片駭人聽聞的奇景。

十五名賊人同時左目中彈，血流滿面，踣地不起，只有一個粉面閻羅趙七逃去了。

在江湖道上，趙七是一個赫赫有名的人物，如今陰溝裏翻船，竟然栽在一位少年書生手裏，那麼這位書生是身懷絕技深藏不露了。

因此，沒有人再敢找杜琪的痲煩，此後一路平安，很順利的到達京師。

天子腳下藏龍臥虎，奇才異能之士多如過江之鯽，杜琪寄寓京師不過兩天，就有人找上門來。

× × ×

「杜公子，有朋友找你……」

說話的是店小二，杜琪的神色却爲之一楞。

因爲除了父執輩，在京師他沒有朋友，而父執是前輩，絕不會到客棧來拜見他的。

他心中雖是如此轉念，口頭却回答店小二道：「來人何在？」

店小二道：「在客廳相候。」

杜琪跟隨店小二來到客廳，只見一位面如冠玉，俊秀絕倫的白衣公子正負手而立，身後立着一名青衣書僮，長像也同樣的清秀。

雙拳一抱，杜琪施了一禮道：「小生杜琪，不知兄台有什麼指教？」

白衣公子向杜琪打量一陣，道：「指敎不敢當，聽說杜公子在進京途中，曾以神彈懲戒盜匪粉面閻羅趙七，不知可有此事？」

杜琪道：「有，可惜趙七負傷逃脫，小生一時疏忽，未能竟其全功。」

白衣公子道：「是這樣麼？如果有人說那趙七是杜公子故意私放的呢？」

杜琪淡淡道：「人民與盜匪格鬬，原本具有生殺之權，何況趙七武功高强，雖負傷仍能逃走，並非小生私放。」

白衣公子道：「好一個具備有生殺之權，你這是目無王法了！」

杜琪面色一沉道：「小生自衞與匪格鬬，難道也犯了王法？你是誰？」

白衣公子道：「我會告訴你我是誰的，不過我先要弄個明白。」

杜琪道：「閣下要明白甚麼？」

白衣公子道：「粉面閻羅趙七名震江湖，武林黑白兩道能逃過他追魂十九斬的爲數不多，你居然能夠將他打得負傷而逃，本公子有些不敢相信。」

杜琪冷冷道：「我沒有要你相信，告辭。」身形一轉，擧步向廳外走去。

他覺得白衣公子反覆問難，分明是故意找碴，對這種不講理的人，又何必跟他浪費唇舌？

但他走出未及三步，一股凌厲的掌風忽然迫體而至，杜琪大吃一驚，急彈身一躍，將那股掌力避讓過去，身形一個轉折，凌空下撲，快如閃電，右掌倐伸，一把扣着白衣公子的腕脈，左掌急吐，連點他三處穴道。

這幾下動作快如驚雷驟發，白衣公子雖是身負上乘武功，却連閃避的機會都沒有。

杜琪一擧制住了白衣公子，然後負着雙手，沉聲叱喝道：「說實話吧，朋友，你是不是粉面閻羅的黨羽？」

白衣公子氣得臉色鐵青，扭過頭去一言不發，他的青衣書僮却咳了一聲道：「你惹了大禍了，杜公子，還不快點解開她的穴道？」

杜琪冷哼一聲道：「別唬人，小哥兒，找碴的是他，這怎能怪我？」

書僮嘆口氣道：「杜公子，莫非你當眞要跟豫王爺作對？」

豫王是當今皇上的同胞弟弟，跟豫王作對，無異自討滅亡，任何一個愚蠢之人，也不會作出這等傻事。

祇不過當今皇上春秋巳高，豫王爺的年紀應該不會小於五十，這位白衣公子的年歲，最多不過二十上下，他如何是豫王呢？

青衣書僮見杜琪心生疑慮，遂微微一笑道：「咱們王爺當然不會如此年輕，老實告訴你吧，她是王爺的掌上明珠天慧郡主。」

這回杜琪信了，因爲她眉若春山，眼似秋水，一張吹彈得破的粉頰，嵌上一對瑤鼻櫻唇，此種天生麗質，叫人如何不信？再說，杜琪也是一個美男子，但如果跟她相比，難免會生出一種自慚形穢的感覺來。

於是曲指連彈，解開天慧郡主的穴道，然後躬身一禮道：「杜琪出手魯莽，尙祈郡主鑒諒。」

天慧郡主面色一紅，她雖是身着男裝，却掩不住女兒家的嬌羞之態，同時泖眉輕輕一揚，道：「我沒有怪你，小鈴子，咱們走。」她們走了，但小鈴子却丟下了幾句話。「杜公子，祝你蟾宮折桂，咱們會再來看你的。」

此後她們沒有再來，直到杜琪高中進士，並實授江西都昌縣令之際，才又有了新的發展。

× × ×

要員作媒，豫王府郡主下嫁，幸運兒却是新科進士，實授都昌縣令的杜琪。

春風得意快馬蹄，一日看盡長安花，杜琪大小登科接踵而至，那份得意就不必說了。婚後一月，他們夫妻帶着奶娘，小鈴子，及書僮祿兒走馬上任，踏上前程似錦的仕宦之途。

一晃十年，杜琪青雲得路，由知縣而知府，知府而巡撫，如今巳是一位朝廷倚重的方面大員了。

他的家庭同樣美滿，天慧郡主美麗賢淑，並爲他生下兩兒一女，女兒小慧年方九歲，頗有乃母當年的豪放作風，小小年紀，文事武功都巳紮下良好的基礎。

× × ×

八月十五的夜晚，銀河皎潔，明月在天，巡撫衙門的後花園正衣香鬢影，觥籌交錯的宴請客人。

正當主客酒酣耳熱之際，花園的牆頭忽然冒出十餘條人影，這般人一律面蒙黑帕，手執鋼刀，來意十分不善，撫署衞士上前攔截，立時刀光劍影，展開了一場惡鬬。在客人紛紛逃避之時，祿兒巳爲杜琪取來寶劍及彈囊，道：「大人千金之軀，最好能暫時避避。」

杜琪接過寶劍彈囊道：「來不及避讓了，你快去照顧夫人吧。」

的確來不及了，因爲賊人個個武功高强，出手兇悍無比，攔截的衞士甫經接觸，就被來人放倒了一半。

杜琪雙掌連揚，射出十餘粒鐵彈，賊人紛紛中的，揚起一片哀嚎，敢情這位巡撫大人的武功，較當年更見精純。

不過善者不來，來者不善，在崑崙神彈之下，竟然出現了漏網之魚。

那是五名匪首，包括粉面閻羅趙七在內，他們縱橫飛躍，來勢若電，從不虛發的神彈，竟對他們無可奈何。

杜琪心頭一凜，他知道趙七今非昔比，那四位同伴自然也不是等閑之人。

形勢雖是如此的不利，杜琪並無半分怯懼之色，他懷抱長劍，淵停嶽峙，安詳得像一尊石像，靜靜的等待來敵。

趙七等五人原是奔向杜琪的，此時神色一呆，一起在丈外處停下脚步。

一代封疆大吏，自有他不同於常人的威儀，像趙七這等殺人越貨的盜匪，驟然一見之下，也會有一股邪不勝正的感覺。

他們五名高手中，有一個鷹鼻鷂眼，長着一頭紅髮的老者，此人可是一位大大有名的人物，只要提起紅髮鷹王，無論黑白兩道，沒有人敢輕易招惹，他是趙七的師叔，這次復仇的行動，是由他策劃的。

一代巨魔，果然不同凡响，他只是呆了一呆，神色立即恢復正常，同時嘿嘿一陣狂笑道：「姓杜的，還記得十年前的往事麼？如今前賬未了，又添新仇，你說這筆賬應該怎麼算？」

杜琪冷哼一聲道：「盜匪惡行，天人共憤，古往今來，沒有一個惡人會有好的收場，爾等如願放下屠刀回頭向善，本大人可以從輕發落。」

粉面閻羅道：「師叔，本門弟子死傷廿餘人，血債血還，不必跟他嚕嗦了。」

紅鬚鷹王道：「好，大家一起上。」

趙七與另一黑衣人一躍而起，他們的身手極快，却不是奔向杜琪，顯然兩賊居心狠毒，是想進入撫署屠殺杜琪的妻兒。

杜琪大吃一驚，正待縱身攔阻，兩柄長刀挾着閃閃的寒光却於此時攻了上來，這兩名賊人的刀法十分凌厲，而且招招攻向要害，使杜琪脫身不得。

這就糟了，杜夫人雖然也會武功，怎能與這般黑道高手相比，撫署的衙役更是差勁，人數雖是不少，全都不堪一擊。

杜琪想到這些，立感熱血沸騰，口中大喝一聲，長劍一招北海屠蛟，全力揮了出去，但見劍氣縱橫，有如萬弩齊發一般，一賊躲避不及，被攔腰掃爲兩段，另一賊雖能倖免，却巳嚇得魂胆皆亡，那裏還有出手的勇氣。

杜琪不再理會此人，一把神彈飛射撲向撫衙的二賊，同時身如天馬行空，挾着無邊的劍氣猛攻二賊的身後。寒芒閃處，趙七飛頭，這一劍威勢之强，當得是武林罕見。

（以下轉入一式九頁）



俠情中篇故事

七星翡翠

蕭逸・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至青和尚接着和駝背長人拚殺，看來他的武功別出一格，看出和尙正是來自點蒼山九峯歸雲寺的至青長老，至青用沙門玄功「金龜罩頂」仍不能取勝，改用純鋼製煉的「漢瓦」古兵器，暗含佛門「小諸天」神術，卒將駝背人的手斬下，知道他是今上派來的高手，正想將其格殺開戒，猝然來了銀刀段一鵬小侯爺參加戰鬥，至青不敢戀戰，藉竹林遁走……原來段小侯爺也參與偵察此事，助紂爲虐，帶着玉燕子冷幽蘭來到此地，侯門深鎖堂前燕，冷幽蘭却不知此事，亦不知談倫在此地，還帶着小婢來到一座孤墳裏，藉荒塚哀悼一番，懷念談倫……

酒客吐眞言　揭開心中謎

「用不了……用不了……」但銀子到手，賣蛋老人由不住笑逐顏開，又道：「行！大小姐，妳可眞是活神仙，大好人……有什麼事，妳就關照吧，這麼多錢，能辦好些事呢！」

冷幽蘭苦笑一聲，說道：「好人作到底，你就替我多買些金銀錫箔，在這墳上燒上一燒吧……唉……也祇能這個樣了……」

末後這句話聲音甚小，倒像是自說自話，說給自己聽的，隨後，她用那般殷切、無限迷離的眼光，再一次打量着眼前荒草淒淒的孤墳。含蓄着多少無可奈何，依依不捨的，這就算是告別了。

「我們走啦——」

說了這句話，她儘自快步踏離現場，再也不看那墳頭，甚至賣蛋老人一眼。

小娥追上來道：「夫人，我們回去吧——」

「不……」冷幽蘭輕輕吁了口氣：「我心裏直悶得慌，咱們到街上看踩高蹺的去，散散心去！妳回去關照一聲，叫他們都回去，我們玩夠了，自個兒會回去！」

小娥不敢不答應，心裏直個兒納悶，跟着她有兩年了，眞還沒見過她像今天這麼奇怪任性。夫人既這麼吩咐了，祇好照辦。這就回船上關照一聲吧。

× × ×

對於「玉燕子」冷幽蘭來說，很久已經沒有這麼暢快的玩過了。

她像似有意去掩飾在墳場傷感之後，所留下的那一片陰影。人的心情實在難以捉摸，而處理惡劣情緒之下的行爲更是因人而異，有人消極萎靡，一蹶不振，有人却積極樂觀，意圖振作，過去的事既然已成爲「過去」，已經被認爲再也無能挽回，唯一的辦法，便是祇有「忘懷」之一途。

冷幽蘭在一刻傷心之後，立刻警覺到自己的愚昧，但是她確實又並非堅强到眞的能忘懷過去，矛盾因此而生，她的上岸遊玩，幾近於「放浪形骸」，其實也就不難理解，窮其因，正是這個矛盾心情的作祟，主要的用心是：她在意圖努力忘記過去，忘記「談倫」這個人！

從岸邊的風箏大賽，到城裏的高蹺大會，玩藝兒還眞不少，像什麼「羅漢戲獅」啦、「五鬼鬧判」啦。「老揹少」、「少揹老」啦……形形色色不一而足，冷幽蘭都沒有錯過，大別於她昔日高高在上的「侯爵」夫人身份，一陣子作樂玩耍，直到月上柳梢，兀自興孜孜沒有結束的意思。

行走在遊人如織，青石板鋪就街道上，幽冷蘭就像別家的大姑娘小媳婦一般模樣的笑着。

她的一襲繡有金鳳的鮮艷披風，早已脫下，裏面的一身湖色堅硬長裙，襯托着她修長婀娜的軀體，走動時有如玉樹臨風，顧盼笑談，不啻風情萬種，眞不知吸引了多少雙愛慕眼光，行踪所至，無不投以注目，造成小小轟動，半條街行走下來，身後早已聚集了大片人羣。

冷幽蘭忽然覺出了不對，站住腳回過身來，向着最接近身後的幾個人看去，凌厲的目神，果然有嚇阻作用，最前面的幾個人果然被看得散開來，後面的人也就不好意思跟上來，祇好走開。

冷幽蘭才自回嗔作喜的看向小娥道：「走了不少路，我肚子都餓了，妳看看這附近可有什麼館子沒有？」

話才出口，一抬頭可就看見了正面「馬回回館」的四字招牌。

小娥也看見了，用手指道：「那不是麼！」

二人遂即向着這家飯店走來。

倒是好大的一家飯莊子，裏面座位十分寬敞，隔着一道粉牆是「馬家老棧」，地方更大，看來這兩家買賣是一家東道。

陣陣酒菜香味，飄散街心。掌廚的師傅，特意的把一隻鐵鍋磕得鬧耳生響，引逗得飢腸轆轆餓民，一個個駐足而觀，饞涎欲滴。

冷幽蘭同着小娥這等風采人物，自是惹人注意，一進門，就吸住了許多的目光。跑堂的小夥計特意尋了個好座頭，讓二人入座，小娥徵求幽蘭同意，點了菜，那夥計才行退下。飯店裏其實熱鬧，十幾張八仙桌子俱都坐滿了吃客，正中的兩張大圓桌，客人正在猜拳行酒，不時爆發出哄堂叫囂，最稱惹火。

冷幽蘭居然也忍耐了。

小娥笑咪咪地說：「今天玩的眞好，聽說明天還有唱野台戲的，夫人，咱們再來好不好？」

冷幽蘭喝了口茶，正要說話，忽然發覺到隣座客人，俱都向自己投以注目，不免掃興。

小娥也發覺到了，道了聲「討厭」，隨道：「咱們換個地方吧？」

冷幽蘭搖搖頭道：「都是一樣，快點吃完，別理他們也就是了！」

話聲方住，即聽得正中座頭上爆發出一陣哄堂大笑聲，一人用着宏亮的聲音，道：「都不要吵，既然左某人輸了個通關，不用說這十大碗酒，全是我一個人的了，你們就瞧我的罷！」

一面說時，這個姓「左」的可就當桌站了起來。

好高的個頭兒，足有七尺開外。

紅彤彤地一張大圓臉，掃帚眉，生就一對「猛張飛」也似的面孔，這一站起來，眞有「半截鐵塔」的架勢，祇是立勢不穩，全仗着左手那根紅木棍子拄着，要不然看樣子可隨時都會倒下來。

這人兩鬢飛霜，年歲總在六十左右，天生「不服老」的那種倔强性子。

隨着他豪邁的一陣子笑聲，即行將桌面上，早已斟滿了的十大碗白酒，一一端起，高舉近眉，咕咚咚白沫飛濺的吞下肚裏。

姓左的這般豪飲法兒，贏得了舉座喝彩，紛紛叫起好來，整個食堂，都爲之側目。

冷幽蘭禁不住也看了他一眼，祇覺得這人那一副猛張飛般的貌相，直似早年在那裏見過，偏偏一時想不起來。

是時，姓左的漢子已自連氣飲下了第七碗酒，其勢未已，猶有可觀。

他像是頗有飲酒竅門，每自飲下一碗，必仰面向天，張開巨大的一張鬍子嘴，大聲的向外哈出酒氣，紅眼猙獰，那副樣子簡直像是要吃人。

舉座鼓掌叫好聲中，姓左的大刺刺的端起了他的第八碗酒，那一雙紅眼，凌光四射，直直地向前逼視過來。無巧不巧的可就瞧見了「玉燕子」冷幽蘭。

眞像是突如其來的一陣震撼。

姓左的這碗酒幾乎已就近了嘴邊，猛然地呆了一呆，却又緩緩地放了下來，却把一雙佈滿了血紅的紅眼睜了又睜，閉了又閉，只是一個勁兒，向着隔了一排座位之後的冷幽蘭認個不已。

忽然仰天朗笑了一聲，姓左的聲若宏鐘似的道：「是左某人這雙眼睛花了，還是這裏來了貴客，各位大爺，借你們的一雙眼睛代我瞧瞧，看看這天位仙般地美人兒到底是誰來着？莫非她是玉……燕……子……冷——」

先時，自冷幽蘭一進得門來，早已引起了人們注意，好奇的人各自揣測，祇是猜不出這個風華絕黛的少婦，到底來自何家，這時聆聽之下，俱不禁把目光移了過去。

蓋因爲「玉燕子」冷幽蘭雖然近二年來，已不復以俠女姿態，再行出現江湖，但是她昔日聲名，早已根深蒂固在各人心中，尤其是她下嫁「銀刀」段小侯爺一段經過，更是遠近皆知，人多能詳。

姓左的這一聲「玉燕子」，眞個有如一聲雷鳴，稱得上是語驚四座，頓時間，整個飯店變得鴉雀無聲。

喝酒的不再喝酒，猜拳的不再猜拳，就連跑堂的酒保，也都站住了脚步，人人都睜圓了眼睛，直直地向着座上的冷幽蘭張看着。

姓左的老漢，借着這個機會，可已經把冷幽蘭看了個清楚，越法的認定所料不差。

「哈哈……」一連串的大笑之後，姓左的晃晃悠悠的竟自離開了座頭，走下位來。

「玉燕子」冷幽蘭乍聞對方呼出了自已名號，心中微吃一驚，她自下嫁段一鵬之後，早已息影江湖，就以當日而論，江湖上認識自己的人也是有限，看來對方老漢必屬這「有限者」其中之一了。

多年風塵出沒，仗劍江湖，早已養成了好涵養，確能處變不驚，心中儘管奇怪，表面上却是不怒不惱，冷幽蘭像是沒事人兒般，祇是靜靜地向對方打量着。

接着她才又發現了。

敢情這個姓左的高大老漢，竟是一個殘廢，斷了一條腿，這條斷腿上裝有義肢，多半是金屬所鑄，碰在地面上叮噹作響，煞是笨重，要不是依仗着那根紅木拐子，看樣子就許隨時會倒了下去。

這裏的人，多半對他都不陌生，他是「馬回回館」的常客，三杯酒下肚，無所不談，慣以講古論今，當今江湖之事，事無鉅細，鮮有他所不知者，尤其有趣的是，前此不久，這「玉燕子」冷幽蘭，便曾是他酒後高談闊論的對象，在座人大多均留有深刻印象，那麼，此刻「玉燕子」冷幽蘭的忽然眞人出現，所帶給各人的爆炸性趣味，也就可想而知了。

衆目睽睽裏，姓左的已來到了「玉燕子」冷幽蘭座前，祇見他圓睜着一對紅眼，上上下下把冷幽蘭看了個仔細，冷幽蘭偏偏是好涵養，絲毫不着怒容，她身邊的那個丫環小娥，可就忍俊不住，霍地站了起來。

「哼！瞎了你的狗眼——你當我家夫人是……」

話未說完，却已被冷幽蘭冷峻的眼神給制止住，小娥祇得忿忿地坐了下來。

冷幽蘭這才轉向當前這個姓左的，微微點了一下頭：「你猜的不錯，我就是冷幽蘭，你認得我麼？」

舉店哄然一陣大亂，緊接着立刻沉寂了下來。

姓左的朗聲笑着道：「不敢——不敢——要說是過去，左某人還斗胆敢與妳攀上一份交情，今天可就不敢了，萬萬不敢了……」

「這又爲什麼呢？」

「爲什麼？哈哈……問得好！」

姓左的怪笑一聲，忽然打住，寒着一張臉：「因爲今天妳已是段夫人了……是不是？」

「不錯！」冷幽蘭薄啓笑靨的道：「這又有什麼不同，我還是我呀——」

「哈哈……那可就不一樣了！」

「怎麼不一樣？」

「那是因爲，今天妳已不是『玉燕子』冷幽蘭了！」姓左的說到這裏，忽然嘿嘿！冷笑起來：「今天妳是段侯爺的夫人，鼎鼎大名的段侯小爺夫人——」

飯店裏立刻引起了一陣子亂嚣，各人紛紛議論了起來。

冷幽蘭直到現在認定了對方言下的不屑與敵意。心中甚是驚詫，自然有一份羞窘忿恚。

可是，她仍然隱忍不發，銳利的目光

中，含蓄着幾許狠厲，狠狠的向對方盯視着，倒要弄清楚對方究竟是用心何在。

姓左的顯然沒有半點收斂的意思！

「各位！」他大聲嚷嚷着：「我來給你們介紹一下，這位高貴的夫人，就是過去鼎鼎大名的女俠『玉燕子』冷幽蘭，也就是今天段侯爺的夫人……」

座上人霍然爲之起鬨，一時紛紛離座，俱都向這邊擁擠過來。

姓左像是有些瘋了，也可能是借酒裝瘋，在各人圍看之下，他的勁頭兒就更大了。

「各位，你們可知道！」

脚下叮噹作響，身子骨一溜子打斜，設非是借助於手上木杖的帮忙，眞像是隨時都會倒了下來。

「你們可知道？」他用着破鑼也似的聲音嚷着：「這『玉燕子』冷幽蘭……過去的戀人是誰？是誰？」

冷幽蘭臉色一變道：「你——」

姓左的哈哈大笑着，身子連連打閃，一隻手拄着紅木杖子，另一隻手指着面前的冷幽蘭！

「這冷幽蘭她過去的戀人就是『青鱗劍客』談倫談大俠……」

四下裏又一陣轟動。

「你們可知道，談倫談大俠生前對她不變，大俠又是怎麼死的你們可知道？」

冷幽蘭幾乎已舉起的手，聆聽至今，却又慢慢地放了下來。

這一刹，她臉色蒼白，目光遲滯，儘管內心忿恚欲裂，可是姓左的末後這句話，却把她幾將爆發的怒火，引到了另一種情緒境界。

——說實在的，談倫之死，她並不比其他任何人知道得更多一點，總之，人云亦云，都傳說談倫身入苗疆，罹染瘴毒，因而致死，如此而已，想更多知道一點，也是不能，姓左的這句話，顯示着他似乎比別人更知道一點，獨具眞知卓見。

爲此，冷幽蘭忍下了眼前的奇耻大辱，祇是木然的向對方注視着。

姓左的可能是酒與大發了，再加上情緒的過於激動，那個大紅臉上早就見了汗，更以出息沉濁，「呼嚕！呼嚕！」喉咽之間，像是拉動着的一隻小風箱，他這裏醉醺醺地說着胡話，却是十足能令人於信的「酒後眞言」。

一霎間，整個飯店又爲之靜寂下來。

「談大俠他死的太寃，太寃了……」

身子一歪，叭噠一聲，倒在了張椅子上。

他同桌的人，趕忙把他扶起來。

「老左，你醉了。」那人好心的說：「就少說兩句吧！」

「胡說！」

姓左的勁頭兒還是眞大，左手只一搪，已把那人給推了出去。

「誰說我……醉了？」像是舌頭短了一截，聲音越加的來得個大：「我『飛天豹子』左大同是有名的酒簍子，酒……酒葫蘆，也不……去打聽打……聽……」

冷幽蘭總算知道了對方的名字姓氏——「飛天豹子」左大同，從而也就明白了對方那一條腿是怎麼斷的？不能不越加的感到驚異。

有人急於一聽下文。

「喂，老左，你倒是說呀，談倫大俠他到底是怎麼死的呀？」

「談大俠不是中了瘴毒死的嗎？」

「不錯——是中的瘴毒……」左大同一個勁兒的向裏面喝着風的怪聲笑着：「你可知道他爲什麼去苗疆，爲什麼才……中的瘴？」

這倒是把大家給問住了。

「飛天豹子」左大同一指冷幽蘭：「爲了她——就是爲了這個娘兒們……」

冷幽蘭只覺得半身發冷，過份的詫異，掩蓋了等待發作的怒火，傻子也似的向對方這個看似發瘋的醉漢盯着。

左大同怪聲的笑着，這就揭開了他的獨家新聞。

「告訴你們吧，談倫大俠所以身入……苗疆，不是爲了別的……只爲了去探尋一塊『七星翡翠』……就是爲了這塊翠，才染上了瘴毒——」

飯店裏立刻起了一陣子騷動。

對於「玉燕子」冷幽蘭來說，這個消息遠比其他各人來得更爲震驚，總算揭開了長久以來壓在她內心的一個謎，驀地，她站了起來。

「你……你怎麼知道的？是眞……的麼？」

大家夥一陣子的哄動，上百雙眼睛，俱都向她集中過來，其中頗爲意氣猙獰，有人忍不住口開黃腔的罵了起來。

小娥幾乎都要被嚇哭了。

「夫人……咱們快回去吧……」

冷幽蘭搖搖頭，冷冷地說了個「不」字，一雙翦水瞳子，冷森森地向左大同逼視着。

「說——！你是怎麼知道的？……你給我實話實說，要是有半字虛假，哼哼……姓左的，你休想活着走出這個大門……」

這幾句話出自年輕貌美的侯爵夫人嘴裏，總算讓人拾回了往昔她「玉燕子」俠女的身份，透過她異樣明澈冷銳的眼睛，人們已不再當她是嬌美柔弱的侯爵夫人了，把往昔她縱橫江湖的種種俠女行徑一經聯想，由不住便對這個眼前的絕色佳人油然生出了幾許畏意。

祇是這些却並不能爲眼前的左大同的體會，他的狂放不羈，借着酒性更形强烈，無視於眼前的「玉燕子」隨時能够取自己性命。

一陣子狂笑之後，左大同形色俱厲的道：「妳還不信？……還能錯得了麼？這件事是專製翠玉的『洗星子』那個老……老小子，他……他親口告訴我的……談大俠就是爲了那塊七星翡翠，才身入苗疆洪……荒……他爲什麼要去採那塊翠？爲什麼？」

末後的這一聲「爲什麼？」眞個聲若黃鐘大呂，整個食堂都爲之大大震動了一下。

每個人，都被他雄邁的氣勢，帶進了情況，連帶着也都顯出了幾許激動，接來的一句，更俱點火氣勢。

「那就是爲了她——爲了她這一個女人！」

四下裏轟然作勢，蠢蠢欲動。

左大同桀桀的怪聲笑着，一隻手四下

按動，制止住激動的羣情，他顯然還有下文。

瞪着一雙佈滿血絲的大紅眼，晃晃悠悠的又來到了冷幽蘭面前——

「這些倒不去說它了……祇怪談大俠他命該如此，冷幽蘭，姓左的……今天祇問妳一句話，人人都知道銀刀段小侯爺是談大俠生前的活對頭……什麼人妳嫁不了，爲什麼你單單要嫁給他？」

「對！」人羣裏有人咆哮着：「爲什麼？」

「爲什麼？」

「說！說！」

…………

衆聲喧嘩，差一點連房頂子都給撐了下來。

幾百隻眼睛，無不集中在這個形勢堪憐的女人身上。

胆小的小娥，那裏見過這等陣仗，頓時被嚇得哭了起來，倒是「玉燕子」冷幽蘭並不曾爲眼前這番聲勢嚇着了，她所感覺的，祇是震驚，痛心與羞窘，以致於那張花容月貌的臉，變得雪也似的白，整個身子都在顫抖着……

驀地，兩汪熱淚奪眶而出，簌簌淌了下來。

「夫人……」小娥用力的搖着她：「咱們走吧……這些人都不是好人……」

經她這麼一哭，冷幽蘭才恍然似有所悟，木然的點了一下頭，隨即離座步出。

小娥張慌的取出一塊銀子放在桌子上，緊緊跟上去，四下裏人聲鼎沸。

有人怒聲嚷着：「攔着她們，不叫她們走！」

左大同的一根木杖，比誰都快，忽然攔在了冷幽蘭當前：「不……能走……嘿嘿……我的侯……侯爺夫人……妳得把話說清楚了……才……」

「才」字還沒有離口，驀地由對方冷幽蘭身上傳過來一股凌厲勁道，像是冷電寒芒，左大同一經交接之下，由不住一陣子透體發涼。

也就在同一時間，冷幽蘭的一隻纖纖玉手，已握住他的紅木枴杖。

左大同祇當她要奪取自己這根拐子，心裏一急，用力的往後面便拉。

雖然他是個殘廢，但觀諸他那般魁梧氣勢，力道料必大有可觀，偏偏抓在對方那隻纖纖玉手裏的木拐，竟像是鋼打鐵鑄，動也沒有動一下。

左大同大吼一聲，再加上一隻手，雙手同時用力向外一推，一拉——情況依然，簡直是「蜻蜓撼石柱」，依然是固立如前。

接下來左大同可是連吃奶的勁兒都整了出來，連拉帶搖，把一張大紅臉漲成了紫醬顏色，偏偏那隻執在玉人手裏的枴杖，就是奪它不出。

人羣裏忽然出來兩個人，四隻手帮着左大同施勁兒，情況依然，再出來幾個，也是一樣。

耳聽得「咔喳！」一聲，足足有鴨蛋般粗細的一根紅木枴子，竟自從中一折爲二，斷成了兩截，連同左大同在內，一夥子人由於用力過猛，一下子收不住勁，唏哩嘩啦倒了一地。

冷幽蘭一言不發的看着他們，眼淚猶在汩汩的淌着，她確實沒有傷害任何人的意思，祇是止不住心裏的傷心。

扔下了手上的半截斷杖，同着身後的小娥，一逕向外步出。

再也沒有人胆敢攔住她的去路。

× × ×

整整有一天，冷幽蘭沒有踏出房門一步。

對着敞開的這一面窗戶，遼闊的「洱海」平平的展開眼前，從日出到日落，她祇是一言不發的向着它悵悵地凝視着。

自從昨夜返回，由那個醉漢左大同嘴裏，悉知了談倫的死因之後，她的心情起了極爲劇烈的變化——從那個時候起，她內心一直都在深深地責備自己……

都道談倫死於苗疆的瘴毒，却沒有一個人能够說出他爲什麼要去苗疆，這個謎團，今天總算被人揭開了。

原來他去苗疆的眞實意圖，竟然是爲了去採置一塊罕世奇珍的「七星翡翠」。

那是「玉燕子」冷幽蘭心裏一直想要的東西，所以談倫不顧一切的去了。

爲此，他染上了「瘴毒」絕症，因此喪生！

…………

眼淚再一次的湧出來，順着蒼白的臉一直淌進到口角，酸酸地——給她的感覺，不像是淚，像是「血」，每一滴都像是淌自心裏的血。

昨夜至今，已不知流了多少淚，彷彿是所有的淚都淌光了。

祇當是愛妻着了涼，病了，段小侯爺爲她請來了本城最好的醫生，關照上下，夫人喜靜，不許任何人打攪她，因此她才能這般上天入地的心存冥想。

憑心而論，段一鵬待她是不錯的，結合以來，兩情濃郁，鶼鰈情深，早先對「死者」唯有的一點歉疚，也已溶化在小侯爺如火的深情裏，祇當是此生就此相安無事，那裏會知道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談倫留在她心裏的影子，竟是那般地根深蒂固，一有機會，便又爲之死灰復燃。

似乎所有的歉疚，都集中在她一個人身上。

對「死者」談倫她由衷的感覺到歉疚，原因之一，是她不該嫁給段一鵬。

然而，既然已經嫁給了段一鵬，就不該再心存別想，即使是對死者的一份追悔，像眼前的這般模樣……便似對生者的不忠，是以，對於段一鵬，她同樣有一份歉疚。

雖然，她多少也聽見了一些外面關於段一鵬的傳說，這個人擅於僞善，然而直到目前爲止，他在自己心目裏的形象仍稱完整，自然也就從來也沒有動過背叛他的念頭。

事情早已成了定局，一切都是自己的抉擇，也沒有什麼好後悔的。

對於談倫這個至今仍然留存自己心目中的影子，她是眞正的抱憾了，除此之外，又能奈何？

…………

陣陣湖風，由敞開着的窗扉裏吹進來，襲在她身上，她覺着有些冷！

這個「冷」的一念觸覺，像是忽然喚

回了她離失的靈魂，把她引回到了如今的存在現實。

左右顧盼了一眼，房子裏是出奇的靜，也聽不見一個人的聲音……心裏像是忽然開釋了許多，死者已矣，生者何堪？無論如何，在這個事件裏，段一鵬是無辜的，這麼對待他，是不公平的。

一片燈光，現自身後，敢情又到了掌燈時分。

小娥手端着大理石的燈盞，小娥滿臉憂愁的道：「夫人……妳已經一天沒吃飯了呀！」

冷幽蘭微微一笑，點點頭道：「好，我正好餓了，弄點什麼給我吃吧！」

小娥這才回憂作喜。擱下了手裏的燈，她笑說道：「我這就關照厨房去，夫人妳——」

「我……很好，已經沒事了……侯爺呢？」

「侯爺在花廳會客，來了好一些客人呢！」

「啊——？」冷幽蘭微感詫異：「誰來了？」

「不認識……」小娥思索着吶吶的道：「聽說是大內來的皇差呢！」

「皇……差？」

「可不是嗎！」夫人！小娥神秘的道：「都帶着傷呢，有一個還斷了一個胳膊，嗳唷！看上去好害怕呀……」

「那……又爲什麼……？」

冷幽蘭心裏微微一動。

「聽說，聽說……他們是找侯爺來醫傷的……」

「啊——」冷幽蘭點點頭說：「這就是了！」

原來「銀刀」段一鵬，非但是武功高强，更擅「接骨」之術，出自他師門獨授，江湖上知者不多，冷幽蘭亦是婚後才由丈夫嘴裏知道，平日絕對未聽段一鵬提及，想不到居然竟有人登門求醫，亦算件稀有罕事。

小娥去厨房關照吃食，冷幽蘭想想由不住好奇，便獨自來到了花廳。

她放輕了脚步，快接近花廳時，果然聽見裏面有人在說話，像是自己丈夫的口音——

「李侍衞，你總算來的還是時候，再晚上兩天，我也沒辦法救你了……萬倖，萬倖！」

被稱爲「李侍衞」的那個人，口裏不迭的道着謝：「謝謝爵爺的恩典……謝謝……謝謝……」

說話時，冷幽蘭已來到屏風後面。

借着屏風夾縫，向花廳裏窺伺一眼，不由吃了一驚，敢情裏面人數不少，自己丈夫段一鵬一身便裝，探着小褂的袖子，正在爲人療傷。

被稱爲「李侍衞」的那個人，老長老長的一張馬臉，下頦滿生黃鬚，想是失血過多，那張臉黃中透白，灰滲滲的，簡直就像是死人那般顏色。

段一鵬非但爲他接好了斷臂，却另外用設計特殊的支架，緞帶，包紮停當。

姓李的托着剛接好的斷手，不迭口的道着謝，一面退坐一旁。

除了姓李的之外，另外還有三個人，一個身着藍緞子上衣，蓄着三寸來長短髮的駝背老者，一個黑矮個頭，體態精壯的中年漢子，再一個豹頭鐶眼，面生橫紋，滿頭赤黃頭髮，看上去異樣狂桀不馴的壯夫，這幾個人儘管衣着綢緞，却偏偏看上去一些也不顯斯文，俱帶有濃重的風塵氣息。

除了方才那個姓李的斷臂縫合之外，座中的那個駝背高身老者，也負傷不輕，一隻左腕，亦像是有所結合，被一條帶子懸吊在頸頸上，其他二人倒是看來無事，一行四人俱都面有忿色，表情沉重。

「爵爺你看，這個人會是誰？」駝背老人頻頻冷笑着：「難道眞如你所說，他還活着？」

段一鵬哼了一聲，冷冷的道：「我看八成兒許是，你們別担心，就交給我吧，也許他原本就衝着我來的！」

「可那個和尚又會是誰？」駝背老人想到斷臂之恨，眸子裏閃爍着一股怒焰。

「我知道——」說話的是那個方經接合斷臂的李侍衞：「他是點蒼九峯歸雲寺的至青和尚……」

駝背老者獰笑了一聲，點點頭道：「這麼說爵爺所料不差，也只有他才有這個本事……」

「銀刀」段一鵬微微一笑，故示輕鬆的轉向駝背老者道：「如果這些人，都站在冷月山莊銀鈴公主這一面，賴老哥你這一趟差事，可就難當了！」

敢情這個駝背老者，便是新近才由大內調來，負責緝拿「銀鈴公主」朱翠的錦衣衞特使，官位錦衣衞「鎭撫」的賴長慶，另外三人，分別各在錦衣衞當差，姓李的先來一步，也就是那日在歸雲寺中談倫暗中跟綴，劍斬一臂的錦衣衞二十七名黃帶高手之一的李元烈，其他二人，那個體態精壯的中年漢子姓王名功，面生橫紋，滿頭黃髮的姓金叫金永亮，在錦衣衞，官位「旗總」，想不到出師不利，才一現身，即分別在談倫與至青長老手上吃了大虧，若非「銀刀」段一鵬的突然現身，後果簡直不堪設想。

駝背老者賴長慶，平素爲人極是自負，以他個性，並不十分把段一鵬看在眼內，無奈眼前受創，後援未至，不得不借重段一鵬的實力。

當時聆聽之下，其臉上極不情願的現出了一片苦笑。

「一切多有仰仗……將來論功行賞，少不了爵爺你的一份……再說，戚大人這幾天也該到了，戚大人未來之前，卑職等一切唯爵爺馬首是瞻！爵爺你祇管吩咐就是！」

段一鵬微微一笑，搖搖頭道：「賴大哥這話可說錯了，我也愧不敢當，有道是不在其位，不謀其事，要我從旁協助，我不敢推辭，要我主其事，我却是愧不敢當，也不敢掠人之美，賴大人你多多見諒。我不敢當——」

賴長慶果然老奸巨滑，自以負傷失職，生恐戚楓來此見罪，因以想到要段一鵬出面承當，却不想爲段一鵬看破，不肯上當，輕輕數言，即行將千斤重担推卸，當着手下，一張老臉頗是掛不住，由不住自慚的嘿嘿笑了起來。（未完・十）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公孫我劍碰到了殺手羽希出銅槍刺殺，公孫我劍恃着自己的武功，正想還手搏擊，而羽希却自殺而死，原來林子裏還有一個恨帝迫羽希自盡，使公孫我劍大惑不解，覺得恨帝這人很怪，最先想找他的師父了解情況，却找到一冒名的，找不到却害了祁四公子，對恨帝的武功一無所知，現在無意中碰上了，他又用羽希這件事蒙騙自己，又問自己的武功比練驚虹誰高，看來他不敢在自己面前顯示武功，二人都不敢露底，超級高手比超級高手，只好坐下來談判，以武功爲後盾，談判爲手段，達到各人的目的……這邊丐幫長老大會選舉帮主……

惡女發雌威 痛斥逆叛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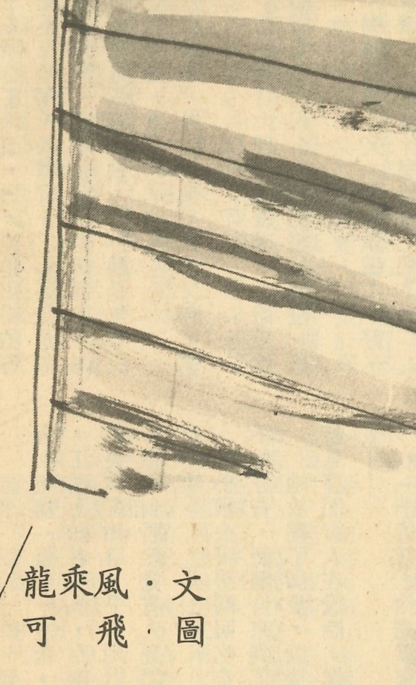
但岳小玉心中仍然暗暗叫苦：「男女授受不親，這番折煞血花宮宮主者也！」

豹娘子這一插，可不是鬧着玩的，她眞的把一雙眼睛硬生生的戳瞎了。

她雖然劇痛攻心，但居然還在發笑，道：「蝶蝶，妳若還不肯相信，大可以把我的鼻子和耳朵都割了下來！」

小惡女忽然直撲上前，叫道：「豹姨，是我害了妳！是我害了妳！」

豹娘子兩眼甫睹，但依然定力十足，



中篇俠義奇情故事

龍乘風・文
可飛・圖

岳小玉傳

小惡女才撲過來，就已給她伸手抱住。

小惡女哭了，而且還哭得很厲害。

劇痛使豹娘子不斷地發抖，但她一點也不重視自己嚴重的傷勢，反而安慰着小惡女，道：「蝶蝶，不要哭，妳一哭嘴兒就會扁，嘴兒一扁就不漂亮了。」

但她的說話，只有使小惡女哭得倍加厲害。

岳小玉看得既是胆顫心驚，又是不禁爲小惡女而感到憐惜。

「妳們別哭哭啼啼好不好？」他皺着眉說：「豹姨的眼受了傷，好好歹歹也得先止了血才說。」

小惡女立刻說：「我身邊有金創藥，是早幾天在路上向一個江湖郎中買的。」

「妳買的屁藥中個屁用！」岳小玉連連揮手，又從懷中取出了一隻瓷瓶子，大聲叫道：「這是我師兄公孫咳的萬靈藥散，包管萬試萬靈。」

小惡女大喜，道：「是不是可以把豹姨的眼睛治好？」

岳小玉咳嗽兩聲，道：「眼珠子一戳爆了，就算是華陀再世，也不可能讓她見天日的了，這些萬靈藥散，最多也只能止血生肌而已。」

小惡女呆住，再也作聲不得。

岳小玉也不再說話，只是把藥散不斷向豹娘子的眼眶撒去。

公孫咳親自配製的金創藥，自然不同凡响，只是須臾之間，豹娘子的傷口已不再流血，連痛楚也爲之大大地減少。

過了好一會，豹娘子才道：「岳小玉，剛才我打得你疼不疼？」

岳小玉道：「現在不疼了。」

豹娘子道：「現在隔了這麼久，當然是不疼了，但在剛才，你一定是疼得很厲害的。」

岳小玉道：「那算不了甚麼，而且小岳子口舌招尤，實在該打得很。」

豹娘子嘆了口氣，道：「不要說你這把年紀，便是我活了大半輩子，也是經常任性胡爲的。」

岳小玉道：「但妳再任性胡爲，也不該把一雙招子弄瞎了。」

「別再提起這件事！」豹娘子怫然不悅地說：「只要蝶蝶明白我不是個壞女人，只要她知道我和她的眞正關係，不要說是戳瞎這對眼睛，便是把我的手脚都一起砍斷了，也是值得的！」

岳小玉忙道：「小惡女已相信了，妳再也莫要傷害自己。」心中却在咕嘀：「妳叫老子別再提，但自己却說得更加他媽的萬二分恐怖。」

過了片刻，豹娘子才又再緩緩地說：「你們知道這裏是甚麼地方嗎？」

岳小玉、游出海和小惡女同時搖頭道：「不知道。」

豹娘子說道：「我也不熟悉這裏的地方。」

小惡女仍然抽抽噎噎，道：「豹姨雙目受傷，非要找個醫術高明的大夫爲她治療不可。」

岳小玉道：「我師兄若在這裏，那就好了。」

小惡女忙問道：「你可不可以找他回來？」

岳小玉怔了怔，豹娘子已不斷地搖頭，道：「不必了，這金創藥很好，傷口已不疼，相信很快就會沒事。」

小惡女說道：「但是妳還是看不見東西！」

豹娘子道：「我能否看見東西，那是一點也不重要的，最重要的還是妳。」

小惡女深深地吸了口氣，道：「我該怎樣做？」

豹娘子道：「跟我回金殿去！」

「金殿？」小惡女楞住，「金殿是甚麼地方？」

豹娘子說道：「金殿，就是妳父親心目中的世外桃源，所以，它又叫做桃源金殿。」

岳小玉皺了皺眉，道：「這可沒聽人提起過。」

豹娘子笑了笑，道：「這地方若是人人都知道，也就算不上是世外桃源了。」

岳小玉道：「那桃源金殿距離這裏遠不遠？」

豹娘子道：「說遠不算遠，說近也不算近，據我估計，大概有六七百里路左右吧。」

「六七百里！」岳小玉長長的吐出口氣，「這的確是既不遠也不近了。」

豹娘子道：「你是公孫我劍的弟子，應該明白別人的難處。」

岳小玉一楞：「這是甚麼意思？」

豹娘子道：「這意思簡單極了，這次你非要帮小惡女一臂之力不可。」

岳小玉道：「妳要我陪她到金殿桃源去？」

豹娘子道：「不是金殿桃源，是桃源金殿。」

岳小玉皺了皺眉，道：「金殿桃源和桃源金殿又有甚麼分別？」

豹娘子道：「你叫岳小玉，對不？」

岳小玉一怔，道：「當然是叫岳小玉，那又怎樣了？」

豹娘子道：「倘若把你叫成玉小岳，你說行不行？」

岳小玉乾笑一聲，道：「那當然是不行的，因爲這樣別人就會以爲那是另一個人了。」

豹娘子點點頭，道：「所以，桃源金殿就是桃源金殿，萬萬不可以說成是金殿桃源。」

岳小玉却還是死不認輸，道：「岳小玉若說成玉小岳，別人一定會弄不懂，但金殿桃源和桃源金殿之間的差別，照算不會太大罷？」

豹娘子道：「差別太大了。」

岳小玉道：「何以見得？」

豹娘子說道：「因爲金殿桃源比桃源金殿，遙遠得多，兩者最少相隔了一千多里。」

岳小玉不由怔住：「甚麼？原來除了桃源金殿之外，還有另一個地方叫金殿桃源嗎？」

豹娘子緩緩地點了點頭，道：「不錯，所以兩者之間的稱呼，是萬萬不能弄錯的。」

岳小玉道：「有兩個這樣的地方，豈不是連你們也會經常混淆不清了。」

豹娘子道：「咱們習慣了，就不會弄

錯。」

岳小玉道：「桃源金殿的主人，就是小惡女的父親？」

豹娘子點點頭，道：「是的。」

岳小玉道：「金殿桃源的主人呢？」

豹娘子道：「也是蝶蝶的父親。」

岳小玉道：「他老人家怎樣稱呼？」

豹娘子道：「現在不能說，你若要知道其中眞相，就得先把我們送回桃源金殿去。」

岳小玉遲疑了片刻，豹娘子已催促着說：「考慮得怎樣？」

岳小玉心中暗道：「妳若不弄瞎自己的眼睛，又何須老子隨行護送了？」

小惡女見他遲遲不下決定，不由冷笑一聲，說道：「岳宮主又怎麼會陪伴我們到桃源金殿？豹姨，你還是毋須多費唇舌了。」

豹姨嘆了口氣，道：「這也難怪，他現在是甚麼身份了，當然不會——」

「老子現在是甚麼身份了？」岳小玉聽得心中有氣，道：「老子還是老子，既然兩位這樣看得起小岳子，本座奉陪到底便是！」

游出海怔怔地盯着他，道：「你是老子？還是小岳子？」

岳小玉道：「我是甚麼子，你不必多花腦筋去想，現在你要考慮的是：丟不去桃源金殿？」

游出海道：「連你也去，我當然不會呆在這裏，但丐帮長老大會……」

「唉，老子想過了，」岳小玉抓了抓脖子，「諸葛大叔的事，當然也是一件很重要很重要的事，但就算咱們這兩條小光棍在場，只怕也帮不了他老人家甚麼忙，說不定一個不小心，還會連累了他老人家，所以——」

「所以游小子已經明白了，」游出海咧嘴一笑，道：「咱們這就陪着豹姨前往桃源金殿可也。」

豹姨道：「很好，你們都很好。」

岳小玉道：「豹姨對我們好，我們當然也要對豹姨好的。」

豹姨搖搖頭，說：「我對你不好，一上來就打了你一記耳光。」

岳小玉笑道：「那是小岳子口沒遮攔，罪有應得的。」

小惡女道：「不要再說了，我們現在該怎樣走？」

豹姨沉吟了一會，道：「我追踪着你們的時候，在不遠處看見一座山峯，峯頂形狀有點像是一把刀子，你們可留意到沒有？」

小惡女立刻道：「我知道，它就在西南方三里路左右。」

「對了，」豹姨微笑了一下，道：「還是蝶蝶細心一些。」

岳小玉道：「那是甚麼地方？」

豹姨道：「那只不過是一座小小的山峯而已，但我却聽人說過，它叫小刀峯，山峯下有一座『小刀山莊』，莊主是『小刀老俠』鍾南超。」

「這個鍾南超爲人怎樣？」岳小玉又問。

「鍾南超爲人極講義氣，武功雖然比不上他哥哥，但却機智聰明，連你師父也經常讚不絕口。」豹姨說。

岳小玉一怔：「怎麼我從沒聽師父提過這人？」

豹姨問道：「你拜公孫我劍爲師多久了？」

岳小玉一笑，道：「不算久，只有幾個月時間。」

豹姨道：「你對着師父只有幾個月，難道就想知道他心裏所有的想法？」

岳小玉訕訕一笑：「妳教訓得對，嗯，那個鍾南超的哥哥又是何許人也？」

豹姨道：「鹿谷天師鍾北凡！」

岳小玉「噢」的一聲，道：「原來是鑄劍名匠鍾天師的弟弟，難怪也是江湖上響噹噹的脚色了。」

豹姨道：「鍾南超雖然本領不凡，但平時極少在江湖上走動，這『響噹噹』三個字，他似乎是配不上啦。」

岳小玉道：「我們現在是不是要去找他？」

豹姨道：「鍾南超跟蝶蝶的父親交情頗深，我們現在既有困難，他一定不會袖手旁觀。」

岳小玉道：「妳想他怎樣帮忙？」

豹姨道：「帶我們回桃源金殿去。」

岳小玉道：「我們不可以就這樣回去嗎？」

豹姨說道：「我目不能視物，若是沒有他的指引，只怕一輩子都找不着桃源金殿。」

岳小玉道：「鍾莊主曾經到過桃源金殿嗎？」

豹姨搖搖頭，道：「沒有。」

岳小玉不禁大是奇怪：「連他也沒到過桃源金殿，又怎能帶引咱們？」

豹姨道：「鍾老俠雖然從來沒有到過桃源金殿，但却知道桃源金殿的入口在甚麼地方。」

岳小玉一怔：「這可奇哉怪也。」

豹姨道：「鍾老俠是個江湖怪傑，他不喜歡別人打擾他的清靜的生活，也同樣不喜歡去打擾別人。」

岳小玉道：「既然這樣，金殿主人又怎麼和他結交朋友的？」

豹姨道：「鍾老俠喜歡遊覽山川名勝，蝶蝶的父親也是一樣，所以雖然這兩人從來沒有到過對方的宅院，但却交情極深，有如兄弟手足一般。」

岳小玉道：「連蝶蝶的父親也沒有打擾過鍾莊主……」

「此一時也，彼一時也，」豹姨嘆了口氣，道：「這一次，好好歹歹也要見了鍾老俠再說。」

游出海咳嗽一聲，說道：「這是無可奈何的求見，但願鍾莊主千萬不要生氣才好。」

就在這時，一把冷而鋒利的劍突然橫在游出海和岳小玉的面前。

豹姨雖然雙目失明，但却也聽到了利刄破空而來的聲响，登時立刻大喝：「甚麼人？」

喝聲甫落，她就聽見了一個人冷冰冰的聲音。

「我要帶走一個人。」

豹姨滿面血漬的醜臉上充滿了怒意：「不行！無論是誰都不能帶走蝶蝶！」

那人「嗤」一聲笑了出來，道：「誰要妳的甚麼碗碗碟碟？我只是要岳小玉一個人就夠了！」

豹姨怒道：「有我在這裏，誰都不能帶走！」

那人道：「瞎婆眼，妳能保得住自己，已算走運！」

豹姨腮旁的肌肉一陣顫動：「你是甚麼人？」

那人道：「妳是不會認識我的。」

岳小玉立時冷冷一笑：「江湖上的無名小卒，豹姨自然不認識。」

豹姨沉着臉，已瞎了的一隻眼彷彿仍在盯着岳小玉：「你知道他是誰？」

岳小玉道：「他叫南宮業。」

「南宮業？」豹姨道：「聽他的嗓子，好像年紀比你大不了多少。」

岳小玉道：「他大概比我大兩三歲，武功也比我好得多。」

「南宮業！」豹姨沉聲說道：「你父親是誰？師父又是誰？」

南宮業沒有回答，只是用劍尖指着岳小玉：「快跟我走！」

岳小玉笑吟吟地望着他：「你在本座面前放甚麼屁？」

南宮業也笑吟吟地望着岳小玉，說道：「狗口長不出象牙，這句話果然永遠錯不了的。」

岳小玉仍然盯着他：「你不是一早就想把老子幹掉嗎？爲甚麼還不動手？」

南宮業嘿嘿冷笑，道：「要殺你這個小無賴，那是易如反掌的，但我不想你死得這麼爽快，我要你受盡折磨，然後慢慢地才死！」

小惡女聽得怒火中燒，忍不住叫道：「我要看看你有多大能耐！」說着，「嗤」一聲向前刺了出去，直擊南宮業左脇下要害。

南宮業哈哈一笑，道：「妳也懂得劍嗎？」隨手一揮，長劍向小惡女面門部位蕩去。

小惡女大喝一聲，突然雙脚飛起，南宮業劍勢倏改，反手疾砍他雙足，但小惡女身形飄忽，一扭身又已變了招數，長劍突然迎風一抖，刹那間只見千百道劍影直向南宮業罩來。

南宮業冷笑，也一抖劍花，把小惡女的劍招悉數化解開去。

游出海看得爲之心驚肉顫，忖道：「小惡女果然早已練過高深武功，倘若換上游小子，此刻還焉有命在？」他自知武功不如小惡女，也不如南宮業，但却還是忍不住要出手支援小惡女。

但他才衝上前，小惡女便已怒聲把他喝止：「你想送死也別揀這個時候！」

游出海給她這麼一喝，立刻就縮了回去。

岳小玉眉頭一皺，道：「你怎麼又退回來了？」

游出海吶吶道：「是小惡女叫我不要去送死的，所以……」

「混帳！你怎知道打下去一定會送死？」岳小玉怒道。

游出海道：「但……這句話是小惡女說的……」

「小惡女又怎樣？你以爲小惡女就不會放屁嗎？」岳小玉哼一聲，又說：「你不上，老子上！殺呀！」說着，赤手空拳就衝了上去。

小惡女見岳小玉衝了上來，不知如何居然「噗嗤」一聲笑了出來。

岳小玉見她忽然這樣子笑了一下，心中不禁有一陣蕩漾的感覺。

「老子的祖宗，怎麼這小惡女笑起來的時候居然也是如此迷人？」

他這麼一想之下，不禁爲之想得出了神。

他一出神之下，南宮業的劍已在他的胸口直劃而過。

岳小玉也並不是沒看見這一劍，但他也並不急於閃避。

他並不急於閃避，是自恃身上穿着銀蠶絲軟甲，就算捱上一劍也不是大不了的事情。

但南宮業劍如電閃，劍勢忽然又變。

他這一劍並非劃向岳小玉的胸口，而是刺向岳少玉的咽喉。

南宮業這一劍的變化極是兀突，眼看岳小玉再也沒法閃避開去，但也就在這一刹那間，小惡女已揮劍攔在他面前。

「叮」一聲响，小惡女硬接了南宮業一劍。

南宮業冷喝道：「野丫頭！你少管閒事！」

小惡女充耳不聞，依然出劍如風，處處護着岳小玉。

岳小玉心中熱血翻騰，忍不住道：「小惡女姊姊，我會自己保護自己，這，這龜兒子決傷不了老子的！」

小惡女聽見他稱呼自己「小惡女姊姊」，不禁又是一陣失笑，豹姨立時在旁邊叫道：「臨陣對敵，切忌輕浮，就算有甚麼好笑的事情，也得忍住！」

小惡女忙道：「知道了！」

南宮業與小惡女纏鬥了二三十招，打成平分秋色之局，岳小玉雖想助小惡女一臂之力，但奈何武功太差，根本想插手一戰也是無能爲力，不禁暗自嘆道：「老子也練過幾十天武功了，但直到如今還是飯桶一名，連這個碗碗碟碟姊姊也大大的比不上。」

游出海在旁觀戰，也是越看越担心，就在這時，忽見兩條身形古怪的影子，有如流星般從天而降。

這兩人雖然一肥一高，但却都穿着寬袖金綫長袍。

只見肥的一人年紀約五旬，高的一人約莫年輕幾歲，兩人面色都是陰森森的，四道目光彷如出鞘刀刄。

「不必打了！」肥中年人嗓子極响，說話有如沉重的釘鎚：「我們既已來了，你們這些瞎婆娘臭小子野丫頭還能不認輸嗎？」南宮業立時收劍退開，站在這肥中年人身旁。

岳小玉怒道：「你這個肥鬼是從那裏鑽出來的！」

肥中年人哈哈一笑：「你說對了，我就是『天山二鬼』的『肥鬼』焦金令。」

岳小玉一怔，道：「和你在一起的高鬼呢？」

高中年人冷哼一聲，道：「也給你一口說對了，我便是『高鬼』卓金符。」

岳小玉說道：「久聞天山地闊山高，高手雲聚，怎麼却殺出你們這一對老妖怪來？」

肥鬼焦金令道：「臭小子，你就是公孫老兒的徒弟岳小玉？」

岳小玉一挺胸膛，大聲道：「好說！老子就是岳小玉！」

高鬼卓金符嘿嘿一笑，道：「還以爲公孫老兒收了一個怎樣了不起的少年英雄爲徒，想不到却是個只會躲在女兒家背後閃來閃去的小無賴！」

「胡說！」小惡女倏地叫了起來，道：「他不是小無賴，也不是個胆小鬼！」

肥鬼啫啫一笑，道：「妳怎麼是要帮着這個小雜種？莫不是——」

「住嘴！」岳小玉怒視着他，大聲道：「你們跟南宮業是不是一夥的？」

肥鬼冷笑一聲，叱道：「南宮少爺的名諱，豈是你這隨便可以直說出來的？」

南宮業却乾笑一聲，道：「焦大叔也切莫小覰了他。」

肥鬼冷哼着道：「這小雜種又有甚麼了不起？」

南宮業道：「他除了有一個玩世不恭的師父之外，還有一個又糊塗又厲害的義父！」

高鬼道：「怎麼又糊塗又厲害了？他到底是誰來着？」

南宮業道：「晚輩說他的義父糊塗，是因爲他義父居然把辛辛苦苦打出來的江山，一下子就送到這小雜種的手裏。」

肥鬼冷笑道：「如此糊塗之人，又怎會是個厲害的脚色了？」

南宮業淡淡地道：「但話也不是這樣說。」

高鬼道：「不是這樣說又該怎樣說的呢？」

南宮業道：「岳小玉的義父，雖然糊塗地把大片基業斷送在這個乾兒子的手裏，但他的確不是個尋常的人物。」

肥鬼越聽越不耐煩，道：「這個又糊塗又厲害的人到底是誰？」

南宮業道：「他姓練。」

「姓練？」高鬼聽得一怔，忽然臉色煞白，「不會是『茹毛飲血鬼獨夫』練驚虹罷？」

南宮業却點了點頭，道：「正是練驚虹！」

「練驚虹！」肥鬼也爲之深深的吸了一口氣，說道：「這人當然很厲害！很厲害！」

岳小玉立時怪聲笑了起來，道：「現在才知道我義父是誰也不算遲的。」

肥鬼立時臉色一沉，道：「你以爲我們怕了你這個義父嗎？」

岳小玉道：「你們當然是不怕的，最少嘴裏不怕，但心裏怕不怕，那就難說得很了。」

南宮業不住冷笑着，道：「練驚虹這老匹夫，他威風的日子絕不會很長久了，肥、高兩位前輩又怎會把他放在心上？」

岳小玉臉色一寒，喝道：「南宮業，你好大的胆子！」

南宮業冷冷一笑，道：「我的胆子向來不小，總不會像你一般，只會躲在女兒家的背後搖尾乞憐！」

小惡女怒道：「你可以說岳小玉武功極差，但若說他貪生怕死，便是歪曲事實，含血噴人！」

南宮業哂然一笑：「妳不但用身子擋住他，連說話也處處維護着這臭小子，嘿嘿，岳小玉啊岳小玉，你眞是艷福無邊，羨煞旁人者也！」

小惡女臉上一紅，怒道：「你這根可惡的舌頭，遲早會給惡鬼拔了出來！」

南宮業哈哈大笑，道：「甚麼惡鬼？是不是想借助『茹毛飲血鬼獨夫』這一個惡鬼的力量來對付咱們？但眞可惜，這惡鬼如今到處流浪，妳想找他，只怕比登天還難了。」

岳小玉沉聲喝道：「一日爲師，終身爲父，昔日我義父，待你不薄，你就算現在不再跟隨他老人家，也不該再三出言辱罵！」

南宮業「呸」一聲，道：「這老匹夫怎配做我的師父？」

岳小玉臉色鐵青，喝道：「他不配，誰配？」

南宮業道：「這個你不必理會，也毋須知道，你現在只要知道一件事就已很足夠了。」

岳小玉道：「你想怎樣？」

南宮業道：「只想你跟我走！」

「不能！萬萬不能！」小惡女嘶聲道：「你才是一個眞正的惡鬼，也是一個大逆不道的叛徒！」

「放屁！」肥鬼大喝一聲：「既然南宮少爺說要帶走岳小玉，就算公孫老兒和練驚虹都在這裏，咱們也是非要他帶走不可的！」

一直沉默了很久的豹娘子突然開口，道：「焦金令，你眞的不認得我了？」

肥鬼焦金令陡地一呆，道：「妳？妳是……」

豹娘子嘿嘿一笑，道：「你的聲音還是和從前一樣，沒有半點改變。」

焦金令忽然「呀」的一聲叫了起來，道：「是妳？豹娘子？」

「對了，我就是豹娘子，你還記得十五年前的中秋夜嗎？」

「記得！記得！」

高鬼卓金符忽然神秘地一笑，道：「十五年前的中秋夜，你們兩個怎麼了？」

肥鬼瞪了他一眼，又啐了一口口水才罵道：「你這一顆歪腦袋想到甚麼地方去了？」

高鬼道：「我沒有想到甚麼歪處，只是你自己緊張起來而已。」

肥鬼冷哼一聲，半晌才道：「十五年前的中秋夜，我很倒霉。」

高鬼道：「怎樣倒霉法？」

肥鬼道：「那一晚，我喝醉了酒。」

高鬼道：「喝醉了又怎樣？」

肥鬼道：「很不幸，另外一個人也和我一般，喝得醉醺醺的。」

高鬼眉頭一皺，說道：「酒鬼遇上了酒鬼，那是無日無之的事情，後來又怎樣了？」

肥鬼立時更正道：「我不是酒鬼，我是肥鬼！」

高鬼陰惻惻一笑，道：「你平時是肥鬼，但喝醉了之後就是肥醉鬼了。」

肥鬼道：「那時候，我的『厚肉窒息殺人掌』已練到第六層境界。」

高鬼道：「現在是更上一層樓了。」

肥鬼道：「當時，我已認爲自己的武功很了不起，尤其是在喝醉了之後，更是誰也沒放在眼內。」

高鬼桀桀一笑，道：「你本來就是個目空一切的肥鬼！」

肥鬼道：「那天晚上，我遇上了另一個醉酒鬼，兩人一碰面就吵了起來。」

高鬼道：「無緣無故的，爲甚麼會鬧得這麼不愉快？」

肥鬼道：「當一個人有八九分酒意的時候，往往就會無緣無故的跟別人吵了起來，尤其是當兩個人都醉了，情況就會更加嚴重。」

高鬼點了點頭，道：「嗯！你說得有理。」

肥鬼道：「當咱們吵得天翻地覆之際，忽然有人在旁邊大叫着，說道：『光是吵架有甚麼屁用，最好大打一場，以定贏輸』！」

高鬼一怔，道：「這人是誰？」

肥鬼道：「歐五。」

「歐五？」高鬼忽然「啊」的一聲叫了起來，道：「這個歐五，莫非就是『江北仙上仙』歐如神嗎？」

肥鬼道：「正是這個吃飯神仙，人間大混蛋！」

高鬼道：「我只聽人說過歐如神是個了不起的相士，却沒有聽人說他是個大混蛋。」

肥鬼道：「別人不說，我說！」

高鬼道：「你是甚麼都說得出口的，作不得準。」

肥鬼道：「若不是這個人間大混蛋從旁煽風撥火，我和那個酒鬼也未必眞的會打了起來。」

高鬼道：「但那也只是遲早間的事情而已。」

肥鬼道：「這一戰，我輸了。」

高鬼道：「當然是輸了，否則你也不會這樣子說話。」

肥鬼冷笑一聲，說道：「勝負本乃兵家常事，輸了就是輸了，你用不着幸災樂禍。」

高鬼也冷笑着，道：「十五年了，你一直都不肯把這件事情向我說出，還算是甚麼兄弟？」

肥鬼道：「就算說了又怎樣？」

高鬼道：「你若早早向我說出這件事，那可惡的酒鬼早就得到了報應。」

肥鬼冷冷道：「你以爲憑咱們哥兒們聯手之力，就可以擊敗那人？」

高鬼道：「那又有甚麼稀奇了？你別老是長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好不好？」

肥鬼道：「但你可知道那人是誰？」

「是誰？」高鬼冷哼一聲：「總不會是太乙眞人罷？」

肥鬼道：「太乙眞人絕不會是個酒鬼，你這一說簡直就是他媽的多餘！」

高鬼道：「難道又會是武林奇葩『菊痴』葉上開了？」

肥鬼冷笑一聲，道：「嗯！你總算不笨！」

「甚麼？」高鬼立刻跳起來，失聲叫道：「你遇上的那個醉酒鬼，眞的就是『菊痴』葉上開？」

肥鬼道：「正是葉上開！」

高鬼呆住了，半晌作聲不得。

肥鬼冷冷一笑，道：「想不到罷？我遇上的那個酒鬼，居然就是葉上開！天下間獨一無二的『菊痴』葉上開！」

高鬼深深的吸了一口氣，隔了很久才說：「你遇上的既是葉上開，那麼就算『厚肉窒息殺人掌』練到第九層境界，還是非敗不可的。」

肥鬼冷笑道：「即使再加上八九個高鬼卓金符，也同樣是非敗不可。」

高鬼的臉色一陣難看，但却也不敢反駁肥鬼這句說話。

岳小玉却聽得興緻盎然，笑道：「後來又怎樣了？」

肥鬼道：「我給葉上開打得天旋地轉，眼看不出三五招就得當場喪命，但就在這時候，有人把葉上開拉走了。」

高鬼忙道：「這人是誰？」

肥鬼沒有回答，豹娘子却在那邊淡淡的說：「這個人就是我！」

豹娘子雖然已瞎了眼，但她的聲音還是有着一種懾人的力量。

她這句話雖然說得很平淡，但却已使到形勢有了不同的改變。

——十五年前的中秋夜，若不是豹娘子把葉上開拉走，肥鬼早已糊裏糊塗地死掉了。

高鬼聽到這裏，不禁爲之呆住。

豹娘子又在淡淡的說：「肥鬼的確欠下我一個人情，但他可以不還，甚至可以恩將仇報！」

肥鬼還沒有出聲，高鬼已揚眉道：「焦金令並不是這種人！」

豹娘子道：「肥鬼也許眞的不會對我怎樣，但你這個高鬼，却是連半點塵埃也沒欠我的！」

高鬼截然道：「妳曾經救過肥鬼，也就等於是救過高鬼了。」

岳小玉撫掌一笑，道：「難得你們天山二鬼深明大義，眞是好極！好極！」

南宮業早已臉色鐵青，怒視着肥、高二鬼道：「你們想反了？」

肥鬼聽見他語氣不善，也是不禁爲之臉色一變，冷然道：「咱們兄弟二人這次離開天山，只不過想看看中原武林變成怎樣，可沒有把身子賣給了神通教！」

南宮業怒道：「好啊！這些說話，我會牢牢記住的。」

高鬼眼色一變，道：「南宮少爺，你想在萬教主面前告咱們一狀嗎？」

南宮業冷冷道：「我只是實話實說，可不是歪曲事實，無中生有。」

肥鬼哼一聲，道：「南宮少爺，你若總是要咄咄迫人，才覺得過癮，咱們兄弟恐怕很難奉陪到底了。」

南宮業冷笑連聲，道：「兩位既然改變主意，我也不會勉强你們的，再見！」

語聲未落，人已彈出丈許開外，瞬即消失得無影無踪。

高鬼雙眉緊蹙，說道：「這小子好霸道！」

肥鬼道：「我們該殺了他，以免除後患！」

高鬼却遲疑了半晌，才說道：「我看還是算了，就當咱們沒到這過中原武林便是。」

肥鬼一怔：「你想回天山？」

高鬼道：「就算不回天山，也決不能靠萬層樓那邊站。」

肥鬼道：「你又有甚麼餿主意？」

高鬼子道：「咱們誰都不帮，只管到處遊逛，幹自己喜歡幹的事。」

肥鬼哈哈一笑：「此言正合我的心意。」大笑聲中，與高鬼並肩而行，很快又巳消失了踪影。

游出海這才吐出口氣，道：「一塲虛驚，但總算是有驚無險。」

小惡女橫了他一眼，道：「你若怕，就快點離開，以免嚇破了胆子。」

游出海漲紅了臉，道：「妳別把我瞧得太扁了。」

小惡女正待反唇相譏，岳小玉巳喝道：「現在不是自己人爭吵的時候，咱們先去找鍾老莊主再說。」

豹娘子說道：「還是岳小玉頭腦最冷靜。」

三人正想向小刀峯進發，忽然聽見有幾個人大吵大鬧地走了過來。

× × ×

四個人，四支火炬，還有四張嘴巴不停地你一言我一語爭吵個不休。

第一人首先罵道：「他奶奶的大除夕滿天星斗，早就叫你們早早出發，沒的來由躭誤了光陰，趕到來時巳是人去樓空，連鳥糞也沒剩下半両！」

第二人「嗜嗜」一笑：「老大弄錯了，那不是人去樓空，該說是人去山莊空才對。」

第三人道：「老三就喜歡如此挑話來說，如此作風，俺老四大不贊同，老五，你認爲怎樣？」

第四人乾笑着，道：「我是老五，正是倒算第一，可沒資格批評三哥。」

老四道：「你甚麼時候變得這麼客氣了？」

那老五道：「只有不知死活的傢伙，才會得罪器量狹窄的人，俺見慣世情，自然不會亂說廿八！」

老三大怒道：「死胖鬼，兜來兜去還是想一脚把我兜進茅厠裏，找死嗎？」

老大更怒：「兜兜兜，兜你媽個屁股，現在是甚麼時候了，還不爭氣一點，想找到展槍王就難比登天了！」

一聽見「展槍王」這三個字，岳小玉差點立刻就跳了起來，同時大聲道：「小岳子在這裏！」

× × ×

叫聲一起，立刻就有四個人同時怪聲應道：「你在那裏？」

四人才問了一句，就巳經找到了岳小玉。

這四人不問而知，正是古怪兀突的「江東五傑」。

鮑正行首先舞動着沉重的鐵杖直奔過來，怪聲叫道：「岳宮主，你怎麼會在這裏？」

舒一照哈哈一笑，道：「正是人生何處不相逢，但在這裏遇上了小岳子，的確是怪異得很。」

白世儒瞪了他一眼，道：「你這副德性才是他媽的怪異得很。」

鮑正行回頭望着他，道：「你甚麼時候開始講粗語了？」

白世儒哼一聲，道：「這都是拜你所賜！」

鮑正行奇道：「你說粗話又跟我有甚麼相干了？」

白世儒道：「怎會沒相干？正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若不是你無時無刻不說粗話，我又怎會跟着說出來？」

鮑正行冷冷一笑：「老四天天放屁凡四五十响，看來你也學得很不錯了。」

「你媽的才放屁！」舒一照怒道：「你們吵架便吵架，幹嗎燒到我身上來？」

鮑正行正要反駁，老大常掛珠巳然喝道：「統統住嘴，聽聽岳小玉怎麼說。」

岳小玉悠然一笑，道：「你們說夠了沒有？」

鮑正行乾咳一聲，說道：「夠是不夠的，但是暫時停止片刻，也是一件賞心樂事。」

常掛珠「呸」一聲，大聲道：「閉上鳥嘴便閉上鳥嘴，這又算是甚麼賞心樂事了？」

鮑正行道：「你不當是賞心樂事，那是你自己的事，但咱們大家都認爲是賞心樂事，那便是眞眞正正如假包換不折不扣的賞心樂事了。」

舒一照忽然一拳打在他的肚子上，接着笑道：「這是老大的意思，你可不要怪我！」

鮑正行給他打得跳了起來，正要回敬一脚，常掛珠巳站在他面前，兩眼直瞪着他，說：「你想怎樣？」

鮑正行見老大好像眞的光火了，只得訕訕一笑，道：「不怎麼樣，俺打算馬上閉上這張鳥嘴，決不再胡說八道便是。」

常掛珠又再瞪了他一眼，才不斷搖頭嘆息着，對岳小玉道：「眞是太胡鬧了，岳宮主千萬不要見怪。」

「言重！言重！」岳小玉連忙回敬七八個鞠躬，道：「雖說是人生何處不相逢，但咱們居然會在這等荒山野嶺中遇上，也未免是湊巧得太古怪了。」

常掛珠道：「你想到那兒去？」

岳小玉咳嗽一聲，回答道：「我不能說。」

豹娘子却接道：「直說無妨。」

岳小玉一怔，這才說：「咱們想去小刀峯找一個人。」

「找誰？」

「小刀山莊莊主『小刀老俠』鍾南超。」岳小玉說。

「甚麼？」鮑正行哈哈大笑，道：「原來你們也想去找這個老東西？」

常掛珠回頭怒視着他：「你不是說過要閉上鳥嘴的嗎？幹嗎又在這裏大呼小叫的？」

鮑正行訕訕一笑，道：「這是一時情不自禁，休要見怪！」

常掛珠這才怒氣稍平，又望着岳小玉道：「你們爲甚麼要找鍾南超？」

岳小玉道：「因爲……」說到這裏，又望了豹娘子一眼。

豹娘子雖然瞎了眼，但却彷彿知道岳小玉在盯着自己。她嘆了口氣，道：「岳宮主，不妨繼續直說。」

岳小玉見她這麼說，才道：「咱們找鍾老莊主，是爲了要去一個地方。」

常掛珠道：「怎麼說來說去都是吞吞吐吐的？你們到底想到那裏去？」

豹娘子道：「桃源金殿。」

「桃源金殿？」常掛珠一楞，道：「桃源金殿又是甚麼地方？」

豹娘子道：「那是一座金殿，也是一個與世無爭的世外桃源。」

常掛珠道：「金殿俺懂得，但世外桃源又是怎樣的？」

豹娘子說道：「在世外桃源，永遠不會有人煩擾，人人都可以過着很清靜的生活。」

常掛珠「噢」一聲，道：「原來如此，但這樣豈非悶死人了？」

豹娘子道：「不，那是人間仙境，只要是正常的人都不會感到沉悶。」

鮑正行咧嘴一笑，說道：「這就難怪老大覺得沉悶了，那是因爲他大大不正常之故。」

常掛珠冷冷的瞅着他，道：「若要過清清靜靜的日子，大可以去做和尚！」

舒一照道：「女的可以去當尼姑，天天吃齋菜，晚晚唸阿彌陀佛。」

白世儒搖搖頭，道：「做和尚與做尼姑雖然也可以過着清靜的日子，但終究不甚過癮，最少，不能吃鷄鵝牛羊狗肉，那就巳經是苦之又苦的苦事。」

常掛珠道：「是和尚寺也好，是尼姑庵也好，在這個瞎婆娘的眼裏，還是萬萬及不上甚麼桃源金殿的。」

游出海臉色一變，道：「你說話客氣一點好不好？」

常掛珠一楞，望着這個小叫化，道：「你是甚麼人？」

岳小玉立時道：「他叫游出海，是諸葛大叔的未來弟子。」

常掛珠一怔：「弟子就是弟子，怎麼却又弄出一個未來弟子了？」

岳小玉道：「游出海現在雖然還沒有正式拜諸葛大叔爲師，但這也只是遲早間的事情而巳，所以現在說他是諸葛大叔的未來弟子，是最貼切不過的。」

常掛珠「哦」了一聲，似懂非懂地說：「原來是這樣，但俺還是不大明白。」

鮑正行道：「且先別管這個甚麼游出海，嗯，你剛才的說話，有甚麼地方不夠客氣了？」

常掛珠一楞，道：「俺怎知道！」

游出海道：「哦？你不該那樣說豹姨的！」

「豹姨？豹姨是甚麼東西？」常掛珠更加爲之莫名其妙。

豹娘子嘆了口氣，道：「我就是他們口裏說的豹姨，江湖上的朋友若認識我的，都叫我做豹娘子。」

常掛珠皺了皺眉，道：「又豹姨又豹娘子的，眞是混亂得很。」

鮑正行望住游出海，道：「咱們的老大剛才有甚麼地方得罪了你？」

游出海道：「他不是得罪了我，而是不該說豹姨是個瞎……」說到這裏，却再也接續不下去。

「是瞎婆娘！」鮑正行哈哈一笑，道：「俺記起來了，老大剛才就是這樣形容豹姨的。」

常掛珠咳了一聲，道：「俺剛才的確是這麼說，又有甚麼不對了？」

游出海臉色一陣蒼白，怒道：「不可以這樣說！這樣會使她倍加悲傷的！」

常掛珠又是呆了一呆，豹娘子却道：「游小子，你用不着爲了這點小事跟別人執拗，況且，我現在的確是個瞎婆娘！」

鮑正行却一步一步向豹娘子走了過去，凝視着她良久才說：「豹娘子，妳這對眼睛是不是剛剛瞎掉的？」

豹娘子道：「不錯。」

鮑正行怒吼了一聲，道：「是那個烏龜王八把妳弄瞎的？」

豹娘子道：「是我自己！」

鮑正行一怔，接着又再吼叫了一下，道：「妳還在開甚麼玩笑？」

豹娘子嘆了口氣，道：「我爲甚麼還要在這時候跟你們開玩笑？」

小惡女的眼睛又紅了，她忽然哭了起來，道：「這都是我不好！」

「妳不好？」鮑正行更感奇怪，「妳這個小妮子又是何方神聖？」

岳小玉道：「她不是甚麼神神聖聖，她叫小惡女。」

「小惡女？」鮑正行咧嘴一笑，道：「看妳這副樣子，怎麼說也不像惡人。」

小惡女抽抽噎噎地哭着說道：「我的樣子不惡，但心腸却比蛇蝎還更惡毒千萬倍。」

鮑正行搖搖頭，道：「俺不信，不信！一千一萬個不信！」

舒一照却道：「連她自己都承認心腸惡毒，你爲甚麼却不相信？」

鮑正行道：「正因爲她自己承認了，所以俺就決不相信。」

常掛珠吸了一口氣，道：「別再絮絮不休了，先聽聽豹娘子怎麼說。」

豹娘子道：「你們以前曾經見過我，但却沒有一個還認得我了。」

鮑正行一呆，回頭望着白世儒道：「有這種事嗎？」

白世儒聳了聳肩，說道：「我不記得了。」

舒一照道：「俺也不記得，不知道老大又怎樣？」

常掛珠道：「連你們都不記得，我這副又老又鈍的腦袋更加記不起來啦。」

豹娘子微微一笑，道：「十年前，你們是不是在杭州和十八個流氓打過架！」

「是呀，」白世儒一揚手中大摺扇，道：「妳怎會知道的？」

豹娘子道：「那十八個流氓，武功都比不上你們江東五傑，但却勝在人多勢衆，而且其中有幾個還擅用暗器……」

「哈哈，俺記起來啦，」常掛珠立刻大叫道：「妳就是那個紅衣女俠！」

「啊呀！俺的祖奶奶，怎麼原來就是妳！」鮑正行登時跳了起來，不斷用拳頭敲打腦袋，叫道：「當年若不是妳出手相助，咱們早就嗚呼哀哉去也了！」

（未完・十二）

前文提要：前文書至歌姬黃鶯帶皇甫雪、風火輪從後門離開玉春院，轉回衙門，劉守備便將高天翅仍在龍門客棧找尋他們說知，管神捕帶人到西門追尋黃新泰沒有下落，黃鶯原來是黃新泰的妹妹，遵照父遺囑出來找尋哥哥，她是劍派掌門人的女兒，聽說黃新泰被擄，便和皇甫雪去找尋哥哥下落……劉守備在他們未去之前便到龍門客棧想將侯掌柜緝捕，侯掌柜拒捕被殺，只捉到洪老三、石熊，查不到情況……管一見甩掉郭集英追尋黃新泰，前面攤子擺賣麵食的一個老頭和一小姑娘是楚雲派來的暗伏，管一見將小姑娘查問，被毒針刺中，尚未倒下，連忙轉移地方…

雙鷹神捕後傳

宮廷風雲

西門丁·文
可飛·圖



三奇莊中計 小姑娘報警

黃柏志依言將小仙子放在地上，管一見用樹枝戳住她的痲穴，再解開她的暈穴，小仙子一醒來，便向管一見微微一笑。

「管叔叔，我剛才睡得好沉！」

管一見道：「你別裝蒜了，把解藥交出來！」

小仙子臉上的笑容忽然不見了，担憂地問道：「你不能將毒氣完全迫出體外？都是我不好！」

「老夫不是來看你演戲的，你最好給老夫放老實一點！」

小仙子委屈地說道：「難道不是我不好，而是你不好？人家說的可是老實話……我可沒害你，是你自己要……要輕薄我的！」

「你給老夫閉上嘴！」管一見氣得臉都青了。

小仙子果然合緊嘴皮，管一見忍住氣道：「假如你不將解藥交出來，老夫就要將你碎屍萬段！」

小仙子臉上表情十分古怪，管一見怒不可遏：「老夫再給你一個機會，我數十聲，你若還在裝死，老夫便一掌斃了你！一，二，三……」

小仙子忽然「哇」地一聲哭了出來，管一見喝道：「就算你叫你娘來也沒用！四，五，六……」

小仙子抽抽泣泣地道：「又是你叫人家給你閉上嘴的，現在又罵我裝死，我到底要聽你那一道命令？早知道你是要欺侮我這沒父沒母的孤兒了！你打死我吧，反正你打死我，也沒別人看見！」說罷索性嚎哭起來。

管一見被她氣得牙癢癢的，左掌高高舉起，但一想起她一死，自己可能也要陪她死，這一掌再也拍不下去！良久才嘆了一口氣：「老夫未遇敵手，今日算是栽在你手中了！」

小仙子破涕爲笑：「多謝管叔叔你的盛讚，原來你對我還是好的，我便指一條活路給你走！」

管一見雙眼瞪着她，不肯低聲下氣求她，小仙子十分乖巧，見好收篷。「這種解藥煉製十分困難，就算現在開始動手製造也來不及了……」

端木盛在旁問道：「假如沒有解藥，可以維持幾天？」

小仙子道：「假如他不妄用眞氣，大概可以活三、四天，但如遭高手，可能在激計之中，突然暴斃……」她看了管一見，笑道：「不過我看管叔叔並不是短命的人！」

管一見冷哼一聲：「這種廢話你就少說吧，就算老夫現在毒發身亡，也不算短命！」

小仙子滿懷委屈，噘着小嘴道：「我記得我師父曾經送了兩顆解藥與任之奇，你知道誰是任之奇麼？」

管一見冷冷地道：「老夫不認識！」

小仙子道：「他家在熊耳山下，叫做三奇山莊……」

端木盛又問：「那三奇？」

「這個我便不清楚了，去年他去找師父，誤中機關，師父便給了他兩顆解藥，實際上只需一顆便已足夠了，所以說不得咱們可以向他討一顆。」小仙子道：「由這裏乘快馬去，一日一夜便可到達了！滎陽城內就有馬賣，方便得很！」

「你想得倒周到！」管一見冷冷地道：「你若敢再動歪主意，老夫首先便一掌擊斃你！」

小仙子道：「你是正人君子，我怎會害你！」

管一見心中忖道：「這小妖女，小小的年紀便這般狡猾，胆子又大，將來也不知要如何厲害，哼，遲早要將她除掉，免

除後患！」當下吩咐端木盛，路遠和殷公正，即到滎陽城買馬，他又盤膝坐在地上運功拒毒，小仙子睜着一對大眼睛，向四周飄，也沒人知道她心中在動什麼主意。

一個時辰過去，端木盛還未回來，管一見拾起一根樹枝作勢欲戳，沉聲問道：「小妖女，你是不是還有同黨，埋伏在附近？」

小仙子道：「我素來獨來獨往，那裏有什麼同黨，楚大哥有沒有手下在附近，我便不知道！」

「皇上是不是被楚雲的人刦走的？」

「啊！皇帝不見了嗎？這倒好玩，他後宮三千佳麗，豈不是都要守寡了？」

「你給老夫放老實一點，好好答我的話！」

「我一個小孩子，知道什麼軍國大事，你自己懵懂才會問道于盲！」

管一見恨不得刮她一個耳光，忽然小仙子又笑道：「有馬蹄聲，你那幾個手下回來了！」原來她躺在地上，聽聲較遠，但這份耳力也是夠瞧的。

管一見凝神果然聽到一陣如雷鼓响的馬蹄聲。俄頃黃柏志來報：「頭兒，二哥他們回來了！」

管一見道：「抱她下山！」

小仙子叫道：「我不要她抱，管叔叔你抱我！」她說這兩句話時，好像七八歲的小孩，又有誰能料得到她心思這般歹毒呢？

管一見沒理她，首先下山，一忽，端木盛、路遠和殷公正果然牽來了十二匹馬，衆人上馬之後，尙有幾匹空馬，可在路上更換。

管一見道：「上馬！」

小仙子忽然叫道：「且慢，我要辦一件事……」

管一見厲聲道：「臭丫頭，你別惹火了老夫！」

「人家要小解……你你簡直是暴君！」小仙子淚花在眶裏亂轉。「你要人家撒在裙子上麼？」

黃柏志頻呼倒霉，管一見道：「黃柏志，你抱她到石後去！」

黃柏志與小仙子一齊叫了起來：「這怎行？」

管一見冷冷地道：「你這小妖精，詭計多端，說不定正要借此而遁！」

小仙子笑道：「我是個黃花閨女，怎能讓一個臭男人服伺我小解……我以後還有臉見人麼？」

「臭丫頭，你以爲老子很愛看麼？」

小仙子氣道：「你敢偷看我一眼，眼睛就要爛掉！」

管一見叫黃柏志將她放在一塊大石後面，然後又命令他們守在附近，再以樹枝解開她的痲穴，道：「老夫守在另一端，你別想逃！」

「你在石後，我撒不出來！」

「老夫已一把年紀……」

「可惜你還未娶妻……」

管一見怒道：「你撒不撒，不撒的話就上路！」

小仙子冷哼了一聲，在石後蹲下去，不久便傳來沙沙的水聲，管一見暗叫霉氣，不久小仙子道：「行啦，你們可以出來

了！」

管一見慢慢走出來，只見小仙子已穿好衣裙，雙頰的紅暈還未退，嗔道：「快點我的痲穴吧！」

管一見樹枝一彈，又封住了她的痲穴，重新由黃柏志抱她上馬，管一見在端木盛耳邊輕聲說了幾句話，端木盛同樣回了他幾句，接着端木盛也轉到另一塊大石後面小解。

一忽，馬蹄聲驟起，十餘匹健馬向西急馳而去，黃塵過處，一羣幪面人自樹林中衝了出來，走到小仙子小解過的地方，只見濕濡濡的地上，寫着四個字：三奇山莊。

爲首那人打了一個哈哈，道：「我早說這小妖女詭計多端了，到了三奇山莊，任管一見有三頭六臂，也逃不掉！」

另一個人說道：「這倒省得咱們費手脚！」

爲首那人道：「黃新泰，將地上的字抹掉，順便兜路趕在他們之前，先去三奇山莊報訊，咱們在後面慢慢跟着，提防有變。」

× × ×

小仙子沿途十分溫順，而且還不時跟黃柏志說笑，只是黃柏志不大理她，小仙子又安慰管一見，黃柏志再也忍不住喝道：「小妖女，你別貓哭耗子假慈悲！」

小仙子道：「到時你才知道我是小仙子還是小妖女！」

「小妖女！」

「癩蛤蟆！」

「你罵誰是癩蛤蟆！」

小仙子道：「誰想吃天鵝肉，誰便是癩蛤蟆！」

「呸，你是天鵝肉麼？」

「哈哈，那你是承認要『吃』我了！可憐！不過你有機會抱我，已是你的福氣了！」

黃柏志恨不得將她拋下馬去，小仙子叫道：「管叔叔，他要將我拋掉！」

管一見頭也不回地道：「抱緊她！」

黃柏志只好依言把她抱緊，小仙子輕聲問道：「你現在快活麼？」

不知爲何黃柏志竟然心頭一蕩，連忙震攝心神，不敢看她，也不敢搭腔，小仙子嘴角泛着一抹得意的笑容。

次日午後，一行人果然到達三奇山莊，那三奇山莊，就建在熊耳山中，山莊離地約四十丈，居高臨下，所以他們將馬停在山脚，莊內的人便已知道。

小仙子道：「管叔叔，你快解開我的穴道，要不引起任叔叔的思疑，就不好辦了！」

管一見想了一下，忽然又在她後腰上戳了兩下，道：「你運氣試一下！」

小仙子默默提氣，眞氣到腰上時，經脈一陣疼痛，她吃了一驚，連忙散氣，笑道：「管叔叔，你這是什麼手法？」

「這是『海枯法』，三日不解，氣血全枯！」管一見又解開她的痲穴，走在她後面，道：「上去吧！」

小仙子道：「假如他的解藥用罄，可與我無關！」

「一命換一命，對你來說大有便宜！」管一見厲聲道：「你最好盡力替老夫想想辦法！」

小仙子苦笑道：「我一條小命在你手上，能不盡力乎？」一行人來到三奇山莊，只見山莊左右全是竹林，莊後則是古樹蒼天，臘月天，樹葉稀疏，看來有點荒涼。莊院雖小，但圍牆與大門色彩鮮艷，似乎新近修葺過。

小仙子伸手在門上敲了幾下，莊門便「呀」地一聲打開。一個中年蓄鬚漢子上下看了他們幾眼，問道：「諸位找誰？」

小仙子道：「請問貴莊莊主任之奇在家麼？」

中年漢子道：「閣下等還未報名！」

「你告訴他就說『千面羅刹』的徒弟小仙子，有事要找他！」

那漢子道：「請稍候！」他又將門關上。過了一陣，大門再度拉開，那漢子躬手道：「請進！」

管一見緊跟着小仙子走了進去，當最後一個的夏雷進門後，那漢子又將門「砰」的一聲關上。

門裏是座庭院，種着幾棵臘梅，正盛開着，一個漢子在整理樹木，一直蹲着身。大廳佈置得十分清雅，正中掛着一幅中堂畫，似是南宋大畫家馬遠的對月圖，廳內的几椅全是竹製品，髹上深褐色的油，看來十分古樸。

那漢子道：「諸位稍候，敝上更衣後，便來相見！」

說着丫頭送上清茶來，管一見不動，端木盛等人也不敢喝，小仙子笑道：「管神捕烹茶工夫，眞比陸羽，尋常茶湯，怎能進得他的金口！也罷，待我代表大家喝一杯！」她擧起茶盞，一飲而盡，管一見冷眼旁觀，無動於衷。

小仙子問道：「你可是三奇莊的總管？貴姓啊？」

那漢子答道：「在下正是三奇莊的總管！」

「這三奇兩字是什麼意思？」

「奇人奇地奇事！」

小仙子「格格」地笑道：「單只這六個字便是一奇！好啦，你既然不說，咱們等下便問你莊主，對啦，你怎地沒一絲禮貌，我剛才問你貴姓，你還未答！」

那漢子淡淡地道：「在下幾年前曾與管神捕有一面之緣，他應記得！」

管一見微微一怔，不由看了他幾眼，頗覺眼熟，但一時之間記不起來，端木盛忽然問道：「閣下可是姓江？」

那漢子哈哈一笑，道：「還是端木龍衞記性好！」

管一見脫口道：「你是御林軍副統領江浩浪？」他心頭之驚駭，實非筆墨難以形喻。

江浩浪道：「總算神捕記起江某來，榮幸之至！」

管一見沉聲問道：「你們莊主到底是誰？」

話音剛落，屏風後忽然傳來一陣震耳的笑聲：「故人久違，別來無恙乎？」一個面目清癯的老者走了出來，管一見等人都呆住了！

「蘇大人！」管一見脫口問道：「你怎會在這裏？」

那人哈哈一笑。「管大人記性之佳令

人羨慕，不過小弟已是山野閑人，再以大人相稱便不合適了！」原來此人昔日官居刑部尚書，姓蘇名振邦。

管一見問道：「蘇大人幾時辭官歸故里的？」

蘇振邦道：「只稍比管兄遲幾個月，哼！說什麼辭官歸故里！」

「難道另有內情？」

「情況與管兄和沈兄差不多，恐怕比你倆還惡劣！」

管一見心頭一動，問道：「蘇兄棄官之後，便一直隱居於此？」

「故友相見，只宜敍舊，其他的事，何必再提！」蘇振邦大聲道：「來人，奉上香茗！」他回頭又道：「管兄，小弟隱居之後，也學起烹茶之道，正要向你請教，不知你肯不肯收我這個徒弟？」

「小弟所識十分膚淺，蘇兄這樣說，豈不折殺小弟！」管一見萬料不到在這個地方會遇上蘇振邦和江浩浪，心頭一片凌亂，忍不住再問：「蘇兄隱居於此，化名任之奇？」

「是的，避免朝庭的耳目！」蘇振邦嘆了一口氣道：「所謂大丈夫行不改名，坐不改姓，奈何形勢惡劣，不得不化名求生！」

管一見咳了一聲：「這個自然不能怪你，其實江湖上這種情況也極之平常！」他一指小仙子：「蘇兄，這位小姑娘你認識麼？」

小仙子未待任之奇答話，已搶着道：「我可沒說認識他！」

管一見怒道：「那你又說你師父給了他兩顆解藥？」

「是啊，那只能說明我師父認識任叔叔！」小仙子搶着說下去：「任莊主，去年我師父『千面羅刹』，是不是給了你兩顆，專解『奪命鎖魂索魄追神閻王神針』的解藥？當時你只用了一顆，剩下的那一顆還在不在？管叔叔不小心中了閻王神針之毒，命在旦夕，您老人家既然與他是朋友，就請你先把那顆解藥給他服食，以後有機會我再偷一顆還你！」

管一見讓她搶先說話，心頭一沉，却又不能打斷她的話，只好拿眼望着蘇振邦，看他如何回答。

蘇振邦輕咳一聲，沉吟道：「管兄，你怎會中了那種要命的神針？」

管一見澀聲道：「一言難盡，蘇兄一定非聽不可？」

蘇振邦哈哈一笑：「小弟豈是那種人？其實管兄也不必難過，所謂人有錯着，馬有失蹄嘛！」

小仙子道：「任叔叔，你還未答復我，我今日一定要你救命了，因爲管叔叔點了姪女的『海枯穴』，你不給解藥他，他不會替姪女解禁！」

「解藥還有一顆，不過近來老夫的記性很差，一時間忘記放在那裏，待我想一想……」

小仙子又道：「佛祖保祐你記起來，要不姪女這條小命便完蛋了。」

恰在此時，一位容貌清麗的小丫頭，捧着茶具出來，蘇振邦道：「這丫頭烹茶之術比小弟高明得多！料尚能入管兄之口，咱們先喝一杯茶，再慢慢敍舊吧！」

衆人喝了茶之後，都覺這壺茶之茶味、茶色、火候、器具都允稱一流，奈何管一見此刻無心品嘗，一杯過後便道：「蘇兄既然有解藥，尚請着人去找一找！」

蘇振邦放下茶盞，笑道：「管兄臉色甚佳，料暫未有生命之危，何必如此煞風景，來，再品一杯，不是之處尚請指點，否則又豈有友情可言？」

此刻不但管一見看出問題的嚴重性，連端木盛等人也隱覺不妙，却暗作準備，以應萬變。

管一見更不想拖延，沉聲道：「蘇兄不是吝嗇一顆解藥吧？」

端木盛在旁接道：「蘇大人是有情義之人，昔日頭兒曾救了他父子之命，當不會吝嗇一顆解藥，縱使不論交情，也不過一報還一報而已！」

蘇振邦道：「那顆解藥對小弟無益，却能救管兄之命，小弟怎會吝嗇？只不過……咳咳……」

管一見道：「蘇兄有何爲難之處？」

蘇振邦道：「管兄乃一代神捕，在江湖上名頭之大，一時無兩，何不先解了這小姑娘的禁制？」

管一見無動於衷地道：「這女子十分狡猾，老夫也是萬不得已才出此下策，請恕小弟不能從命！」

蘇振邦道：「管兄，你爲何重出江湖？這豈非與你原意相違？」

「小弟自有苦衷，難道此事與蘇兄有關？」

蘇振邦乾咳一聲，又打了個哈哈。「管兄言重了，不是小弟與你爲難……咳咳你能否不再管朝廷中的事？」

「管某不管，你便肯賜我解藥？」

「請勿用賜字！」蘇振邦站了起來，道：「我認爲你不該再管閑事！以前管事還有道理，現在根本不必再淌渾水！」

「假如管某一定要淌渾水呢？」

蘇振邦道：「管兄，念在你我一場相交，小弟再勸你一句，這件事你管不了，縱使要管也無能爲力！」

「你該知道我素來是不到黃河心不死的！」

蘇振邦大笑：「如今你已見到棺材，爲何還不流淚？」

管一見心頭一震，本欲立即出手，但見他神態恒常，似有所恃，反而不敢妄動。「蘇兄不肯贈解藥？」

蘇振邦道：「只要管兄答應小弟一個條件，小弟立即雙手將解藥送上！」

「要小弟立即回黃山？」

「非也，留在敝莊作客？」

管一見冷冷地道：「直至你們篡位的計劃成功？」

「江山代有人才出，各領風騷數百年，既有明君，昏君自該退位，這是朝廷之福，也是百姓之福！」蘇振邦道：「管兄是明理的人，料不是愚忠愚孝之輩！」

管一見沉着氣問：「閣下口中的明君是誰？」

「事成之後，一定會告訴您！」

「皇上現在是不是在你們手中？」

蘇振邦臉上的笑意不復見，沉聲問道：「管兄，小弟再問你一次，你到底留不留下來？」

管一見不待他話說罷，便如離弦之箭向他射去！蘇振邦不慌不忙地轉到几前，伸腿在几脚一踢！

與此同時，端木盛與夏雷也動手了，一齊向蘇振邦撲去，而江浩浪則早一步，攔在蘇振邦身前！

管一見雙掌齊出，向江浩浪擊去，江浩浪昔日所能担任御林軍副統領，自有過人之處，只見他雙臂如封似閉，欲拒還迎，似擋如擊，管一見立即化掌爲爪，忽見江浩浪雙臂一抖，袖管中忽然射出四枚袖箭來，直奔管一見的胸膛！

管一見非同小可，忙不迭向後側跌閃，同時揮袖拂箭。

端木盛、夏雷和馮曉年自旁攻上來，不料蘇振邦將茶几用力一旋，「軋軋」聲起，地上出現活板，把端木盛、夏雷和管一見一齊陷下！

蘇振邦哈哈大笑，黃柏志伸手抓住小仙子的後衣，喝道：「蘇振邦，你這狗賊，恩將仇報，快放了咱們頭兒，要不便殺死這小妖女！」

小仙子十分鎮靜，在這時候，兀自叫道：「我不是小妖女，我是小仙子！」

蘇振邦冷冷地道：「你乳臭未乾，居然敢威脅老夫，簡直痴人說夢話！」他向江浩浪打了個眼色，江浩浪便退後。

殷公正及路遠立即抽出武器撲上去，不料江浩浪忽然伸手把牆上的掛軸一拉，地上又出現一個巨大的地洞，黃柏志等人連小仙子也一齊陷下去！

那地洞足有二丈多深，幸而他們反應都快，落地時及時作了反應，脚骨才沒被跌斷！

一落地，上面的活板已經合上，殷公正叫道：「頭兒頭兒！」

他連喚幾遍，都沒人應他，路遠幌亮了火熠子，才見四周和上下都是石壁，却不見管一見他們，料被關押在另一處！

黃柏志推一推小仙子，怒道：「你一定知道如何打開出口，快動手！」

小仙子搖頭道：「我從未來過，怎會知道？」

「總之你要想辦法！」

「笑話！你是大男人，想不出辦法，偏要我一個小姑娘想，你羞也不羞？」

路遠道：「他是你師父的朋友，你可以由此點動動腦筋！」

「他連我也一起囚了，還有什麼情義？」小仙子忽然拂開黃柏志的手，道：「我都不怕，你們怕什麼？」

殷公正道：「你詭計多端，誰知道你父在動什麼鬼心思？」

「姑娘作你們的陪葬品，這是你們的艷福，你們還不滿足？」

話音剛落，左邊那堵牆忽然「蓬蓬」地响起來，黃柏志叫道：「頭兒他們在那邊！」

路遠道：「快找一找有沒有打通的機關！」他轉頭對小仙子道：「小妖女，你也找一找吧，免得吃苦頭！」小仙子悻悻然走到一堵牆前，伸手去撫摸，黃柏志怕她使詐，跟在她身旁，殷公正與路遠到對面那堵牆檢查。

忽然小仙子叫起來道：「這塊石是空心的！」

路遠道：「快弄出來看看！」

黃柏志說道：「且慢，小心這妖女使詐！」

小仙子退開，道：「好吧，請你過來弄！」黃柏志又猶疑起來，小仙子冷笑一聲，走前在石上用力一拍，那塊石頭忽然跳出兩寸來，她十指落在邊緣上，將石頭拉了出來，只見裏面有個鐵環！

黃柏志訝然問道：「這個是什麼機關的開啓掣？」

「你問我，我問誰？」小仙子用卑視的目光瞪着他，「你怕我使詐，又害怕開啓機關，大家就守在這裏等死吧！」

黃柏志一挺胸膛，道：「誰怕死！」他伸手到土牆內，用力拉動那鐵環，却不能動彈絲毫。

路遠急道：「小心！」

黃柏志如騎上虎背，只好硬着頭皮，旋動那鐵環，只聽一陣急促的機簧聲响，接着又聽小仙子，驚呼一聲，她所立之處的石板忽然陷下，小仙子應聲跌下去！

殷公正與路遠都吃了一驚，只聽小仙子的聲音由下面爬上來，驚恐萬狀地叫道：「快救我上去，下面都是水！」說到後面，聲音已經去遠！

殷公正看看同伴，問道：「現在怎麼辦？」

話音剛落，又一陣機簧聲响起，只見一堵石牆洞開，管一見、端木盛、夏雷和馮曉年走了過來，路遠問道：「頭兒，你沒事吧？」

管一見道：「沒事，剛才誰在叫？」

黃柏志指一指地洞，道：「那小妖女由這裏跌下去了！她說下面都是水！」

管一見伏地聽了一下，道：「不錯，下面有水流……既然水可以流進來，自然有出口，莫非……」

夏雷道：「頭兒，我水性較好，不如由我下去看看！」

管一見沉吟道：「要小心，有沒有繩子？」衆人臉臉相覷，此時此地，去那裏找尋繩索，管一見道：「萬一沒有出口，你如何上來？」

馮曉年道：「大家脫下外衣，連接起來！」這是沒辦法中的辦法，於是各人將外衣脫下，一開二，撕成兩爿，縛接起來，馮曉年，路遠和黃柏志抓住一頭，夏雷抓住另一頭，慢慢追了下去。

管一見忙道：「不要冒險，有意外先上來再作商量！」夏雷應了一聲，追至水面，殷公正將火熠子移近，探頭望下，只見夏雷已落了水。

「頭兒，下面的水流頗急，不過不太深，我順流游前看看！」夏雷言畢便鬆了雙手，隨水而流，料不到那下水道竟然十分長，放了半柱香，才見到亮光，他扶壁而行，到洞口，探頭望下，只見外面是懸崖，地下水直奔而出，形如一匹巨大的瀑布。

看景物似仍在熊耳山中，夏雷大喜，立即逆流向來路游去。他一口氣游至落水之處，見上面尚有火光，便朝上叫道：「頭兒！」

上面傳來管一見的聲音：「快將布條放下去？」

夏雷道：「不用，這水道有出口，仍

在此山中！」

管一見道：「好，大家都下去吧，老夫押後，夏雷你帶路！」

首先行下去的是殷公正，接着是路遠，夏雷道：「咱們先去，提防有人守在洞口！」他們到洞口，不見有敵人，這才放下心頭大石，站在洞口喘息，不久馮曉年等人也都來了，最後一個則是管一見！

管一見探頭到外面看了一下，道：「上山容易下山難，何況向下爬有瀑布，更增危險，還是往上爬吧！」

端木盛道：「頭兒，我先上！」

「不，老夫先上，你押後！」管一見首先躍起，抓住攀在洞口的一條山籐，用力試了一下，然後猱身爬上去，衆人依次跟在他後面爬上去。

管一見爬了二十來丈，便到達一座山坡之顛，轉頭一望，三奇莊離這裏竟有里多遠！他心中暗自忖道：「趁蘇振邦不備，給他一個迅雷不及掩耳，說不定可以查到皇上的下落！」他連連催促夏雷等人。

山上風大，他們一身盡濕，寒風吹來，令人毛骨悚然，端木盛道：「頭兒，先找個擋風的地方運功，免得手脚僵硬！」

管一見道：「不，如今十萬火急，遲則來不及了！」他首先飄身向三奇莊飛去，端木盛沒奈何只好緊緊跟他後面。

管一見一口氣馳至三奇莊前，見莊門緊閉，他輕聲道：「夏雷，殷公正和黃栢志，你們三個守在後門，不得讓人離開，其他的都跟老夫進去！」他雙脚微微一頓，飛身越過高牆，落在牆內。

一忽，莊門打開，端木盛等人衝了進去，管一見道：「分成兩組，小心踩到機關！」

他們小心翼翼，步步爲營，但偌大的一座莊院，竟然沒有一個人，不久衆人返回大廳，管一見有神無氣地道：「叫夏雷他們進來，還有，找幾套衣服換上！」

不久，夏雷等人都走進來，馮曉年找來了好幾套衣服，衆人都到房內更換，最後又聚集在廳內，殷公正道：「頭兒，屋內沒一個人！」

路遠一拍桌子，道：「他們一下子去了那裏？」

夏雷忽然叫了起來：「莫非他們躲在機關裏面？」

話音剛落，只聽頭頂「刷」地一聲响，一個大鐵籠飛了下來，將他們全部罩住，隨即又聽到一陣笑聲！

× × ×

沈鷹收到佟維雄的信，便留下蕭穆和陶松在信陽，帶着古逸飄，崔一山、司馬城和商衛等人，乘快馬向鄭州出發。

衆人馬不離鞍，馳了一天半便到許昌地界，忽然迎面馳來兩匹快馬，直衝過來，毫無閃避的意思。古逸飄道：「小心，可能有架打了！你們都莫跟老朽爭！」他拍馬領先！

「希聿聿！」迎面而來的騎士忽然將馬拉停，古逸飄也把馬拉慢：「老朽還以爲你們會一直衝過來！」

前面那位臉龐長削如同馬臉的，側頭望向古逸飄背後，問道：「請問來者是不是原江北總捕頭沈大人？」

沈鷹催馬上前問道：「閣下是誰？老夫正是沈鷹！」

那兩個人一齊滾下馬鞍，瘦削的自身上取出一封火漆公文來，彎腰奉上，道：「小的是鄭州的驛使，奉佟大人之令，送公文與沈大人！」

「謝謝！」沈鷹接過公文信袋，拆開取閱，他看了之後，道：「兩位請先上路，老夫立即趕去鄭州與佟大人會合，至於管大人失踪的事，老夫會另作安排！」

那兩個驛使離開之後，沈鷹便吩咐衆人到路旁說話。崔一山問道：「老鷹，管笑面怎會失踪？」

「信上說得不清楚，只寫管一見帶端木盛等人去追踪鄭州知州沙逸志昔日的一位保鏢，至今未回，而帶路的鄭州捕頭，却讓人殺死在城郊！」

古逸飄也着急起來：「佟維雄要你去追查？管笑面怎會這般失算，他去調查皇帝老子失踪的事，連自己也失踪了，傳出去不怕讓人笑掉大牙！」

沈鷹道：「佟維雄要老夫護送他上京，他害怕京城有變，至於找尋老管的任務，便要借重你倆了！」

崔一山道：「這個不是問題，只是咱們毫不知情，如何調查？」

沈鷹沉吟道：「先到鄭州再說，大家上路！記着進城之後，先換一批健馬！」他們連夜趕路，到鄭州城門尚未開，沈鷹下令席地休息。

臘月天，曉風殘月，在郊外十分難受，衆人便生了一堆火取暖，只有沈鷹走到一旁盤膝運功，不久他頭頂便冒起絲絲的白烟。

崔一山輕聲對古逸飄道：「古兄，看來老鷹這兩年，不但沒有丟廢武功，而且內功更進一步！」

古逸飄淡淡地道：「他是天生的勞碌命，要是我便整天遊山玩水！」

崔一山反問：「你不也是天生的勞碌命？」

古逸飄笑道：「不過老朽却沒他那份耐心！」

過了頓飯工夫，沈鷹忽然自地上一躍而起，司馬城道：「頭兒，城門開了！」

「進城吧！」

他們一進城便見到街上有些官兵在巡弋，沈鷹向司馬城打了個眼色，司馬城會意下馬，截住一個官兵，跟他說了幾句話，立即面露喜色地道：「頭兒，這個人要帶路！」一行人便跟着那官兵到劉守備府邸。

不久，劉守備、佟維雄、高天翅和風火輪一齊出迎。沈鷹道：「客氣話不用多說，現在情況到底怎樣？」

劉守備道：「到廳內再說吧！」

到廳裏，下人送上香茗，劉守備又去吩咐廚子煮早點，沈鷹問佟維雄：「京師方面，有何變化？」

佟維雄道：「尚未聽到消息，不過管大人恐怕會有變化，所以希望您能陪老朽到京師一行！」

崔一山道：「假如奸賊已有準備，你們這一去，不是送羊入虎口？」

沈鷹道：「此事如箭在弦，不得不發，老管的事，你們仔細說一說！」

佟維雄道：「這個還是請高老弟說吧

，他比老朽更清楚！」

高天翅將管一見帶人去追黃新泰的事說了一遍，然後又把皇甫雪偕黃鶯在昨日起程去找管一見等事仔細述了。

沈鷹問道：「殺死郭集英的兇手找到沒有？」

高天翅苦笑一聲，道：「在下無能，至今尚未有綫索，不過估計是韓亭芳或者楚雲幹的！」

葛根生道：「可惜侯建元巳死，探不到綫索！」

高天翅道：「那人嘴緊得很，就算不死也未必肯說，而且他看來也只是個小角色，所知未必多！」

沈鷹沉吟了一下，道：「老管縱橫湖海數十年，經驗及見識都非常人能及，他至今未返，若非巳遭毒手，便是有了皇上的消息！」

佟維雄問道：「以你之見，那一個可能性較大？」

沈鷹抽了一鍋烟，道：「老夫跟我的手下陪你上京一行，找尋老管的事，便交由崔老弟及老古辦！」

「人手够不够？鄭州城內還有官兵可用！」

「人多未必有作用，崔老弟跟老古爲第一撥，沿途留下標記及訊息，高老弟及風火輪則帶官兵跟上，先後呼應比較安全！」沈鷹轉頭道：「老古，此事非同小可，請你謹愼一點，有事先跟崔老弟多點商量！」

古逸飄不服氣地道：「難道你認爲我不如他？」

沈鷹道：「你們各有所長，但崔老弟心思比較細，遇事三思而行，這方面却比你强！」

崔一山怕他不悅，忙道：「古兄刀法超絕，臨場經驗豐富，此乃小弟所不及，這次正好向你討益！」

古逸飄道：「好啦好啦，你們怎說，就怎辦吧，不用替我臉上貼金！現在可以上道了吧？」

恰好劉守備帶着下人送上早點來，道：「無論如何，你們趕了一天的路，也得先吃了再走！」

沈鷹道：「吃了之後，先洗個澡，休息一下才上道，須知前路凶險，沒有充沛的體力可不行！劉守備，請你着人準備馬匹和乾糧！高老弟，你也想挑選一些幹練的官兵！」

劉守備和高天翅齊應了一聲，沈鷹續道：「佟大人，咱們也在下午上道吧！」

× × ×

皇甫雪與黃鶯一路往西行，黃鶯十分心焦，但皇甫雪則心情開朗，不斷逗她說話。他接觸過不少異性，但從來未試過像今日這般乍喜乍驚的心情，跟她說話，每句都要經過思慮，生怕會得罪她。

黃鶯一見到皇甫雪，便覺得心跳臉紅，一顆心亂糟糟的，既想着他，又不敢看他，粉臉不時無端端地發紅，只是姑娘家天生害羞，極力不讓自己的情感外露。

他們沿途找尋標記，起初還有綫索可見，到後來便越來越少了，黃鶯担心地道：「皇甫少俠，咱們是否走岔了？」

皇甫雪道：「大概不會，剛才不是還見標記嗎？」

「但爲什麼沒有其他的綫索？」

皇甫雪忽然跳下馬來，蹲在地上看了一陣，道：「這裏有一隻『鷹』！」

黃鶯也跳下馬，問道：「是你們頭兒的暗記嗎？」

「不錯！」皇甫雪拉着馬韁。「咱倆進林看看！」

林內一塊大石插着一柄鋼刀，黃鶯吃了一驚，道：「他們在這裏打起來了！」

「你哥哥是用刀的嗎？」

「不是！」

皇甫雪將刀抽了出來，看了幾眼，道：「這種形式是衙差慣用的那一種！唔，衙差遇害……頭兒一定是追下去了！」

「那麼咱們快追！」

他們再度上路之後，沿途便不時見到管一見留下的暗記，證明方向沒錯。至午後，他們便歇在樹林裏吃乾糧，然後繼續上道。

由於有了新發現，皇甫雪收拾情懷，緊張地注視兩旁的一切。走了個多時辰，到了一座小林外，見地上躺着一輛木頭車，麵條撒了一地，兩人連忙下馬檢視。

地上履印殷然且凌亂，野草折斷，旁邊的一塊青石還有一個「鷹」記，皇甫雪忖道：「頭兒在這裏遇到什麼人？」

黃鶯道：「皇甫兄，這裏好像有人打鬥過！」

皇甫雪抬頭向前望，道：「快找一找，看有沒有綫索！」

兩人散開找了好一陣，穿過一座樹林，黃鶯才在一棵樹後看到一行字，驚喜地叫道：「皇甫兄，你快來看看！」

皇甫雪走過去一看，只見樹皮被削下一角，上面被尖刀刮了六個字：熊耳山三奇莊！

黃鶯道：「三奇莊是什麼地方，好像沒聽人提過！」

皇甫雪想了一陣，搖頭道：「我也不知道，咱們追上去就是！」

黃鶯說道：「且慢，你怎知道這些字是不是有人故意留下來，引咱們走向歧途的？」

皇甫雪笑道：「這幾個字是殷公正刻的，他的字十分有特色，很容易認，再說你看那隻『鷹』，好像很簡單，其實絕不簡單，那是一筆畫成的，當時咱們練了半個月，頭兒才滿意！」

黃鶯這才放心，拉着馬跟皇甫雪出林，忽然樹後閃出兩個幪面人來，一個穿黑袍，一個穿青袍，黃鶯覺得那黑袍人十分眼熟，不由叫了起來：「又是他！」

皇甫雪拉着她往後退，輕聲道：「等一下我拚死截住他們，你乘機離開，回鄭州報訊！」

黃鶯急道：「這怎樣成？」

皇甫雪沉聲道：「這是命令，要不誰來救咱們！」

黃鶯仍在猶疑，黑袍人巳從側飛了過來，獰笑道：「小子，這次你再也沒那般好運氣了，拔劍吧！」

皇甫雪緩緩抽劍，他耳聽四方，小心翼翼，避免背後那位青袍人偸襲：「閣下兩番與在下過不去，到底所爲何事！」

黑袍人冷冷地道：「天下武人如恒沙

之數，某家爲何不與之爲敵？要殺你自然有原因，只是這如花似玉的姑娘，要陪你一齊死，令人有點可惜！」

青袍人在背後嘿嘿笑道：「只要那妞兒肯跟咱們走，便可以放她一條生路，而且還有榮華富貴等着她！」

黃鶯怒叱，道：「你趁早死了這條心吧！」

黑袍人乾咳一聲，問道：「你們還有些什麼人，沈鷹呢？」

「要我告訴你也行，你們先報上名來，」皇甫雪道：「閣下信心頗足，爲何連廬山眞面目也怕讓人見識一下！」

黑袍人森森地道：「你死後，我一定會告訴你！老實說，管一見現在巳在咱們手中，命在旦夕，剩下一個沈鷹巳不足畏懼！」

皇甫雪吃了一驚，臉上却擠出幾點笑意：「憑閣下的身手，也制得住咱頭兒？這牛皮吹得太大吧！」

青袍人哈哈笑道：「人謂管一見的手下，能人衆多，原來却是些白痴！不能力敵，難道就不能智取？」

這次皇甫雪再也笑不出來，乾咳一聲，忽然大笑起來，靑袍人怒道：「你死到臨頭，還笑得出來？」

「如今我知道了，你們兩個便是韓亭芳和楚雲！」

「是又如何！」黑袍人忽然扯下臉上的幪面巾，露出一張國字形的臉龐，相貌堂堂，只可惜生就了一管鷹鼻，年紀看來不到四十。「小子，假如你供出沈鷹的行動計劃，咱們便給你一個全屍！」

皇甫雪冷哼一聲：「我皇甫某雖不是什麼大英雄，可也經得住恐嚇的！全屍跟五馬分屍，都只是落個死字而巳，有何可惜！」

青袍人也扯下幪面巾，此人年紀較小，白面無鬚，唇紅齒白，臉龐尖削，有幾分英俊，不過神色過於陰鷙。「韓某索性再放個人情，讓你活下來吧！」

皇甫雪冷哼一聲：「不必多說，皇甫雪不是貪生怕死之輩，動手吧！」話音一落，他身子射前，長劍急刺楚雲的胸膛！

楚雲冷笑道：「你那幾招破劍法，早巳領教過，不過爾爾！」他右袖一拂，將對方的劍彈開，左袖運起內功，堅硬如同鐵板，拍向皇甫雪的臉門。

皇甫雪斜閃一步，長劍一沉一絞，反截對方的腰際，他的劍法以快著名，劍式未老，又改削對方下肢！

與此同時，韓亭芳也向黃鶯迫去。「姑娘，你雖然易弁男裝，但無損你的花容月貌，死了豈不可惜！」

「狗咀長不出象牙！」黃鶯鋼劍連刺三劍，都讓韓亭芳閃開，他只閃不攻，咀上不斷說些風言風語的話。

楚雲一口氣接了八九招，見對方劍法稍慢，正想反擊，皇甫雪身子倏地倒飛，再一個風車大轉身，忽然掄劍向韓亭芳攻去，同時擋在黃鶯身前！

楚雲反應也快，跟着他飛前，皇甫雪一急之下，再無顧忌，伸出左手在黃鶯肩膀上一推，黃鶯沒奈何，道了聲小心，便向林外掠去！

韓亭芳見狀急追而出，叫道：「老楚，這個留給你！」

楚雲忙說道：「勿爲了女人而誤了正事！」

「放心！」韓亭芳的聲音巳在五丈之外。

楚雲立即加緊攻擊，黃鶯一去，皇甫雪也開始暗打主意溜掉，上次玉春院那一戰，他巳深知自己的武功跟對方尚差一截，力戰實非其對手！

皇甫雪想逃走，豈有這般容易？楚雲也提防到他有此一着，因此瞻子於前，而顧之於後，使皇甫雪找不到空隙。

兩人翻翻滾滾鬥了百餘回合，皇甫雪氣力稍弱，速度逐漸慢下來，楚雲攻勢却越來越緊，雙掌揮動間，帶起一片掌風，令得皇甫雪出劍得增添幾分內力，眞力消耗更多。

激戰中，皇甫雪猛地一劍刺出，這一劍自對方雙臂空隙間攻進，勢疾而猛，這一劍也是他窺機蓄勢而發，威力甚大。

楚雲空手不敢攖其鋒，急切間，只好仰身後退，心頭一凜，忖道：「想不到這小子，在這等情勢下，還有此功力！」一驚之下，又忙退了一步，避免皇甫雪連環攻勢。

不料皇甫雪果立定退意，楚雲退後正合其心意，他雙腳一頓，向後倒飛！

楚雲大喝一聲，脚尖猛一用力，身子急向前標出，有如萬弦之箭。

皇甫雪轉身出林，才一個起落，巳被楚雲追近，他倏地半轉身子，長劍向其心窩扎去！

這一劍他自忖有七成把握，即使不殺死楚雲，也可將他傷在劍下！

猛聽楚雲尖嘯一聲，雙掌一合，一招「羅漢朝佛祖」，將其劍刃挾住！由于他雙掌按住劍脊，所以絲毫沒有受傷！

皇甫雪料不到他會冒險使出這招，一呆之下，抽之不動，急忙轉過身來，運勁急拉急推！

楚雲此刻中門大露，不能放手，否則後果不堪設想，他一急之下，眞力鼓動，用力向旁一拗，只聽「啪」的一聲，長劍當中而斷！

皇甫雪反應亦快，一掄長劍，便向他雙臂劈落！

楚雲在長劍折斷時，幾失重心，乍見斷劍又劈到，大驚後退，脚步踉蹌，跌倒地上。

皇甫雪大喜，一時之間，貪功忘輸，標前一步，俯身揮劍刺下。

楚雲的身在地上滾開，皇甫雪再度追前，楚雲雙臂一掄，忽將手上的那一截長劍拋出，向皇甫雪射去！

皇甫雪虞不及此，斷劍擋之不及，急忙向旁扭身閃避，可惜仍慢了半步，讓斷劍射進大腿！

與此同時，楚雲在地上一躍而起，皇甫雪忍痛揮劍，爲楚雲長袖拂開，只見他倏地翻起一腿，向皇甫雪踢去！

皇甫雪踉蹌後退，楚雲右袖自旁掃至，纏住他的腰肢，用力一扯，將他身體帶動，忽地標前！

皇甫雪腰部受傷，閃避不靈活，心知要糟，斷劍用力一揮！不料楚雲早料到他有此一着，右臂探出袖管，掌緣如刀，切

在皇甫雪的手腕上。

皇甫雪手指一陣酸麻，幾乎拿捏不住斷劍，待到後退，楚雲的左脚又飛起一掃，將皇甫雪踢倒在地，接着一指戳在他麻穴上！

皇甫雪喘着氣道：「你有種的便殺了我吧！」

楚雲冷笑一聲，「殺死你跟踩死一隻螞蟻有何分別？你想死，我偏不讓你死！待見到管一見，再慢慢消遣你！」他一俯腰便抓起皇甫雪，再封住他的啞穴，然後出林。

林外那兩匹馬已不見，也不知是沒人理會，自己跑開，還是被黃鶯和韓亭芳騎走，楚雲輕聲罵了一句，呼喚韓亭芳的名字，却沒人應他，他提着皇甫雪躍上一棵大樹，先將皇甫雪放在樹叉處，自己再爬上去。

附近樹林頗多，道路又曲折，一眼望去，不見人影，楚雲看了一陣，不得要領，只好坐在樹枝上，等候韓亭芳。

×　×　×

黃鶯一出林，她那匹坐騎便自動奔過來，她毫不猶疑，縱身上鞍，揮掌拍馬催前，那馬兒洒開四蹄，向來路奔去。

韓亭芳見尚有一匹白馬，自然不會客氣，上馬追趕。他上馬時，黃鶯已在十餘丈外，但黃鶯騎術不如他，馳了一陣，便讓他逐漸追上。

韓亭芳在背後笑嘻嘻地道：「美人兒，你害怕什麼？親哥哥才捨不得殺你！」他見黃鶯不開腔，風言風語層出不窮。「美人兒，我韓亭芳雖然不敢自詡貌比潘安，但在武林中也算得是美男子，我跟你，還是天生一對，地設一雙！」

黃鶯心中暗暗叫道：「馬兒呀馬兒，你快快跑吧，讓他追上來，不但我清白難保，連皇甫雪大哥也無人搭救了！」可是那馬兒已竭盡全力而奔跑，只奈何黃鶯騎技幼稚，推送不合尺寸，大大影响速度。

「美人兒，這裏風景不錯，咱們下馬談情吧！」

黃鶯回頭一望，韓亭芳與自己不過丈餘距離，又見他臀部離鞍，作勢欲撲，她一驚之下，忽用長劍在馬臀上一插！

那馬兒吃痛潑刺刺標前，四蹄猶如生風，恰在此時韓亭芳飛撲過來，由于距離拉長，飛落在馬後！他料不到黃鶯有此一着，微微一呆之下，伸手撈不着馬尾，黃鶯連人帶馬已馳出數丈！

韓亭芳只得重新上馬，但此刻雙方的距離已有二三十丈了，而且黃鶯的坐騎負傷而奔，速度異常，雙方的距離，越來越遠。

韓亭芳見地上有血跡，十分安心，忖道：「小丫頭，看你能飛上天去！」他相信不久之後，黃鶯的坐騎必會因失血太多而停了下來。

黃鶯年紀雖輕，但一來聰明，二來這些日子都在妓院裏渡過，那是最感染的地方，所以也懂得動心思。待得道路轉彎，視綫爲樹木遮擋時，便飛身躍下馬背，竄進樹林，那馬匹則仍負痛向前馳。

黃鶯趁韓亭芳尚未發覺，向山坡奔走。那山石頭甚多，正好遮擋身形。俄頃，一陣如雷的馬蹄聲響，黃鶯連忙伏在石後，待韓亭芳人馬經過，她才繼續前進，頓飯工夫之後，她已翻落山後，展開輕功向東奔馳。

黃鶯一心要找人去救皇甫雪，所以奮力奔馳，更希望能在路上遇到皇甫雪的朋友，可惜即使遇上，她也未必認得。

頭上歸鳥吱吱喳喳地叫着。冬天晝短夜長，天色很快便暗了下來，黃鶯却毫無停下來的意思。現在她走的這段路是小路，所以不見行人，便於她施展輕功。

她一口氣跑了七八里，雖然鬥志堅强，但也累得她抬不起腿來，便坐在路旁喘息。這時候，她眞的又飢又渴，可是心中又惦記着皇甫雪的安危。

黃鶯歇了一陣，再度上路，不過這次速度大減，如此走了兩個時辰，到了一座小山坡處，她索性歇下來休息，準備找個擋風的地方躱避一下，但就在此刻，忽然傳來一陣馬蹄聲。

黃鶯大吃一驚，急忙匿在石後，不久那馬便來到山坡前，忽然停了下來。

天色雖黑，但馬上騎客的瘦削身材，仍然依稀可辨，黃鶯覺得他極有可能便是韓亭芳，心頭不由一沉，忖道：「他怎會找到這裏來？」

原來韓亭芳追了一陣，見前面那匹馬鞍上無人，心知不妙，於是騎回來路找尋，却無黃鶯的踪跡，是以再度前馳追尋，却見那馬匹已倒斃路旁。

他放馬追了一陣，仍不見黃鶯，估計她沒有坐騎，不可能還在自己前頭，因此轉到小路找尋，一路找到這裏，見有一座山坡，不由住脚打量。

黃鶯見他不離開，一顆腦袋似乎望來這邊，緊張得心頭怦怦亂跳，連忙閉住呼吸！

韓亭芳跳下馬來，向山坡走去，但走了一半，又返回馬旁，上鞍馳去，黃鶯至此一顆心才鬆了下來，估計他不會再來，因此倚石假寐。

冬夜寒冷，夜風呼呼，黃鶯不時被驚醒，好不容易才挨到天亮，她用山澗裏的水，擦了一把臉，便繼續前進。

走了一程，飢餓難忍；便改行大路，希望能遇到賣食物的小販，可惜她運氣差得很，沿途都不見小販，只好拖着疲乏的雙腿慢慢向鄭州方向走進。

中午，天氣比較暖和，行人漸多，離鄭州城只有七八里路遙，但黃鶯却有可望不可即之感。幸而這時候她發現路旁有攤賣包點的小攤，她不顧三七二十一，買了五六個包子，一口氣吃光。

那小販見她那副狼吞虎嚥的情景，感到好笑，忍不住道：「小哥，老漢尚有茶水賣，你要不要？」

黃鶯又喝了兩碗茶，此刻肚子漲，又不想走了，只是心中懸念着皇甫雪的安危，是以勉强上路，不料才走了一里，路旁的樹上忽然跳下一個人來，滿面春風地道：「美人兒，我早知道你會去鄭州，皇天不負有心人，終於讓我等到你了！」

黃鶯一見那人還是韓亭芳，花容失色，不假思索，轉身便跑，可是只幾個起落，又被韓亭芳攔在身前，她驚怒地道：「你待怎地？」

韓亭芳笑容不改。「我就不相信你會不清楚，乖乖跟我回去吧，韓某不會虧待你的！」

黃鶯抽出長劍，便向韓亭芳心窩扎去，韓亭芳用刀格開，黃鶯自知非其對手，因此一佔先機，攻勢不絕，饒得韓亭芳武功在她之上，也不得不全神應付，不敢分神以言詞挑逗之。

鬥了數十回合，黃鶯氣力漸衰，很快便落在下風，韓亭芳忽然問道：「咦，你的劍法怎地這般熟？」

黃鶯心頭一動，問道：「你見過隴西劍派的傳人？」

韓亭芳恍然道：「原來你是劍派的傳人，那咱們更加是一家人了！」

黃鶯心頭一沉，嘴上却駡道：「誰跟你一家人！」

「你們大師兄跟韓某是同僚，咱們怎不是一家人？」

「家兄在何處？」

韓亭芳攻勢不絕。「原來你是黃新泰的妹妹，他知道你來了，一定很高興！」

黃鶯道：「我不相信家兄會跟你們狼狽爲奸！」

「只要你跟我回去一趟，就知道了眞相！」

「去何處？」

「到時你就知道！」韓亭芳穩操勝券，又風言風語起來：「你放心，令兄一定會答允咱們的婚事！」

黃鶯不再打話，咬牙苦鬥，就在此刻，鄭州城方向馳來兩匹快馬，韓亭芳將黃鶯迫到一旁去。黃鶯忽然叫道：「壯士救命！」

韓亭芳加强攻勢，獰笑道：「誰也救不了你！」

來者正是崔一山與古逸飄，崔一山咦了一聲：「這人是女扮男裝！」

古逸飄道：「咱們辦正事要緊，別管閑事！」

黃鶯心急之下，叫道：「兩位見危不救，還算是人麼？這人是個採花大盜！」

古逸飄一聽此言，身子登時自馬背上飄起，揮刀向韓亭芳劈去，韓亭芳正要得手，聞得背後金刄之聲强勁，不敢怠慢，回身揮刀一擋。

「噹」的一响，古逸飄再劈一刀，喝道：「臭採花賊，你受死吧！」

韓亭芳怒道：「我是採花賊？老匹夫敢是瞎了眼，大爺的事，不用你管！」

古逸飄冷哼一聲，臂上增添幾分眞力，再一刀急劈，帶着一片風雷之聲，韓亭芳舉刀一擋之下，只覺虎口發麻，手中幾乎拿捏不住！他心頭一沉，忖道：「那來的糟老頭，怎地這般扎手！」當下喝道：「老匹夫報上名來！」

「算了吧，老夫報出大名，只怕嚇破你的胆子！」古逸飄刀勢展開，如江河急瀉，韓亭芳知道對方內力深厚，不敢力敵，心中泛起逃跑的念頭。

崔一山見古逸飄穩操勝券，便下馬問黃鶯：「若老朽沒有看錯的話，閣下是女兒身！」黃鶯點點頭，崔一山再問：「姑娘無恙吧？」

黃鶯道：「多謝前輩相救，後輩無事！嗯，不知老英雄肯將坐騎相讓否？晚輩可出高價。」

崔一山問道：「這老朽代步，姑娘急着去何處？」

「晚輩要去鄭州！」

「此處離鄭州不過數里之遙……」

黃鶯急道：「我要去鄭州討救兵，俗語謂救人如救火！」

崔一山心頭一動，問道：「姑娘要救的是誰？」

黃鶯上下看了他幾眼，心生警惕，問道：「前輩是否可將大名見告？」

「老朽乃中州崔一山！」

「中州大俠崔老前輩？」黃鶯驚喜地道：「晚輩要救的是皇甫少俠！」

「皇甫雪？你是黃鶯姑娘？」崔一山急問：「皇甫侄如今在何處？」

「他可能……」黃鶯一指韓亭芳，道：「大俠抓住他，便可以知道一切了！」

崔一山立即抽劍走到韓亭芳身後，古逸飄不悅地說道：「崔兄認爲老朽殺不了他？」

「皇甫少俠落在他們手中，這人不能殺，只能擒，而且要快！」

古逸飄道：「那你還站着作甚！」

韓亭芳叫道：「你們兩個打一個，算什麼英雄？」

崔一山道：「老夫若聽你的話，豈不是白痴？」他長劍一削，直取韓亭芳的腰際！

韓亭芳急忙轉身舉刀一格，古逸飄見他上身露出空門，寶刀頓時挾着一溜日光，砍向其肩膊！

韓亭芳叫道：「此處風景不錯，老子今日便葬身這裏吧！」他不理會古逸飄，鋼刀反擊崔一山。

古逸飄聽他這樣說，想起崔一山的話來，那刀再也砍不下去，連忙收刀用掌！

韓亭芳也十分了得，扭腰一閃，可是崔一山的長劍又扎至，韓亭芳料對方不會殺死自己，因此鋼刀不架反劈，急砍崔一山的手臂！

崔一山投鼠忌器，手腕及時一翻，將其鋼刀擋開，冷不防古逸飄在背後橫脚一掃，韓亭芳意料不到，應聲倒地，崔一山踏前一步，將其踩在脚下！

韓亭芳反手一撩，却讓崔一山的劍封住，古逸飄彎腰封住其麻穴，崔一山一手將他提了起來，道：「快說，你們將皇甫雪抓去何處？」

韓亭芳道：「韓某又無千里眼，怎會知道？不信你問問黃鶯姑娘！」

黃鶯走前刮了他一巴掌，然後將情形告訴崔一山。古逸飄道：「先帶咱們去現場！」說罷他到樹後，將韓亭芳的坐騎牽了出來，又在樹上留下暗記，然後上馬。

崔一山帶韓亭芳乘一匹，其他各騎一乘，三馬四人，很快便絕塵而去。

到現場，天已將黑，可是却不見皇甫雪和楚雲，黃鶯想起一事來，便喝問韓亭芳：「三奇莊在那裏？」

「韓某從未聽過！」

崔一山道：「是眞的還是假的？」

韓亭芳道：「閣下也是老江湖，試問你們可曾聽過此莊？」

崔一山不由沉吟起來，古逸飄怒道：「既然他什麼也不知道，不如一刀殺死他，省得馬匹多費氣力！」（未完・六）

千門奇俠故事

馬雲·文
可飛·圖

美人計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游天虹和湯比德來到私家俱樂部賭沙蟹，遇到蒙麗莎扮成一個金髮女郎參加，湯比德認不出，游天虹認出來，但不說穿，她却認不出游天虹，便一齊同桌賭沙蟹，原來她是一個千上千的高手，贏了三十萬便離場，轉入洗手間，再換出假髮和服裝，施施然離開俱樂部，老千們暗暗跟踪却被她走脫，但逃不過游天虹雙眼，尾隨着她，上前指出她是蒙麗莎，時間一阻，老千們退出來，被游天虹打散，相偕乘計程車脫險，半途蒙麗莎狡脫游天虹的糾纏，乘機逃脫，游天虹回酒店遇警探黃泰說出蒙麗莎是客輪上殺人的兇手，游天虹又多了一條綫索……

要脅合作　共同出千

美芝娜說道：「我不認得，當時在黑暗中，他們人多，我被推上汽車之後，立刻有人把我雙眼綁上。」

游天虹問：「他們對你說了一些什麼？」

「他們問我關於黑鬼森被殺前後聽到一些什麼，以後見到一些什麼。」美芝娜說：「我把浴室中的情形，一一說了一遍。他們警告我，不准把昨晚被他們綁架的事情說出來，否則就不客氣，所以，如果你們想我活多幾天，也最好不要說了出去。」

游天虹沉思着說：「然則綁架的人未必是殺黑鬼森那一帮，可能是黑鬼森的同黨亦未可料，他們要查出誰下手殺害黑鬼森，所以把一些浴室中人綁架，然後加以盤問。」

美芝娜想想又說：「他們還問我，左拉治生前曾與誰人結下仇怨。」

「那你怎麼樣答他？」

「我說，我不知道。」

游天虹歎了好一陣，又問道：「你今天還要上班麼？」

「我也不知道，」美芝娜道：「我太倦了，想先睡一覺！」

游天虹用紙寫了一些字，交到美芝娜的手上。「這是我居住的酒店房間號碼和電話，如果有什麼新發現，請你設法通知我！」

美芝娜接過了，點點頭，然後她又問：「先生，你們到底是什麼人？」

小牛答道：「我師父就是香市的著名江湖人物——『千門奇俠』，既不是警探，也不是壞人，那你大可以放心了吧！」

美芝娜「哦」了一聲，恍然大悟。

師徒二人離開了那幢舊樓，落到街上，小牛忍不住問：「師父，我們要插手去理了，是不？」

游天虹苦笑道：「我們本來一直想安安靜靜的跑到這兒來渡過愉快的假期，想不到一開始就已經不夠安靜，也不夠愉快，既然一直被捲入了漩渦中，何不理個明白呢？」

小牛孩子氣叫了起來：「好極了，那麼我們先去找蒙麗莎。」

「到那裏去找她？」

「……」小牛呆了一呆。「也許，她跟她的情郎回到香市去了。」

游天虹道：「不！湯比德與警探黃泰他們

會設法找蒙麗莎的，我們暫時不必去理，還是去找痲子老三比較實際。」

小牛早已從游天虹的口中知道了他昨夜的行動，現在聽他這樣說，也沒有意見，於是師徒二人又去拜訪當地的黑人物痲子老三。

痲子老三看見游天虹就有點不大高興：「游老弟，怎麼你不聽我的說話？」

游天虹怔了一怔，他不大明白痲子老三指責他一些什麼過失。

痲子老三說：「我叫你別在秘密賭窟中惹事，但是，有人告訴我，說你與一名美女聯手，在那裏的賭局中出千。」

游天虹忍不住笑道：「你相信了這是眞的嗎？」

「難道是假的麼？」痲子老三道，「江南帮昨晚損失十多二十萬元，他們正在四處找尋一個男子與一名美女的下落。他們所講的男子，當然是你了。我眞的想不到，你竟然不守諾言。」

「我絕對不是那種人！三哥，不妨坦白對你說，我們也在找尋那女子的下落。」

「你們不是同路人麼？」

「那不過是一種誤會，我已向江南帮的江虎解釋清楚了。」

痲子老三面孔上的肌肉鬆弛了許多，說道：「我早想到你不可能是個這麼樣不守信的人，因爲你答應我只是入去觀光一下。」

「如果我告訴你，我也在那裏輸了數萬元，你心裏會更加舒服，是不？」

「什麼？你輸了數萬元？」老三頓了頓，嘆息道：「我早就警告過你，在那種地方，不可以大賭的！」

「我是給人出老千騙去的。」

「十賭九騙，怎麼你這個老江湖竟然也會上當？」

「那很難說，所以，我也要找出那個神秘女子。」游天虹又問道：「江南帮又是什麼來頭？」

「江南帮是以江七星爲首的一個老千集團，在這裏很有勢力，想不到會有人胆敢向他們動手，眞的是一山還有一山高！」

「這帮人好像在香市被逐的。」

「其實，在世界上每一個角落都可能有老千，許多人上當不外是因爲一點貪念。例如客輪上面，就經常有人布下老千局等人上當！那些短命的賭徒往往未到埗已經輸個清光了。」

游天虹問道：「艷舞的客輪是不是江南帮的活動範圍？」

「艷舞客輪是經常有這種天仙局出現的，至於屬於那一帮來控制，我却不知道。總之，許多人在那兒上過當。」

「據你所知，這裏除了江南帮之外，還有那一集團是比較大規模的？」

「除了江七星爲首的江南帮外，還有一個蘇北帮，首領是蘇正，也是十分有勢力的。」

「兩者之間，會不會發生磨擦？」

「很難說。這世界上凡是有利害關係的，都極可能會有磨擦。這幾年來，我已經收山了，不再理外間的事，你既然祗是前來遊玩，我勸你也是以少管閑事爲妙。」

游天虹道：「我本來不想管，但一連串命案的發生，似乎還未歇止，如果不找出禍首與眞相，看樣子還要死上好一些人。」

痲子老三嘆氣說：「游老弟，誰都知道你爲人俠義爲懷，但這兒不同香市，湖海中的混亂情形，非你所能想像的。」

「這個我當然明白，但劣根性有時很難改的。」

「那麼，我只能祝你好運了。」

游天虹正待告辭，忽然又想起了一件事，問道：「三哥，你可認識蒙麗莎這個女人？」

「我不認識她，但我聽人說過，那是全世界最美麗的女老千。」

「美麗正是她成功的因素之一。你有她的消息麼？」

「別浪費你的時間了。」痲子老三說：「已經有人四下裏訪尋她的下落。如果她仍在本埠，他們一定會比你更早找到她。」

游天虹苦笑一下，然後與小牛離去。

師徒二人正在街上走過的時候，突然有一輛車子在身邊停下來。

二人下意識地吃了一驚，後來看清楚才知道是黃泰與湯比德等人。此外，車中還有兩個人，一個是黃泰的助手，另一個駕車的則是賭城警局裏面的警探。

黃泰對游天虹說：「你們到那裏去？跟我們一起去吃午飯好嗎？」

游天虹心裏有事，只是站在車旁問道：「有蒙麗莎的消息嗎？」

「沒有。」黃泰答道：「但根據各處碼頭的旅客登記，她可能還未離開這裏。」

游天虹道：「我約了朋友，改天見吧！」

「改天見？」黃泰反問道：「你到底要在這裏逗留多久？」

「我在賭場輸了錢，希望在這裏贏一些才走。」游天虹笑道。

湯比德忽然也對黃泰說道：「我要在附近找一個朋友，還是你三位自己去找地方吃午飯吧！」

他說着已經下了車。黃泰對他身旁的賭城警探說道：「那麼，我們找個地方吃飽了再說吧！」

湯比德看見黃泰等人的車子去遠之後，才向游天虹道：「有什麼發現？」

「沒有，一點也沒有。」游天虹反問道：「黃泰在賭城警局裏，有些什麼資料可以供參攷？」

湯比德道：「我跟他到賭城警局裏，只知道蒙麗莎過去是個出色的女老千，綽號『千手觀音』，在未加入老千集團之前，是一個女扒手。」

「『千手觀音』，這綽號沒有改錯，她的確美得有點神聖不可侵犯。」

「我知道你一定有了發現。」

「何以見得？」

「否則你不會拒絕黃泰的邀請。」

游天虹笑了笑，道：「所以，你便要跟我一起，是不？」

「是的。」湯比德道：「我們一定要比黃泰先找到蒙麗莎。」

「爲什麼？」

「因爲蒙麗莎如果先落入警方手中，我那筆獎金就沒有了。」

「獎金？什麼獎金？」

「曾仁富先生給我的，鼓勵我盡快找到他的妻子蒙麗莎。」

「大約有多少？」

「服務費之外，再加一倍。不過，你放心，如果你助我一臂之力，我不會難爲你的。」

游天虹笑了笑。

師徒二人若無其事地沿住行人道走，好一會兒也不說話。

湯比德忍不住又問道：「你二位到底要往那兒去？」

游天虹道：「坦白告訴我那些關於蒙麗莎的資料，否則你休想找到她。」

「我知道的，都已經告訴你了。」

「我知道你今天早上到過許多地方。」

「是的，我到過一個偷渡的架步。因爲我想蒙麗莎不會光明正大的離開賭城。」

「偷渡組織的人怎麼說？」

「他們要了我五百元才肯代查記錄。」湯比德說：「結果證明蒙麗莎與她的男朋友並未離開這裏。起碼她未光顧偷渡組織。」

游天虹道：「你如果說的是眞話，那可省下我不少時間。因爲我也正準備去那種偷渡架步查探一下。」

「我看你大可不必浪費時間，她絕對不會偷渡到別處去。我去查的是統制所有偷渡事業的總機構。」

「那麼，我們現在先要設法租用一輛車子，你有辦法嗎？」

「我這裏有朋友，也許可以借用一輛。」湯比德又問：「要來幹甚麼？」

「要來到各處找尋蒙麗莎的下落。」

「沒有用的，許多酒店都去查過了。」

「你不知道這裏除了酒店之外，還有不少是半公開營業的公寓或別墅嗎？」

「我當然知道，幾間設備豪華的，我都去查過了。」

游天虹道：「無論如何，我們還是須要一輛車子。」

「你有國際駕駛執照嗎？」

「是的，你放心好了。」

於是，三個人就在路邊截了一輛街車，準備到提督馬路去；因爲比德的朋友就是住在那裏。

豈料當街車經過一條偏僻的街道時，游天虹突然叫住司機：「請慢一點。」

這時候，湯比德與小牛也見到了，前面一幢別墅內，有數名彪形大漢押住兩名男女由屋內走出來，正登上一輛停在門前的汽車裏。

「正是他們了……」湯比德情不自禁地叫了起來。

那輛大房車立即開走，後面跟住是一輛中型房車，車內也坐了一些人。

游天虹把一張百元面額的鈔票遞到街車司機面前去：「跟踪前面那輛黑色大房車，做得好，另外還有獎金給你。」

司機見錢眼開，果然讓車子保持着一定的距離，不徐不疾地跟在後面。

剛才那數名彪形大漢的動作雖然十分迅速，但游天虹他們確信那一男一女就是蒙麗莎與費新。

前面二輛車子一直往北駛。

湯比德低聲對游天虹說：「我們好不好報警？」

「不！現在還不是時候。」游天虹說：「說不定一連串的命案，都可以在這裏找出答案來。」

「管那些命案做甚麼？救人要緊！」

游天虹道：「與其說是救人要緊，不如說是領獎金要緊。」

司機忽然回過頭來說：「他們在前面停車了。」

游天虹忙說道：「請你也把車子停在附近吧！」

司機依命行事，把車子停在路邊。

各人離遠看過去，看見蒙麗莎與費新二人給人由車中帶出來時，雙眼已經蒙上黑布。

他們很快就被人推入屋內去。

湯比德焦急地說道：「爲甚麼我們還不動手？」

游天虹道：「現在動手等於送死，你大概還是不知道他們有槍吧！」

「但是，他們可能有危險。」

「儍瓜，如果他們要殺她，早就已動手殺了。」

轉眼間，車子裏的人都進了屋子裏去。於是三個人也下了街車。

街車司機問：「要等你三位嗎？」

游天虹道：「不必了。謝謝。」

街車開走了，三個人躭在路旁一陣。游天虹道：「此去危險性極大，但收穫也大，湯比德，如果你跟我們去，你一定要聽我擺佈。」

湯比德道：「那是當然，我不會自己妄作主張的。」

「現在是光天化日之下，要混進去可不容易，因此我們必須演一幕鬧劇。」

「甚麼鬧劇？」

湯比德話未說完，游天虹已走到一輛汽車旁邊。他四顧無人，便將車門拉開，對湯比德說：「你上去，讓我把計劃告訴你。」

湯比德無可奈何，坐上了司機位去。

於是游天虹把他的計劃說了一遍，然後走到那間古老大屋附近。

這條街道有許多大樹，路上已停了不少汽車。游天虹登上樹下一輛汽車頂之上，翻身攀上了一株大樹上面去。

小牛鬼鬼祟祟地竄到古老大屋的門前去，給守門的大漢發覺了，高聲喝問道：「小子！你在幹甚麼？」

小牛沒有理會他們，甚至頭也不回，迅速拉開車門，坐上了汽車中去。

小牛第一件事不是開車，而是將車門下了暗掣，讓外面的人無法入來。他看見看門的人已經包圍過來，但小牛一直沒有理會他，祇是集中注意力去將油門打開。在這方面，是須要有百合匙的，當然要化上了一些時間；但小牛知道對方不會將這輛車子毀壞，所以他非常冷靜。

兩個看門人用力拉動車門，拉不開就用手拍着車門上面的玻璃，同時揚聲高叫。

小牛終於把車子開走了。

看門人大爲焦急，其中一個說：「快些開車去追！」

「好吧！你開車去追他，讓我去打電話報警。」另一個說。

「不！不要報警，告訴老闆去吧！」那傢伙一邊說一邊登上了另一輛中型房車去。

這時候，小牛已將車子開到了街口，他是故意等待後面的一輛汽車追來，否則他會開得更快，更遠！

這時候，湯比德已將一輛偷來的汽車開到街口附近等候。

就當那大漢將車子加速追來的時候，湯比德突然將汽車自路旁開去，「轟」一聲，二車相撞，一輛停下，一輛翻倒。

湯比德既是有意的，自然是有了準備，所以當車子停下來之後，他便迅速下車遁去。

但是，那大漢却毫無準備，登時車毀人傷，昏倒車內。

小牛看見湯比德得手，也立即下車飛奔回來，與湯比德回到古老大屋附近，躲在一輛汽車與樹木的後面；直至看見屋內走出來數名大漢，趕往街口，他們才乘機爬樹越牆，偷進屋內。

而游天虹却早已乘虛而入。

他躲在屋內花園裏，偷窺窗內情形，但見人來人往，好像發生了甚麼大事一樣。

游天虹看見窗內是一個大客廳，有個人不良於行，坐在一張輪椅之上。

游天虹竄至一個窗口，裏面堆滿了雜物，却不見人影。

他正要找尋蒙麗莎與費新的下落之際，小牛與湯比德已經竄了入來。二人躲在樹林後面，游天虹已經發覺了他們。

游天虹明知這種分散對方注意力的辦法必可收效，却想不到他們這麼快就可以得手。

游天虹走到矮林後面，低聲對小牛和湯比

德說：「這時候屋子裏的人最少，我們分頭行動，但大家記住：我們不是爲了救蒙麗莎，而是要知道這裏的內幕。例如他們爲甚麼要捉蒙麗莎，以及是否他們就是左拉治與黑鬼森命案的兇手。」

湯比德與小牛都點點頭表示明白。

於是，三個人分頭竄進了這間闊大的古老大屋內。

游天虹先由窗口爬入儲物室，再由走廊轉到了另一間房。

房內却是空空如也，看一切的佈置，却是一間書房。游天虹正要在這裏面展開搜查，突然聽到了一陣步履聲傳來，好像有人要進書房裏來。

游天虹嚇得連忙躲起來。

書房裏可以躲藏的地方只有一列書櫃的背後，游天虹就躲在那裏。

脚步聲逐漸地移近，書房的門終於被人推開。

當游天虹進來之前，這屋子裏很靜，似乎所有的人都出去了；但現在書房的門被人推開之後，却又變得鬧鬨鬨的。

有人問道：「抓到了她嗎？」

「抓到了，連她的搭檔也一齊被我們捉到這裏來。」有人在答話。

「把他們帶進來。」前者又說。

「是的，九哥。」後者的步聲退出了書房外。

一陣輪聲滾動，有個沙啞的聲音在門際傳了入來：「九弟，小心點！剛才門外有陰謀，我担心有人要暗算我們呢！」

「放心吧！七哥，我剛正由外面進來，那不過是有人想偷掉我們的一部汽車，現在警方正在調查中。」

「我想未必這麼簡單，可能是調虎離山之計。你叫大家小心一些。」

不久，一陣雜亂的步履聲自遠傳來，數名大漢押住一男一女進書房來。

「原來是你！」一個女子的聲音顯然是屬於蒙麗莎的。「老前輩，你這算什麼？」

坐在輪椅上的人答說道：「你可知道我是誰？」

「當然知道。」蒙麗莎輕輕一笑道：「你是江南帮的江七星，想不到，你會變成這副樣子。」

「人老了，一切自然有所轉變。」

「你退休啦？」

「不！我仍然在幕後指揮一切。」江七星指指室內一名青年男子。「他是我的弟弟江九如，你可認識他麼？」

「似曾相識。」蒙麗莎瞟了那個青年人一眼。

江九如道：「兩位請坐。」

「你眞客氣。」蒙麗莎道：「有話就說吧，別阻時間。」

「聽說你昨晚發了大財。」

蒙麗莎莫名其妙地說：「我不知你說什麼，我早已收山了。」

江九如道：「別裝蒜了，大家還是省回一些時間吧！你串同外人來入局，破壞了我們的行規，本來我可以殺你。但是，念在七哥也認識你，說你是個天才，所以我才會饒了你。」

「這麼說來，我要叩頭多謝你了，」蒙麗莎仍然十分冷靜地說：「看來你們一定又損手爛脚，到底又損失了多少？」

江九如生氣地說道：「你大概是活得不耐煩的了。」

「九弟，讓我來！」江七星把輪椅推入來，瞪住蒙麗莎道：「千手觀音，念在彼此過去是行家，我勸你不要再把我們當作儍瓜。」

「七哥，冤有頭債有主，任何事也要說個明白，現在可不是猜謎吧？」蒙麗莎一派正經地說道。

江七星與江九如交換了一個眼色，同時也表示他們的驚奇。

江七星於是又說：「我們這集團給人騙了十多萬元，有人認得出，在地下賭場裏的就是你。」

「這簡直是開玩笑！」蒙麗莎說：「昨晚我整夜與我愛人在一起！」

「愛人？」江七星瞪了她身旁的費新一眼，似乎意會到她所說的就是這位年青人，他又問道：「你貴姓？」

費新道：「小姓費。」

江九如道：「你勾引良家婦女，不怕曾仁富的財勢麼？」

「你弄錯了，我們過去是情人，後來我出國留學，她才會嫁給曾仁富。」

江九如道：「昨晚，你一直跟她躲在那間什麼別墅裏面麼？」

「是的，她整夜未曾外出，如何可以騙去你的錢？我看你們一定攪錯了。」

這時候，游天虹躲在書櫃後面，聽得一清二楚，也覺得他們的說謊技巧十分到家。別人也許不明白，但游天虹最明白。

門外有人入來，那是昨夜出現在地下賭場的一名男子。他指證說：「昨夜她分明化了裝，後來與一名男子一齊逃了出去。」

江九如揷嘴道：「七哥，這樣子將毫無結果，你還是讓我用我的辦法吧！」

「九弟，別焦急，無論如何她也逃不出我們的掌握。」江七星道：「蒙麗莎，撇開那件事不談，如果我邀你合作，你答應嗎？」

「你邀我合作？合作什麼？」蒙麗莎眉毛一揚，問道。

江七星含蓄地笑了笑說道：「過去你是幹什麼的？」

「像你們差不多吧！」

「那當然是合作那回事了。」

「對不起，我早已退出了這個圈子。」

「恭喜你，你現在不是女老千，是貴婦了。」江七星又笑了笑，「但是，你可以玩票方式，客串一次吧？」

「坦白說，我不想再以身試法。」

「千手觀音！你果然有種！」江七星面色一沉，臉上的笑容完全消失了。

他打了一個手勢，站在門口的一名大漢傳聲出去：「把阿珍帶入來！」

游天虹不知道阿珍是誰，後來自書架的空罅間偷窺過來，看見一個少女披頭散髮的，步履蹣跚地被人推入來，他不禁暗自吃了一驚。主要還不是因爲他認出她是誰，而是他看見那女子遍體傷痕。

江七星「哼」了一聲道：「過去看淸楚她是誰吧！」

蒙麗莎呆了一陣，她剛才那份鎭靜已經不知跑到那兒去了。

那少女淚流滿面，仰首瞪了蒙麗莎一眼，令到她更加無法抑制那股衝動的情感。

蒙麗莎蹲了上去，撥開那少女的頭髮，撫摸着她的面頰，無限憐惜地問：「誰打成你這個樣子，阿珍。」

阿珍已泣不成聲，掩鼻搖頭，大有苦不堪言之感。

蒙麗莎掏出手帕來，爲她抹眼淚，抱歉地說：「阿珍，我害苦了你。」

江氏兄弟忍不住一陣格格大笑。

游天虹這時才認出，阿珍正是在地下秘密賭場派撲克牌的那個女郎。

江七星道：「現在你不否認與阿珍串謀了

，是不？」

蒙麗莎理直氣壯地說：「你們不該傷殘她，這不是江湖兒女的所爲！」

「江湖兒女是講義氣的，但她出賣了我們。」江七星說。

江九如道：「其實，她早已供認與你串同作反，令到我們受損失。」

蒙麗莎低聲問阿珍：「你眞的什麼都照直說了麼？」

阿珍哽咽着點點頭，委屈地說：「他們迫得我喘不過氣來，我只好直說了。」

游天虹聽在耳裏，看在眼裏，忍不住就要衝出去！

這時候蒙麗莎忽然站起來，心平氣和地對江七星說：「七哥，有件事你一定想不到。」

「什麼事？」江七星問道。

「你是這一行的老前輩，相信對蘇正這名字，總不會陌生吧？」

江七道：「蘇正，是蘇北帮的首領，你提他幹什麼？」

「不妨告訴你，昨晚那件事正是出自他的主意，我們所得的利益不過有限。」

「什麼？你說，你與蘇正合作。」

「我是出於迫不得已的，他抓住了我的弱點。」

蒙麗莎話未說完，費新已經衝了過來，質問道：「麗莎，你眞的又幹回老本行了？」

蒙麗莎委屈地說道：「費新，你以爲我眞的是死性不改嗎？其實，我一切都不過是爲了你。」

「爲了我？如果你眞的爲了我，就不該幹出這種事來。」費新生氣地說。

蒙麗莎含淚道：「蘇正知道我背夫出走，又知道我丈夫請了私家偵探來找我回去，所以迫我與他合作一次，交換的條件是，他替我守秘密，以及設法替我們安排好一切，讓我們逃到外國去，雙宿雙棲……」

「眞有這麼一回事？」費新如夢初醒地說：「麗莎那我眞的怪錯你了。」

「嘿，蘇正那傢伙，竟然不擇手段，不顧行規。」江七星咬牙切齒地說：「麗莎，這件事妳肯出面作證嗎？」

「作證？」蒙麗莎道：「你以爲這是法庭麼？他不會承認的。」

「只要你肯出面指證，那又怎到他不承認呢？」

「那樣做法，對你們沒有好處，我却可能要坐牢。」

「爲什麼？」

「因爲我可能被我丈夫僱請來的私家偵探捉回去，也可能被地下賭場的人客認出我的眞面目，不怕對你直說，我在那兒還動了手脚，事情一經揭發，那就大件事了。」

「我們不能白白受損失。」

「我有個更好的方法，令到你們可以報一箭之仇，還可以發一筆大橫財。」

「什麼方法，你說來聽聽？」江七星大感興趣地問。

「我知道蘇北帮即將設枱騙人一大筆，假若你們能事先作好安排，這將是一個絕好的機會。」

「嗯……」江七星想了想，又問：「蘇北帮打算在什麼地方設枱？」

蒙麗莎道：「你要知道詳細情形，除非先答允我的條件。」

「什麼條件？」

「讓阿珍恢復自由。」蒙麗莎道：「憑良心說吧，阿珍已經替你們賺了不少錢，這次，你們做得實在太過份了。其次，你們要先讓我男友費新恢復自由。」

「如果我們把你們全都放走，如何保證我們的計劃可獲成功？」

「還有我，我可以利用我的經驗和頭腦，這就是你們成功的保證！」

「你先說出詳細計劃。」

「我可不能透露太多，否則，你們可以不要我合作，那時我們的生命將毫無保證。」

「嗯……讓我仔細考慮一下。」江七星揮揮手，有人入來將蒙麗莎等人帶了出去。

房間裏有過片刻的沉寂，江九如對他的兄長說：「七哥，我覺得這是千手觀音的緩兵之計，小心上了這賊婆娘的當。」

江七星沉思着說：「我們可以步步爲營，不會輕易上當的，蒙麗莎只要還在我們手上，她就不敢欺騙我們。」

「那麼，我們眞的要跟蘇北帮交惡？」

「他們不情，我們不義，這是禮尚往來，有什麼不可？」

「會不會是千手觀音說謊？」

「當然有可能，但我們可以先聽聽她的情報是否準確。」江七星又說：「她是我們這一行的天才，如果有她參加這件事，十九可以順利完成。」

江氏兄弟正在議論紛紛之際，外面突然傳來一陣打鬥聲！

「發生了什麼事？」江七星驚惶地問。

江九如道：「讓我出去看看。」

江七星也自行滾動輪椅到書房門口去。

走廊之上數名大漢正合力制服一名男子，他，正是私家偵探湯比德！

湯比得與小牛分頭搜索，他不知怎的，竟然被人發覺，因而展開了一場惡鬥，但以寡敵衆，他當然是吃虧得多了。

湯比德被人押了進來見江七星，江九如親自動手搜他的衣袋，發覺他的衣袋裏有一疊名片與證件。

江七星問：「你到底是誰？看你衣着，又不像是個小偷吧。」

湯比德道：「我是來找人的。」

「找人？你要找誰？」

「找蒙麗莎——曾仁富太太。」

江七星呆了呆：「你怎麼樣進來的？」

「由正門入來。」

江七星生氣地質問一名大漢，說：「你們眞糊塗，怎麼會讓他進來？」

「我們一點也不知道。」那大漢道：「他是偷進來的。」

江九如笑了笑，插嘴道：「從證件上可以看出，這位是私家偵探，大概就是千手觀音所講的——由曾仁富請來的大偵探。」

江七星恍然大悟：「既然是大偵探，那麼，剛才屋門前街因偷車而造成的混亂，大概也是人爲的了！」

那大漢道：「我明白了，他的目的在分散我們的注意力。」

湯比德笑了起來，得意洋洋地說：「你們眞聰明！」

江七星道：「你更聰明，只可惜聰明終被聰明誤，今天你活不成了。」

江七星打了一個手勢，一名大漢彈簧刀握在手中作個勢，嚇得湯比德面無人色，剛才那洋洋得意之色，也不知跑到那裏去了。

游天虹依舊不動聲色的躲在書框後面，監視着一切。他暗自計算過，只要那大漢眞的要殺湯比德，他就會不顧一切的，先發制人。

但是，就在這千鈞一髮之際，有人在外面高聲叫了進來：「不好了，後面失火啦！」

書房內各人無不大吃一驚。

江七星問湯比德：「你到底有多少人摸到我這裏來？」

湯比德靈機一觸，說道：「爲什麼你不出去看看呢？說不定那是警探——是你們賭城警局裏的警探！」

江氏兄弟一聽到「警探」二字，果然怔了一怔！江七星叫人將湯比德綁起來，然後將書房門鎖好，各人才相繼跑到外面去。

游天虹這時由書房後面出來，湯比德看見他便不再掙扎。

游天虹把他自椅子上解下來，問道：「小牛怎麼樣？」

「我不知道，他可能在樓上。」湯比德又說：「我剛才看見他們帶着蒙麗莎由這兒出去，怎麼你不動手把她救出來？」

游天虹道：「如果想救她，在街上比這兒豈不更方便麼？」

繩子解開之後，游天虹指指窗口說：「來吧，我們趁這時候由這兒逃出去。」

「不！我們何不將麗莎一併救出去呢？」

「他們不會難爲她的，你放心吧，如果你再讓他們發覺你，你會逃不了！」

「可是，還有小牛呢？」

「小牛是個鬼靈精，他有方法脫身的，剛才那兒叫火燭，那把火要不是你放的就可能是小牛放的。」

「我千辛萬苦才摸到入來，豈不是如入寶山空手回麼？」湯比德說。

「現在我已經懂得進入這裏的門徑，隨時可以再上來。」游天虹推開窗門，探首外望：「別嚕囌了，趁外面沒有人，快些走吧。」

二人先後越過窗門，到了院子裏，他們的行動非常迅速，很快就躲到了一叢矮林後面，以防有人發覺他們的行踪。

豈料就在這一剎那間，灌木叢中有人影移動，游天虹與湯比德二人立即戒備。

但是，當他們看清楚了之後，才發覺那人是小牛。

小牛由灌木叢中蛇行鼠步地奔竄過來，低聲問道：「找到了她嗎？」

游天虹曉得他問的定是蒙麗莎，答道：「找到了，但不必我們替她担心，她可能與江氏兄弟合作一宗大買賣……」

話未說完，便聽到一陣脚步聲，有幾個人由水泥通道上經過。

三個人由矮林後面望出去，那是四名彪形大漢，分別押了兩個人。那兩個人都給縛住了眼睛，三人一眼就已認出他們是費新和阿珍。

湯比德担心地說：「怎麼會不見了蒙麗莎的？」

「這是蒙麗莎向江氏兄弟提出的條件。」游天虹說：「她要江氏兄弟先釋放他們，然後她才和他們合作，去發大財。」

「發大財？」小牛與湯比德同時怔了怔，「什麼發大財？」

「詳細情形，相信只有蒙麗莎一個人才知道。」游天虹說着，回頭望望屋後，那兒似乎平靜下來了。

小牛看見師父的神情，便明白到他在想着剛才那一場火。他說：「我在屋後放了一把火，想不到他們這麼快就救熄了。」

湯比德道：「現在我們還來得及去救蒙麗莎。兩位到底帮不帮我？」

小牛不知道蒙麗莎跟江氏兄弟說過一些什麼，所以他也覺得要再冒險去救蒙麗莎出來。

但游天虹心裏却另有想法。

他說：「一切危險已經過去，現在我們必須給些耐性去看他們演戲。」

湯比德道：「你們不肯帮我，我只好自己去！」說着，他果然衝了過去！

游天虹與小牛師徒二人欲待制止，已來不及，只見他閃閃縮縮的，跑到一處橫門外面，在隱蔽處躲了起來。

這間古老大屋很闊大，可以躲藏的地方頗多。湯比德看見裏面沒有人，迅速竄了進去。

游天虹搖頭道：「那傻瓜，簡直在跟自己開玩笑。」

話未說完，湯比德已經闖進了屋子裏面去了。

原來湯比德看見，這時屋內只剩得一個人在着，這個人就是蒙麗莎。

蒙麗莎並不認識湯比德，但由於彼此曾經在銅馬餐室見過面，所以蒙麗莎先是一怔，然後就問：「湯先生，怎麼你也在這裏？」

湯比德在銅馬餐室見到蒙麗莎時，她並不是這副樣子的，但他手裏有蒙麗莎的照片，現在她既然未經化裝，湯比德更易認出了她的眞容。

湯比德担心錯過了這千載一時的機會，忙說道：「蒙小姐，請快跟我走！」

可是，出乎湯比德意料之外，蒙麗莎竟然說道：「對不起，我還有事情要做。湯先生，你不是跟游天虹在一起麼？爲什麼跑到這兒來呢？」

湯比德情急萬分，說道：「這裏不是說話的地方，請跟我離開這裏再說。」

「不！我不走！」

「難道你不知道他們是危險人物麼？」

「危險人物？」蒙麗莎想想忽然笑了起來。「其實這世界裏面每一個人都可能是危險人物，例如閣下，你怎麼可以保證你不是危險人物？」

湯比德眞的有點啼笑皆非。他覺得這婦人不可理喻，但眼前這種有利的形勢，不可能維持得多久，萬一有人到這裏來，便全部不能離去。

因此湯比德便把握時機，縱前兩步，欲待强迫蒙麗莎離去，豈料反而給蒙麗莎反手一摔，湯比德竟然跌出丈外去！

湯比德呆在地上，幾乎爬不起來！

等到他爬起來時，身旁已經多了二名彪形大漢，對他虎視眈眈。

蒙麗莎雙手交加胸前，冷然一笑道：「你可是曾仁富聘請來的私家偵探？」

湯比德訥訥地說不下去。

蒙麗莎又說：「湯先生，請你回去對你的僱主說，我不會回到他那裏去了。」

湯比德欲陳利害，但是，江氏兄弟已經回到屋子裏來了。

江七星問道：「你怎會跑到這兒來的？」

湯比德頹然說道：「桐油埕終歸是載桐油的，我眞想不到，這次任務，原來是枉作小人了。」

蒙麗莎嘲諷地說道：「你簡直是個糊塗的傻偵探。」

江七星道：「把他縛起來！」

「慢着！」蒙麗莎道：「不要難爲他，還是讓他先回去有個交代！」

江七星道：「這傻瓜可能會去報警。」

蒙麗莎道：「報警又怎麼樣？壓根兒我就不會承認背夫出走！」

蒙麗莎那表情，倔强中充滿了驕傲，湯比德嘆氣說：「算我倒霉，我只好照你的說話，向你丈夫回報！」

江七星打了個眼色，二名大漢立即將湯比德帶走！

游天虹和小牛師徒二人一直躲在矮林裏，直至到看見湯比德被人由屋內帶了出來，這才鬆了一口氣。

湯比德不知道他們仍然留在古老大屋的花園裏，出到門口時，左張右望，一名大漢自後面用力推了他一把：「小子！算你造化！下次

要小心你的腦袋啊！」

湯比德滿肚子牢騷無處發洩，順勢一下子拉飾，那大漢立時有如斷綫風箏，直跌向街外！門口附近原是有數名大漢的，這時紛紛加入，企圖制服湯比德！

但是，街口那邊的交通失事仍在調查中，一輛警車停在那兒，數名警員不知內裏，只見有人打架便吹响了哨子，飛奔而來！

游天虹和小牛師徒兩人，就趁住混戰中，越牆而出！

那一帶路旁樹影婆娑，師徒二人由樹上躍下行人道上，竟然沒有人發覺。

湯比德心裏生氣，乘機向警方投訴。但是，在數名大漢一輪搶白之後，他竟被指爲小偷。終於被人帶返警局裏去。

游天虹搖頭嘆息道：「我早說過他自找苦吃了，但想不到他還要惹上官非。」

師徒二人拐了彎，截了一輛街車，返回賭城大酒店去。

他們原是要吃過了午餐再說，但游天虹却跑到浴室那邊去。

他要找美芝娜，但美芝娜沒有上班。

小牛有理沒理，坐在餐室裏大吃黑椒牛柳。游天虹回到他身邊時，喃喃自語地說：「她爲什麼不上班？一是担心再惹痳煩，一是有了不測……」

小牛一邊吃着，一邊問道：「你說誰？師父。」

「美芝娜。」

「就是那個混血按摩娘麼？」

「是的，小牛，快點吃，我們要去看一看她！」

「師父，你也吃點東西吧！不吃飽了，那裏有氣力？」

游天虹心裏有事，往往食而不知其味，終於也只喝一些牛奶之類，便匆匆離去。

師徒二人乘街車趕到美芝娜的家中，但是，那兒已是人去樓空。

屋子裏一片凌亂，可能有人來過了。

游天虹嘆氣說：「我們又來遲了一步，她可能已遭不測。」

「不！我們早已來過一次了，她如果明知有危險，早該躲開了。」小牛說。

師徒二人不敢久留，匆匆離去，豈料就當他們轉身出門刹那間，突然「刷」地一聲，一柄飛刀自後面飛摔而至！

「蓬」地一响！飛刀掠過游天虹的耳畔，穩穩摔在門板之上，搖幌幾下，熠熠生光！

游天虹呆了一陣，他實在想不到屋子裏還有人躲了起來。

小牛轉過身來，就要有所行動之際，却給游天虹一聲喝住！

背後有步聲傳來，走廊與房間，露台與通上樓上的梯間，總共是四個人。

「你們是美芝娜什麼人？」其中一名男子首先發問。

游天虹隨便答道：「朋友。」

「什麼朋友？」另一人又問。

游天虹道：「朋友就是朋友，你到底須要知道一些什麼？」

「我們須要知道美芝娜的下落。」

「我也想知道。」游天虹說着又問：「你們到底又是什麼人？」

「我們也是朋友，不過不是美芝娜的朋友，是她男朋友的朋友，請你告訴我們，她到底在什麼地方？」

「我正在想找她。」

四個人又交換着眼色。

小牛插嘴說道：「怎麼你們不去她工作的地點去找她呢？」

一名男子說：「她沒有上班。」

游天虹道：「她可能已遭不測，爲什麼你們不報警？」

「報警？」那男子苦笑一下：「我們不習慣與警方打交道的。」

他一邊說一邊走向門旁，將門掩上之時，順手把插在門後的刀子拔了出來。從他拔刀時的姿態看來，剛才這柄刀子擲出時的確用上了一點兒氣力。刀子拔出，這個穿着紅色T恤的青年突然一個轉身，刀子一晃，刀鋒劃過了游天虹的頸項之間，二者相距不足半寸。

那是由於游天虹的身子微微往後一仰，才避過了刀鋒，否則，他的咽喉早已被劃斷了。

穿紅衫的青年人發出格格笑聲，小牛見狀却顯得十分衝動，破口大罵道：「他媽的！這雕虫小技，值得大驚小怪麼？看老子的！」

說着，一下子急轉身，舉手一揚，手中一枝鋼綫脫手飛出，直奔向走廊上懸掛着的一個電燈泡，「嘭」的一聲，玻璃碎片四濺！

鋼綫是小牛剛才用來開門鎖用的，他現在已是半個開鎖專家，許多時都只須一根鋼綫便可以將任何複雜的門鎖開了，技巧雖然沒有他師父游天虹那麼純熟，但他學得八九成功夫。

須知道把一根鋼綫運勁擲出去，並不是一件簡單的事，因爲鋼綫就像女人的髮夾一樣，輕飄飄的，根本不吃力，但小牛竟然能够運用他的手力，把它像擲飛刀一樣，讓鋼綫直挺挺地將一個電燈泡撞碎，難怪看得那四個人呆得一陣！

穿紅T恤的青年人沉不住氣，突然出其不意的，把手中尖刀反手刺來，只見小牛身形一側，左手奪刀，右手一削，紅衫青年「喲」的一聲，渾身痳痹，一發之勢竟然不可收拾，直跌向走廊的另一端，差點兒還撞向牆角之上。

其他二名青年就要動手加入，却給一名年紀較大的男子喝住！

雖說年紀較大，看他也不會超過四十歲，只不過他比較其他三名青年人較爲老成持重。

那男子留下二撇八字鬚，穿着一件夏威夷恤，忙勸着各人道：「有事慢慢說，何必動手呢？」

游天虹也制住小牛。

跌倒在那邊的青年人爬了起來，怒火冲天地就要衝至小牛的跟前，却給那小鬍子伸手一攔：「算了算了，打架會得不償失！」

游天虹也命令着小牛把奪得的刀子拋棄！當然，即使沒有手上的刀子，他們也不見得吃虧。游天虹要小牛那樣做，是表示尊重那小鬍子的意見。

小鬍子果然是這四個人之中的頭目，穿紅衫的青年人聽着他的勸導已經自行壓制，即使他內心仍然憤憤不平，還是不敢輕舉妄動！

小牛滿肚子怒氣也無從發洩，趁住游天虹叫他把刀子拋棄，順手一扔，刀子飛出客廳外面，割斷了客廳中央的大吊燈那條電綫，「嘩啦」連聲，六個燈罩與燈泡同時墮毀！

小鬍子與三名青年人看得又是呆了一陣。

游天虹乘機說道：「對不起，小徒小牛自小養成一鋪蠻牛性格，多多開罪！」

「小牛？」小鬍子怔了一怔，「這名字好熟，似乎在……在什麼地方聽過了？」

游天虹自我介紹道：「在下是來自香市的游天虹，請問貴姓？」

小鬍子恍然大悟：「哦！原來是江湖上大名鼎鼎的千門奇俠，怪不得有此修養，失敬失敬！」

三個青年人，你眼望我眼的，顯得無限驚奇似的！

小鬍子又說：「游老兄，你可聽過賭城五鬼？在下就是賭城五鬼之中的酒鬼成了。」

游天虹心裏想：這世間上的鬼物那麼多，我怎會一一認識？

但是，爲了表示尊重對方起見，他却含糊地點點頭。

小鬍子酒鬼成又說道：「賭城五鬼除了我酒鬼成之外，還有賭鬼義、色鬼松、喪鬼明和黑鬼森等。我們都是這裏江湖上的好漢，所以對閣下的大名十分敬重。」

游天虹道：「謝謝你。原來黑鬼森也是你們幾位的兄弟。」

「是的，他被人殺害了。」酒鬼成說道：「我們找美芝娜，正是要查明白一件事，好替我的拜把兄弟報仇申寃，想不到在這裏遇上了兩位。」

「眞的是不打不相識，原來各位都是這裏有名堂的江湖人物。不過，我看美芝娜知得也不會太多。」游天虹想想又問：「黑鬼森聽說是一名槍手，是不？」

酒鬼成道：「是的，正因爲這樣，我們才奇怪他怎麼會遭人毒手。」

「所謂一山還有一山高，何況，那時他正在浴室中半裸着身體，給人家攻其無備，上當是必然的事。」

「是的，對方不够光明磊落。由於有人傳說他殺死了左拉治，所以我們有理由相信她可能是殺死黑鬼森的兇手。因爲左拉治是她的情郎，說不定她要替左拉治報仇。」

「不！殺死黑鬼森的絕對不會是她！」游天虹非常肯定地說：「兇手是個男人。」

酒鬼成問：「你怎麼知道？」

「因爲當時我也在浴室內，在水蒸氣瀰漫中，我聽到黑鬼森跟一個男子談話。當時我也不知道他是黑鬼森，直至事發後才知道。」

酒鬼成道：「這麼說來，看情形，你可能比任何人都知得更多了。」

「那又未必，起碼我至今仍未知道這件事的背景。」游天虹說：「又例如黑鬼森到底是否一名職業兇手，以及他與左拉治是否有仇怨等等。」

「游老兄，人人都稱讚你是一位頂天立地的江湖好漢，所以對你我才不怕坦白說，黑鬼森是個遊手好閒的青年，至於他是否被人收買，做職業兇手殺了人，我們也不大清楚。總之，我記得左拉治死後，他非常興奮的來找我喝酒。他說他很快就有一筆橫財，待收到了錢之後，便請我們幾兄弟到香市去玩個痛快！」

游天虹回憶着說：「當時他的確與那人發生了一點爭執，那男人指他殺錯了人，不肯給錢，不久，我就聽到有人慘叫倒地。後來才知道那人是黑鬼森。」

「當時美芝娜也在浴室麼？」

「是的，她曾替我按摩。」

「她會不會與兇手串謀？」

游天虹想起美芝娜當時曾制止他追捕兇手，便覺得有點可疑，但是，事後把她綁架的人，又是誰呢？

游天虹忍不住問道：「你們有沒有綁架過美芝娜，同時警告她不要向警方提供任何耳聞目睹的情形？」

酒鬼成道：「沒有這回事，這是我們第一次找她。」

「那麼，兇手顯然就是曾經收買過黑鬼森的人，他們利用過黑鬼森之後，既可殺人滅口，又可以省回一筆殺人費用，正是一舉兩得！」游天虹又問酒鬼成：「黑鬼森生前有沒有向你提及他的僱主是誰？」

「沒有。」酒鬼成道：「不過，我們知道左拉治被人暗殺時，黑鬼森的確是在客輪上面的。」

這時候，那個穿紅色T恤的青年忽然插咀道：「大哥，我記得黑鬼森未落艷舞客輪時，對我講過一句話，可不知會不會就是綫索。」

「黑鬼森對你講過什麼話？」酒鬼成問：「賭鬼義！你快些說啊！」

賭鬼義道：「我因爲欠缺了賭本，曾經向他借錢，他告誡我說：「十賭九騙，只見賭徒傾家蕩產，那曾見過賭徒買過良田？他又說：這世界上，到處都是騙子！這次到香市去，就是爲了對付一名老千的！」

酒鬼成未說完，游天虹已經忍不住搶先問道：「黑鬼森眞的對你講過這番話？」

賭鬼義點頭道：「是的，大意是這樣，現在想起來倒有點意思，但當時我却不大留意，因爲他勸慣了我，時時都勸我不要賭。」

酒鬼成沉吟道：「這麼說來，左拉治可能是一名老千！他騙了人家的錢，被人憎恨，所以黑鬼森殺他，」說到這裏，他又仰頭問道：「游老兄，你以爲我這推測對嗎？」

游天虹不由自主地點了點頭，其實當時他也正在思索着這個問題，因此他喃喃自語道：「老千，又是老千，這麼看來，幾件無關重要的事，極有可能就是一件事。」

小牛拍腿叫了起來：「對了，我們何不立刻向江七星他們展開調查？」

酒鬼成道：「江七星是什麼人？」

「一名大老千。」游天虹答道。

「既然本身是個老千，又怎麼會給左拉治欺騙呢？」

酒鬼成道：「看情形，定是另有其人，我們本來以爲找到美芝娜，問題就會變得簡單，但現在，美芝娜可能也被人迫害。這帮人到底是誰？」

賭鬼義道：「他們有方法殺黑鬼森，自然也有辦法殺左拉治，我眞不明白！他們爲什麼還要花錢請兇手去殺人。」

游天虹道：「湖海中的事，有時實在是令人難以想像的，他們可能在利用完黑鬼森之後，發覺漏洞百出，因此，就迫住要出此下策，也可能是另有原因，但決不會是殺錯了人，如果眞的是黑鬼森殺錯了人的話，那麼，原來表演艷舞的法國男子貝比，豈不是遲早也有問題麼？」

酒鬼成道：「但是，事實上貝比現在却安然無恙。」

「所以，我就懷疑黑鬼森根本沒有殺錯人，對方不過是找藉口殺了黑鬼森滅口罷了。」游天虹說道。

賭鬼義道：「如果對方以爲殺了黑鬼森便免了後患，那麼他就想錯了，豈有此理，我們四個拜把兄弟怎麼會坐視？」

酒鬼成也說：「是的，我們不會就此袖手旁觀，」他又伸出手來：對游天虹說：「游老兄，我們就在此交個朋友，如果有消息，請通知一聲！」

酒鬼成把一個電話號碼留下，便帶同其他三個青年人離去。

游天虹默默地想了一陣，他在記事册中檢出了輪船班期表，再看看腕表，距離艷舞客輪抵埗的時間，尚有一個多小時，他決定到警局裏去看看湯比德。

湯比德正在那兒大發牢騷，原來警察當他是小偷，相信江氏兄弟手下的說話，把他帶到警局裏。因爲他手上的證件給江九拿去了，所以任他說什麼警方也難以相信。

湯比德正在焦急與憤怒之際，看見游天虹師徒二人趕到，以爲有了救星，可是，警局中人並不認識游天虹。

游天虹說道：「看來只有把黃泰他們找來，你才有希望獲釋！」

湯比德氣得昏了頭腦，給游天虹提醒，拍

着腿道：「對了，快把黃泰找來，只有他才可以令到他們相信我的身份。」

「但是，到什麼地方可以找到黃泰？」游天虹道。

湯比德呆了一呆，然後又對一位警官道：「有位由香市派來辦案的警探黃泰先生，他可以證明我是香市的私家偵探。」

那位警官道：「那你設法找他來證明一下吧！總之，你目前被人指爲小偷，我們只好依足手續落案。」

湯比德嘆一口氣，對游天虹道：「現在我只有寄望着二位了。」

游天虹苦笑道：「如果你聽我的話，這種麻煩就可以避免。」

湯比德道：「我不過想及時救出蒙麗莎，誰想到她竟會不願意離去？」

「我早說過，他們已有默契，要合作一宗大買賣的，你却不相信。」

「事到如今，我只好任由他們處置。要是黃泰不再回到這兒來，那你得設法把我弄出去。」湯比德道。

那警官以爲湯比德暗示游天虹刦獄，把師徒二人逐走，不准他們再與湯比德交談！

游天虹無可奈何，只好偕同小牛，離開了警局而去。

游天虹說：「眞是人算不如天算，現在我們想不理也不可以。」

「如果黃泰返回香市，那可怎麼辦？」小牛說道：「那祇好再冒險一次。」

「你的意思是，偷入江氏兄弟的住宅去，把證件找回來麼？」

「是的，證件當然要設法替他找回來，但如果找不到黃泰，他一樣可能要坐牢。」

「那麼怎辦？」

「讓他吃吃苦頭再說。」游天虹又對小牛說道：「由現在起，我們必須分頭工作。我們先返回酒店一次，然後你去監視江氏兄弟和蒙麗莎。」

「那麼，你呢？」

游天虹道：「我等艷舞客輪抵埗之後，要查明一件事情。」

小牛嘆氣說道：「眞想不到，以爲可以好好的渡假，結果我們不惹麻煩，麻煩却找上門來。」

游天虹拍拍他的肩膊，苦笑着道：「有些事情是令到我不能不理的，以後有機會，我們再來玩過。提起精神來，你不是很喜歡冒險的嗎？」

「可是這裏我們不但人地生疏，各種用具也十分缺乏。」

「眞正的英雄是可以赤手空拳打出天下來的，在這裏雖然沒有無綫電通話機，甚至連自衞器具也沒有多帶一件，但是，我們仍然可以憑一顆信心取勝。」

小牛默默無言，但經游天虹這麼一說之後，他便不再頹喪，挺起胸膛往前走！

師徒二人回到了酒店裏，侍者正將游天虹的房門打開，小牛却呆在一旁！

小牛好像發覺有些什麼不對，所以才由他的房門前走了過來，侍者開了游天虹的房門之後，正想走過去替小牛開門。

但是，小牛却攔截住他，低聲問道：「是誰來找過我嗎？」

侍者想了一想，回憶着說：「是的，好像有個男子問過游先生住在那一間房，我們告訴他兩位的房間號碼，他便走了。」

小牛道：「我暫時不想回房去，你不必替我開門了。」

侍者詫異地瞪住小牛，「先生，沒有什麼不對吧？」

小牛道：「不！我只是先到游先生的房間裏坐一會兒。」

侍者道：「那麼，等到你須要開門的時候，再叫我吧！」

「我會了！」小牛說着，便轉進了游天虹的房間裏去。

游天虹早已看出小牛的神色不對，一掩上門就問：「怎麼啦？」

「有人偷進了我的房間裏去了。」

「你怎麼知道？」

「我臨離開房間的時候，用一根頭髮在門縫間做下了記號。」

游天虹知道小牛有許多鬼靈精怪的小玩意是他無法可以想像得到的。

所以，他非常有默契的跟小牛到窗前去。

推開窗門，小牛爬了出去，然後沿住水泥屋簷，到了隣室的窗外。

那就是小牛的酒店房間。但窗門關上了，窗幃也落了下來。

小牛向游天虹打了一個手勢示意，游天虹立即將一條鋼綫遞了過去。小牛憑了這根鋼綫由窗縫中揷了入去，將窗栓撬開。

豈料就在這一刹那間，小牛突然看見，厚厚的窗幃一幌，有人在內出其不意地將窗門推開！

危急的情形是可以想像得到的，一個窗門是兩頁的，小牛當時正站在兩扇窗門之間，僅可立足的水泥屋簷，闊只數寸。

如果讓小牛慢條斯理去做，他當然懂得先讓過一旁，先開一扇窗門，然後由那缺口爬入去。

但是，現在他不但不可能慢條斯理地去做，甚至亦無處可以供他閃避！

由那兒至地面，算來足有七丈高過外，如果跌下去，不粉身碎身才怪！

小牛事前絕無準備，他以爲有窗幃遮掩，裏面的人就不會看見他。他絕對想不到那個人會突如其來的把兩窗門一齊打開。

眼看他雙足已經離開了水泥屋簷，翻身直墮落街上去！

突然之間，銀光一閃，「卡察」一聲，一隻鋼鈎帶引住一條長長的銀綫，自游天虹手一直射出去，僅可鈎住小牛腹部的衣服。

但是由於下墮之勢頗爲急勁，小牛那百多磅的身體絕非那些布質的衣服能抵受得住，「裂」地一聲响，眼看游天虹的心血又要白費！

就在這一刹那間，小牛及時伸出雙手將鋼鈎緊緊抓住！

這一邊，游天虹穩穩執住發射器，將銀綫收緊，讓小牛不至再繼續往下墮。

由於鋼鈎銀綫的帮助，小牛的身體得以盪向牆壁這一邊。

小牛立即以敏捷的身手，抓穩了下面窗外的一些水泥屋簷，待至身體完全恢復了平衡，他才由那兒爬回六樓。

游天虹雖然抹了一額大汗，却仍然担心來自隣窗裏面的襲擊。因爲那人既然可以出其不意把小牛推下去，自然會發覺小牛安然無恙之後，再落井下石的，把一些重物投擲於正在爬上來的小牛。

因此，游天虹把發射器緊緊握在手中，小心戒備着，以防不測。

但是，一張熟悉的面孔，突然由隣窗探望過來，那抱歉而驚惶的神色，却令到游天虹爲之莫名其妙。

他並非別人，正是游天虹在「飛鏢俱樂部」所認識的費新。也就是蒙麗莎的情人。

「原來是你這傢伙！眞是豈有此理！」小牛這時已爬到那邊窗口去！

游天虹正担心費新可能再強行將小牛推落

街中，但小牛已經一躍而入，扭住費新毆打起來！

游天虹也沿住窗外的水泥屋簷爬過來，看見費新絕未還手，小牛却瘋狂地將他按在地上毆擊，他眞担心費新會死在小牛的拳頭底下，於是，連聲喝住！

但是，小牛却像一頭失去了理性的小老虎，拳如雨下，有如擂鼓一樣。

游天虹立刻上前，伸手將他揪起，費新已是傷痕遍體！

「你瘋了嗎？」游天虹忍不住喝罵小牛。

費新歉疚地說：「難怪他生氣的，是我不好，我一下子以爲有人偷襲我，沒有看清楚就把窗門推開……」

小牛不待他說完，又想掙開游天虹的掌握，衝過去打費新。

他生氣地叫了起來：「他媽的！你分明想謀殺我！還在裝模作樣？」

游天虹道：「小牛，冷靜一點。」

費新嘆息着說：「如果我存心殺害你，剛才我就不會讓你爬上來，事實上是我驚惶過度，以爲是江七星或者曾仁富派人來暗算我，我發夢也想不到會是你啊！我以爲你回來時，會由正門入來的，這是正常的推測。可是……」

「放你的屁！」小牛仍然很生氣，「我明知道有人偷了入來，難道我還要讓你正面襲擊我麼？我由窗口入來的目的，就是要看看你，到底是什麼的人。」

「是我該死！」費新用手敲打着自己的頭顱，作爲一種懺悔，說：「都是我自己不好，這些日子以來，我怕得要死！簡直是有點失魂落魄！」

游天虹道：「算了算了，請你告訴我，你到這裏來幹什麼？」

費新道：「我一心等你們回來，但我又担心有人跟踪，所以才會閃閃縮縮的。」

「你找我們幹嗎？」游天虹說。

「還不是爲了蒙麗莎嗎！」費新說道：「請兩位想想辦法把她救出來。」

「你親眼看見她在江七星那裏，難道你還不知道她要做些什麼事嗎？」

「我當然知道，正是因爲我知道她要做些什麼，所以才跑來找二位。」

「你的意思是：要我們設法制止她嗎？」

「是的，她的處境非常之危險。」費新嘆口氣說：「我眞想不到，她又墮進了這個圈子裏去。」

「什麼圈子？」

「老千。」

費新不知道游天虹曾經潛入江氏兄弟的住宅內，游天虹知道的實在比他更多。現在費新想了想，忽然又大感驚奇地問：「你怎麼知道她在江七星那裏？你們又怎麼知道蒙麗莎準備做一些什麼？」

游天虹笑了笑道：「我們知道的可能比你更多，因爲我們曾經偷進江氏兄弟的住宅中。而且，還親眼看見他們釋放你與阿珍二人。阿珍現在什麼地方？」

「我也不知道，他們用黑巾幪住我雙眼，用車子把我們送走。我本來想報警，後來想到蒙麗莎的安全問題，還是先來找二位商量，想不到差一點兒害了小牛兄弟一命。」

小牛瞪了他一眼，好像仍然不相信他是無意之失似的。

游天虹想起最初在艷舞客輪上遇見他的情形，忍不住問道：「你們眞的相愛嗎？」

費新道：「如果不是眞心的，誰肯去冒這種危險？蒙麗莎跟曾仁富是正式夫婦，我隨時有被控的可能。」

「但是，你應該教她循正式手續跟她丈夫離婚，那總好過偷偷摸摸吧！」

「這是麗莎的主意，她一方面要她丈夫自動提出補償的條件，而另一方面，她却又担心她丈夫派人來對付我們。」

「那麼，她爲了什麼，却又會再重操故業呢？」

「這件事說來話長！」費新慨然長嘆了一聲。「你既然知道她過去是個女老千，自然也會明白到這不是一種正當的行業。最近有人要求她東山復出，但遭她拒絕了，於是在艷舞客輪上，出現了一件奇事。」

「什麼奇事？」

「在艷舞客輪上，我和麗莎是住在雙人房的。不知怎的，我們竟然在無意間發現行李中多了一把手槍。」

「手槍？」游天虹怔了一怔，「怎麼會有一支手槍呢？」

「我們都不知道什麼時候給人放進來的，但發覺少了一顆子彈。」

「怎麼會少了一顆子彈？」

「當初我和麗莎也不大明白，只以爲是歹徒留下的，順手扔下了海中。」費新又說：「後來看過了那一塲艷舞之後，我們才明白過來，原來是有人企圖陷害我們，他們事先將一支發射過一顆子彈的手槍收藏在我們的房間裏，然後把一名艷舞藝員殺死，讓我們負上殺人的罪名。」

「可是，你們並不認識死者，是不？」

費新想了想，說道：「人已經死了，誰知道死者是否與我們認識？但這是一項嫁禍的陰謀，却是顯而易見的事。」

游天虹這時候才明白，蒙麗莎在事發後衝出船舷那邊去，可能是爲了追踪兇手。因爲由船舷兩邊的窗口是可以窺伺進劇塲裏去的。」

費新果然又對他說道：「事後，我和麗莎分別衝出左右兩邊的船舷去，但却無法找到放冷槍的兇手。」

「後來你們在酒吧上面見到我，爲什麼不把實情對我詳細講明白？」

「老實說，我們也不知道內情是怎麼樣的，總之，手槍扔下了海裏，他們的嫁禍勢將無法得逞，我們總算渡過了難關就算了。正是少一事好過多一事，又何必再提呢？」

「這麼說來，有沒有可能是麗莎丈夫曾仁富的陰謀？」游天虹沉思着說。

「那極有可能。」費新又說：「但是，却沒有任何證據可以證明。」

游天虹繼續問道：「你可認識黑鬼森這個人？」

「不！我不認識這個人。」費新想了想：「這名字好熟，在那裏聽過了？」

「電台或者報紙，是不？」

「噢！對了。是在電台的新聞報告中聽到的，據說這人在一家浴室中被人刺殺。」費新反問道：「你怎麼會提及這個人？」

「他可能就是槍殺左拉治的槍手，左拉治就是那個艷舞男郎。」游天虹說：「如果你也認識他，那問題就簡單得多了。」

「不！我不認識這個人。」

游天虹又問：「你可知道誰要求蒙麗莎東山復出？」

「蘇正。據說，過去麗莎是蘇正手下的一員猛將。」

「麗莎拒絕了他，是不？」

「是的，但蘇正不會就此罷手，他要千方百計陷害麗莎，除非麗莎肯答應他，一次過付他三十萬元。所以，麗莎不得不再去冒險，想不到，却因此又開罪了另一個老千集團江南帮的人。」

（未完・三）



俠義中篇傳奇故事

雲飛揚外傳

黃鷹・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雲飛揚、徐廷封等人離開險地之後，痛定思痛，想起損失了幾名高手，武當、崑崙、恒山、南宮世家傷亡慘重，商議入京城躲避，徐圖後策，唯今之計，還需先偵察人魯在南宮世家內的秘密所在，由雲飛揚一人去查探，他來到鎖魂牢發現醫仙還在，只存一絲氣息，從他口中知道續命金丹和白蓮教傳下來的藥物配合，能使粉羅刹變得無人能敵，雲飛揚回去便派小子去少林打聽藥物的解法……人魯通過天河上人亦將皇上神智迷失，先到徐廷封府上抄家，又派天河上人帶領粉羅刹到郊外截殺徐廷封、雲飛揚等人，蕭三公子碰上忙將她截下……

英雄壯烈死　遺書勉後人

蕭三公子急怒之下，聲色俱厲，鍾木蘭到底是明白事理的人，知道這樣下去，非獨起不了作用，說不定蕭三公子爲了兼顧她們，放不開手脚，反而更危險。

蕭三公子那樣說當然也是道理，鍾木蘭鐵琵琶一引，立即喝令明珠：「快走——」明珠這時候亦明白鍾木蘭的意思，引劍急退。

兩個人才翻過牆頭，蕭三公子已被粉羅刹排山倒海的攻勢迫到牆下，手中斷腸劍在粉羅刹的內力催迫下終於脫手，飛上了半空，也就在半空中斷成了兩截。

粉羅刹雙掌緊接印到，蕭三公子退無可退，也沒有閃避的餘地，只有硬着頭皮抬起雙掌硬接。

霹靂聲响，蕭三公子整個身子猛撞在牆壁上，將牆壁撞開了一個人形的大洞，他慘叫着一個身子也就緊貼着那塊人形的牆壁疾飛了出去。

那面牆壁隨即龜裂，轟然倒下，緊貼着蕭三公子後背的那塊却在蕭三公子倒地同時變成了粉碎，疾揚開來。

粉羅刹隨即在倒塌的牆壁上飛越，追向明珠鍾木蘭離開的方向。

蕭三公子仰倒在地上，七竅流血，一雙眼瞪大，却已絲毫神采也沒有，他的五臟肺腑經已被粉羅刹的內力構成片片碎裂，氣絕命喪當場。

鍾木蘭明珠都聽到蕭三公子的慘叫聲，眼淚從鍾木蘭的眼眶冒出，滾滾淌下，她想回頭跟蕭三公子死在一起，但爲了大局，還是繼續往前掠。

明珠的心頭同樣難受，看見鍾木蘭低頭往前狂奔，亦只有跟着。

然後她們都感覺到殺氣排山倒海的聲勢從後面湧來，回頭望去，粉羅刹已經很接近的了。

「明珠，你走——」鍾木蘭雙手緊抓鐵琵琶，迎向粉羅刹，準備捨命一拚。

「五嬸，走不了。」明珠這也是實話，連蕭三公子拚命也阻擋不了粉羅刹，鍾木蘭又如何阻擋得住。

說話間，粉羅刹經已迫近，雙掌一出便是要命的招式，而內力奔騰，雙掌未到，已然令鍾木蘭明珠有窒息的感覺。

雙方尚未接觸，雲飛揚便天馬行空般掠到，雙掌全力擊出，迎住了粉羅刹的雙掌。

粉羅刹只知道要殺人，那管是雲飛揚還是那一個，都是全力施爲。

雙方連擊十掌，雲飛揚被震退了三步，粉羅刹若無其事，繼續撲擊。

徐廷封也就在這時候從天而降，襲向粉羅刹的後背，粉羅刹的反應出奇的敏銳，分出一掌迎住徐廷封的攻勢，力戰兩個高手，綽有餘裕。

哨聲却也就在這時候响起來，粉羅刹一聽立即抽身後退，迅速消失在黑夜中。

姜紅杏看見雲飛揚，心頭已自一陣驚懼，再看見徐廷封也到來，唯恐粉羅刹有失，連忙吹响哨子，將粉羅刹召回，隨即與粉羅刹離開。

殺掉一個蕭三公子她已經很滿意的了。

看見粉羅刹離開，鍾木蘭明珠俱已知道，莊院內並沒有其他人，但即使她們留下來，與蕭三公子一齊應付粉羅刹，亦於事無補。

以粉羅刹的武功，蕭三公子再加上她們二人一樣不是對手。

徐廷封雲飛揚一樣不知道粉羅刹怎會在這裏突然出現，却可以肯定莊院已不能再住下去。

傅香君這時候亦回來，還帶着陸丹，她是用一輛木頭車子以雜物將陸丹藏着，由兩個武當弟子將木頭車子拉回來莊院。

陸丹又已是傻瓜一樣，看見他，衆人不免又一陣感慨，若不是要找他，都留在莊院內，也不知有什麼結果。

他們立即動身離開，帶着蕭三公子的屍體遷到安全的地方。

走了一半路，由於心情沉重，並沒有留意鍾木蘭明珠悄然離開，到他們在意的時候，已經找不到行踪。

要離開的其實是鍾木蘭，却被明珠發現，也跟了上去，鍾木蘭雖然發覺，却怎也擺脫不掉，只好讓明珠跟着。

危機解除，鍾木蘭便考慮到爲蕭三公子報仇，她知道說出來，大家一定會阻止，所以索性一句話也不說，悄然離開。

這之前她已打探到一個消息，就是禁宮徵聘一羣擅燒江南小菜的廚子，她當時已想到一定是人尊的主意。

人尊原籍江南，易容爲老太君多年，也絕少離開江南，平日甚爲隨和，就是對餸菜非常挑剔，稍爲不合意便要更換。

這也是人尊與老太君性格上最接近的地方。

地道的江南小菜當然要老江南才燒得好，也當然要講求天份。

鍾木蘭在這方面可以說是高手中的高手，人尊的餸菜也一直是由她打點，每每讚不絕口，數年下來，對人尊的口味她也已一清二楚，若是她去應徵，餸菜進口，人尊一定會將她留下，那她在餸菜上弄手腳，應該不是一件難事，但要混進去，已經不容易。

鍾木蘭也是抱着必死的決心，乘明珠不覺，深夜吞下燒紅的木炭，先毀壞嗓子，再以藥物毀壞面部與雙手的肌膚，然後容易化裝爲一個男人。

明珠醒來，發現鍾木蘭變成這樣子，難免心傷，但既然已成爲事實；亦只好接受，兩人也就以父女的身份去應徵。

她們也懂得重金賄賂負責的人，但因爲應徵的人多，也總要待上一段日子。

× × ×

小子趕到了少林寺，因爲有徐廷封雲飛揚的信物，加上同仇敵愾，闔寺的僧人盡皆出動，全力協助他找尋有關彭和尙的記載。

藏經閣不錯藏書萬卷，但有這許多人相助，亦不難一一翻閱，却並無所得，大家正感到徬徨之際，一個長老終於省起，將小子帶到退思堂去。

退思堂乃是少林僧人懺悔靜思己過的地方，收藏着歷代僧人留下來的懺悔錄。

彭和尙彭形玉乃太祖皇帝的師父，當年出家少林，發覺寺中的佛理太過迂腐，乃離開外出另創白蓮教，助太祖平天下，及至太祖又施行暴政，才突然省悟，以暴易暴，並非善策，於是重返少林，當時經已七十九歲，在佛祖面前長跪七日七夜，將創立白蓮教以及有關一切完全寫下來。

懺悔錄中記載着白蓮教的所有武功心法，七煞琴音與迷魂大法也竟然在內，最令人意外的也竟然就是要破解迷魂大法唯有七煞琴音。

醫仙多少是必經已有一些心得才會在臨終對雲飛揚說出「解鈴還須繫鈴人」這句話。

知道了這個秘密，衆僧隨即誦經百遍，挖開不老神仙的墳墓，將陪葬的七煞魔琴起出來。

琴絃雖然已盡斷，要續回也不是一件難事，小子不敢再多留，帶着懺悔錄上的琴譜與七煞魔琴衝夜起程，趕返京城。

× × ×

皇帝在天河上人人尊的侍候下，一直在半昏迷的狀態中，却又不是完全失去自我，在應該讓他表現自我的時候，人尊與天河上人一定讓他有所表現。

他們到底知道皇帝絕不是其他人所能夠取代，只有盡量擴充鞏固自己方面的勢力，然後在適當的時機將朱君照捧出來，再令皇帝將帝位傳給朱君照。

皇帝半昏迷之間只知道享受，人尊也費盡了苦心，藥術並施，與皇帝在狂歡七日七夜。

在皇帝來說，這是前所未有的事，難得在七日七夜之後，仍然了無疲態，一樣生龍活虎，自然龍顏大悅，下旨封人尊爲聖母，並大興土木，建造聖母廟。

這時候，徐廷封等人已經與張永取得聯絡，準備裏應內合，乘三尊前往聖母廟接受萬民膜拜之際，偷入宮中，先將皇帝救出來。

他們却是不知道張永早已經被人尊收買，威迫利誘之下，不得不爲人尊効命，一切都是人尊的主意，安排好火槍陷阱，只等徐廷封等人上當。

與之同時，鍾木蘭燒的餸菜已送進去，人尊一吃之下，大爲讚賞，却以這個廚子燒的餸菜如此對胃口，奇怪之餘，一面吩咐再燒來，一面着令親自將餸菜送上，看看到底是什麼人。

她雖然知道燒餸菜的是一個男人，還是要看清楚才放心，她到底是一個疑心很重的女人，即使是餸菜小事，一有懷疑便得要一個清楚明白。

鍾木蘭等的正是這個機會，以目前自己的樣子，人尊無論如何是認不出來，也就將毒藥分下在餸菜中。

只要人尊認不出，一定會將餸菜全都吃下，那是人尊的習慣，毒藥調配得恰到好處，人尊一點一點的吃很難會吃出來，到全都吃下，發現不妥的時候，是必已無可救藥，就即使吃到一半便察覺，要將毒藥迫出來也不容易，那便是要不了人尊的命，亦不難將人尊弄成一個廢人。

要配製一帖那樣的毒藥並不容易，鍾木蘭乃是途中從傅香君那兒學來，傅香君也只是閒於無聊，原意也只是讓大家知道毒藥的配製，必要時或許會派上用場。

鍾木蘭當時並未想到會有機會配製這種毒藥，只是她記性本就不差，心思又慎密，傅香君說的她完全都記下來，大抵擅於烹飪的人都具備這種條件。

知道人尊徵聘廚子的消息，鍾木蘭其實便已有這個打算，但想到人尊必定能夠將她認出來，才沒有對傅香君徐廷封他們提出來，又怎想到竟然有毀容、吞炭的一天。

人尊果然不能夠將她認出來，却也許命不該絕，與天地二尊提及火槍陷阱的一事。

鍾木蘭入耳驚心，乘三尊不在意，悄然溜出去，人尊與天地二尊笑語一番，才省起要與那個廚子一談，追問之下，知道藉詞急急離開，當然起疑，仔細以銀針試探，到底被她發現餸菜中已下了毒藥，立即下令將人抓起來。

× × ×

徐廷封那邊看見三頂轎子在錦衣衛簇擁下從禁宮出來，往聖母廟那邊走去，還是有些不敢肯定，一直到張永的心腹來接應，告知三尊已離開禁宮，才放下心來，與雲飛揚傅香君高陞以及一羣本領高强且又忠心的錦衣衛直闖禁宮。

鍾木蘭與明珠也總算來得及時，在徐廷封等人接近陷阱之際及時現身阻止。

火槍隊發現有人揭破秘密，立即亂槍射擊，鍾木蘭奮不顧身，一面大喝一面擋在徐廷封面前，終於倒在亂槍下，血肉橫飛，當塲喪命。

她易容改裝成這樣子，徐廷封雲飛揚傅香君無一認得出來，驚怒之下固然奇怪，到明珠一旁現身，帶淚狂呼五嬸才明白是什麼回事。

他們也明白被張永出賣，立即撤退，天河上人與一羣喇嘛掩殺到，被雲飛揚擋下。

雲飛揚立即喝徐廷封他們離開。

徐廷封傅香君知道留下來起不了作用，反而變成雲飛揚的負累，亦知道以雲飛揚的武功，要擺脫天河上人等人易如反掌，當機立斷，立卽退出。

天河上人看見又是雲飛揚，一面吩咐座下喇嘛包圍着雲飛揚，一面着人立即去通知三尊趕來。

也是徐廷封他們命不該絕，人尊根本就沒有將張永放在眼內，不以爲徐廷封這麼容易上當，只因爲往聖母廟時辰未到，樂得待在宮中。

及至接到消息，徐廷封果然上當，趕出來一看究竟，正好接到天河上人的消息，連忙吹响哨子，將粉羅刹召來。

雲飛揚並不知道危機迫近，連斃喇嘛八個，便要離開，却被天河上人截下。

天河上人知道雲飛揚厲害，到底未曾眞正較量，還是要一試才甘心，也不敢輕敵，一上來雙掌便運起大手印的功力，刹那膨脹起來。

雲飛揚連接數掌，身形一面倒躍，由高牆而掠上宮殿瓦面。

天河上人緊追不捨，雙掌的功力不停聚增，只等雲飛揚一個不提防，想將之擊殺。

雲飛揚看出天河上人的心意，心中也有了主意，天蠶神功運起來，無形的內家眞氣彷彿變成有形，一束束絲綫也似交替落在天河上人的雙掌上，再以左掌控住這股眞氣，將天河上人的雙掌束在一起。

天河上人發覺不妙的時候經已來不及縮手，一抽不開，再抽也不開，雲飛揚的右掌已落在他面門上。

天河上人非獨窒息，甚至有整個頭顱要爆炸的感覺，這也是他最後的感覺。

雲飛揚右掌落下，天河上人整個身子有如電殛，猛地一震才倒飛出去，一飛三丈，七竅鮮血在噴，然後爛泥一樣倒斃在瓦面上。

雲飛揚輕吁一口氣，身形便要展開，離開這地方，却未動便已感到一股殺氣排山倒海也似襲來，這樣的殺氣他並不是第一次感覺到，也立時省起了粉羅刹。

他轉身，粉羅刹果然站在後面，衣衫無風自動，殺氣烟霧般籠罩着整個身子。

「又是你——」雲飛揚知道粉羅刹已迷失本性，但仍然不由說出這句話。

粉羅刹自然是毫無反應，哨子聲一响，立即凝聚全身內力迫前。

雲飛揚一心以對付天河上人那種方法對付她，天蠶神功運起來，一出手便要將粉羅刹的雙掌束住。

粉羅刹功力到底在天洞上人之上，一被束住馬上掙開，而且一掙即開。

天蠶神功綿延不絕，粉羅刹的內力亦是，兩人的動作雖然慢，但內力眞氣激盪，武功差一些的人這時候若是迫近來，一定會被兩人的內力活活震死，即使武功好的亦不難被震成重傷。

周圍的瓦面眼看着一塊塊翻起，那些瓦片就像是飛舞在狂風中的落葉，漫天飛舞。

雲飛揚的天蠶神功到底勝一籌，他的左掌雖然被膠着一樣，右掌已能夠緩緩抽出，緩緩舉起，再向粉羅刹的腦上緩緩落下。

這一掌若是落下，不難將粉羅刹的腦袋震碎。

粉羅刹眼瞳中一片冷酷，毫無懼色，她事實根本一些感覺也沒有。

人尊也就在這時候出現了，笑顧雲飛揚道：「這一掌你若是拍下去，一定會後悔。」

雲飛揚不由問：「爲什麼？」

人尊反問：「你爲什麼不先將她幪面的布揭開，看清楚她到底是什麼人？」

「她到底是什麼人，」雲飛揚口裏問，右掌還是不由自主一拂，一股內力將粉羅刹幪面的布揭去。

粉羅刹就是雲飛揚的妹妹獨孤鳳，這對人尊他們並不是什麼秘密，對雲飛揚却是的。

雲飛揚實在做夢也想不到，獨孤鳳的面龐入眼，不由一呆，脫口一聲叫道：「鳳——」

獨孤鳳一些反應也沒有，只顧掙開天蠶神功的束縛，雲飛揚目光轉向人尊：「你們這樣做，不覺得卑鄙？」

人尊一笑，發出來的却不是笑聲，乃是哨子聲。

獨孤鳳應聲張口，一枚毒針同時從口中射出來，射進了雲飛揚的咽喉。

雲飛揚目光及處，一口眞氣已然湧向毒針射向的部位，那枚毒針却是專破內家眞氣，仍然射進去，但也立即被眞氣束住，毒藥並未能夠發散。

雲飛揚眞氣緊接運行，便要將那枚毒針迫出來，也就在這刹那，人尊已一股旋風也似迫近來。

雲飛揚當機立斷，右掌便向左掌前劃落，原是要割斷束着獨孤鳳雙掌的那股眞氣，與之同時，一個身子亦往上拔起來。

他大部份的內力眞氣都用來應付獨孤鳳，咽喉又被毒針射中，影响所及，反應當然沒有平日的敏捷，而影响最大的當然是粉羅刹竟然是獨孤鳳。

那刹那由驚而喜，感情有如浪濤般奔騰，然後與那枚毒針一樣，滙成一支尖針也似刺入他的心窩裏。

到他省覺獨孤鳳根本是失去自我，已來不及閃避由獨孤鳳口中射出來的那枚毒針。

這一慢與被毒針射中後的影响更就成了他的致命傷。

人尊身形展開，天地雙尊亦同時採取行動。

地尊在雲飛揚分心之際已然竄到雲飛揚腳下的瓦面上，在人尊身形展開同時，

雙手穿破瓦面抓住了雲飛揚雙腳的足踝。

天尊同時一頭大鳥也似凌空撲落，雙掌印向雲飛揚的腦天。

足踝被扣，雲飛揚的身形立時受制，人尊雙掌隨即扣住了他的雙掌，天尊凌空擊落的雙掌毫無阻碍，直接擊印在雲飛揚的腦天上。

雲飛揚狂叫，身形往上疾竄，瓦面碎裂，地尊亦被他的身形帶動，穿破瓦面出來。

人尊地尊以至粉羅刹的身形亦被曳上半天丈多兩丈才落下。

「鳳——」雲飛揚忍痛的盯着獨孤鳳，再呼喚一聲。

這也是他的最後一聲，腦天的一擊，他眞氣盡破，天地人三尊的內力一湧而入，將他的五臟完全震碎，就是華陀扁鵲重生，也無可救藥的了。

他仍然兀立在瓦面上，沒有倒下去。

獨孤鳳也沒有任何反應，事實也根本沒有任何的記憶，只是一個活死人。

三尊這才將手鬆開來，然後不約而同，仰天大笑。

× × ×

徐廷封他們回到藏身的地方，小子亦找到來，知道小子已找到破解迷魂大法的方法，七煞琴又已在手，大家都非常高興，可是久候雲飛揚未回，難免都有些担心，但大家都堅信以雲飛揚的武功身手，就是不敵，要離開絕不是一件難事。

到天亮，雲飛揚還是未見，大家不知怎的心裏突然都感到一些不安。

朱菁照帶着憶蘭就在這時候找到來，她原是要帶憶蘭上華山暫避，到底放心不下，半途還是折回來，憑着街道上的暗記，終於找到來這裏。

憶蘭對她本來沒有多大好感，到發覺她完全變了另一個人時，還是跟她相好，對她要回去的建議，當然極力讚成。

經過大變，朱菁照非獨性格改變，處事也審愼許多，一路上都沒有出事，也沒有生事。

看見她帶着憶蘭回來，徐廷封心情原已不佳，心裏再生氣，便要責罵，却還未出口，朱菁照已掩面哭起來。

「我還未罵你，怎麼便哭起來了。」徐廷封也以爲她是怕被責罵。

「雲大哥他——」朱菁照四個字出口便已接不下去。

這四個字入耳，所有人齊皆色變，傅香君上前一把抓住朱菁照的肩膀，急問：「雲大哥到底怎樣了。」

「他夜闖禁宮，企圖行刺皇帝事敗被殺，屍體被縛在木頭車子上遊街示衆。」

朱菁照這番話出口，所有人無不大驚失色，傅香君的眼淚不由自主掉下來。

小子隨即衝出去，徐廷封手急眼快，一把拉住，另一手同時將要衝出去的傅香君拉住。

三個人你眼看我眼，一句話也沒有說，徐廷封小子俱都熱淚盈眶。

最後還是徐廷封開口：「去一定要去看清楚，但大家不能意氣用事，這絕無疑問又是三尊的陷阱，我們若是現身被他們發覺，相信也不用離開的了。」

小子竟然變得很懂事。點頭：「我們只有這些人，不能夠再作無謂犧牲。」

徐廷封鬆一口氣，輕拍小子的肩膀。

× × ×

他們也就躲在屍體必經街道一間客棧的房間內，這已經可以看得很清楚。

香見雲飛揚的屍體，傅香君泣不成聲，小子整個身子都在顫抖，徐廷封緊抓住他們的手，一個身子也不由顫抖起來。

到木頭車子去遠，傅香君終於忍不住伏在徐廷封懷中痛哭失聲，小子亦雙手抱頭，蹲跪在地上，這之前，他們怎也不相信這點事實。

回到藏身的地方，大家對坐着呆了好一會，才收拾心情整理雲飛揚的遺物，那只是一個包袱，放着無爲大師送給雲飛揚療傷的易筋經以及雲飛揚多年的武功心得，還有一封接近遺言的密函。

沒有人知道他什麼時候寫下這封信，也不知道他爲什麼會寫下這封信。

或許一個人大限將至，總會有一些特別的感覺，不知不覺做出這種事。

信中慨歎武林中門戶之見太深，以至不能夠各取其所長，歸納起來另闢途徑，而各門派對本門派的武功非獨不傳外人，甚至本門的弟子不肯輕易傳授，乃至逐漸消失，一代不如一代。

有鑑於此，雲飛揚乃在交手或其他場合，盡心觀察，看透各門派的武功，加以參詳，希望能夠將其長處揉合起來，另創高峯。猿長老的出現更加强他的信心，在融合各門派武功長處這件事方面猿長老對他的帮助也最大。

然後他更發現徐廷封所練的天龍八式無疑是最好的藥引子，不難以之將各門派武功的長處歸納起來。

第九式並不是最後的一式，只是時間所限他當時未能夠完全參悟得透，只能夠指點徐廷封那許多。

到如今八式以外已能夠千變萬化，也就以「天龍訣」爲名，希望徐廷封小子能夠將之練成，發揚光大。

信最末還提及他一件未了的心事，就是他生來命苦，每每好事多磨，不敢太奢望，而旁觀者清，徐廷封人中之龍，與傅香君乃天作之合，只是未能夠撮合這段姻緣，爲平生至大憾事。

讀罷這封信，衆人不由得怔在那裏，雲飛揚胸襟的廣闊，抱負之大，實在他們望塵莫及。

徐廷封看着傅香君，尤其感慨。

到大家的心情完全穩定下來，徐廷封亦擬好一切的行動步驟，一方面與王守仁取得聯絡，一方面與小子苦練天龍訣，至於粉羅刹則寄望於那張七煞琴。

解鈴還須繫鈴人，迷魂大法果眞七煞琴音能夠破解，消除了粉羅刹的威脅，其他的事情無論如何都會容易應付得多。

想到七煞琴他們自然想到陸丹，七煞琴能否破解迷魂大法，由陸丹身上可以證實。

明珠精通音律，乃依照曲譜調理好琴絃，可是一彈之下，內力竟然不能夠聚在十指之上，越彈內力也就在體內越亂，遊竄不定，那闕曲譜竟然影响到她體內的內力運行，而內力散渙，當然就難以再彈下去。

（未完·四十九）

怒闖黑擂台

·本文承自第36頁·

他忽然怔怔地瞧着王洛奇的手，說：

「你要跟我握手？」

王洛奇點了點頭，說：「不錯。」

古烈陽蹙了蹙眉：「我們不是一直互相對立的嗎？」

王洛奇道：「在擂台上的確是的，但這裏並不是擂台？」

古烈陽又望着他的臉：「你認爲我會不會跟你握手？」

王洛奇搖搖頭，說：「我不知道。」

古烈陽冷冷一笑，道：「既然不知道，爲甚麼還要冒這個險？」

王洛奇道：「這樣也算是冒險嗎？」

古烈陽道：「當然算，最少你正是冒着碰上一鼻子灰的危險來跟我握手的。」

王洛奇道：「我現在是不是又碰上了一鼻子灰？」

古烈陽沉默了好一會，才說：「不，你的鼻子現在仍然乾凈得很。」他說着這句話的時候，已伸出了右手。

兩隻同樣粗壯闊大的手掌立刻握在一起，而且兩隻手都是同樣地溫暖。

× × ×

街道上很冷清，但友誼的力量却能使人發熱。

王洛奇已和古烈陽建立了友誼。

古烈陽對王洛奇道：「我尊敬朋友，但也同樣尊敬比我更强大的敵人。」

王洛奇道：「我從來不想與你爲敵，但命運之神却把我們安排在擂台上拚過你死我活！」

古烈陽道：「命運之神也同時安排妥當，讓那幾個油脂阿飛可以嚐試一下你的拳脚功夫！」

王洛奇道：「五年前我學會了兩招柔道功夫，想不到終於有機會大派用場。」

古烈陽道：「我也學過柔道，但學來學去總是學得不倫不類。」

王洛奇說道：「你還可以繼續努力去學。」

古烈陽道：「我已完了，再去學些甚麼也是白費功夫。」

王洛奇道：「誰說你會完了？」

古烈陽道：「秀秀不肯跟我私奔，我還能有甚麼希望？」

王洛奇道：「希望尚在人間，誰說你沒有希望了？」

古烈陽黯然道：「我們之間的事，你是不會明白的。」

王洛奇淡淡一笑：「但我偏偏都明白了，所以有一件事想請你帮忙帮忙。」

古烈陽嘆了口氣：「我還能帮得了別人事情嗎？」

「當然可以。」王洛奇慢慢的說：「而且這一件事你若不肯帮忙，我馬上就得跳樓自殺。」

古烈陽眉頭一皺：「是甚麼事情這樣嚴重？」

王洛奇把歐芳怡拉了過來說道：「她是歐小姐，也是我朝思夢想的蜜糖兒。」

古烈陽注視着他們兩人，忽然笑了笑：「我看得出，你們是很幸福的一對。」

王洛奇道：「本來是的，但現在我們之間却出現了問題。」

古烈陽道：「甚麼問題？」

王洛奇道：「她不肯嫁給我。」

古烈陽咳嗽一聲？「歐小姐爲甚麼不肯嫁給你？」

王洛奇道：「她說：『秀秀若不先嫁出去，我也不嫁。』」

古烈陽怔住：「是那一個秀秀？」

王洛奇眨了眨眼，說：「當然就是你的秀秀，甘秀秀。」

古烈陽陡地呆住：「秀秀和我之間的事，跟你們有甚麼關係？」

王洛奇道：「本來是沒有關係，但現在不同了，因爲她倆已成爲朋友。」

古烈陽皺眉道：「怎樣的朋友？」

王洛奇道：「當然是很好的那種。」

古烈陽道：「我還是不明白你們的意思？」

王洛奇又眨眨眼，說：「我們現在結婚之前，首先參加你們的婚禮。」

古烈陽苦笑着，說：「我們也只會有私奔，不會有婚禮。」

王洛奇皺了皺眉，古烈陽接着又嘆息着說：「但我們現在連私奔也不會有了，因爲秀秀不肯。」

王洛奇道：「你們的確不能私奔，不僅是爲了秀秀的母親還有你們的前途。」

古烈陽怔了怔，才道：「很感謝你的關心，我們的事我們自己會解決。」

王洛奇點點頭，道：「我知道你們一定可以解決這個困難，但我希望你們可以輕輕鬆鬆的就把問題解決。」說到這裏，把一張支票遞給古烈陽。

古烈陽臉色倏變：「是甚麼意思？」

王洛奇語聲平靜，慢慢地說：「這是拳賽的獎金，我知道，你比誰都更迫切渴望得到它。」

古烈陽看看這張支票，呼吸逐漸沉重起來，過了很久很久才說：「我不要。」

王洛奇臉色一沉，冷冷道：「你以爲我是在同情你，可憐你？你以爲這一筆錢我是白白送給你的？你放心好了，錢是借給你的，你以後有錢一定要還，我是絕對不會有甚麼損失的。」

古烈陽呆住。

「你爲甚麼要把這錢借給我？」

「爲甚麼？」王洛奇嘿嘿一笑：「爲什麼猴子喜歡吃香蕉？爲甚麼和尚要刮光腦袋？爲甚麼有人喜歡給女人鞭打？」

古烈陽道：「我不懂。」

王洛奇道：「你不懂，我也同樣不懂，但我現在最少很清楚一件事。」

古烈陽一怔：「甚麼事？」

王洛奇說：「我想結婚，而且早已有了老婆本，所以，這些獎金對我來說，暫時是一點用處也沒有的。」

古烈陽怔怔地望住他，良久才用力地點點頭，說道：「你的意思我明白，完全明白。」他終於接受了支票。

王洛奇很高興，又向古烈陽伸出了手。「爲我們的敵對和友誼再度握手！」他大笑着說。

古烈陽點了點頭，兩隻闊大的右手立刻又再緊緊地握在一起。

（全文完）

奇俠司馬洛故事

天地雙煞

馮嘉·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司馬洛順利地把玉蓮花偷到手，便帶着美莉離開，他們在公爵的協助下離開了葛提斯那間屋子……另一方面，天字煞星杜明妮正在酒店中等待司馬洛的消息，這時突然有一個中年英國紳士拿着槍衝進房中，杜明妮機智狡猾，出手制服了英國紳士，並把他綑綁起來，接着打電話要張萍設法把英國紳士帶出酒店的房間……司馬洛拖着疲乏的身子回到酒店，杜明妮巳坐在他的床上，司馬洛把玉蓮花交給她，杜明妮把玉蓮花放入銀行的保險箱中，這使司馬活很放心，接着他又得準備再去偷名單上的第九塊玉——玉龍……

盜取寶玉

杜明妮說：「玉龍的主人是一位彼得生上校，他是這軍營的主管軍官，也是一位玉石收藏家。這座屋子是他的宿舍。他所收藏的玉石都收藏在家鄉的祖屋中，祇有這玉龍他最喜歡，所以帶來上任。」

「如果我們偷掉了，他豈不是傷心得要死？」司馬洛問。

「我們不會讓他傷心很久的。」杜明妮說：「還有三天，蝎黨和波姆王約定交貨的期限就到了！」

「於是這之後，我又要去把玉偷偷放回原處？」司馬洛問：「這會更難的。」

「不，這件事我們自會去辦。」杜明妮說：「目前你祇担心偷出來的方面好了。剛才我說到那裏？」

手到拿來

「波倫姆王沒有這玉龍一定不肯和蝎黨交易的。」司馬洛說：「而交貨日期還有三天就到！」

「對了。」杜明妮說：「再說彼得生這宿舍吧。平常他是不喜歡出外的，但我查出他今晚十時會去赴一個宴會，大概在午夜就會回來的了。」

「你覺得今晚是最適宜下手的？」司馬洛問道。

杜明妮聳聳肩，說道：「至少他不在。如果他在家時不是更難了嗎？我們時間又不多，三天之內可能再找不到另一個機會了！」

司馬洛奇怪地看看杜明妮：「你說成就像是我們要偷來和波倫姆交易似的了。既然我們不可能拿到，蝎黨就也不可能拿到了，爲什麼一定要去拿呢？」

杜明妮有點不悅地微笑：「但你和我們的約定是把東西拿到手的。而且，我們也不能肯定蝎黨想不到辦法，是嗎？時間巳逼了，也許他們會用我們所不敢用的辦法呢！」

「十點到十二點。」司馬洛說道：「那麼，我們即使祇有不到兩個鐘頭的時間，彼得生上校用的是一條什麼型的保險箱鎖匙呢？」

「×三十二型。」杜明妮打手勢的說道。

「那不可能在兩個鏡頭之內打開。」司馬洛叫道。

「在不可能之中找出可能來。」杜明妮說：「這是你的專長！」

「你的語氣愈來愈像一個刻薄的老板。」司馬洛說。

「這位刻薄的老板會給你意想不到的花紅。」杜明妮說：「如果事情做得好的話。」

「我想把屋子週圍的環境看得清楚一些。」司馬洛說道：「可以想辦法讓我進去走走嗎？」

杜明搖頭：「即使你進得軍營裏，也沒有理由要走近彼得生的屋子的。但如果你到我的房間來，你也許可以看到。」

「你的房間？」司馬洛愕然。

杜明妮仰頭望望後面，露天餐廳的上面就是一座郊外酒店。她說：「我巳在這裏安排了一個房間，那裏面放着一副强力

望遠鏡，還有舒服的床！」

「你設想得眞周到。」司馬洛嘆一口氣說：「但我看我們首先要應用的還是那副望遠鏡！」

那房間所對的方向和樓下的露台一樣，祇是那副望遠鏡的威力却大得多。司馬洛坐在床邊，隔着露台的玻璃門向下望，彼得生那座屋子就像是祇有十幾二十呎之外。這時屋中巳經亮了燈，彼得生正在走動着，似乎正在準備赴宴去，雖然距離他要出門的時間還相當遠。

「彼得生是個不難看的男人。」司馬洛一面看一面批評，道：「很可惜他却是搜集玉器的。他實在可以搜集女人。」

「不嫌老一點嗎？」杜明妮坐在他背後，兩手輕揑他頸肩交界處的肌肉。

「男人不同女人。」司馬洛說：「老一點更好，因爲經驗豐富！」

杜明妮笑起來：「我聽說你也是一個經驗豐富的人，你搜集過多少女人呢？」

「很不少。」司馬洛說道：「不過有時我倒奇怪是我搜集女人抑或是女人收集我。」

「還有興趣再搜集一個嗎？」杜明妮問。

司馬洛微笑，眼睛仍沒有離開望遠鏡：「有的。但要在我有空的時候。」

如果司馬洛現在回過頭來，他一定會驚訝於杜明妮臉色之難看。她對他作了如此明顯的暗示，而他却仍然沒有反應，似乎今次的情形倒轉了過來，是他使她有點神魂顛倒了。杜明妮生氣而且恐懼，祇有當一個男人被她的魅力所迷時她才放心，否則她便什麼都沒有把握了。渴想得到她的肉體的男人，她熟知他們的反應，而且懂得去加以操縱。她必須使司馬洛對她感興趣，也許他是那種男人，和他上一次床他才能知道她的好處。她決定扮演一個爲情所困的角色。

她柔聲說：「司馬洛，是不是爲了那個叫美莉的女人？」司馬洛在報告中是提起過和美莉一同逃出之事的，不過對美莉的身份說得並不詳細，祇說她是一位舊相識而巳。

司馬洛心不在焉應道：「因爲美莉什麼？」

「因爲美莉而改變態度。」杜明妮委屈地說：「當我們最初見面時你似乎對我很感興趣，但是昨夜之後……」

「我看見了！」司馬洛興奮地說着，打斷了她的話。

「看見什麼？」杜明妮問。

「那保險箱。」司馬洛說着，沉吟起來：「兩個鐘頭之內無論如何打不開，除非用炸藥去炸。」

杜明妮的頭腦暫時又回到工作上了。她說：「爆炸聲一響，三分鐘之內就會有二百多名軍人包圍你，你逃不出去的。」

「這正是我所担心的。」司馬洛說。

「再飛進去一次行嗎？」杜明妮問。

司馬洛搖頭：「進去也許不會太難。我們現在欠缺的祇是時間。」他放下望遠鏡，看看天，巳差不多全黑了。他在床上倒下來，說道：「杜明妮，記得今早的按摩嗎？那是我有生以來最舒服的一次，使我完全鬆弛，差不多馬上就睡着了。」

「那又如何？」杜明妮問。

司馬洛把她的手拉到身上說道：「我祇是想再來一次，就當老板給職員的獎勵吧！」

杜明妮微笑：「你又想睡覺？」

「不。」司馬洛說：「我祇是要想一想。在鬆弛中，我的腦筋會靈活些。」

「好吧！」杜明妮答應着，雙手便開始在他身上動了。

她對按摩是眞有研究過的，她懂得怎樣按什麼部份能使人鬆弛，怎樣按什麼部份就會使人興奮，而現在，她所按的却不是鬆弛的部份。

司馬洛的血壓開始上升，而她覺得一陣暖流在體內奔馳，正急於尋覓一個溢出的缺口。

因此當杜明妮低下頭來輕咬他的耳朵，而那一陣清雅的香水氣味飄進鼻端時，他就不能毫無所覺了。他到底是一個人，而且他又是剛剛睡足了一覺而起床的。

於是他伸起一條有力的手臂攬住杜明妮的頸，而杜明妮也柔順地讓他按倒在床上。接着他們的咀唇便互相吸住了。

司馬洛一向奇怪女人們怎麼能在大冷天裏也穿得很少，但他並不反對，因爲這樣，他的手所遇到的障碍也少了。

杜明妮的呼吸開始變得急促，而且微微發抖起來。終於，她深吸一口氣，輕輕推開司馬洛，下了床，而動手脫下衣服。室內沒有光綫射進來了，所以司馬洛祇能看到她的輪廓。每脫下一層衣服，這輪廓的曲綫便玲瓏一點。最後，這輪廓巳到了最玲瓏的程度，而走近他。光給她的臉全遮去了，司馬洛覺得一張灼熱的臉和一具灼熱的肉體與他緊貼。

「摸我！」杜明妮柔聲說。

於是司馬洛的手便又接觸到她那乾而熱的肉體，而這一次手是用不着鑽進衣服的裏面了。

杜明妮好像一爐炭，而他的手就像一把扇子在煽着，於是火便愈來愈紅，終於把司馬洛包藏住。

司馬洛又一次覺得女人眞是難以猜測的動物，因爲杜明妮表面上雖然是個冷靜的女人，但當情慾達高峯時，她却高聲嘶叫，用拳頭打他，用手推他，以加速他的動作；在床上如此狂野的女人，他却是很少遇過的。

當一切都靜止下來時，司馬洛感到無比的鬆弛，而一陣慵倦襲上心頭，使他快要睡着了。他想點一根香烟也懶得坐起來。杜明妮却似乎馬上察知他的心事而起身，替他取了一根香烟，用打火機點上了。

這時天巳經全黑了，打火機的火光一亮，他可以看到她赤裸的上身，在柔和的火光之下凹凸份外分明，好像一張攝影雜誌上的裸女照片。接着火光便熄了，祇留下香烟的那點紅火。杜明妮把香烟放在司馬洛的咀唇間。

司馬洛噴了一口烟，說：「爲什麼你不開燈呢？」

「不！」杜明妮嬌羞地尖叫着，連忙下床，司馬洛聽見一陣悉索的聲音。他伸手去拉亮床頭燈，看見杜明妮巳經穿了三角褲和乳罩，而現在正在穿上裙子。燈光一亮，她連忙嘩叫一聲背轉身。

司馬洛笑起來：「你害羞得像一個新娘子，但你却顯然不是初次了！」

杜明妮沒有回答他這句話，祇是匆匆穿好了衣服，便走過來把燈拉熄了，再在床邊坐下來。她當然不是羞於向司馬洛出示她的裸體，祇是認爲對男人應該保持一種神秘感，才能盡量發揮迷惑的效果，因爲依她的經驗，男人並不滿足祇是得到，而且還要看到。而當他完全看到，而且看到熟了時，刺激性就會減少，而開始生厭了。杜明妮不想一個男人這麼快就對她生厭。

她的手又開始替司馬洛按摩，而溫婉地說：「我和那個美莉比較又如何呢？」

司馬洛聳聳肩：「女人就像一本字典裏面的字。

「每一個字都是用那些筆劃構成的，可是每一個字的意義都不同，寫法也不相同。」

「這算是恭維我了？」杜明妮說：「謝謝你。」

司馬洛再吸了一口香烟，便把它在床頭几上的烟灰盅裏捺熄了，說：「彼得生上校十點鐘要去赴一個宴會嗎？」

杜明妮點點頭：「他會在十點之前出門口的，而且這是首相的宴會，他一定不會失約的……對不起，我躭誤了你想辦法的時間！」

「不要緊。」司馬洛忽然坐起來：「我已經想到了辦法！現在我得趕着去找一位朋友。」他搖搖頭：「眞慚愧，我每一次都得找人帮忙的！」

「你的計劃是怎樣的？」杜明妮問。

司馬洛看看腕上那隻夜光錶，說：「時間已不早了，我來不及解釋，但你有一副望遠鏡，你可以看着的。」說完他站起來，匆匆穿上衣服。

「答應我……」杜明妮畏縮地說：「小心點好嗎？」

司馬洛笑起來，說：「如果要我小心，最好不叫我去。你願意那一樣？」

「我不跟你說！」杜明妮發嗔起來。

司馬洛笑着結領帶，又說：「你用不着担心，沒有把握的事，我是不會去做的。現在我祇還有一個問題，那就是，在我成功之後，我該回到這裏來找你呢，還是回到舊的酒店？」

「我在這裏等你，」杜明妮說：「記着，你既然已經領掉了花紅，就更應該做得好些了，司馬洛先生。」

「斤斤計較！」司馬洛說着，便出去了。

杜明妮打開了露台的門，冷空氣便撲面襲入，冷得咬人皮膚，使人不由自主地一陣發抖。她冒着冷走出露台上，憑欄向下望，看着司馬洛在許多層樓下面出了酒店的門口，跳上了一部的士走了，然後，她便走回房中，再拿起電話，打了一個號碼。

接電話的是張萍，杜明妮問：「你準備好了嗎？」

「準備好了！」張萍說道：「司馬洛呢？」

「他已經走了。」杜明妮說。

「你的意思是他已經想到辦法去把那條玉龍拿出來？」張萍難以置信地說：「這是不可能的！」

「但他已經走了。」杜明妮說。

「他的計劃是怎樣的？」張萍問。

「你用不着担心這問題。」杜明妮說道：「我祇是提醒你，別再去搗亂了。你祇是去做你自己的工作。你那方面有困難嗎？」

「沒有。」張萍說：「我這邊是輕而易舉的，不成問題。不過我總覺得你太偏袒外人了，天字！」

「是嗎？」杜明妮說：「那麼你想不想跟司馬洛對調工作呢？」

「不，心領了。」張萍說。

「所以，」杜明妮說：「我讓你去做比較容易的工作，並不是爲了偏袒外人。你也別傻氣了，名單上最後的兩件東西就是玉龍和你要去拿的玉蝴蝶，如果沒有什麼意外，我看今晚就會同時到手，那麼我們的計劃就可以完成了。」

「還差賈富仁那一塊呢？」張萍問。

「那一塊仍給警方拿着作證物。」杜明妮說：「我們是不可能拿到的。不過我相信能在交易時說服波倫姆王少要那一塊。到底那一塊是名單上最下品的，而女人也是他所喜愛的東西。」

「而你又是女人之中的上品。」張萍又羨妒地說：「但經過今晚之後，司馬洛又怎樣呢？」

「你以爲我會放他走嗎？」杜明妮問道。

「不。」張萍說：「我祇是想你把他交給我。偷東西的本領我不及他，因爲那不是我的老本行，但讓我跟司馬洛一對一吧，那麼我會讓他開開眼界。」

「你可以放心。」杜明妮說：「當我決定消滅他時，我一定會把他交給你。」

× × ×

天愈黑時，天氣也愈冷，杜明妮走進浴室洗了一個淋浴，赤着身子躺回床上，回味着剛才的滋味。正如過去每一個女人一樣，她對司馬洛的做愛手法十分欣賞，因此她也很可惜一切都會在明天夜晚之前結束。她倒是希望能繼續一段時間的，但她不是個傻瓜，她做事絕對不會感情用事。她知道冒充是很容易給戳穿的，她冒充了杜明妮兩天，已經是太久了。

在床上躺到十點正，她便起來，用望遠鏡向下望。彼得生上校的屋子已熄了燈，大概他已出門赴宴去了，但杜明妮却看不見有什麼異狀。司馬洛是用什麼辦法在兩小時之內，能夠潛進軍營中間，把一條玉龍從一座兩小時之內也打不開的保險箱中取出呢？

她放下望遠鏡在床上躺回了。她並不担心，司馬洛是一定有辦法的，他過去的成績，就是最好的證明了。

她却不知道，司馬洛此時是已經在進行着他的計劃了。杜明妮望遠鏡望的是屋子周圍，所以看不到什麼，但如果她把望遠鏡移上，沿着屋旁那崖壁望上去，她就會看到有兩人正在沿着繩子垂下去。

這兩個人都穿着黑色的夜行衣，遠看是一肥一瘦，瘦的一個就是司馬洛。但其實司馬洛並不算瘦，而那另一個人不算肥，祇不過這另一個人的身裁是特別壯碩，相形之下，就使司馬洛看來是又瘦又小了。

這個壯碩的人就是大力士山圖。他們用不着什麼人放繩把他們吊下來，原來山崖的崖頂現在已放着一座大鐵砧般的東西，頂上是兩隻滑輪，司馬洛和山圖的繩子都是打雙的，一頭縛在自己腋下，另一頭則繞過滑輪而回到他們的手中，他們都緊執繩子，而慢慢放繩，於是身體便慢慢地沿着崖壁垂下去。

那鐵砧本身已可抵他們二人的重量而有餘，但爲安全起見，還是有一條鐵鍊連着，繫住一部貨車的輪軸。這樣，無論司馬洛和山圖有多重，也不可能把鐵砧連同貨車都墜下去的。

貨車的車廂現在祇亮着一點紅光，那是一個人正在吸烟，而吸烟的就是山圖的未婚妻蒙妮妲。

蒙妮妲並不焦急，也懶得到崖邊看着，因爲夜這樣暗，她去看也不會看到什麼的。而且她知道司馬洛的計劃，因而充滿信心。司馬洛的計劃是沒有理由會失敗的。她還想把車窗扭上，關去那冷空氣以便坐得舒服一點的，可惜她却不能這樣做，因爲她還要提防着萬一會有人到這崖頂上來。

司馬洛和山圖慢慢地下降，他們一面是用脚撐着崖壁的巖石以減低重量的，所以下降得一點也不吃力。司馬洛忽然說：「很可惜要麻煩你，山圖，這本來是一架起重機貨車的工作，但倉猝之間找不到起重機。」

「我就是一架起重機。」山圖說：「而且這也不算麻煩我。事實上我還很感激你，因爲我很少有機會用到我的力氣。我是指眞正地用到。」

「那麼，這一次你機會來了。」司馬洛笑着說。

他們再下了一段，脚便接觸到草地。他們已經到了崖底了。在草地上站好回頭望，彼得生上校的屋子就不到一百碼之外。屋子周圍並沒有人看守。這裏是軍營的中央，誰能潛入來呢？

「來吧！」司馬洛向山圖招招手，他們便像一對幽靈似的向屋子掩近。

屋門是鎖着的，但那並不是很了不起的鎖，司馬洛輕易地就用一條百合匙打開了。這其實是用一條鐵綫也能挑開的鎖。

司馬洛回頭對山圖揚揚手中的百合匙：「這個你應該學，做這一行的人不能讓門窗擋路的。」

山圖聳聳肩：「不學也並沒有什麼分別的。我隨時可以把這門一拳打破。」

司馬洛早已把屋中的地形記熟，所以他們直接到達了彼得生上校放保險箱的那間，而在保險箱前面蹲下來。司馬洛從腰間拔出一隻筆型手電筒，向保險箱照射了一遍。

這是一隻老式的精鋼鑄成的保險箱，用的並不是號碼鎖，它是要用鎖匙開的，而且要用幾條匙。兩個鐘頭之內，沒有人能把那幾個匙孔鑽通。

司馬洛拍拍保險箱，熄了電筒，對山圖說：「現在要靠你了。幹得來嗎？」

山圖的聲音回答着，道：「看來是不難的。」

說着，山圖便彎下身拖着那沉重的保險箱，哼一聲站直，保險箱便給他抱起了。他好像拿着一件輕木製成的東西一般繞室走了一圈，走到房間的門口，哼一聲，又彎腰把保險箱在地上輕輕放下。

「並不如我料想中的那麼重。」他說道。

司馬洛也知道這個重量，山圖果然是可以應付裕餘的。凡是舉重物，重要的不是在舉起的一刹那間。如果放下時是匆匆丟下的，那就表示這人舉得很勉强，但如果能輕輕放下，那就表示他的氣力還可以應付更重的重量。

司馬洛說：「那麼我們別再浪費時間了。把它弄出去吧！」

「好吧。」山圖彎下身，抱住保險箱：「哼！」保險箱又給他抱起了。他踏着沉重的步子，一步一步走向房門口，走出去了。

司馬洛走到窗前，扭動腕錶，低聲說道：「你現在可以把繩子放下來了，蒙妮妲！」

這又是前次他和公爵聯絡時所用的錶型無綫電對講機，當然也是由公爵供給。

「知道！」蒙妮妲回答。

羅傑走出了房外，看見山圖已經下了樓，他也跟着下去，和山圖一起走到山崖脚之下。蒙妮妲果然已垂下了一條繩子，是他們垂下來的繩子以外的第三條繩子。這祇是一條幼幼的繩子，但却是用尼龍及鋼纖維所織成，所以韌度並非普通麻繩可以比擬。司馬洛拉住這條繩子，把它繞過山圖拿着保險箱，底面繞了幾匝，說道：

「放下來吧！」

山圖便把保險箱放下了。於是二人合力用那條尼龍鋼索把保險箱結結實實地縛好。

最後，司馬洛說道：「好了，我們走吧！」

於是他們便暫時棄下那隻保險箱，而拉着他們下來時用的繩子上升。下來時他們是放鬆繩子的，但現在他們是扯繩子的另一頭向懷裏拉進，於是繩子緩緩地上升了。

到了崖頂，蒙妮妲已經在等着。她高興地抱着山圖吻起來，司馬洛很滿意兩口子沒有鬧別扭，不然蒙妮妲就可能會來吻他，而山圖會把他丟下崖去了。

當山圖和蒙妮妲分開時，司馬洛正拉着那條另一頭在崖下縛着保險箱的尼龍鋼索，把它搭在其中一隻滑輪上，說：「要帮忙嗎？我們可以開車把它拖上來的！」司馬洛說。

「給我一個機會吧。」山圖說。

他走過來，拿好繩子，紥穩了馬步，哼一聲，便開始把繩子拉上來。保險箱的重量把那上過滑油的滑輪也壓得吱吱地響，而山圖兩臂的肌肉脹得好像立體地圖，司馬洛眞怕他的皮膚會隨時爆開，但蒙妮妲却十分有信心地微笑着，她對山圖的氣力是心裏有數的。

山圖氣也不喘地連續把繩子扯上來，終於，那黑黑一團的保險箱出現在崖邊，而給拖到貼近滑輪了。司馬洛過去拉着箱上縛的繩子，把它輕輕拉進，而山圖再放鬆了一點繩子，保險箱便安然落在崖邊的泥地上。

山圖放鬆了繩子，吁了一口氣。蒙妮

姐與奮地走過去看着保險箱，說道：「司馬洛，你知道嗎？公爵說過，如果有你在這裏和他拍檔，你們很快便可以大大發達了！」

「過獎。」司馬洛說：「可惜我做事通常總是喜歡一個人做的！」

「讓我們先把這件事做完吧！」山圖說着，又走過去把保險箱抱起來，拖着那條繩子走向貨車，貨車車尾巳有一塊木板斜斜地搭到地上。

山圖就踏着這塊木板上了貨車，而把保險箱放下了。接着，他再下車，和司馬洛及蒙妮妲合力將那座沉重得多的滑輪鐵砧也搬上了貨車，最後收起了所有的繩子，便開車走了。現在，他們有很多時間可以打開這隻在二小時之內打不開的保險箱了。

這時，酒店房中的杜明妮又從床上爬起來，舉起望遠鏡，隔着露台的玻璃門望向對面山谷中彼得生上校的屋子。她仍然看不到什麼，不禁皺起眉頭，司馬洛不會是騙她的吧？

她去穿好了衣服，再回到床邊，繼續用望遠鏡去望，一直沒有看到什麼，那間烏燈黑火的屋子周圍什麼動靜也沒有，她料不到司馬洛這麼快巳經得手離開了。

× × ×

在這個時候，張萍才穿好了衣服，準備離開那座祇有他一個人居住的荒僻住宅。臨出門之前他又打開了地下室的門，開了電燈走進去。縛過眞正杜明妮的那張床現在巳經改爲縛着史勿夫，而史勿夫的身上滿佈用烟蒂灼成的傷痕。一見張萍進來，史勿夫的眼睛便恐怖到圓睜。因爲，張萍用烟蒂灼他並不是爲了問他什麼，祇是爲了玩玩，自從把他捉來這裏之後，張萍便一整天都在用烟蒂灼他，聽他尖叫而在旁邊怪笑，直至暈倒爲止，而當他醒來之時，張萍又來了。那眞正杜明妮的屍體就放在床底，來時史勿夫看過一眼，但被鎖在床上之後，他就無法再看見了，祇知她是在床底。這裏簡直是地獄，而張萍就是閻王。

史勿夫恐怖地看着張萍，但張萍沒有過來，而且手中也沒有拿着一根點上了火的香烟。他祇是對史勿夫微笑：「我有事，要出去一個晚上，你好好休息吧，因爲我回來時，我又要再來陪你！」

接着張萍便熄了燈，出去了，地下室的門砰然關上。史勿夫又開始掙扎，但沒有用，那手銬是簇新的，給他一年時間也沒有可能把它掙斷。

在屋外，張萍上了車子，開走了，直向一個十分高貴的住宅區駛去。那裏是郊外一座山崗上，每座屋子都相隔很遠，因爲這裏都是大富豪們寓公之所，他們祇要清靜，多買些地皮並不吝嗇。

張萍把車子停在一座住宅的前面。這是一座設計十分新型的住宅，祇有一層，而周圍是一大片修整得很平坦的草坪，大到可以容得下一座足球場，這草坪是私人地皮，屋主買下來不過是爲了能使他的屋子與別的屋子隔得遠些。而張萍下了車，就踏着草坪中央那條小路向屋子走去。

屋子大門的右面是用大理石砌成的一片牆壁，左面則是全爿玻璃的牆，玻璃牆內下着杏色的簾子，而簾內透着柔和的燈光，似乎內面是一座大廳之類。玻璃牆外的草皮上，停着了一部火紅色的法拉利跑車。

張萍把右手插在袋裏，左手伸出去按門鈴。鈴聲是一陣美妙的音樂。

幾秒鐘之後，門便打開了，一個穿着羊毛晨褸皺的中年男人出現，皺眉看着張萍，這是一個粗壯的男人，頭髮是鋼藍色的，一臉暴戾的神氣。屋內是有暖氣設備的，門一開，張萍便覺得如沐春風，而相反的那人則覺得冷氣襲人了。

「你找誰？」那人問。

「我找你，波哥先生。」張萍說。

那人又打量了他一遍，輕蔑地冷笑：「我沒有空，滾吧！」

「如果我不滾呢？」張萍冷冷地說。

波哥詫異地打量了張萍一遍：「你知道我是誰嗎？」

「我知道。」張萍說：「你是巴黎碼頭工人的工會領袖，那則是說你是個大流氓，用工人的血汗自肥！」

波哥臉上的肌肉顫了一顫道：「我最後一次警告你，小子，今天我心情好，不想殺人，但如果你還不滾，我就要改變主意了！」

「也許你不想動手是因爲你的兩名保鑣剛好不在，是嗎？」張萍冷靜地問。

波哥又發怔了。他的確把他的兩名保鑣放了假，因爲他正帶了一個年輕美麗的女人回家一起在喝香檳，有兩個打手在場未免礙事一點，而且反正他自己也不是一個軟弱的人，他就是憑着一雙拳頭在碼頭工人羣中打出天下來的。他能照顧自己，但張萍怎麼知道呢？

波哥沉聲問：「你究竟想怎樣？」

「我知道你最近得到了一塊玉，一塊很名貴的玉。」張萍說道：「這是一位船公司老板送你的，作爲你不去攪罷工的報酬。」

波哥猙笑：「你想看看嗎？」

「不。」張萍說：「我要把它拿走，而且我要殺死你！」

波哥一震，而張萍插在袋裏的手抽出來了，手上又是拿着一把那種他慣用的刀子。波哥果然是一個會照顧自己的人，刀子一出現，他便向後一跳，同時一手把門推上。

但張萍是一個精於舞蹈的人，波哥快，他更快，他的脚尖輕輕一用力，身子便縱進了門裏，而門在他進去了之後，才關上。

波哥張開兩臂戒備着，一步一步退後，而張萍那把刀遞在前面，微笑着一步一步向他逼近。波哥沒有再說話了，他知道張萍不會是開玩笑的，而且刀子旣然出來了，他就勸他罷手也是徒然的。

退到了那寬大的廳中，波哥便停住了。張萍可以看到這就是那張着杏色簾子的客廳，而廳中的白色長沙發上一個金髮女郎正圓睜雙眼看着他們。而這時波哥停下來了，因爲廳子的中央有頗多的空位可讓他週旋。

張萍一揮手中的刀子，波哥便一手向上擋去，但張萍巳縮回了刀子。波哥果然不是一個容易殺死的人。

兩個人在廳子中央相對轉着圈子，脚步踏在那厚厚的地毡上是一點聲音也沒有的。

張萍揮了幾次刀子，波哥都巧妙地閃過了。最後，張萍忽然向他的腹部刺出一刀，波哥又向後跳退，便倒進了一張單人沙發中，手向沙發上那件上裝的下體一摸，便摸出了一把手槍。

而張萍的手便揮動了。刀子在波哥能扳動槍機之前便巳刺進了他的前額正中。波哥兩眼翻白，軟軟地倒回沙發中。

那女人這時便尖叫起來了。張萍一躍而前，執住她的頂上那束金色的頭髮，伸起一隻手掌要劈下去。那女郎立即停止了叫喊，而圓睜着那雙大大的眼睛。

張萍兇狠的臉容忽然化成一個微笑，他把臉貼近那女郎的臉，嗅到一陣醉人的香水氣味，她身上穿的是一件有等於無的透明尼龍質睡袍。

那女郎祇是恐懼地看着張萍，張萍那隻掌便轉成一隻爪，執住那件睡袍的胸前，輕輕一用力，便把那睡袍扯離了她的身上。

奶色的胴體便毫無保留地呈現在眼前。張萍伸出一隻貪婪的手，抓向她上身最誘人的地方去。他的手指一合上，那女郎便又尖聲叫起來了，這一次叫個不停！

「閉嘴！」張萍低聲喝令。

那女人還是叫個不停，而且伸起手用她那尖利的指甲要去抓張萍的臉。指甲的尖端在張萍的臉頰上劃了半條淺淺的血痕。張萍的臉容忽然沉下來了，手掌暴戾地一揮，擊中這女人的鼻樑。「咯」一聲生命便離她而去，她再也不能支持自己的身體，而祇靠張萍執着她的頭髮提着她而巳。張萍再把那具動人的奶色肉體看了一眼，嘆口氣，便放了那把金黃色的頭髮，而讓那女人跌回沙發上。他本來有時間跟她玩得很好的，他也許還不會殺她，但她使人失望了。

張萍看也沒有再看波哥的屍體一眼，便跨過了他伸出的雙脚，而向屋內走進去。屋子的中部是一間設備十分現代化而氣氛優美的睡房，正亮着柔和的燈光，那張大圓床上整齊地舖着被褥。但張萍感與趣的祇是床頭牆壁上那幅掛畫。那是一幅寫實派的裸女畫，不知是那一位畫家用生動的筆把一位剛剛發育成熟的少女胴體描繪得呼之欲出了。張萍把這裸女畫推開，便可以看到畫下的牆壁上原來裝着一隻小型入牆的保險箱。張萍掏出工具，便動手把這保險箱打開。

× × ×

這時，在酒店房間裏的杜明妮又拿起了望遠鏡，向對面谷底彼得生上校的那座住宅望去。現在她可以看到動靜了，而且是很有趣的動靜。現在屋中正大亮着燈光，顯然彼得生上校是巳經回家了。他忙亂地在屋中跑來跑去，有許多兵士也在屋中及屋子的周圍跑來跑去，而且還有人搬來了一盞射燈向屋子周圍照射。杜明妮不禁失笑，因爲她也看得出他們是在爲着什麼而忙亂——房間角落裏放着的那隻保險箱巳經不在了。

× × ×

在張萍那座荒僻的住宅的地下室中，史勿夫仍在拚命地掙扎，掙扎得手腕也在出血了。但那手銬還沒有斷，而且完全沒有要斷的趨勢。史勿夫又一次力盡，而不得不軟弱地停了手。這時他忽然就記起了，在他掙扎的時候，他似乎還聽到另一種聲音的。那是一種什麼聲音？他皺着眉再動了一下手：「咯！」手銬並沒有鬆，但手銬繞着的床柱却巳經鬆了。那是一張相當古老的鐵床，結構巳不大穩固，因此經過史勿夫的一番掙扎，手銬便把床頭的那根管狀的柱子拉鬆了。也許他可以把整張床拆開，史勿夫的心與奮地一陣大跳，而小心地把手伸出床頭的欄外，伸到床下去，而摸摸那條柱子的底部。幾顆螺絲把柱子旋在床上去，如果除了它們，柱子便可脫下來，他便可以自由了。雖然手銬仍是未能脫下，但至少他不會再給牽制在床邊沿。

史勿夫更不遲疑，便馬上動手去旋那幾顆螺絲的螺絲母。用肉手去旋螺絲母巳經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更何況那螺絲母是巳經長了銹的？但是，當你是爲了自己的性命而努力時，你就會覺得世界上是並沒有什麼難事的了。

也不知道過了多久，史勿夫覺得五隻手指巳幾乎完全失去了知覺的時候，螺絲便給旋下來了。他把手縮回，執住鐵柱一拔，便把它拔出了，於是他的雙手便不再是給牽連在床頭，他可以坐起來了。他與奮地把那柱子甩開，柱子掉在地上，發出「轟」的一聲。現在，他祇要把脚部的手銬也鬆掉！而這看來也不難的，床頭和床尾的構造大概不會有很大分別，而且現在，他的上身又是自由的。

史勿夫滾到床尾，而伸手到床底下去摸摸。那構造果然也是一樣的，祇要把那根床柱拔出來，就可以放開被困住的雙脚。這一次，由於雙手有了較大程度的自由，他便不必再用手背去旋那螺絲了。他身上的一切證件都巳被繳去，但那些無關重要的東西，如梳子，指甲鉗等則仍留在身上。他就選擇了那隻指甲鉗作爲輔助的工具，於是這一次，螺絲就更容易旋下來了。他拔出了那條鐵柱，也把它轟一聲扔在地上了，於是雙脚便可以放下床，雖然仍然是給手銬銬在一起。

這之後事情便更易辦了，他的鎖匙之中是有一條百合匙在內的，這條百合匙很輕易就替他開了脚上的手鐐。於是他雙脚自由，可以恢復走動了。

手上的鎖比較難開，因爲他得把手拗曲着才能就到手銬的匙孔的。但他並沒有留在這裏浪費這段時間。旣然能够跑動，他就應該先離開此地了。他也沒有浪費時間去再看一眼眞杜明妮的屍體，便走到那度地下室門的前面，用百合匙開了門而閃出去。屋中的黑暗使他相信張萍所說的是眞話，他果然不在家以及暫時是不會回來的。

於是史勿夫放輕脚步狂奔着出了屋外，出了園中，忍受着那刺骨的寒風而衝入了外面那濃密的草叢中，才倒下來，喘着氣。氣一喘過了，他先再取出那條百合匙來，動手打開他手上的手銬。這即使對於一個飽受訓練的人員如史勿夫也不是一件容易做的工作，因此史勿夫也差不多花了

一個小時才成功了。

雙手重獲自由，他放心地嘆了一口氣。而就在此時，他才有空去感覺身上的痛楚，和那寒冷，和那疲勞，他極力要提起着精神和睜着眼睛，但結果他還是暈過去了，就暈在這離開張萍的屋子不遠的草叢中。他不知道在多久之後才醒來，但醒時天還是黑的。他連忙鼓盡氣力向前跑，跑向有燈光的地方，找到了公路，而僥倖截住了一部過往的車子。

再過了一小時，他便到達了警局。他身上並沒有任何證件，可以證明他是做情報工作的，而警方又不相信他的話，不肯貿然去吵醒一些認得他的高級政府官員。

於是他祇得帶領大隊警探去張萍的屋子用地下室中眞的杜明妮的屍體作證明。於是警方相信了他的話，便不動聲色地埋伏在屋中各處及屋外的附近，等候張萍回來。

但是張萍却不會回來了。因爲剛在史勿夫帶警察回來之前他已回過來，而當他發現史勿夫已不見了時，他便不再遲疑，收拾了他那簡單的行李，匆匆離開了這房子。

他在市區一家酒店住下，而打電話給杜明妮。杜明妮仍然沒有睡。張萍說：「拿到手了。」

「那很好。」杜明妮說：「這樣我們還趕得上期限，你殺了多少人？」

「一男一女。」張萍說。

「這數目在你算少。」杜明妮說道：「東西明天一早也放進銀行的保險箱裏去吧！」

「司馬洛方面又怎樣？」張萍問。

「他也得手了。」杜明妮說：「雖然我還未見着他，但我相信他這方面是大可不必担心的。」

「這一次他又是怎麼弄的呢？」張萍問：「這是一件不可能的事！」

「我也不知道。」杜明妮說：「總之，我午夜時用望遠鏡察看，那座保險箱已不在，這顯然是給他整座扒掉了！」

「聰明狗！」張萍罵道，接着又說：「但有一點很不妙的，史勿夫逃走了。」

「什麼時候逃走了？」杜明妮詫異地問。

「我出去之前把他鎖在地下室的鐵床上。」張萍說：「但他把鐵床推開而逃走了！」

「我還以爲你已經殺了他。」杜明妮說。

「我沒有殺他！」張萍有點心虛地說：「我是打算把他留着玩玩的……」

「現在你的遊戲玩大了。」杜明妮說：「不必殺的人你去殺，最應該殺的一個你却不去殺他！這是一個很大的錯誤。」她心裏還加上說：「這是一個無可饒恕的錯誤！」

不過她並沒有說出口，而祇是在心裏決定，她非把張萍消滅不可了，而這一次是名正言順的。

「重要的是警察們大槪已經到了我的屋子。」張萍說：「很可能還會到你的酒店來找你的。」

「幸而我已經換了酒店。」杜明妮說：「他們不會找到我的。」頓一頓：「但在早上早報出版了之後，大家都會知道了，包括司馬洛在內。也許報上不會說明這是怎麼回事，但發現眞正杜明妮死屍的消息，史勿夫死裏逃生的消息，一定會刋出來，司馬洛會疑心的。」

「如果他疑心。」張萍說：「他就不會把那玉龍帶回來了。」

「如果他在發報紙售之前回來，他就不會疑心的。」杜明妮說：「那麼我可以完成最後一步工作，把他殺掉了！」

「但你答應把他交給我的。」張萍說道。

「你放心好了。」杜明妮說：「我自有安排的。但我們得等他回來才行，如果他不回來，那就什麼都完了。」

「名單上的十件缺了兩件。」張萍說：「你看這宗交易能不能成功？」

「希望很渺茫。」杜明妮說：「但必要時也祇好試一試了。」

「但如果司馬洛回來的話。」張萍說：「你要記着把他留給我。」

「好吧，你等着我的電話。」杜明妮說：「你現在在那裏？」

張萍把他所住的酒店的名字及電話號碼告訴了她。

杜明妮放下電話，想了一想，便又拿起電話，打到樓下櫃面去，說：「請你給我拿一張市郊地圖好嗎？」

三分鐘之後，地圖拿了上來，而杜明妮把它的桌上打開，尖尖的手指在地圖上搜羅着，指尖終於停在海岸一個山點上。那是一座小島，她並沒有記錯。幾年以前她來這裏玩過，她記得這島上荒蕪無人，祇有些樹林和一座荒廢了的燈塔。她一直覺得這是一個謀殺的最好地方。

她拿起桌上一支紅鉛筆，在地圖上那座小島畫了一個交叉，便丟下了筆，而站起身來，從衣櫃拿出一些厚厚的衣，而動手脫下身上的那些。

如果司馬洛回來，她便要帶他到島上旅行一次，那是需要穿着禦寒的衣服的了，這樣的天氣，海面上特別冷。

當身上的衣服都脫去了時，她又站到鏡前，欣賞着自己，這是她的老習慣了，她的美麗就是她的最犀利武器，也許如果張萍有着這樣一件武器，他也可以成爲天字煞星了。

她在鏡前轉了兩轉，忽然從鏡中注意到房門開了，而司馬洛走進來，杜明妮一陣放心，一股像喝下了醇酒般的感覺直冲上頭，心想：司馬洛終於回來了，那麼她的計劃仍然可以順利進行，她是那麼放心，她已忘記了她迷惑男人的秘訣，不要讓他看見身體。

司馬洛關上門，吃吃笑起來：「舉行室內天體運動嗎？」

「噢。」杜明妮說着想動手遮蔽身體，可是想一想又覺得沒有所謂了，反正司馬洛已不會有命和她相處多久，於是她把一條腿擱在梳粧椅上，動手穿上一隻絲襪，通過梳粧鏡子，司馬洛可以看到她的正面。他怔怔地看着。杜明妮穿好了一隻絲襪，又擱起另一條腿來準備穿上另一隻，一面問：「我看見整座保險箱已經由你拿走了，東西弄到手了沒有？」

（未完・八）

中篇連載故事

金童・文

可飛・圖

飛仙劍俠奇緣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李金貴和羅小鶴、無相神尼、丁中齊來到村子裏，只見進村路邊搭了一座涼棚，賣着酒、茶，而涼棚內的伙計全是陌生人，李金貴心中懷疑這些是修羅門的人，可能會對白家不利，更担心自己父母安危，急忙帶她們來到自己家門口，敲門後，裏面走出一個壯漢，自認是李金貴的堂兄李金寶，李金貴看出不對，忽然抱住母親急急躍開，而丁中齊已一手抓住他，並點了昏穴……原來那是修羅門的人，李金貴的爹由丁中齊解了穴道，而無相神尼則由李金貴帶着，走向菜園，半路藍雲突施暗襲，幸得無相神尼出手相助，李金貴才能免去一場災難……

天魔索奸細　神尼結善緣

藍雲雙手緊緊的握着豬圈，嘴角有一縷血水緩緩流下，他的雙眼凝望着無相神尼，裏面包含驚駭、畏懼的神色，面上却是一種不敢置信的神情。

他嘶聲問道：「妳……妳到底是什麼人？」

那幢自無相神尼身上昇起的碧綠光圈霍然縮小，旋又歛去，接着她左手一伸，手裏散放着縷縷的瑩白光芒，照亮了這個小小的豬圈。

李金貴還以爲無相神尼在玩什麼戲法，凝目望去，只見她的手裏托着顆鴿卵大的明珠，那縷縷瑩潔的光芒便是自明珠上發出。

無相神尼低低宣了聲佛號，道：「貧尼無相，若非施主劇下毒手，施出金蠶蠱，也不會受到如此重的傷害……」

那條金蠶蠱乃是藍雲所煉的本命神蠱，在玄妙觀裏死了一條，如今僅剩的一條又死了，若是換了別人，只怕當場便會斃命。

好在他身受五毒敎主藍蝴蝶的秘傳，能藉法術切斷與金蠶蠱的性命相連之「結」，沒有在無相神尼出手殺死金蠶蠱的同時，遭致同樣的命運。

雖是如此，他的心血已受到波動，內腑遭致極大的傷害，若不能找到機會，進行繼續七七四十九天的修煉，只怕他煉蠱的本事，就會從此失去……

他楞楞地望着無相神尼手裏的那顆明珠，腦海裏電光似的連轉數遍，却發現自己的確從沒聽過無相神尼這麼個人。

他深呼口氣，想要抑下翻騰的氣血，却因爲空氣中的臭味太重，忍不住嗆了起來。

他連咳數聲，又吐出一口鮮血，問道：「妳……妳到底是誰？妳又不是阿貴的什麼人？」

李金貴忍不住道：「藍雲，老師太已經告訴過你，她便是無相神尼，她是我師父的朋友……」

藍雲瞪着李金貴，問道：「你師父是

誰？」

李金貴道：「極樂眞人！」

藍雲如遇雷殛，全身一震，顫聲道：「極……樂眞人？」

李金貴傲然道：「不錯！」

藍雲臉上的肌肉痛苦的抽動了一下，道：「我……好恨！」

話剛說完，一口鮮血噴了出來，已軟癱在地。

李金貴急忙道：「喂！白銀鳳和金奶奶呢？」

無相神尼袖角微動，已攔住了李金貴，道：「阿貴，你別過去。」

她將右手的淨瓶交給李金貴，道：「你替貧尼拿着這個，待貧尼去看看。」

李金貴應了一聲，接過了遞來的淨瓶捧着。

無相神尼走了過去，伸手略一探查，然後五指連揮，點了藍雲身上幾個穴道，然後提起藍雲走了回來，道：「阿貴，我們還是到菜園子去看看。」

李金貴望了藍雲一下，道：「老師太，他已經死了？」

無相神尼道：「沒有，只是他本命神蟲已毀，內腑受傷極重，不過貧尼已封住他的要穴，使他的傷勢不致惡化！」

她輕嘆口氣，道：「唉！這也是個可憐的痴人，痴於名，痴於情……」

李金貴突地想起一件事，忙道：「老師太，這藍雲一身毒功，妳老人家得小心點！」

無相神尼搖手道：「經過貧尼聖光一照，一切鉅毒即已滌除，阿貴，你不用害怕。」

她隨着李金貴出了後門，踏進菜園，禁不住深深的呼了口氣，將肺中的濁氣吐了出去。

李金貴在這個時候，才又覺得這枯瘦的老尼，並非是神，而是一個實實在在的人。

但他一想起方才那一幕，便禁不住問道：「老師太，妳方才用來對付藍雲施放金蠶蠱的那道碧光，是不是法術？」

無相神尼微笑道：「貧尼那會什麼法術，這只是身上所帶的一件器物，自生效應而已。」

李金貴還待再問下去，只聽無相神尼道：「阿貴，法不可恃，唯心唯上，你今後如果亟亟於追尋有形之法，而不着重無形的心性之修煉，便是捨本逐末了。」

李金貴心頭一凜，儘自思忖着無相神尼的話，還沒想明白之際，便已來到一間木板小屋之前。

他腳下一頓，回頭道：「老師太，妳在這兒等着，待弟子下去找找。」

無相神尼頷首道：「你將淨瓶還給貧尼，也方便些。」

李金貴將那隻尺高的淨瓶交還給無相神尼，心中暗暗直在嘀咕，忖道：「藍雲既然跟白家有仇，如今他已離開白二姑娘的掌握，只怕金奶奶和白二姑娘遭到了不測……」

他推開那間小屋的木門，只見裏面放着犂、鋤、簸箕等農具，就跟以前一樣，沒有一點相異。

他的臉上泛起了微笑，走了進　，掀開地窖的覆板，濃郁的菜香味沖上鼻來。

這股菜香給予他極多的回憶，因爲他在小的時候，每當逃學，或者與隣人小孩打架，就躲在這個地窖裏，有時甚至一兩天都不出來。

俯望底下舖着的那些白菜，他眞想跳進去睡在上面，就跟小時候一樣。

然而那畢竟是童年時的舊夢而已，李金貴在刹那之間便想到自己此來是找尋白銀鳳和金瓊華。

他站在地窖口呼喚了兩聲，不見回答，連忙下到地窖裏面，搜索了一番，依然不見白銀鳳和金瓊華的蹤影，只找到那個用蘿蔔、白菜砌堆出來的窟窿，裏面尚有餘着沒吃完的乾糧，和一枝短劍。

李金貴抓着短劍，急急出了地窖，連蓋板都來不及掩好，奔到無相神尼之前，說道：「老師太，不好了，白二姑娘不見了。」

無相神尼面上沒有一絲表情，哦了聲，便閤上了眼睛。

李金貴望着蜷伏在無相神尼脚邊的藍雲，道：「老師太，她們兩個一定是給藍雲害了……」

他霍地想起了白玉鳳以前跟他說過的那些江湖軼聞，忍不住道：「說不定藍雲用了『化屍丹』，把她們的屍體也給化成一灘黃水了……」

無相神尼睜開雙眼，閃出兩道熠熠的光芒，沉聲道：「阿貴，不可妄言。」

李金貴嚥了一口口水，趕緊住口。

無相神尼臉色沉肅，隨即道：「她們此刻被藏在棺木裏！阿貴，你家可停有空棺？」

李金貴驚訝地點了點頭，道：「老師太，你怎麼知道的？」

無相神尼道：「阿貴，你不必多問，逕自帶貧尼前去便行了。」

李金貴暗忖道：「這準是老師太運出『天眼通』來，所以才曉得她們被藍雲藏在壽材裏。」

他不敢多言，跑步奔回屋去。

在他跟白玉鳳交往的那段時間裏，他到過白家大院兩次，除了白玉鳳領他見過一次大姊白金鳳之外，他在白家大院中，什麼人都沒見過。

當時，他只是聽白玉鳳的叮囑，說是白家大院中有某些地方不能去，而暗自猜測其中可能有誰居住，事實上他是誰也沒見過。

或許是「愛屋及烏」的道理，李金貴對於那從未見過的白銀鳳，此刻有種極爲渴望見到的心理。

他奔進那間堆放壽材的空屋，只見兩口漆得發亮的棺木仍然架在那兒。

李金貴掀開虛掩的棺蓋，發現裏面躺着一個白髮蒼蒼的老婦，果然便是在玄妙觀秘室假扮他奶奶的金瓊華。

他在那一次匆匆見到金瓊華之後，很快地便被太虛道長發現她的眞正身份。而金瓊華爲了要救他離開，受到藍雲和太虛等人的圍攻……

李金貴趕忙伸手在她的鼻際一探，發現金瓊華鼻息如常，這才定下心來。

他咬了咬下唇，走到另一具棺木之前，雙手扳起棺蓋，掀了開來。

這回映進他眼中的，是一個清秀美麗的少女，長髮如雲擁在頰邊，雙手交合放置胸前，一身墨綠色的勁裝，襯得她的雙手更是如玉瑩潔。

如果此刻趙恨地在此，一定會驚呼出聲，因爲這個躺在棺中的少女，正是修羅門中八劍主楊苓。

趙恨地也就是爲了愛慕楊苓，而不願隨舅父天昊道長離開修羅門，他絕不會想到楊苓乃是白家派出來潛伏在修羅門的奸細……

修羅門下的十名劍主，李金貴見過好幾位了，可是却沒見過楊苓，是以陡然見到白銀鳳躺在空棺中，也沒有什麼驚奇之色。

他微微一怔，發現白銀鳳臉色如同熟睡的人一般，唯獨眉尖之處似乎有一絲紅綫。

他目光一閃，只見無相神尼已不知何時站在自己身邊。

無相神尼道：「她們都是中毒在先，然後又被下了蠱，是以昏迷不醒。」

李金貴問道：「老師太，她們沒有性命之憂吧？」

無相神尼道：「藍雲所蓄之本命神蠱已被貧尼破去，他已不能用心靈控制銀鳳身上之蠱，貧尼可用三昧眞火加以煉化，可保無碍……」

李金貴問道：「老師太，她們身上還被下了毒，是不是要把藍雲弄醒，逼他解毒？」

無相師太微笑道：「貧尼的白龍珠能解百毒，用不着藍雲。阿貴，你去看看令尊是否已經好了，貧尼隨後就來。」

李金貴心裏明白無相師太要白銀鳳和金瓊華兩人解毒除蠱，自己一個男人在旁，的確有許多不便之處。

是以他連忙答應一聲，走出那間停棺的空屋，回到前面堂屋。

他還沒走進堂屋，遠遠便聽到丁中齊那宏亮的嗓門叫道：「我丁某人說的話，一句便是一句，絕不多囉嗦，你回去告訴金浩，你們跟白氏家族的事，我們絕不涉入，但是李金貴如今乃是我的小師弟，他本人以全家的安全，我們清虛一門都要顧及，如果你們修羅門侵犯到他，丁某第一個就不答應。」

李金貴靠近牆邊望去，只見一個清癯的中年文士，坐在一架有輪子的木椅之中，另外兩個年青劍士則凝肅地站在椅後。

× × ×

那個中年人似乎面有怒色，却又强自忍了下來。他用手中的扇子微微搧動了一下，道：「堅石此次投命來此，目的並非對付李金貴，而是追緝本門叛逆楊苓，丁大俠又何必從中作梗？」

李金貴這時才想起那坐在輪椅中的中年人，便是早上入村時，所見到的那個坐在涼棚裏算賬的掌櫃，沒料到僅換了件衣服，無論氣度容貌上便有如此大的變化。

丁中齊朗笑一聲道：「丁某與貴門既無仇恨，又何必作梗？不錯，你要找的那些人此刻都在屋裏，不過却沒有楊苓其人，只有一個白家的二姑娘，白銀鳳白姑娘，另外一位則是昔年的金花女俠……」

神機天魔孫堅石道：「丁大俠，本門的八弟子楊苓，的確是背叛本門，並救出金瓊華金女俠，站在江湖道義上，閣下也應該……」

丁中齊道：「老夫不是江湖人，也不懂得什麼是江湖道義，但是老夫此刻既然在此，就容不得你們如此囂張，干擾良民、迫害百姓……」

他怒目一瞪，道：「你們有什麼手段，都衝着我丁某人來好了。」

神機天魔孫堅石臉色微微一變，還沒說話，那站在他身後的六劍主蔡文彬已右手按劍，踏前一步。

孫堅石大扇一拂，回頭叱喝道：「退下！」

蔡文彬被叱，不敢吭聲。

孫堅石歉然道：「丁大俠，請恕堅石管束無方，以致……」

丁中齊朗笑道：「哈哈，孫大天魔，你不用跟老夫來這一套，就是金浩在此，老夫也是這麼說，這並非我丁某過份，而是你們所作所爲太過囂張了！」

孫堅石道：「丁大俠，如今您的意思是……」

丁中齊道：「不管你們要追捕誰，都不許留在村裏侵擾老百姓，老夫之意，是限定你們立刻退出此村，如果再有一人留下，就莫怪老夫手段毒辣了！」

孫堅石苦笑一下，道：「丁大俠，你這麼說，不是明要庇護本門的叛徒嗎？」

丁中齊哈哈大笑，道：「我笑你們這些有眼無珠的東西！那個你們所謂的叛徒，明明就是白家的銀鳳姑娘，你們却把她當作……」

孫堅石等人面色大變起來，忍不住截住丁中齊的話，問道：「丁大俠，此事當眞？」

丁中齊道：「這還有假的不成？」話聲稍頓，又續道：「白家的姑娘後台奇硬，豈是你們能動得了的？又何必我丁某插手？」

孫堅石道：「好，只要丁大俠不干預此事，老夫便放心了……」

丁中齊大笑道：「我的孫大天魔，你也太看重我丁中齊了，你以爲只要我不干預，你們便能將白銀鳳姑娘擒回去？老實告訴你，白二姑娘如今已是南海無相神尼之徒，天下誰敢動她？」

孫堅石如遇雷殛，全身大震，脫口道：「眞的？」

「當然是眞的！」

一聲清趣的話聲自屋內傳來，孫堅石等人循聲望去，只見一個灰眉緇衣的老比丘尼牽着楊苓走了出來。

在無相神尼的身旁，金花女俠金瓊華一手牽着李金貴，一手提着昏迷未醒的藍雲。

× × ×

孫堅石臉色大變，眞恨不得就此插翅飛出屋去。

無相神尼成名武林在一甲子之前，曾與東海無垢神僧被目爲武林二聖，近五十年來，江湖上已看不見她的蹤影。

孫堅石隨上代修羅門主進入中原時，像當時江湖上的一些絕代高手，如丐仙鄒武、棋仙抱雲子等人都已歸隱，各大門派也都沒有什麼出類拔萃的高手。

是以修羅門很快便能立足江湖，直至進犯白氏家族時，才遭到重大的傷害，匿跡地下宮闕。

可是孫堅石在師門之時，曾多次見過有關於當時武林奇人的畫像，那無相神尼自然也在其中，因此他在乍見無相神尼時，卅餘年前留在腦海中的印象，又活鮮鮮的跳了出來。

他清晰地記得師父當時曾說過：「這畫像裏的每一個人，都是武林中的奇人，超類拔萃，一身所學，不可思議，絕非本門所能力敵，就是請出神教中的一些祖師爺，恐怕也無法應付，今後你們若是遇到這些人，一定要儘力容忍……」

孫堅石深吸口氣，抑下洶湧的心潮，坐在輪椅上，抱拳道：「晚輩修羅門下孫堅石，拜見神尼老前輩，請恕晚輩行動不便，無法以大禮參拜……」

無相神尼道：「阿彌陀佛，孫施主不必多禮了，貧尼來得冒昧，還請見諒。」

孫堅石只見無相神尼面色清癯紅潤，就跟卅多年前，自己所見的那些繪畫中所畫的模樣完全相同，心知神尼已修至大神通。

他雖然看見楊苓就在神尼身邊，却是提都不敢提，拱手道：「老前輩太過多禮了，晚輩愧不敢當。」

無相神尼一進堂屋，李大娘立刻便要讓她坐在太師椅上，無相神尼微笑道：「老夫人請坐，貧尼跟孫施主交待幾句話，便要携小徒去見她雙親。」

李進財見到了李金貴，如獲至寶，却因爲屋裏人多，一時不敢出聲招喚，只用眼睛盯着他，眼眶中滿是淚水。

無相神尼轉首望着孫堅石道：「孫施主，貴門與白氏家族之間仇恨糾結，貧尼無法過問，但請你回去稟告貴門主，這孩子已經貧尼收爲徒兒。」

她望了身邊的白銀鳳一眼，又說道：「她是你們雙方爭鬥下的犧牲品，自幼便投命離家，潛入楊家，易姓改名，打入貴門……」

孫堅石聽到這裏，只覺心裏百味交集，不知是何感想。

站在他身後的兩位劍主，更是神色數變，望着白銀鳳，也不知有什麼想法。

白銀鳳默然垂着頭，似乎有些愧見孫堅石，以及跟她同門十年的師兄弟。

無相神尼繼續道：「這孩子既已打入貴門，成爲貴門的親信弟子，可以想見今後對於貴門跟白家的決戰之時，必定能發揮極大的破壞力，若非是她眼見金施主被貴門所擒，至今她也不會暴露身份……」

孫堅石望了金花女俠一眼，只見她獨眼中含着淚水，臉上的表情極爲複雜。

無相神尼道：「金施主乃是白家三位姑娘的奶娘，自她們幼時便親手加以撫育，所以白銀鳳一發現金施主被擒，可能即將遭致不測，是以不顧一切，寧可冒着身份暴露，甚而被殺的危險，將金施主救出來……」

金瓊華聽到這裏忍耐不住，顫聲道：「銀鳳，眞是苦了妳！」伸開雙臂將白銀鳳摟在懷裏。

無相神尼輕輕嘆了一口氣，才道：「這是銀鳳的仁厚之處，但也是她最大的痛苦。」

白銀鳳既被白家自幼送走，冒名頂替楊苓之名，而投入修羅門，便是將她作爲「死間」而用。

所謂「死間」便是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能夠暴露身份。

除非完成當初所交與他的使命，否則，暴露身份，便唯有一死。

白銀鳳在白氏家族與修羅門的長達廿年的爭鬥中，既然是承担着如此重大的使命。

那麼她便不能夠在雙方還沒分出勝負之際，還沒完全消滅對方之時，將她的本來身份暴露出來。

可是，當她見到金瓊華和藍雲一齊被擒回修羅門時，她却由於不忍見到金瓊華受刑，而冒着危險將之救出……

她這樣做，固然保全了金瓊華，事實上却將她身爲「死間」的身份暴露了。

這種純粹訴諸於情感上的衝動，恐怕也不會被當今白氏一門之主的白儀方所原諒。

甚而她將會被按照門規來處置，受到極爲嚴重的懲罰。

所以當無相神尼說出她的苦衷時，身爲當事人的金瓊華與白銀鳳感觸更深，而忍不住相擁流淚。

× × ×

孫堅石聽到此處，面色連變，眞不敢相信那平素極得師門寵愛的楊苓，竟然是白氏家族在十多年前，便已打入修羅門的一着棋。

這着棋太厲害了，有了楊苓，修羅門的一舉一動，白氏家族都清清楚楚、洞若燭火。

孫堅石忖道：「楊苓平素與恨地極爲要好，既然她是奸細，那麼趙恨地也很有可能被利用，否則她又如何將本門的消息傳出，交給白氏家族？」

他的臉肉抽搐了一下，心中繼續忖道：「難怪本門此次準備利用李金貴之舉，完全失敗，甚至差點便被他將修羅令帶走了……」

想到這裏，他禁不住全身冒起冷汗。

室內一陣靜默，除了白銀鳳輕輕的啜泣之聲外，誰都沒有說話。

無相神尼憐憫地望着白銀鳳那不停抽動的肩膀，和金瓊華雙淚垂落的模樣，搖了搖頭。

縱然她修爲深湛，禪心堅定，目睹這等人性中至性的行爲，也不禁爲之感動。

她轉過臉來，望着孫堅石道：「孫施主，此事說來，對貴門反倒是利多於弊，受到損失的，應是白氏家族無疑……」

孫堅石仔細一想，白銀鳳的暴露身份，的確對修羅門沒有害處，反而使白氏家族十多年前按下的一步絕棋失去了效用。

他忖道：「這個老尼姑萬萬不可得罪，就算是帝君在此，大概也只得忍下一口氣，委曲求全，何況目前最重要的是要趕回去，再仔細查查其他幾位劍主之中，是否還有奸細混雜在內，否則本門不向白氏家族發動則罷，一旦動手，便是毀亡的開始……」

他一念及此，趕忙抱拳道：「既是神尼前輩如此吩咐，晚輩不敢不從，就此別過。」

他稍稍一頓，道：「丁大俠，後會有期。」

丁中齊道：「孫大天魔，你回去告訴金浩，多行不義必自斃，當初既是錯在貴門，如果再不放棄報復白氏一門之舉，將來一定會遭到極爲淒慘的下場。」

孫堅石臉上肌肉抽動數下，抱拳道：「多謝丁大俠告誡，在下一定將尊言轉告帝君，再會。」

他一按機鈕，那輛輪椅緩緩轉過了大弧，出門而去。

隨在他身後的兩名劍主吭都沒吭一聲，緊繃着臉，隨在輪椅之後，走出了李家的大門。

李進財夫婦一生之中，何曾見過這等奇異的輪椅？他們幾乎都看呆了，對於丁中齊跟孫堅石所說的那些話，反倒沒有注意。

事實上，這些江湖上門派之間的爭鬥，跟他一個農人又有何干？他只是巧逢其會罷了。

丁中齊突然沉聲喝道：「等一等！」那兩名劍主脚步剛邁出門口，聞聲止步，轉過身來。

他們全都面現驚凜之色，手按劍柄，凝目注視着丁中齊。

丁中齊道：「這兒還有一個你們的同伴，不把他一齊帶走？」

蔡文彬默然走進屋來，俯身抱起躺在地上的「李金寶」，又默默的走出門去。

李進財這時才似乎如夢初醒，叫了一聲：「我的媽呀！」趕緊跳了起來，想要去把門門上。

可是他才走到門口，一想到屋裏還留着那麼多不認識的人，不由又猶疑了一下，回頭望着丁中齊。

丁中齊道：「李老伯不必害怕，那些人就是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再回到這兒來鬧事……」

按照年齡來說，李進財也大不了他幾歲，若以身份地位來說，丁中齊成名近卅年，被目爲武林中硬功第一的高手，就算是到了少林寺，連掌門人都要降階相迎。

而李進財只是一個小小的佃農而已，在這個村子裏，人人認識，出了村，誰都不認識他。

可是由於李金貴此刻已被極樂眞人收爲弟子，是丁中齊的小師弟，因而使得丁中齊無形中就小了一輩，不得不對李進財格外尊敬，而稱呼他爲「老伯」。

李進財滿面尷尬，而又對丁中齊那魁偉的身軀有些畏懼，幾乎都有點手足無措了。

他嚥了口唾沫，朝李金貴招了招手。

李金貴走了過去，李進財將他拉到牆邊，低聲問道：「阿貴，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李金貴知道父親一生老實怕事，最近這幾天，被修羅門這一鬧，只怕已經嚇得七暈八素了。

若是他再曉得這些日子來，所經歷的種種事情，只怕會把胆子給嚇破了。

是以笑了笑，道：「爹，一言難盡，以後孩兒會詳細禀告您的，現在……」

李進財低聲道：「阿貴，那個大塊頭，跟個門神樣的傢伙是誰？」

李金貴道：「他是孩兒的大師兄。」

「大師兄？」李進財問道：「那麼他是來自玄妙觀的？」

李金貴搖搖頭道：「不是的，爹，我說過詳細情形以後再告訴您，以後再說好吧？」

李進財點了點頭，忍不住問道：「剛才走的那些人又是什麼人？」

李金貴道：「他們都是修羅門的弟子，是跟白家作對的！」

李進財「哦」了一聲，道：「阿貴，你得趕快去通知白家，免得他們吃虧，還有那個白……白玉鳳姑娘怎麼樣了？」

李金貴有些不耐煩，說道：「爹，玉鳳姑娘很好，不過我也有半個月沒見過她了……」

李進財還待說話，李金貴忙道：「爹！孩兒這就到白家去通知他們……」

李進財道：「對！快去快回，別讓那些壞人得逞……」

李金貴道：「爹，孩兒這趟離家，可能要二、三年之久才能回來。」

李進財一震，道：「要這麼久啊？」

李金貴頷首道：「孩兒已經找到名師，此去學藝，最少也得二、三年，才能夠有點成就……」

他抱着李進財，道：「爹，在這段期間裏，孩兒不能盡孝，但望兩位老人家多多保重……」

李進財拍了拍他的肩膀，眼眶有些濕潤，道：「阿貴，你儘管去吧，只要好好的用心，他日能夠出人頭地，我們就很高興了……」

他壓低了聲音，道：「走的時候，別告訴你娘，免得她難過，不放你走……」

李金貴頷首，應道：「爹，孩兒會知道。」

李進財緊緊的握了握李金貴的手，然後放鬆，勉強地面上堆起笑容，道：「阿貴的娘，妳儘在那兒煩老師太作什麼？人家有重要的事情要辦呢！」

李大娘正在跟白銀鳳和無相神尼說話，聞聲瞪了李進財一眼，道：「老頭子，你在胡扯什麼？銀鳳姑娘是白家的二千金，老師太又是活菩薩，咱們平時就算是求也求不着她們來咱們這破窩裏，這回接到了鳳凰還能……」

李進財打斷了她的話，道：「好啦！好啦！老太婆！妳別嘮叨個沒完好吧！阿貴要跟他們到白家去，妳別誤人家的事好吧？」

「什麼？」李大娘道：「阿貴這就要走了？怎麼連在家吃一頓飯，歇一宵都不行？」

李進財道：「誰說不行啦？阿貴到白家一趟，晚上就要回來的。」

李大娘道：「哦！阿貴，你一定要回來吃晚飯啊！娘特別爲你燒個大蹄膀……對了，最好也請白家三姑娘一道來，嚐嚐娘做的菜……」

李進財道：「好啦！好啦！老太婆，人家三姑娘平時吃的是山珍海味，誰要吃妳做的菜？」

李大娘臉色一沉，若非屋裏這麼多人，當場便會發作出來。

李進財假裝沒有看到李大娘的臉色，朝無相神尼行了個大禮，道：「老神仙，多謝妳老人家趕到，救了我們，並且還賜給我們仙丹，眞不知該如何感激……」

無相神尼微笑道：「區區小事，何足掛齒？李施主太過客氣了。」

她站了起來，道：「貧尼尚有要事待辦，不再多作羈留了，就此別過。」

無相神尼等一行人出了李家，李進財夫婦送到門口，臨別之際，李進財尚再三拜託丁中齊多多照顧李金貴，並一再向之致謝。

丁中齊出身貧苦的樵夫之家，雖然李進財木訥樸實，往往言不及義，但他却極爲了解，並爲李進財所表現出來的那份深濃的父愛而感動。

他也再三的向李進財保證，一定會好好的照顧李金貴，絕不會使他遭到危厄。

無相神尼等一行七人，離開李家時，由於其中有老有少，有男有女，並且那昏迷未醒的藍雲被丁中齊扛在肩上，更引起村人的注目。

那些人都遠遠的瑟縮在屋簷底下，沒有一個人敢靠近他們。

彷彿他們成了瘟神一般。

× × ×

村中一片靜寂，平坦的黃泥村道上，只有丁中齊走路時，鞋底踏在地上發出的「啪」、「啪」聲響。

除此之外，連幾條土狗都遠遠的蜷伏在屋角，沒有一條敢發出吠聲。

李金貴在這剎那，突然覺得這個自己生長的地方，變得格外的陌生。

似乎他這一生中，從來都沒有到過這個地方。

而這羣人中，心情最激動的，大概便是金瓊華和白銀鳳了。

她們挽着手緩步而行，隨在無相神尼之後一步之遙，隨着距離白家大院越來越近，她們的心情，也越來越緊張。

金瓊華是憂喜參半的心理，憂的是這回投命進入玄妙觀，替李金貴解圍，不但沒能達成任務，反而因身份的暴露，負傷陷入玄妙觀。

火雲魔童藍雲急於找到白嫦娥，於是趁着夜色將金瓊華自玄妙觀的囚室裏攜出來。

他以鉅毒要脅金瓊華，逼她領路，要闖入白家一見白嫦娥，不料在半路之上便被修羅門的孫堅石截住。

藍雲就算沒有負傷，也不是孫堅石的對手，何況修羅門的刀陣厲害，根本不容他有逃走的機會，不到半個時辰，便已被擒。

連同着隨着他身邊的金瓊華，兩人一齊被押入修羅門地下宮闕中的秘牢。

由於修羅大帝金浩入定，林煌和鄭君武又率人去搜捕李金貴，楊苓遂能趁機將金瓊華救走，並且還順手帶走了藍雲。

就因爲這樣，白銀鳳的身份暴露，再也無法以楊苓的面目進入修羅門了。

金瓊華曉得白儀方爲人嚴肅，白銀鳳既然違犯了門規，這回回去定然會遭到極嚴厲的懲罰。

所幸，一代高人，遠離中原近卅年的無相神尼，突然出現，不僅解除了她們被藍雲在暗中所下之毒，並且還當場要收白銀鳳爲徒。

這種料想不到的好事，落在白銀鳳的身上，怎不會使金瓊華爲之慶幸？

金瓊華想到這裏，禁不住握緊了白銀鳳的手。

側目望去，白銀鳳那亮麗的皮膚，在陽光下似乎閃放着光芒，她那挺拔的瓊鼻，烏黑的秀眉，明亮的黑眸，無一不美。

但是她的朱唇，緊緊地抿着，雙眉微鎖，似乎有着濃郁的愁緒。

金瓊華望着這個由自己親手帶大，然後在九歲那年送出去的女孩，忖道：「十年不見，銀鳳已經長成一個美麗的少女，比起端淑冷厲的金鳳和活潑俏麗的玉鳳，她是另有一種美，只是她要比她的姊妹更加的辛苦，更加的孤獨……」

她感觸地道：「銀鳳，別怕，奶娘就是拚了這身老骨頭，也不能讓妳受到半點委曲！」

白銀鳳搖了搖螓首，道：「奶娘，我不是怕，我只是……只是……」

只是怎樣，她說不出來。

她望着遠處那高聳的樓房，只覺胸中充塞着複雜之極的情緒。

十年之前，她便是由那幢大樓裏出來的。

當時，她抱着極大的信心與決心，準備完成她父親交付給她的任務，就算是爲之犧牲了性命，也不足惜。

雖然那時她只有九歲。平常一個九歲的孩子，正是在雙親膝下，享受天倫之樂的時候，她却要負担着整個家族的希望，去完成一件極爲艱難的任務。

因爲她自幼便明白，自己出生在怎樣的一個家庭，自己的家族，曾經受到怎樣的災禍！

白家自從昔年遭到修羅門傾巢夜襲，死傷慘重，族中親友殉難者近百，白儀方身受重傷，白夫人幾乎力盡遭戮，倖免於難的不到十個人。

像這種血海深仇，滅門大恨，白氏家族豈能不亟思報復？

然而當時元氣大傷，族中可用之人不多，根本無力報復，只有隱藏起來，等待他日東山再起。

白儀方痊癒之後，苦煉祖父白劍青所傳下的神功秘技，然而由於他當年受傷極重，並且「少陽眞解」太過深奧，難以悟解，是以成就不大。

長女白金鳳出生之後，給予白氏家族帶來極大的歡欣，却同樣的帶來極大的失望。

因爲她只是個女孩，在中國人的心目中，一個女孩是無法繼承家族的姓氏，自然也無法肩負起家族的興衰與榮辱。

但是白金鳳仍然在極爲嚴格的督促與教育下成長，隔了三年，白銀鳳也出生了，這回帶給白儀方更大的失望。

隨着這份失望而來的是，白家的老夫人終於忍受不了心中的憂慮與失望，撒手而去。

她在臨終之際，尚再三的叮囑兒子白儀方，要替白家雪恥復仇，一定要將修羅門殲滅。

除此之外，最重要的是白家需要一個

新的繼承人，將來能將白家的門楣發揚光大。

白儀方偕夫人和妹妹白嫦娥，當時跪在床前，含淚應允，目送老夫人闔目仙逝而去。

可是命運戲人，等到白銀鳳三歲時，白夫人又產下一個女兒。

雖然白家自此有三鳳，可是那份重逾千鈞的失望，使得白夫人深受打擊，認爲對不起白氏祖宗，未及一年，便已鬱鬱而亡。

白儀方鶼鰈情深，自從夫人死後，不再另娶，將整個精神都放在計劃復仇與培育女兒身上。

終於在白銀鳳九歲那年，他所派出去在江湖上的秘探，查出了昔年修羅門的行踪。

並且當時林煌正派人搜尋門中死亡門人的遺族，準備將遺族中較有根骨智慧的子弟，帶回修羅門中加以訓練，以作他日重振雄風的主力……

白儀方用盡辦法，終於查出昔年死於夜襲白家一役中的怒目天魔，有一門姓楊的近親，生活極爲困苦。

於是他就選中了白銀鳳，將她連夜送往徐州城外，冒用楊苓的名字……

× × ×

事隔十年，白銀鳳仍然記得當時父親將自己叫進丹房中，對自己所說的那番話：「銀鳳，妳已經九歲了，也該懂事了，我們一家從十二年前，遭到修羅門的襲擊之後，原本是個很興旺的大家族，一下子死了近百人，妳叔叔、嬸嬸、舅舅、舅媽、阿姨、姨丈，都是在那次死的，至今家中只剩下這麼幾個人。像這種深仇大恨，是我們每個白氏子孫都應該銘記於心中的，我這次派妳去楊家，作楊家的女兒，目的便是讓妳能進入修羅門，今後無論是十年也好，廿年也好，妳都要記住，沒接到我的手令，妳都不能暴露妳的身份，也就是說，當妳以白銀鳳的本來面目回到白家時，便是修羅門滅亡的時候……」

白銀鳳眼前一陣模糊，彷彿覺得自己變回了九歲時的模樣，而父親正坐在自己的面前。

他那清癯的面容雖然和藹，可是眼中的神情却是那樣駭人。

白儀方沉聲道：「銀鳳，我之不讓妳姊姊去，是因爲她對本門的武功紮基很深，造詣不淺，唯恐她會無意中露出形跡來，以致功敗垂成，而妳妹妹玉鳳還太小，不懂得事，所以……」

白銀鳳重重的摔了下頭，彷彿要想將眼前的幻影摔掉。

她暗忖道：「雖然我並沒有完成爹所交付的使命，但是我並不後悔！」

是的，她在面臨抉擇時，也曾想不管金瓊華陷身地牢的危險，置她生死於不顧，而繼續隱瞞住自己的身份。

可是金瓊華是自幼將她帶大的奶娘，比起她的母親更是使她懷念。

因爲，她的母親在她不到四歲時，便已死去，白銀鳳自此之後的一切生活，都是金瓊華照顧的。

就算是白銀鳳的心是鐵鑄的，她也無法眼看着金瓊華受刑，而無動於衷。

與其要等到金瓊華受刑之後，白銀鳳再暴露身份。

不如趁着地下秘宮空虛之際，將金瓊華救出來，也可以免去她許多的痛苦。

何況，除此之外，尚能將藍雲一併帶回白氏大院，最低限度也可以算得上一樁功勞。

因爲那火雲魔童藍雲昔年曾以童子的身份出現，取得白嫦娥的憐愛，而留在身邊。

其實當時藍雲已經廿一歲了，但是由於他是侏儒，使得他看起來只有七八歲大小。

藍雲爲白嫦娥的絕世容貌所動，痴心想要接近白嫦娥，永遠成爲她裙下的不貳之臣。

爲此，他大開了殺戒，以苗疆的放蠱之術，與五毒教主藍蝴蝶所傳的施毒之技，暗算了許多想要充作護花使者的年青俠士。

那些俠士包含着各門各派，都是當代各派之中的傑出人才，甚而有的還被目爲本門的未來掌門繼承人選。

因而那些人陸續的遭到殺害之後，招惹起各派對白嫦娥的懷疑，甚而有人準備向白氏家族報復。

幸好就在那時，金衣女俠金瓊華認出了藍雲的眞正面目，而向白嫦娥揭穿。

白嫦娥羞怒之下，當場以「少陽神功」擊傷藍雲，使他幾乎一命嗚呼，返回苗疆後，幾乎廿年都臥在床上。

雖然那次各派圍攻的危機，由於金瓊華的認出藍雲便是武林中以放蠱施毒出名的火雲魔童，而獲得了解釋清楚，消弭下去。

但自此之後，白衣玉女的艷名，却傳播得江湖皆知，而引來當時剛任修羅大帝的金浩。

金浩一見白嫦娥，便目爲天人，着意追求，却被白嫦娥所拒。

當修羅大帝金浩得知白氏家族擁有一部「少陽眞解」，能解除以邪道入門者的隱憂時，圖謀白嫦娥更急。

但他使盡了各種手段，都無法獲得白嫦娥的青睞，終於惱羞成怒之下，以修羅門整個的力量，作雷霆之一擲，夜襲白氏家族……

所以追溯起來，藍雲可說是導致白氏家族大刦的重要人物。

白銀鳳認爲如能將藍雲帶回，或許白儀方能原宥她提前暴露身份的罪……

無數雜亂的思緒，在白銀鳳的腦海閃現，等她聽到耳邊傳來金瓊華的呼喚聲時，猛一抬頭，她發現已經來到自己的家門口。

× × ×

孫堅石在離開李家時，心情非常的沉重。

似乎，他整個人都已在剎那間被抽空了。

經過了近廿年的努力經營，辛苦籌劃，原先頗有信心，能在短期之內，擊潰白氏家族。

從此之後，便可以將修羅門的勢力，伸展至江湖上的每一個身份。

可是，當他走出了李家的大門後，他

發現這個希望是越來越渺茫。

就好像天邊的星星一樣，永遠無法觸摸得到。

這近廿年來的努力，眼見便將化爲雲烟，怎不使得孫堅石爲之痛心？

他重重的伸手在椅背上一拍，罵道：「他媽的！這些人從那裏鑽出來的！」

他所指的這些人，自然是無相神尼、丐仙鄒武、極樂眞人這一批已經絕跡江湖數十年的劍仙隱俠！

林煌在返回修羅宮時，曾將在無名谷中的遭遇，詳細的報告過修羅大帝金浩。

當時，林煌强調的是這些遠自海外而來的這些劍仙，只是爲了慶賀抱玉眞人壽誕而來。

只要壽期一過，他們便將要返回海外，不再重履中原。

他們與白氏家族的人，並沒有什麼淵源，自然不會帮助白家的人來對付修羅門的。

唯一一個可慮的人是北海魔尊羅岳。

因爲羅岳是白劍青的小師弟，儘管當年羅岳曾爲了「少陽眞解」之事，與白劍青反目，一怒回到漠北，再也不與白家的人來往。

但他到底是唯一與白家有牽連的人，只要白家的主人白儀方向他求援，很可能他會出面……

當時，林煌尚還提到山中地脈蘊藏極爲豐富的寶礦之事，並推論抱玉眞人多年沒有開採的原因，很可能是因爲地底火眼的緣故。

像這些世外高人，講究煉內丹，修外功，絕不可能爲了地底財富，而引發火山爆發，荼毒方圓百里的百姓，造下無邊的罪孽。

所以，林煌當時所下的結論，是儘可能在這段時期隱匿不動，千萬不要侵擾及那些聚於無名谷中的劍仙們。

等待一月之後，衆劍仙離此而去，才可以再度活動。

這個結論當時曾被修羅大帝金浩接受，而決定暫時隱匿不動。

雖然當時金浩對於葛仙童的被丐仙鄒武携走，非常的難過，但是他不願因此而樹下如此大敵，只有忍耐下來，轉而將怒氣發洩在玄妙觀的道士身上。

金浩一面下令鄒君武携兩名劍主，率卅名弟子攻進玄妙觀，血屠一切。

一面則命令孫堅石儘速搜捕那救了金瓊華和藍雲而去的八劍主楊苓。

當時金浩並親自爲林煌施以內功推拿之術，準備在短時期內將他的內傷治好。

孫堅石由於認爲已在附近的三條路上佈下了天羅地網，楊苓身邊帶着受傷的金瓊華，絕對無法逃出多遠。

所以他有信心能在二天之內，將楊苓等三人擒回修羅門。

他萬萬料想不到，楊苓會藏在李金貴家中的地窖裏，而隨着李金貴的回家，帶來了無相神尼與丁中齊。

白家若是得到了無相神尼之助，修羅門羣魔就算是再努力十年，再增加一倍的實力，也不敢進犯白家。

更何況還牽涉進李金貴，更是難以應付。

李金貴目前當然不算什麼，孫堅石相信憑一隻手指頭，都可將他殺死。

但是他如今已經投入極樂眞人的門下，誰敢動他一根汗毛？

李金貴既與白玉鳳兩情相洽，可想而知，他在修羅門與白家決戰之日，他一定會帮助白家對抗修羅門。

李金貴的後台奇硬，不僅有清虛門的人爲後盾，並且海外七仙都是他的靠山。

除此之外，還有一個已被巨劍神君程無忌收爲徒兒的葛仙童。

葛仙童乃是眞正的青城遺孤。當年修羅門滅青城派之際，掌門人漱石子當場戰死，但是逃走了最小的弟子葛樸。

葛樸隱姓埋名，從四川逃到河南，以經商掩人耳目，結果仍被林煌查出，而率人將他全家殺死。

不料那時林煌却看中了尚在搖籃中躺着的葛仙童，爲他可愛嬌憨的童稚笑容所動，而將之携回修羅宮中。

修羅大帝金浩也極爲喜愛這個孩子，而將之收爲關門弟子。

事經十多年，沒料到葛仙童却被丐仙鄒武認出，而强奪過去。

葛仙童既已投入巨劍神君程無忌門下爲徒，他日藝成之後，定然會來報他滅門之仇。

到那時，修羅門既要應付白氏家族，又要應付李金貴，還要加上一個葛仙童，就算力量比現在還要强大十倍，也難保能夠對付得了，何況……

孫堅石忖道：「何況他們身後尚有那些老傢伙，就算能對付得了小的，那些老傢伙也無人可對付……。」

孫堅石想到這裏，心中沉重之極。

他一回到涼棚裏，立即傳令回宮。

他的命令一下，不到一盞茶光景，那些假扮唱戲的、打更的、拾糞的、賣貨郎的，都從村子裏的各個角落，匯聚在涼棚裏。

孫堅石還沒來得及率領這批人回去，便已見到無相神尼等一行七人往白氏大院而去。

當他看到白家的大門打開，無相神尼等人陸續入內時，他的一顆心如同沉在海底。

他凝肅地吩咐六劍主蔡文彬，率隊返回修羅宮。

他們這一行廿餘人，走得極爲匆忙，連戲台、涼棚，都已來不及拆，甚至連衣服都沒換，便悄悄回到了修羅宮。

那座龐大的地下宮闕，自從楊苓一走之後，戒備得更加森嚴了。

每一個守衛的門人都面無笑容，神色寒凜。

孫堅石命兩位劍主回到各自的崗位後，便匆匆趕至修羅大帝的秘室之前。

他的輪椅上下階梯極爲不便，當他正命人搭板子的時候，秘室的石門已被推了開來。

孫堅石還沒滑上木板，已聽到裏面傳來修羅大帝金浩的怒叫之聲：「丁中齊欺人太甚了，老夫非要試試他的硬功好、還是老夫的寶劍利不可……。」

孫堅石讓輪椅緩緩的滑上木板，上了那三層石階高的平台。（未完·廿四）

新派武俠長篇

鬼魅江湖

武陵客·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丁南紹被凌雲天引至華山找尋妻兒，凌雲天爲了指出他殺害父母，更驗證一下佟景賢爲謀殺主兒，故扮作淳于亮將佟景賢擒獲對質，二人不得不說出前因後果，眞相大白，百毒宮主暫時將二人囚禁，預料凌雲天父親和義母仍在人世，等候找到他倆再審問二人的隱私……扮作淳于亮的凌雲天解決了家仇恩怨，趁機想將骷髏帮主引出來，看看他的廬山眞面目，假借司徒桂之手，將宮廷高手殺傷過半，引出大內護駕高人去找帮主算帳，然後提出自己要和帮主清算過去是非，使骷髏帮主心中大悸，不敢出現，暗中觀看動靜，恨透淳于亮……

江湖清鬼魅　行事難逆天

連嘯風微微一笑道：「那是武林朋友抬愛，不足掛齒。」

宇文豹道：「連老師請出招吧。」

連嘯風雙拳微抱道：「連某有僭了！」雙掌呼的推出，勁風如山。

宇文豹身形一閃，側欺而上，身法之快，令人目眩，兩指劃向連嘯風背脊。

天龍眞人瞧出宇文豹手法似出于少林絕乘武學易筋經內一招「剖甲剮髓」手法，不禁暗駭，就知連嘯風今日不死必傷。

連嘯風乍感一縷暗勁襲向身後，迅忙施展「枯樹盤根」身法，一脚旋踢而出，雙掌「倒打金鐘」罡勁如山，擊向宇文豹雙脅。

這本是武林極平常的招式，但經連嘯風施展居然神奇凌厲。

但聞宇文豹哈哈大笑道：「好招法！」一掌橫拂而出，使出一記神奇武學「花香引蝶」，輕飄飄地如柔若無骨。

連嘯風頓感自己所發罡力，俱被卸消於無形，情知不妙，喉中發出一聲怒嘯，身形暴騰，雙掌發出一蓬墨綠飛彈，似芒雨電漩罩下。

宇文豹大喝道：「你想找死麼？」身形望左斜掠而出。

但立在宇文豹身後三丈開外的大內高手却遭受無妄之災，目睹墨綠飛彈如驟雨般襲來，紛紛出掌。

那知飛彈經掌風一阻，轟的一聲，炸裂化成一片烈火，立即蔓延燃燒，不禁狂呼嗥叫，就地滾壓。

宇文豹大怒，右掌疾伸如電，擊向連嘯風，掌勢快絕無倫，令連嘯風無法閃避得開。

連嘯風逼不得已，雙掌一式「分雲出岫」疾封出去。

猛聞連嘯風發出一聲悶嗥，咔喇聲響，兩腕頓時斷折，骨穿肉外。

宇文豹掌勢迅辣已極，「趁水推舟」印在連嘯風胸膛。

「叭」的一聲暴響，連嘯風蹬蹬蹬連退三步，面如金紙，張嘴噴出一口鮮血，倒地斃命。

那些大內高手滿地翻滾，好不容易將火壓熄，鬚眉燃焦，衫履殘破，神色狼狽，仍有三人當場焚死，被燃成一束焦炭，慘不忍睹。

天龍眞人等羣邪不禁大駭，只覺宇文豹武功委實精奇絕倫，不禁胆寒氣餒。

但大內高手被燒得一腔怒火高湧，大喝一聲，紛紛撲向天龍眞人等羣邪。

羣邪被逼迎攻出手，韓中庸宇文豹反避出圈外，穩住不動，負手觀戰。

× × ×

骷髏帮主隱在顯靈宮內，偷覷宮外情勢，目睹宇文豹斃連嘯風，只覺宇文豹尙有隱藏，韓中庸更是高深莫測，不由暗嘆一聲，他個性沉穩，決不意氣用事，便回身向地穴中奔去，欲回希夷峽。

迅疾如風的在甬道中奔行，突然發覺前路受阻，禁制機鈕已失去效用，不禁大驚，頓足切齒罵道：「該死的毛奎，老朽

待你不薄，許以心腹重任，竟然叛帮毀去希夷峽秘密禁制。」只得重返顯靈宮，雙方拚搏情勢更是一變。

原來大內高手們武功雖高，但天龍眞人等均是名震武林巨擘凶邪，激搏拚鬥之下，大內高手漸呈不支。

韓中庸、宇文豹相視了一眼，長嘯出口，雙雙躍入圈內，大內高手立即撤招疾躍出去。

屠龍惡判司徒桂搶攻出手，旱烟筒點向韓中庸三處要穴，出手如奔雷掣電。

韓中庸微微一笑，身子疾側，五指詭幻無比攫出，一式「捕風捉影」，抓住點來的旱烟管。

司徒桂頓感一縷陰寒罡氣循着旱烟管攻入手臂，不禁大駭，慌不迭地棄去烟管，反身躍了開去。

只聽韓中庸冷笑道：「你走不了！」說時左掌虛空拍出。

天龍眞人知單打獨鬥，無法取勝，目睹司徒桂危在眉睫，劍揮一道驚虹，刺向韓中庸後胸。

羣邪亦紛紛撲向韓中庸、宇文豹二人而去。

如此一來，韓中庸宇文豹兩人不禁猛萌殺機，穿花蝴蝶身形奇快施展殺手拚搏羣邪。

片刻之間，韓中庸右掌擊飛一人，悽厲慘嗥聲中，那人身形被震得冲起三丈多高，身如斷綫之鳶般墜下，顱裂血濺，陳屍在地。

接着宇文豹施展一元指力點死兩人。

天龍眞人等不禁胆寒，骷髏帮主已自顯靈宮內飄身而出，高喝一聲，道：「住手！」

聲震全場，雙方立時止手不攻，各自散開。

韓中庸目光凝注骷髏帮主一眼，只見骷髏帮主雖蒙住面目，却兩道眼神寒冷如冰，冷冷一笑，道：「尊駕想是骷髏帮主了。」

骷髏帮主道：「兩位不必嘮叨，既來華山，勢必一戰，非善言可了，有道是强存弱亡，千古不移，請撤出兵刄。」說時撤出肩後長劍，一道秋水寒虹離肩飛起。

韓中庸宇文豹不禁心頭微凜，知此劍係干將莫邪之屬，切石若腐，吹毫可斷，各探手入懷取出獨門兵刄。

宇文豹手中是一把尺方鐵扇，寒光閃閃。

韓中庸係一柄玉尺，整體碧綠，光華隱隱。

兩人分立相距七尺，牴角相倚，屏息凝神，蓄勢待發，他們知道骷髏帮主是生平唯一勁敵。

骷髏帮主暗自傳聲道：「天龍道長，如察覺老朽不敵，立即逃往崖下奔往蒼龍嶺，老朽自會前去相聚。」

天龍眞人不禁一怔，亦傳聲道：「何不引往顯靈宮地穴，可一舉而擒！」

骷髏帮主道：「通往希夷峽一端被堵死了，禁制俱毀，諒係叛徒毛奎所爲！」

天龍眞人傳聲道：「尙有一道岔徑可通往捨身崖下谷中。」

骷髏帮主聞言暗喜，傳聲道：「既然如此，道長等可避往地底秘徑。」說時一劍「天外來鴻」，疾向韓中庸點刺而去。

出式平淡無奇，走的正宗大路，却平實中含蘊無數神奇變化。

宇文豹突唰啦一聲，掄開扇頁，哈哈一聲洪亮長笑，幻出漫空扇形，疾揮快拍搶攻出手，强烈寒光令人眩目難睜。

韓中庸玉尺疾攻而出，拍、打、點、擊，辛辣絕倫。

骷髏帮主長劍洒出漫天寒星，振腕疾攻九招，帶出隱隱風雷之聲。

轉眼，只見劍光尺影捲着三團人影，出招之奇，畢生罕睹。

天龍眞人等羣邪立在顯靈宮外暗暗咋舌不下。

片刻已交手百招之外，雙方並無勝負之分。

韓中庸宇文豹兩人不禁暗暗驚駭，忖道：「錯非自己兩人，恐無人能抵敵骷髏帮主，此人不除，必成無窮禍害，看來我等不能不施展毒手了。」

殺念方萌，驀聞一聲大喝，道：「且住！」

韓中庸兩人疾飄身開去，宇文豹冷笑道：「尊駕可是認輸了。」

骷髏帮主怒道：「兩位武功雖高，但千招以內莫想勝得了老朽，何不較量掌上功夫。」

宇文豹暗笑道：「正合自己意念。」忙頷首笑道：「好！」

雙雙收起玉尺鐵扇。

骷髏帮主亦還劍歸鞘，血影罡炁意隨念動，蓄滿雙掌，大喝一聲道：「接招！」雙掌猛吐，只見淡紅罡勁潮湧襲出。

韓中庸兩掌倏地平推而出，施展三陽神功。

三陽神功武林絕學，威力無匹，與血影罡炁有異曲同工之妙。

宇文豹斜欺而上，一元指力點出，一縷暗勁如箭襲向骷髏帮主肩頭。

轟地一聲，如焚罡風四溢，兩人身形微撼，面色凝重無比。

骷髏帮主忽察覺宇文豹指力强勁如刃，倏地一鶴冲天而起，疾掉頭撲下，竟撲向旁觀大內高手。

血影罡炁似一片烈火凌頭壓下，大內高手警覺過遲，閃避不及，紛紛倒地。

韓中庸厲聲喝道：「暗算偷襲，算得什麼英雄行徑。」三陽神功抖掌推出。

骷髏帮主身形尙未落地，突又身形暴起，半空中身化魚鳶入水，迅疾穿入顯靈宮中杳然。

韓中庸宇文豹見骷髏帮主逃往顯靈宮，不由面色一變，雙雙撲入宮去。

大內高手身罹血影罡炁後，只覺體內奇熱如焚，引發體內陰火搜身，慘嗥不絕，蠕蠕翻動，額角青筋冒起，冷汗如雨。

岸下忽騰起一條身形，正是那軒轅手淳于亮，目睹大內高手慘狀不禁呆住。

忽接踵騰上兩條人影，身形立定，現出活喪門賈慶殺手神判嚴凌霄兩人。

活喪門賈慶見狀，望了淳于亮一眼，說道：「老弟，莫非骷髏老賊逃遁無踪麼？依我這老江湖看來，決不會在伏樁密佈下逃去，定是由顯靈宮地底秘徑遁往希夷峽。」

淳于亮深感詫異，目露不信之色道：

「地底秘徑，已爲葉勝等人封死，禁制亦已被毀去，他們如由地底秘徑無異甕中捉鼈。」

嚴凌霄道：「但一雙灰衣老叟亦不見踪影，話不定地底秘徑另有岔道。」

淳于亮道：「既是兩位如此說法，諒錯不了。」忽見顯靈宮內兩條灰衣人影疾掠而出，正是那韓中庸宇文豹去而復返。

他兩人追至地底秘徑，發現已被封死，只道是骷髏帮主所爲，故疾掠出來，意欲轉道撲向希夷峽不容骷髏帮主逃逸。

淳于亮目睹兩老，認係骷髏帮主已遭毒手，有負鄧素雲重託，不禁心中氣急，大喝道：「骷髏帮主何在？」

宇文豹怒道：「尊駕是何來歷？」

淳于亮目泛怒光道：「在下姓名來歷與兩位無干。」說時賈慶與嚴凌霄兩人身如離弦之弩般閃入顯靈宮內。

韓中庸暗道：「他們莫非知骷髏帮主去踪麼？」心中一動，與宇文豹示一眼色，疾轉身軀躍往宮內。

那知淳于亮身法比他們更快，身形已阻在宮門之前，冷笑道：「兩位須知得意不可再往，趁早回頭免身敗名裂。」

宇文豹大聲笑道：「無知小輩，你尙不知老朽是何許人物，如何能容你在此猖狂。」說着一縷暗勁疾點而去，襲向淳于亮「七坎」死穴。

淳于亮向左一滑，玄譎無比讓開三尺，右手穿出，迅如電光火石扣向宇文豹腕脈要穴。

韓中庸見狀不禁大駭，暗道：「怎麼此人武功不在骷髏帮主之下。」右掌疾拍向淳于亮肩頭。

淳于亮身軀疾轉，神妙無比讓開了韓中庸掌勢，五指仍如附骨之蛆般扣向宇文豹腕脈穴道。

宇文豹倏地手腕一翻，中指豎立如劍，一縷暗勁點向淳于亮掌心。

三人都是武林奇才，出手投足均妙到毫巔，威力無匹。

淳于亮喝道：「尊駕果然不愧武林奇人。」

宇文豹指勁堪堪觸及淳于亮掌心，淳于亮突出右掌一式「迴風舞柳」，按向宇文豹脅下。

逼得宇文豹撤指疾躍了開去，但淳于亮掌勢改向韓中庸攻去。

韓中庸、宇文豹兩人小心翼翼，配合奇佳，欲察知淳于亮的武功來歷，趁勢還擊。

怎奈淳于亮攻出招式，竟是越打越奇，先機盡爲搶制，宇文豹大喝道：「尊駕是何來歷？」

淳于亮突施一式軒轅秘笈內「星移斗轉」，詭幻莫測，「叭叭」兩聲，擊中韓中庸、宇文豹肩頭。

兩人左肩骨破碎，不禁雙雙發出悶哼，飛身竄下崖去。

淳于亮也不追趕，一閃掠入顯靈宮內而去。

且說骷髏帮主遁入地穴秘徑，只見天龍眞人等羣邪尙在守候着他。

骷髏帮主道：「天龍道長，另一岔道何在？」

天龍眞人道：「尙須借重帮主寶劍劈開堵死石塊，因此徑過於深長寬敞，鬆石太多，易於坍落，而且捨身崖下遊山香客常到此膜拜頂禮，好奇之心皆有之，紛紛探幽尋勝，深入洞徑，易生不幸，上兩代故爾將兩端封死。」說時，煽開夜行火摺，洞徑內一亮，只見石壁上一處，顯出多條裂縫，色澤亦有異，說道：「就在此處了！」

骷髏帮主挽劍出鞘，寒光閃閃，鬚眉皆綠。

天龍眞人接過劍來，迅疾刺入裂隙，振腕切劃，如摧枯拉朽般削落五尺方圓。

只見劍光連閃，將封堵兩丈深山石粉碎，羣邪帮他清除碎石，骷髏帮主目光深沉注視來路，愼防韓中庸、宇文豹追至。

片刻時分已清出一條通路，天龍眞人道：「帮主，我們走！」

人影紛紛疾閃掠入。

這條洞徑封堵已逾百年，空氣不流通之故，人行其內異常鬱悶氣逆，苔滑崎嶇，深及十餘里。

羣邪一行走入約五里後，仗着身旁夜行火明照，因彎道甚多。

驀地——

領先一人忽發出一聲驚呼，手中夜行火脫手叭噠墜地，身形望後倒去。

羣邪不禁駭然變色，只見那人已氣絕斃命。

迎面人影疾閃現出兩男一女，其中一人鬚髮如銀，但三人却不類生人面孔，死板板地臉無血色，蒼白如紙，尤其在火光映照下，冷漠如冰，令人不寒而慄。

只聽一中年人寒聲問道：「誰是骷髏帮主！」

骷髏帮主一閃而出，沉聲道：「老朽就是，三位是何來歷，找尋老朽則甚？」

那中年人道：「風聞帮主武功曠古鑠今，意欲討敎，因不願與天下武林羣雄爲伍，捲入江湖是非中，故擇捨身崖下訪覓帮主。」

骷髏帮主聞言一呆，似信不信道：「三位因何知此徑可與老朽相遇？」

髮鬚銀白老叟冷冷一笑道：「帮主有所不知，老朽與華山上代掌門知微子相交莫逆，蒙其領老朽遍遊華山勝景，嘗至捨身崖下，無意說出崖下有一秘徑爲上代掌門封死，此徑可通往顯靈宮及希夷峽！」

骷髏帮主心頭一震，望了天龍眞人一眼。

天龍眞人跨步走前，打一稽首道：「貧道忝膺華山掌門，閣下可否將來歷見告，以免失敬。」

老叟冷笑一聲，道：「你還配做一派掌門麼？西嶽俱斷送在你手上。」

天龍眞人不禁面紅耳赤，勃然大怒，長劍出鞘，一道寒光襲去。

老叟大聲喝道：「你還不配與老朽動手。」

骷髏帮主不想在此地節外生枝，暗命羣邪衝出洞外。

誰知這一雙中年男女已洞燭機先，兩掌同揮，勁風潮湧，力逾萬鈞。

羣邪紛紛後躍，老叟揮掌盪開天龍眞人劍勢後，低喝一聲道：「走！」

三人反身杳入洞徑暗處。

骷髏帮主只覺這三人來得離奇，去得

也突然，不禁猛然呆住，情勢堪虞，不禁陷入進退兩難中。

忽然，壁頂簌簌落塵如雨，天龍眞人面色一變，道：「不好，速奔出洞外。」

羣邪聞聲知警，知掌風震盪，山石坍鬆，恐遭活埋，立時望前路疾奔而去。

身後轟隆嘩啦，濃烟瀰漫中隱隱現出三條身影，正是那淳于亮、賈慶、嚴凌霄三人。

他們三人亦不敢偷襲骷髏幫主，恐洞徑倒塌，欲尾隨至洞外才作道理。

骷髏幫主等人一路疾奔出洞，落在捨身崖下，前見三人已一列橫身在此相候，即沉聲道：「三位請將來歷姓名見告？相覓老朽是否尋仇？」

那中年人冷冷一笑，道：「印證武功高下事誠有之，尋仇則未必一定。」

骷髏幫主不禁一怔，道：「尊駕此話怎講？」

中年人傲然一笑，道：「因爲閣下未現出廬山眞面目，不知閣下是否與兄弟結有前怨？」

骷髏幫主道：「三位似有趁人於危之嫌，老朽在強仇侵襲下，那有閑情逸緻與三位印證武功，不如另訂時地。」

中年人哈哈大笑，道：「捨身崖下僅你我雙方，有何可懼，趁人於危之言未免過甚，閣下慣於趁人之危……」

「住口！既然三位定要無事生非，老朽逼非得已勢必出手不可，須知老朽出手必然傷人！」

那老者發出豪邁大笑，道：「刀劍無眼，勝者爲高，狂妄自負又有何用。」

骷髏幫主胸中怒火如沸，沉聲道：「尊駕定要印證，老朽只好出手了，尊駕還是用劍，抑或在掌力求勝！」

驀地——

捨身崖上騰起一聲清嘯，震播山谷，隨風飄迴遠揚，裊裊不絕。

只見崖上疾如鷹隼般飛瀉下十數條人影。

骷髏幫主不禁心神大震，發覺爲首三人正是那韓中庸、宇文豹及一青面老人，隨着落下的是大內高手及蛇神滕鳳，白骨殃神柳南。

韓中庸、宇文豹兩人被凌雲天先天純陽掌力傷碎左肩躍下崖去後，不由怨毒入骨，奔出不遠，正好遇上青面老叟率領大內高手及蛇神滕鳳、白骨殃神柳南到來。

青面老叟亦是宮廷武林奇人之一，名喚申一公，一身武功超神入化。瞥見韓中庸、宇文豹兩人面色蒼白，詑道：「兩位是如何了？」

韓中庸說出詳情，道：「不知此人是誰？武功委實高絕，我倆一時大意自負，被此人搶制先機，失招傷肩。」

蛇神滕鳳道：「但不知此人形貌如何，可否見告？」

韓中庸敍說淳于亮長像衣着。

滕鳳不禁失聲驚道：「此人定是淳于亮，昔爲骷髏門下，現習成軒轅秘笈，叛幫自稱軒轅手。」

寮文豹腦中靈機一動，望了韓中庸一眼道：「昨晚擒走太極慧劍佟景賢之人，定然是淳于亮無疑！」

申一公道：「兩位傷勢如何？」

宇文豹道：「已服下靈藥無碍。」

申一公略一沉吟，道：「申某在途中相遇一年多未見至友，蒙其見告華山捨身崖下，有一秘徑可通希夷峽、顯靈宮兩處，骷髏幫主與淳于亮先後進入顯靈宮未出，定潛往希夷峽，我等不如轉往捨身崖下，趁其不防，攻其無備，一擧成擒，永絕後患！」

衆人一行均撲向捨身崖而去。

此刻華山全被凌雲天同道武林羣雄掌握中，暗樁密佈，却不現身，申一公等行動一一落在眼目中。

此刻，韓中庸、宇文豹兩人隨申一公等抵達捨身崖，雖發現骷髏幫主等人，却未見淳于亮心中大感失望。

突然察覺那面目森冷老叟及中年男女三人眼中泛出一抹異芒，心靈上不覺泛起一縷不吉預兆，暗道：「這三人是誰？」

只聽那中年人冷冷一笑，道：「骷髏幫主！這數位似尋仇而來，我等不願趁人於危，只負手旁觀，不論雙方誰勝誰負，決不出手就是！」說着倏地後飄，退出五丈開外。

白骨殃神柳南爲報斷臂之仇，强邀蛇神滕鳳登華山尋仇，途中相遇申一公等大內高手，雖非同道，却一拍而合，這時目睹骷髏幫主分外眼紅，疾逾閃電掠在骷髏幫主身前，厲喝道：「骷髏老賊，你還記得貧道麼？斷臂之仇深於血海，如今貧道也須斷你一臂，方消心頭之恨。」

骷髏幫主陰惻惻笑道：「老朽與道長素不相識，爲何將斷臂之仇，誣指老朽所爲？」

白骨殃神臉色一變，咧唇發出攝魂魔笑，笑音宏大，天龍眞人等羣邪，不禁心神欲飛。

骷髏幫主忽然大喝一聲，長劍疾揮，只見一道驚天銀虹，勢如天河倒瀉望柳南凌頭壓下。

只聞柳南笑聲忽戛然而止，騰起一聲慘嗥，屍分兩截，鮮血噴飛。

申一公不禁面色一變。

骷髏幫主劍勢不但未曾後撤，反而狂厲無儔地向蛇神滕鳳捲去。

大內高手紛紛大喝撲出。

天龍眞人等羣邪身形疾躍迎去，展開一塲昏天黑地的兇惡拚搏。

骷髏幫主已動殺念，劍勢何等威猛凌厲，寒飇撒下如網，蛇神滕鳳只覺罡炁如山壓下，劍光眩目，不禁發出一聲驚悸狂嗥，被絞成一團血泥，令人不忍卒睹。

申一公疾揮一掌，劈向骷髏幫主，道：「心黑手辣，饒你不得！」

骷髏幫主仗劍飄身開去，縱聲狂笑道：「你無事生非，老朽又豈能饒你。」

不知何時，洞中已走出活喪門賈慶，煞手神判嚴凌霄及軒轅手淳于亮三人，立在崖下一株巨柏之下，神態悠然，負手旁觀。

申一公逼開骷髏幫主，立時伸手腰中一按，解下一根蛟筋金絲軟鞭，呼地一聲，軟鞭抖得筆直，襲向骷髏幫主「期門」大穴。

軟兵器當作長劍，非內功絕頂無法運用，骷髏幫主瞧出這根軟鞭不畏自己寶劍，不禁冷哼一聲，寒光一閃，劍尖迎向鞭

勢點去。

叮的一聲，點在軟鞭中段，非但未盪開，鞭梢忽轉折襲向「氣海」穴，玄詭已極。

骷髏幫主鼻中冷哼出聲，移形換位，劍勢疾變，快攻五招，洒出漫空寒星，盈耳一片劍嘯。

申一公軟鞭如龍蛇夭矯，伸縮彎曲，亦是快攻出手，辣毒凌厲。

骷髏幫主眼角發現淳于亮立在樹下，口角噙笑，不禁怒火沸騰，急於求勝，傷了申一公後再向叛徒理論，展出一套精奧劍法。

那對中年面目森冷男女無疑是一雙伉儷，並肩耳語，四道眼神却凝注在活喪門賈慶，煞手神判嚴凌霄身上，宛然舊識，却未出聲招呼。

大內高手與羣邪激搏拚鬥半個時辰過去，大內高手已相形見絀，如非韓中庸、宇文豹、早已傷亡殆盡。

但，韓中庸、宇文豹兩人雖然武功奇高，却肩傷並未痊癒，不敢施展全力，防淳于亮猝然施襲。

申一公與骷髏幫主却打得難分難解，幾次骷髏幫主欲彈出「七煞」指力，但因申一公攻勢凌厲，無法騰出手來，又恐一擊不中反爲不美，雙方互搶先機，勁勢廣及三丈方圓，塵飛石走，威勢駭人。

須臾，羣邪與大內高手一塲激搏後，雙方陸續重傷倒地，最後只剩下韓中庸、宇文豹雙戰天龍眞人。

以一敵二，天龍眞人漸露敗象，守多攻少，但他究竟是一派掌門，武功淵博精深，拆解均精奧獨到。

嚴凌霄私謂淳于亮，道：「天龍道長雖與骷髏幫主互通一氣，但無顯明惡跡，又與宮廷鷹犬水火不容，西嶽一派精英盡失，其境可悲，其情可憫，我等不可坐視，免遭武林不齒，何況老朽又是舊識，意欲與賈兄助他一臂之力。」

淳于亮含笑點首，道：「在下本不嗜殺，怎奈爲勢所逼，不得不爾。」

嚴凌霄、賈慶雙雙長嘯一聲，捷如飛鳥分向韓中庸、宇文豹撲去。

天龍眞人目睹煞手神判嚴凌霄、活喪門賈慶雙雙出手相助不禁又喜又驚，喜的是兩人竟瞧在武林同道份上與宮廷鷹犬懷有同仇敵愾之心，驚的是他倆與淳于亮顯係至交莫逆，不禁爲骷髏幫主暗暗担憂。

骷髏幫主與申一公激烈拚搏，互無軒輊之際，突聞面目森冷中年人一聲冷喝道：「且住！」

聲雖不大，却極具威肅。

雙方立即止手不攻。

中年人身着一襲天青紡綢長衫，猿臂鳶肩，步履從容，如不是面目森冷，當儒雅瀟洒已極。

只見他停在申一公之前，道：「閣下可是申一公麼？」

申一公聞言不禁面色微變，心神猛震，暗道：「老朽姓名來歷唯有皇上及韓中庸宇文豹三人知悉，此人是何來歷，怎知老朽就是申一公。」此時反不便隱諱，哈哈一笑道：「不錯，老朽正是申一公。」

青衫中年人淡淡一笑，道：「那麼另兩位定是韓中庸、宇文豹了！」

申一公、韓中庸、宇文豹聞言又是一震，忖道：「自己三人不敢自誇，宇內尚無人能制勝，自骷髏幫主崛起江湖以來，武林之內即蘊含一股暗流，血影魔經與軒轅秘笈相繼出現，宮廷形勢日非……」

忖念未了，即見青衫中年人又淡淡一笑，道：「骷髏幫主與閣下有何宿怨？」

申一公沉聲道：「申某與幫主並無宿怨，只是骷髏幫主不除，日後必成武林大患。」

青衫中年人哈哈朗笑，道：「申老師！你是恐懼骷髏幫主成爲宮廷之敵，但話可說明白，三位不死，日後武林將永無寧日。」

申一公面色一變，青慘慘森厲駭人，沉聲道：「尊駕眞是要與申某爲敵麼？」

青衫中年人答道：「不錯！」

申一公右腕一抖，軟鞭呼的指向青衫中年人咽喉重穴。

青衫中年人上身疾側，五指詭幻無倫，一把抓住鞭梢，大喝道：「撒手！」擰腕一振。

申一公橫帶出半步，冷笑道：「未必！」左掌吐出三陽神功，印向對方心俞穴而去。

青衫中年人左掌疾翻迎出。

叭的一聲，兩掌膠結。

申一公面色凝重，青衫中年人目中神光逼射。

漸漸申一公額上淌汗，雙肩微顫。

韓中庸、宇文豹見狀大驚失色，知申一公已呈顯敗象，意欲搶救。

活喪門賈慶目光銳厲，瞧出兩人心意，冷笑道：「兩位最好別生妄念！」

宇文豹不禁暴怒，呼的一掌劈了出去，忽聞身後生起清脆語聲道：「撤掌！」

賈慶已飄身開去，宇文豹轉面一望，只見那中年婦人不知何時已來在身後，卽使韓中庸亦未發覺。

這時，青衫中年人與申一公已分勝敗，只聽一聲輕震，申一公身形踉蹌後退三步，面色漸變，眼耳口鼻中，流出殷紅鮮血，忽一掌按向頭頂百滙穴，仰面倒地自絕而死。

韓中庸、宇文豹目睹申一公身死，不禁胆寒，互望了一眼，倏地一鶴冲天拔起，欲翻上捨身崖。

人才離地四丈，頭頂忽感一片如山勁風壓下，喝道：「下去！」

兩人身形疾沉而下，眼前人影一閃，青衫中年人疾落身前彈指射出兩縷勁風。

韓中庸、宇文豹究竟不愧爲武林奇人，身在危中，聞風知警，倏地身形疾塌，旋身飄開。

青衫中年人朗聲讚道：「好俊的身法！」身形疾閃而杳。

韓中庸宇文豹忽覺眼前已失青衫中年人踪影，暗道：「不好！」意隨念動、護身罡炁密護全身，只感身後冷風似割似箭襲來，忙以一式「潛龍升天」拔起，穿上巨柏，揚腕打下一掌「三才坎離龍虎釘」，手法奇異，灑下一蓬花雨，勁沉勢疾。

青衫中年人已接踵騰起，身至半空，聞風知警，變掌吐出罡風，將襲來「龍虎釘」震開。

那中年婦人見其夫遇襲，一鶴冲天而

起，半空中喝道：「下去！」

雙掌連環交擊韓中庸、宇文豹寄身樹柯。

只聽啪啪兩聲，徑尺粗樹柯立時斷折，韓中庸宇文豹似飛鳥般墜下地來。

青衫中年人夫婦猱身進撲，出招迅厲狠辣。

韓中庸、宇文豹自知難望善了，打起精神施展平生絕學，一意求勝。

自申一公倒地後，面目森冷銀鬚老叟緩步向髏骷帮主走來。

骷髏帮主目睹老叟走來，眼中神光似懷有極濃敵意，不禁沉聲道：「且慢。」

銀鬚老叟冷冷一笑，道：「帮主是否氣餒怯場麼？」

骷髏帮主强按着怒氣，道：「無論閣下是否尋仇，且容老朽在此辦妥一事。」

銀鬚老叟道：「要辦何事？」

骷髏帮主手指淳于亮，道：「此人是老朽門下叛徒淳于亮，嫁禍東山，使老朽含冤莫白，老朽手刄此賊後，再行領教如何？」

銀鬚老叟道：「好！你我清償過節，且擱下片刻也不爲遲。」

骷髏帮主雖感大爲困惑，此刻不便詢問，轉身望淳于亮走來，厲聲道：「淳于亮，老朽待你不薄，叛帮自立，人各有志，無可相强，但你不該栽贓嫁禍……」

淳于亮搖手微笑，道：「帮主不必動怒，我佛有云，一飲一啄，莫非前定，既種其因，果報不爽，在下取物與帮主過目，就知帮主罪有應得，無可怨尤。」

骷髏帮主怔愕，大喝道：「老夫何罪之有？」

淳于亮從懷中取出一封密札，遞與骷髏帮主手上。

骷髏帮主接過略略翻展一下，面色倏地一沉，厲聲道：「江湖之內，强存弱亡，此與你何干？」

淳于亮淡淡一笑，道：「帮主可知被害者就是鄧香主生身父母麼？」

骷髏帮主面色大變。

只見淳于亮仰面朗聲，道：「雲姐可以現身了！」

捨身崖上人影紛紛疾如鷹隼般落下，現出風華絕代，出塵脫俗的鄧素雲、皇甫嫻、梅若萍、魏紅綃、吳黛青、朱寒容、羅素蘭諸女。

尚有兩中年美婦，一紅一白，均面蒙紗巾，正是百毒宮主、蓮花教主。

鄧素雲面罩濃霜，道：「帮主，現在你有何話說？」

骷髏帮主面色猛變，厲喝道：「她那雙親與老朽昔年共事，竟欲加害老朽，是以先下手爲强，其時，不是我死，就是他活，兩虎相爭，必有一傷，你堅欲報那親仇，老朽亦是無可奈何。」說着長劍橫胸，冷笑一聲道：「妳進招吧！」左掌暗蓄血炁眞罡。

淳于亮身形跨出，鄧素雲道：「讓愚姐手刃親仇。」

驚鴻疾閃掠前，長劍出鞘。

忽聞山谷遠處傳來一聲長嘯，嘯聲中似有乞援之意，淳于亮不禁一怔，身形一振穿空而起，連換了幾個身法掠上捨身崖如飛而去。掠越三四重山嶺，只見鄧素雲手下圍攻兩條人影兔起鶻落，刀光劍影。

兩來人武功甚高，刄招玄詭辣毒，如非鄧素雲門下久經調教，配合奇佳必受傷亡無疑，來人又是黑巾紮住面目，無法辨出來歷。

淳于亮長嘯一聲飛落場中，懾人神光凝視來人，只覺此人似乎年歲甚老，腕中執着一柄金刀，不禁一怔道：「閣下是否洞庭東山乾坤金刀梅祖望老英雄。」

那蒙面老叟聞言冷笑，道：「正是老夫，尊駕是誰？」

淳于亮抱拳長揖，笑道：「如非在下聞得嘯聲趕來，一場誤會難免，在下凌雲天拜見梅伯父，令嫒若萍二姐亦隨在下在此？」說着揭下面具，現出本來面目。

老叟解下烏巾，果是乾坤金刀梅祖望，哈哈大笑，道：「不料是賢侄。」

梅祖望同伴亦哈哈大笑，道：「凌老弟尚認得故人麼？」解下蒙面烏巾，却是那三星鏢局局主飛天鷂子桑龍。

凌雲天只感桑龍出現得太過突然，不禁一呆道：「桑局主，在下只道局主巳然遭害，不料尚活在人間。」

桑龍黯然一笑，道：「別後經過，一言難盡。」

梅祖望忙道：「風聞大內高手巳大舉攻山圍殲骷髏帮主，如今何在？」

凌雲天答道：「現在捨身崖下！」

梅祖望見凌雲天神色平淡，略無驚容，似凌雲天巳操勝算，目中泛出詫容道：「賢侄可見一雙中年夫婦趕來此處麼？」

凌雲天道：「亦在捨身崖。」

梅祖望察覺凌雲天神色更平淡，略無動容，不禁欲言又止，略一沉吟，道：「賢侄領路趕往捨身崖。」

凌雲天戴上面具，領着乾坤金刀梅祖望，飛天鷂子桑龍疾逾流星奔向捨身崖。

捨身崖上那青衫中年夫婦與韓中庸、宇文豹尚是拚搏難解，却出招緩慢，但每一擊出手却含蘊着無數神奇變化，凌厲莫測。

韓中庸宇文豹兩人額上沁出汗水，面色凝肅，腦中思索如何出招制勝，並拆解對方攻來奇招，知這一戰關係生死至鉅。

骷髏帮主却與銀鬚老叟蓄勢相峙，目光沉厲，料想這一擊出手必然石破天驚，威勢駭人。

散花仙子梅若萍見其父與桑龍隨凌雲天而來，不禁大喜，飛身相迎，嫣然笑道：「爹！別來可好？您老人家往何處去了，害得女兒憂心如焚。」

梅祖望捋鬚含笑道：「別後經過非一言可盡，眼前情勢難明令人困惑難解。」

說時活喪門賈慶、煞手神判嚴凌霄巳趨來與乾坤金刀梅祖望寒暄。

賈慶忽道：「那青衫中年夫婦與老者三人現仍不知是何來歷，武學僻異精奧，賈某自愧不如，梅兄可知情麼？」

梅祖望道：「梅某一半也是爲了追踪此三人而來，却尚不明瞭此三人眞實來歷，但梅某巳猜出一半，仍待證實。」說着不禁望了凌雲天一眼。

賈慶、嚴凌霄此時不便追問究竟，但聽出梅祖望弦外之音此三人與武林動盪有着莫大的干係。

骷髏帮主與銀鬚老者仍未出手，鄧素

雲却忍不住走了過去，目注銀鬚老者道：「老英雄，我與骷髏老賊仇深似海，容我清償如何？」

銀鬚老者冷笑道：「難道老朽就與骷髏帮主未有過節麼？老朽定讓姑娘手刄親仇，但老朽……」

骷髏帮主却趁着雙方對話時，雙掌突然推出，一股血紅氣勁奔雷般向銀鬚老者推去。

銀鬚老者始終心神未懈，大喝一聲，雙掌呼地迎出。

鄧素雲疾逾閃電，飄身後退！

「轟」地一聲，雙方倒退三步。

骷髏帮主只覺體內氣血翻逆，不禁心神大駭，道：「閣下究竟是何來歷？」

銀鬚老叟不答，猱身進撲，骷髏帮主立時搶攻出手，雙方以眞力相拚，招招如利斧砍山，迅厲如雷，硬封硬擊，勁風狂漩，威勢逼人。

那面韓中庸、宇文豹兩人業巳眞力衰竭，肩傷未癒，封架異常吃力，一招失手，叭叭兩聲，兩人挨了一記重擊，眞力渙散，搖搖欲傾。

韓中庸長嘆一聲，望了宇文豹一眼，兩人駢指逕望自身太陽穴戳去。

青衫中年人眼明手快，出手迅疾無倫卸脫兩人雙肩骨臼，並點了一處穴道。

只見韓中庸宇文豹右臂軟垂落下，韓中庸目露怨毒之色，道：「殺人不過頭點地，韓某兩人與賢伉儷並無深怨宿仇，凌迫屈辱非英雄光明磊落氣度。」

青衫中年人微微一笑，道：「韓老師一死不要緊，韃虜昏君因此遷怒整個武林，恐將又掀起一場血腥浩刧，何況更有一人極欲與兩位相見。」

韓中庸黯然一笑，道：「但不知此人是誰？」

青衫中年人道：「到時自會知情。」

說着，目光轉落在骷髏帮主那面，只見骷髏帮主雙掌發出血炁罡一招「拂雲見日」攻出，疾由掌改指，施展七煞指力。

指力似箭，距離又近，眼看銀鬚老叟無法閃避，那知銀鬚老叟不閃不避，反迎向而去，兩手中指疾施雙龍搶珠點向骷髏帮主左右臂。

骷髏帮主掌指擊實銀鬚老叟如中金鐵，眞力立時回逆，頓感左右兩脅被點中，悶哼了一聲倒退三步，只覺體內逆血翻騰虫行蟻走，氣門被點破，頓時長嘆一聲。

鄧素雲飛閃而出，道：「老英雄既巳取勝，過節巳償，容我手刄親仇如何？」

銀鬚老叟目光注視鄧素雲一眼，緩緩頷首道：「也好，老朽恩怨巳償，但憑姑娘了！」

青衫中年人突飛身掠至，喝道：「且慢！」向鄧素雲淡淡一笑，道：「姑娘，我必須帶骷髏老賊去見一人，受人之託，當忠人所事，反正老賊難活，且容老賊苟留數日，不情之求若蒙姑娘見允，必有以相報。」語聲謙和。

鄧素雲玉容立變，斬釘截鐵答道：「不行！」

銀鬚老叟向青衫中年人，道：「骷髏老賊也大有關係麼？」

青衫中年人點點頭，道：「如在下所料不錯，他比韓中庸、宇文豹更甚。」

銀鬚老叟向鄧素雲微微嘆息一聲，道：「姑娘，一月之後老朽當將骷髏老賊項上首級奉上，祭奠姑娘雙親在天之靈。」

凌雲天一躍落在鄧素雲身側，冷笑道：「三位太以貪得無厭了，在下本不願旁人參預這場是非，只覺三位並無惡意，是以任令三位安然闖入華山……」

青衫中年人厲喝道：「你乃骷髏門下叛徒，欺師滅祖，違悖不義尚敢忝顏無恥狂言不慚。」

凌雲天大怒，右手一式「橫斷雲山」拂出，掌中帶指，五縷勁風襲向青衫中年人五要穴。

銀鬚老叟不禁驚噫出聲，目中神光暴熾，一瞬不瞬凝視在凌雲天臉上。

青衫中年人身形疾轉，左手五指迅如靈光火石攫向來腕，右掌斜刁，拍向凌雲天「期門」大穴。

凌雲天不禁心頭一凜，右掌一沉，左掌疾攻出一式「五福臨門」，幻出五道掌影，帶出無形潛勁。

青衫中年人右掌疾封了出去，只聽百毒宮主喝道：「住手！」

凌雲天聞聲疾飄身開去，但銀鬚老叟却橫躍落下，目中神光逼射，道：「尊駕武功似出自軒轅經，但不知習自何處？」

「老英雄不覺問得太離譜了麼？習自何處似與老英雄無關。」說着傲然向百毒宮主身後走去。

銀鬚老叟不禁鼻中冷哼一聲，目中逼射暴怒寒芒。

只見百毒宮主緩緩在青衫中年人面前停住，道：「閣下可是岳宗浩麼？」

青衫中年人聞言身軀一陣撼震，目露詫異之色，道：「在下正是岳宗浩！」

凌雲天聞言不禁呆住。

百毒宮主伸出纖纖玉手揭下面上紗巾，目中淚光盈眶，道：「你還認得麼？」

岳宗浩不禁失聲驚道：「是妳……」急揭下面上皮膜，顯出儒雅瀟洒面目。

那中年婦人自然是虞慧文，疾如飛鴻掠至，握住百毒宮主雙肩，顫聲道：「大姐，這多年來委實苦了妳，但事不由人，無法相見！」

百毒宮主淚珠順頰淌下，凄然笑道：「過去的事不必說了。」突回面望着凌雲天，道：「天兒，還不叩見你父母。」

岳宗浩、虞慧文大感一怔，只見凌雲天揭下面具，屈膝跪下道：「孩兒雲天叩見。」

虞慧文忙雙手摻起，只聽百毒宮主道：「天兒由銀杏帶出拚死逃竄至雲夢沼澤，受傷身死，但幸遇佛門高僧百非上人相救携回習藝。」

岳宗浩、虞慧文恍然大悟，銀鬚老者忽然哈哈大笑，問道：「老弟你還認得老朽麼？」

凌雲天定睛望去，只見那老者正是獨龍叟，不禁大喜俯身拜倒。

獨龍叟忙伸手扶起，道：「老朽如何當得起如此大禮。」

骷髏帮主目睹獨龍叟露出眞面目相示，不禁長嘆道：「原來是你！」

獨龍叟冷笑道：「不錯，正是我這老不死的。」

百毒宮主道：「天兒現巳擒住佟景賢



丁南紹兩賊，昔年仙靈潭就是此兩賊主使，現可大仇得償了。」

岳宗浩聞言含笑道：「我就是爲了佟景賢丁南紹而來。」說着右臂疾揮，將骷髏幫主長髮抓住，暗勁一擰，只見骷髏幫主長髮應手而起，帶着一張人皮面膜揭了下來。只見骷髏幫主已變成一面色薑黃，雙目烱烱五旬左右禿頂老者。

岳宗浩神色一變，大喝道：「洪韜，果然是你！」

骷髏幫主不禁色如敗灰，瞑目不語。

岳宗浩向百毒宮主道：「在下與慧文分途逃出大別，重重狙擊之下傷重難支，昏倒在地，天幸經紅沙谷主夫婦分別救起帶往他們隱居之處施救，只因在下兩人失血過多，又中了絕毒暗器，雖得不死，但腰腹之下痲痹不靈，又因黃谷主隱居之處附近頻頻發現可疑人物，無法遣人出外通知，恐引來無窮禍患，所以蹉跎至今……」說着望了獨龍叟一眼，接道：「去歲，獨龍前輩深夜找到紅沙谷主居處，並携來一本芝實，又承傳習軒轅經內武學，得以還原，遂與獨龍前輩結伴趕往梵淨……」

百毒宮主搖手嫣然笑道：「無恙重逢，得償夙願，往事如烟，不必再提了。」

岳宗浩展齒微笑，目光轉注骷髏幫主面上，道：「當年若非你通敵洩密，紅沙谷怎會一蹶不振，匡復漢室江山之願盡付流水，想不到你發現韃虜昏君手段毒辣，兎死狗烹，逃離宮廷，惡念仍自未戢，如今有何話說？」

骷髏幫主睜開眼簾，道：「孽重難返，一死相報，無話可說。」

忽聞拾身崖響起一聲佛號，電瀉墮下，一面像清癯灰衣老僧。

凌雲天跪下道：「徒兒叩見恩師！」

羣雄見狀，知是武林高僧百非上人，紛紛趨前行禮。

百非上人含笑道：「上天有好生之德，滿人尙氣運未盡，不可逆天行事。」說着望了韓中庸、宇文豹一眼，接道：「貧僧尙望釋放這兩人，免掀起武林浩刦。」

岳宗浩道：「謹遵大師之命。」上前續好韓中庸宇文豹兩人骨臼，微微一笑，道：「兩位請離去吧！」韓中庸宇文豹向百非上人略一抱拳，轉身走去。

百非上人向凌雲天道：「宮廷皇子連遭重折，四皇子已遷怒少林，觀望不前，速釋放大悲禪師三人，以免少林罹難。現七皇子五皇子俱庾死獄中，爭儲奪嫡有增無巳，我輩武林人物切不可參預其事，須知牽一髮動全身，影响至鉅。」說着合掌稽首，身如飛鴻騰起，半空中傳來百非上人語聲道：「諸位施主珍重。」去勢如電，轉瞬杳失於蒼翠碧綠中。虞慧文笑向百毒宮主道：「大姐，我們也走吧！」

只聞華山北峯傳出朗吟歌聲：「使君欲醉離亭酒，酒醉離愁轉首，紫禁多時虛石，苔雪留難久。一聲歌掩雙羅袖，日落亂山春後，猶有東城烟柳，青蔭長依舊。」一歌聲漸遠，人却在虛無飄渺間。(續完)

神彈

(本文承自66頁)

只不過他顧了趙七，却忘了身後還有一名悍賊，及金風襲體，他才猛然醒悟。彈身前竄，長劍後揮，杜琪應變不能說不快，他背部依然被刀鋒划了一道三寸長的血槽。

此時另一名悍賊也撲了上來，正碰上撫衙總捕頭吳天彪公出剛返，率領數十名捕快前來助陣。捕快雖也會個三招兩式，怎能抵擋黑道高手的兇焰，一經接觸，非死即傷，如非吳天彪攔下這名悍匪，後果實在不堪設想。

吳天彪雖然也有一身不俗的武功，仍非這名黑道高手之敵！不過他却以奮不顧身的打法，一時半刻還不至落於下風。

打得最兇險的還是杜琪，因爲他身負刀傷，影响了他的體力，對手鬼刀章北魁，是黑道惡名素著的一代兇人。掌中一柄鬼刀，使得神出鬼沒，黑白兩道喪生在他刀鋒之下者多得難以計數。不過崑崙大羅天劍法，是以玄奧綿密見長，劍勢一經展開，便有如天羅地網一般，不僅防護得潑水難入，而且劍風絲絲，無所不在，任是何等功力之人，在十招之內必然落敗。

鬼刀章北魁雖是功力不凡，依然未能超過十招，當劍鋒割斷他的喉管之際，他還瞪着一雙兇眼，有點死難瞑目似的。

杜琪劍斃悍賊，身形就地急轉，縱目向吳天彪一瞥巳然發現他的危機。

一個奮不顧身，以死相搏的人，他的體力必然大量損耗，吳天彪正是這樣，而且巳經達到山窮水盡的境地了。

此時吳天彪剛剛閃過一刀，却無法逃避悍賊的一掌，那沉重的掌力使他口噴鮮血，並一跤摔在地面之上。

兇殘成性的悍匪，決不會放過一個落敗之人，他騰身躍起，揮刀下劈；如果讓他得手，這位總捕頭那裏還有命在！

誰知他躍起身形竟然一頭栽了下來，雙目鮮血狂噴，慘嚎幾聲就寂然不動了。

這自然是杜琪的傑作了，兩粒神彈救下了吳天彪一條生命。

這是一場慘痛的勝利，但整個事件向未結束，因爲這般悍匪的領導者紅髮鷹王還未出手，此人才是一個可怕的勁敵。

杜琪身形一旋對紅髮鷹王道：「念你未曾動手，本大人網開一面，你走吧。」

紅髮鷹王嘆口氣道：「本門弟子被你誅殺殆盡，你說我可以走麼?何況崑崙大羅天劍法，老夫响往巳久。今日既然相遇，豈能就此放過。」語音一落，飄身前撲，十丈距離，眨眼即到，右掌曲指如鈎，猛向杜琪的肩頭抓來。

杜琪心頭一懍，他知道此人一身修爲，巳達爐火純青的境界，別看他徒手一抓，碰上了必然會骨斷筋折。

杜琪彈身後退，本欲避招還擊，但紅髮鷹王竟然如影隨形，一雙枯爪始終距離他的肩頭不足五寸。

經過一陣追逐，杜琪的左肩終於被紅髮鷹王一把抓碎，一股折骨之聲，引來這位鷹王的狂笑：「哈哈……老夫……啊……」

也許紅髮鷹王是得意忘形吧，當杜琪的長劍刺進他心房之際，他的笑聲凍結了，雙目圓淨，一臉死不相信神色。

(完)